

CS 主编 / 孙宏开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倒话研究

意西微萨·阿错 / 著

民族出版社

倒话研究

意西微萨·阿错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倒话研究/孙宏开主编, 意西微萨·阿错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8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ISBN 7-105-06016-6

I. 倒… II. ①孙… ②意… III. 语言-研究-中国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560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金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鑫纪源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8125 字数: 260 千字

印数: 0001-1200 册 定价: 5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二室电话: 010-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010-64211734)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编审委员会

主 编：孙宏开

副主编：徐世璇

成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良 王 均 王辅世 毛宗武

孙宏开 陈宗振 欧阳觉亚 胡增益

徐世璇 梁 敏 黄 行 照那斯图

戴庆厦

序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政策，历来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为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就组织了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发现了不少新的语言。五六十年代的语言调查成果，曾作为国家“六五”重点项目写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列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于1980年—1987年正式出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促进了民族语文事业新的繁荣和发展，也为民族语文研究工作者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机遇。在此期间，民族语文研究工作者深入边疆、山区、海岛，又陆续发现了一批鲜为人知的语言。这些语言使用人口不多，往往不为人们注意，但它们都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尤其是一些使用人口越来越少的语言，急需抓紧时间调查，以保存这些可贵的语言材料。为此，我们从1992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社会科学规划机构的支持下，对这些语言逐个进行系统、深入、全面的调查，已经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并决定以《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

我们认为，新发现语言的系统调查、深入研究与及时刊布，对于进一步了解国情；对于发展语言科学，推动民族语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繁荣各民族文化；对于

深入研究各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进步，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编辑出版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远东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和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编 审 委 员 会

1996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倒话使用区的人文环境及语言概述	(1)
第一节 人文背景	(2)
第二节 语言概况	(6)
一、倒话的语言系统的基本特征	(6)
二、语音系统概述	(11)
三、词汇特点简述	(18)
四、语法特点简述	(19)
第三节 本研究涉及的相关术语说明	(29)
第二章 共时面貌分析:藏、汉语言成分在倒话中的内在分布层次	(33)
第一节 关于倒话内在层次分析方法的说明	(34)
第二节 倒话词汇系统的内在层次分析	(36)
一、基本词汇的汉语语源	(36)
二、文化词的藏语语源	(39)
三、汉语词在倒话中的词义变化	(40)
四、两种词汇来源,哪种更像“借词”	(41)
第三节 倒话语音系统的内在层次分析	(42)
一、语音结构上与汉语的严格对应关系	(43)
二、语音要素格局与藏语的共同沿流	(45)
第四节 倒话语法系统的内在层次分析	(51)
一、语法(句法)结构和功能上与藏语的高度同构性	(51)

二、词法、短语及语法标志:汉语语法在 倒话中的影响·····	(69)
第五节 语法系统内在层次的个案描写:判断动词、存 在动词与动词情态范畴·····	(77)
一、倒话的判断动词、存在动词及其三种 不同的情态序列·····	(78)
二、判断动词·····	(80)
三、存在动词·····	(85)
四、系动词与倒话的情态范畴及相关问题·····	(88)
第六节 倒话语义系统内在层次的一些表现·····	(92)
一、来自汉语的词与藏语语义上的联系·····	(93)
二、以“打(ta ³)”为例:倒话的词义 和藏汉语的关系·····	(94)
第三章 倒话的共时特征总结及在语言 接触诸现象中的地位·····	(98)
第一节 共时结构的总结:两种语言系统 在倒话中的全面整合·····	(98)
一、以“se(上)”为例:不同语言整合信息的 “全息”表现·····	(99)
二、全面整合与显著指向:“倒话”语言系统内 在层次图解·····	(102)
三、倒话的异源结构性质的三个基本特性·····	(104)
第二节 倒话在语言接触诸现象中的地位·····	(107)
一、语言接触中的各种不同现象·····	(108)
二、倒话在语言接触诸现象中的地位·····	(111)
第三节 本书对混合语概念的界定以及 倒话现象的特殊性·····	(116)
一、关于混合语概念的各种不同理解·····	(116)

二、本研究关于混合语概念的基本界定	(123)
三、倒话的混合语类型及其典型性	(125)
第四章 历时机制探讨:两种语言的深度	
接触与系统整合	(128)
第一节 混合语形成的各种理论回顾	(128)
一、几种典型的学说	(129)
二、最近的综合理论	(131)
三、各种理论对倒话研究的启示	(134)
第二节 中介语理论对混合语机制研究的启示	(138)
一、关于中介语	(138)
二、中介语现象对混合语研究的启示	(142)
第三节 倒话现象的历时发生机制探讨	(146)
一、狭义的语言接触及相关概念	(147)
二、语言系统的模型与倒话的共时模型	(149)
三、基本的规则:习得性原则与第一 始发语人群的作用	(159)
四、基本的规则:妥协性原则与第二 始发语人群的作用	(173)
五、指向性原则与混合成分的阶分布	(186)
六、最后的规则:社会动力原则与交际压力度	(192)
第五章 与其他类似现象的比较及倒话语言	
性质的最后界定	(205)
第一节 倒话:作为一个独立的语言	(206)
一、倒话的独立地位不容歧视	(206)
二、倒话的“系属”地位及其困惑	(207)
第二节 倒话的语言系统结构与同类语言 现象的比较	(210)
一、倒话与艾努语等语言的系统特征比较	(210)

二、倒话与五屯话(桑格雄语)的语言	
结构特征比较	(212)
三、倒话与日语:汉语词汇的两种不同分布	(250)
第三节 “异源结构”混合语:倒话语言性质	
的最后总结	(259)
一、异源结构、结构异源性及其基本特征	(259)
二、有关倒话共时历时机制分析的方法论小结	(267)
附录一:词汇材料	(271)
附录二:长篇语料	(312)
1. 手艺人的故事	(312)
2. 有关羊的话题	(321)
3. 关于人和家畜的命名	(326)
4. 背鸡蛋骑马的故事	(328)
引用文献目录	(331)

第一章 绪论：倒话使用区的人文环境及语言概述

倒话是新近发现的、作为母语使用于青藏高原东部腹地的一种特殊语言。这种语言，无论是从词汇、语法还是从语音、语义各个方面，都表现了兼有藏、汉两种语言特色的特殊性质；同时兼有两种语言特点的这种语言也就很难归结为藏语或者是汉语，也就有了既非汉语又非藏语的独特个性。由于仍然作为一种母语使用，倒话有幸保持着丰富的词汇和系统完善的语音语法结构，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种特殊语言现象的宝贵的材料；同时，作为两种语言全面接触的产物，除了藏、汉语言外，倒话没有受其他语言的影响，因而在其语言系统中非常完整有序地保存了藏汉两种语言相互接触、复杂整合的有机有序的内在层次，也就为我们考察两种语言深度接触形成新语言的面貌和机制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倒话使用区的特殊而鲜明的民俗文化，也是历史上中原文化深入藏区相互交流接触的产物。非常难得的是藏汉两种文化在其间的整合层次也表现得极其复杂而又有机有序，也就典型地表现为两种文化深刻接触相互整合的独特个性。因而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是在青藏高原东部腹地藏语藏文化汪洋大海之中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化孤岛，显现出极其鲜明的个性和稀有的价值。但同时，这一语言文化孤岛也在藏汉语言，尤其是在迅速推广和普及的汉语冲击下岌岌可危，面临濒危的边缘。

本章首先对倒话使用区的人文背景作一个简要的介绍（第一

节)，然后分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对倒话作一个概括性的介绍（第二节）。

第一节 人文背景

倒话，作为母语使用于青藏高原东部腹地、四川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境内，又称“雅江倒话”。对于青藏高原东部藏语言环境的汪洋大海来说，倒话区不啻是个小小的孤岛。

甘孜藏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是我国广袤藏区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即“康巴”地区的主体。这里地域辽阔、风光奇丽，平均海拔高达4000多米，幅员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独特，曾孕育过无数杰出的文人学者及高僧大德，留下了卷帙浩瀚的各类作品。骁勇的“康巴汉子”，多彩的“康巴歌舞”，以及以名贵珠宝皮毛为饰极尽奢华华贵之能事的“康巴服饰”素有盛名；超过《荷马史诗》数十倍的世界最长的史诗《格萨尔》中的雄狮大王格萨尔，他的故乡传说便是在这里；当今世界最大的木版印刷厂，被号称为藏族三大历史文化宝库之一的德格印经院，也坐落境内，版藏浩繁。雅江县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中南部腹地，在该州又以盛产名贵野生真菌“松茸”著称。

将倒话作为母语使用的居民，从血缘上讲有藏汉两个民族的血缘成分。他们的衣食住行、宗教民俗、生产作业等方面则与周围藏民基本一致。和周围的藏民一样，倒话区的人们住的是高大的碉楼。碉楼大都面向南方或者东南方，以“柱子”论大小，大多每户人家住的是三层八柱的平顶大碉楼。也有住六柱碉楼，或住更大的九柱、十柱、十二柱大碉楼的。所谓“八柱”的碉楼，每层是15个“空子”约150平米左右，每层净空高度达一丈到一丈二左右。二楼是人们起居生活的地方，底楼一般用于牲畜圈

养，三楼则是供养神佛的“经堂”以及储藏物品、草料的地方。每户人家的客厅往往都达 60 平米以上，还有数百平米的大院子，住房非常宽敞高大。碉楼都是由巨石砌成，严整坚固；房顶由几尺厚的泥土夯实，严实防水；房檐和窗棂都是藏族特有的装饰；整座房屋冬暖夏凉。房内是全木装修，尤其是客厅里装饰得相当讲究：地下是木质地板，四壁都是精工镂刻甚至彩绘的木质壁板；摆放着木纹特殊的藏式家具，如今拥有这种花纹的材质已经相当名贵罕有了；客厅东面或南面靠墙还有装饰古朴、形体巨大的土灶，成天燃烧着木柴，温暖着整个大客厅，用以抵御高原寒冷多变的气候。一个个碉楼远看俨然是一个个缩小了的布达拉宫。

倒话区的居民的服饰装束也与周围藏民一致。蓄长发、穿藏式长袍；男人大多佩刀，女性也可以佩戴装饰性的小刀；节庆的时候更喜以金银珠宝、稀有动物皮毛为饰。不过也和周围的藏民一样，如今的年轻小伙子，装束变得愈来愈自由，可以穿着夹克衫、牛仔裤之类时兴休闲的服装，当然夹克衫下还是忘不了佩上短刀（进城时则被禁止佩戴）。不过成年女性大多还是穿着藏装，服饰相对固守传统一些。

倒话区居民们的饮食习惯和周围藏民也基本一致。喝酥油茶、青稞酒，吃青稞糌粑、牛肉，还有牛奶、酥油以及各种各样的奶制品，也吃麦面；如今还常常从城里买来大米、面条等等。不过相对来说，倒话区的居民和周围的藏民相比，往往在食品烹调上，更讲究一些，会做一些汉族式的菜肴。

和分布在雅砻江河谷两岸的“半农半牧”或者纯粹务农的藏民一样，倒话区的人们也主要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在雅砻江及一些支流河谷的两岸，大约从 2800 米左右的河谷到 3500 米左右的高山，顺山分布着他们的层层梯田。主要种植青稞、小麦、豌豆和土豆；在 3000 米以下的地方，还可以种植玉米，还出产

桃、苹果、核桃等干鲜水果。作物都是一年一熟，产量较低。由于地势陡峭不平，至今仍然用“二牛抬杠”的方式犁地，只有少量地方用上了拖拉机机耕。同时，人们在家里还喂养着数量不等的牛羊和马匹，是谓“半农半牧”；有的家庭还在高山顶的草原上拥有牛毛黑帐篷、一些围栏草场和畜牧点，拥有数十头牦牛、犏牛以及几十上百头山羊、绵羊等等。

由于农业产量不高，粮食不能够完全自给，每户人家往往都要从市面上购买一些粮食。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冬天里有时还从城里买来蔬菜（当地冬季不出作物）。和周围藏民一样，近年来倒话区居民们的收入也相当不错，现金收入主要靠采集野生药材和稀有山珍。尤其是冬虫夏草和松茸是两大收入来源。冬虫夏草是植物和动物奇妙的结合体，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名贵野生药材，每千克产地价就可达万余元；松茸则是一种野生食用菌，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口日本、韩国以来，本来普普通通的东西突然名贵起来，刚从山上采集回来的新鲜蘑菇，产地价就可以高达数十元甚至数百元一公斤。每年5至7月是采集冬虫夏草的季节，而7至9月则是采集松茸的日子，四五个月时间，每户人家往往可以有数千数万元的现金收入。

倒话区居民们信仰藏传佛教。分别信奉苯波、格鲁、萨迦、嘎玛等藏传佛教教派。每个村里也照例有“洞科”转经房。但是相对来说，倒话区的居民中出家为僧的人较周围人少。同时，倒话区的居民更乐于送孩子上学，如今在雅江县的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卫生等事业单位中，倒话区的工作人员占不少的比例。如果以乡或村为单位加以比较，则倒话区的人们在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数大大超出其他乡村。这些也许和倒话区离县城较近，且由于倒话与汉语有天然特殊的密切关系使得说倒话的孩子更易于接受汉语教育等等因素不无关系。

如此等等，倒话区人们的衣食住行、宗教民俗、生产作业等

方面与周围藏民基本一致，但是也有与周边的藏民不同的地方，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藏汉两个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特征——自然，语言则是这种融合的最为典型和奇妙的体现。除了前述在饮食烹调方面有接近汉族的地方外，还有一些汉族民俗的成分，如贴门联，大部分人家有汉族姓氏等等。拥有的姓氏有张、李、郭、邓、杨、孙、王、刘、任等，有意思的是，往往人们用汉姓藏名，两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混合命名习俗。如张多吉，李尼玛，杨汪堆等等。多吉、尼玛、汪堆等是藏语名字，分别是金刚、太阳、自在等意思。又如信奉藏传佛教，同时在家里还可以供上“灶王府君”，神龛两边往往用汉字写着“天上耳目神，人间司命君”的字样。有的家庭里，还供着“天地君亲师”及祖宗牌位。人们同时供奉着藏传佛教的神祇和祖先以及灶王菩萨。更有意思的是，在牲畜命名方面，牛和马的名字是藏式的。例如“妮娜玛 (ni³na³ma)”是黑眼睛母牛，“嘎巴 (kə²pa)”是白脸公牛，“色座 (se¹ndzə³)”则是额上有黄斑点的马。而狗的名字却是汉式的，更为多见，例如“tɕi¹ɿ²”就是青龙；羊的名字则是藏汉都有，如藏式的“多吉拥佩 (do²dzi³jə¹pɛ¹)”翻译出来就是“金刚福增”，还有汉式的“pe²niɛ¹”就是白脸的意思。

将倒话作为母语使用的居民，从血缘上讲有藏汉两个民族的血缘成分。有史可查最早进入这个地区的汉族人可上溯到两百年以前。

18世纪初西藏局势动荡，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的第巴·桑结嘉措与实际控制西藏政治军事的和硕特部蒙古首领拉藏汗忌恨日深。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矛盾终于激化，拉藏汗杀害桑结嘉措，废黜六世达赖喇嘛，独揽西藏政务，并且扶植起了一个新的达赖喇嘛。这激起了西藏僧众的不满，局势更加动荡。此时，对西藏觊觎已久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趁虚而入，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准噶尔军击杀拉藏汗、攻占了拉萨。清廷为了平

定准噶尔之乱，先后两次派兵入藏。在第一次出兵失败之后，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再次分新疆、青海、四川三路大规模进军西藏，并于次年（1720年）夺取拉萨，平定西藏。

地处川藏要道与雅砻江天险交口的中渡河口（即今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政府所在地河口镇，倒话主要使用区）是自川入藏的咽喉。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军为入藏平准，曾在此设渡口派兵镇守，《清实录》卷284载：“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六月丁未（1719.7.23）四川总督年羹尧疏报：……臣等已调兵防守中渡河口，又酌调提标兵丁于打箭炉附近地方驻扎……”其后一直驻兵镇守，并鼓励驻兵与当地入联姻，“我兵思归否，娶妇之风如何，凡娶妇者，必拨地与种……如何能为持久计、筹覆。”（吴丰培，1984，第145页）。后又从内地征集了大量船夫经营渡口，汉地船夫驻河口经营渡口一直延续到清末。清末治康藏，进一步“招致内地中户农民，由官资遣……迅速前往开垦”（吴丰培，1984，第46页），深入康藏腹地的这批汉族军人和船夫世代居住下来（还有后来又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这里的零星汉族人），并与当地人联姻，逐渐繁衍成为如今使用倒话的居民。

第二节 语言概况

一、倒话的语言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今使用倒话的人，分布于四川省雅江县的河口镇、八角楼乡、呷拉乡三乡镇的八个村寨，共504户2685人（1995年）。倒话使用区周边的语言环境，主要是藏语，属于藏语康方言。如今，由于倒话区与雅江县城相接，因而又与县城汉族籍干部职工使用的夯语四川方言社区相邻。

倒话的基本词汇主要来自汉语，句法上则与藏语有着高度的同构关系；倒话在语音结构上和汉语高度对应，在语音要素格局

上则又与藏语基本一致；倒话是一种 SOV 型“作格型”语言，基本上是一种黏着性的语言。本研究在对倒话语言系统方方面面作较为全面剖析之后的基本认识是，倒话在语音、语义、词汇、语法等等整个语言系统的方方面面，都表现为来自藏、汉两种语言系统异质成分的全面的、有机有序的整合；倒话是一种混合语，是一种藏语 - 汉语混合语。

当然，本书对所使用的“混合语”概念有特定的限制。关于混合语的界定，以及倒话的语言性质等问题将在第三、第五章集中进行。简略地说，本文从结构和功能两相结合的角度对混合语的界定提出了四条基本标准：1) 源语言必须各自都是独立的语言，不能互为对方的方言，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2) 从结构上说，是深度的结构异源性（第五章具体探讨结构异源及其定义）。在共时层面的反映是不同语言结构的交错混合，从历时层面反映出的就是来自不同语言的异源性。3) 从功能上说，必须是一个语言社团的母语或者母语性的语言。4) 从结构到功能上，和任何自然语言一样，混合语拥有一个独立语言的所有特质和全部功能。由于结构上的深度异源性，使得将这种语言无法划归源语言中的任何一方。和源语言之间是互不隶属的独立语言一样，新的混合语言也不隶属于源语言中的任何一方，也是一个独立的语言；同时为了担当起作为特定语言共同体的第一交际语和孩子们学习的母语的功能，新产生的混合语也就必然地拥有了适应交际需要的相当丰富的词汇、完备严密的语音语法体系。

倒话作为一种混合语是符合上述基本条件的。藏语和汉语是互相没有方言关系的独立语言。同时倒话在结构上拥有深度结构异源的性质，并在功能上表现为一定语言社团的母语。而且，倒话无论从其系统结构到语言的社会功能都与自然的独立的语言无异，以其丰富的词汇系统和严密的语音语法系统，承担着倒话区的人民在生产生活中语言交际的全部需要，突显为一种独立语言

的全部特质和功能。——尽管这个语言在历史上和现实中被外人有所歧视：当地有些人甚至有蔑称其为“车格”（“车格”即杂种语言的意思），而有些人往往视其为说不好汉语的“土话”。但是和任何一种“优美纯洁”的“自然”语言一样，倒话满足着运用它的人们的全部生产生活交际需要，表达着他们的爱憎忧怨、亲情爱情等等全部的喜怒哀乐，绝非什么“畸形语言”。

从结构上看，这种语言在语音、语义、词汇、语法等等整个语言系统的方方面面，都表现为来自汉藏两种语言系统异质成分的全面的、有机有序的混合。同时，这种混合的有序性又与语言自身的结构有重要的关系，往往是根据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的子系统的结构/要素的分野而表现为不同的语言来源指向，典型地体现为语法/词汇异源、和语音结构/音系格局的异源。这种现象我们总结为“结构异源性”；而根据来自不同语言系统的异质成分在新语言中的结构性的分布，所形成的新的结构系统我们则称之为“异源结构”。笼统地看，倒话的词汇成分主要来自汉语，而语法结构却与藏语有着高度的同构关系；进一步，这些看来是来自汉语的词汇成分，在基本词汇各词项的语音表现上与汉语有严格对应关系，但词项的语义面貌却表现为藏汉混合；再进一步，在这个所谓与汉语有严格对应关系的语音表现中，基本词汇在语音结构上自然和汉语严整对应，可在语音要素格局（元音格局与辅音格局）上却与藏语有相当高的一致性。同时，在所谓主要来自藏语的语法层面，倒话在语法结构及各种要素的功能上与藏语相当一致——即有高度的同构性，而表现这些语法功能的一些具体要素在语音形式（如动词的名物化标志，体、态、式标志以及名词代词的一些格标志等等）上则有竭力倾向汉语和藏汉并用的趋势。等等。

从功能上看，这种语言已经成为某一言语共同体的第一交际语和孩子们学习的母语，即已经是一种母语性语言。充当一定语

言社团的第一交际语的要求，是形成这种完备、严密、独立的混合语的根本保障：正是由于社会生活实践对这种语言系统行使母语与第一交际语的要求，使得其来自不同语言成分的异质系统按着一种特有的机制，必然地、有规律地严密建构起来；并且为了担当起作为特定语言共同体的第一交际语和孩子们学习的母语的功能，倒话必然地拥有了适应交际需要的相当丰富的词汇、完备严密的语音语法体系，也就充分表现了一个具有独立品质语言的特质。

然而，两种语言深度接触发生语言混合绝非是两个系统的机械加和，而是一种有机有序的系统与系统的整合。事实上，在语言系统的任何一个层面上，要使来自不同语言的异质成分纯粹地加和起来（尤其是在语言类型上差异较大的语言之间），是难以完全实现的。反过来，亦即不可能从这样的语言系统中纯粹地剥离出来自原有系统的成分，亦即不可能找出纯粹的原系统的成分来。因为这样的混合体，作为一个有机完整的自足的系统，内部的每一个层次结构和每一个要素成分，都浸透着来自不同系统的信息。

倒话在各乡镇村的使用中也有一些差别，但是这种差异尚不足以划分为不同的方言。

倒话没有文字。

倒话是一种新近发现的语言，对于这一语言的研究工作也是近年才开始的。本书作者于2001年（意西微萨·阿错，2001a）第一次描写报道了这一语言，其后陆续发表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意西微萨·阿错，2001b；2002a，2002b）；陈其光先生（2002）、曾晓渝先生（2003）对该语言的性质等问题在相关文章中进行了讨论。陈先生认为“倒语的语言性质属于混合语”；曾晓渝先生也把倒话和青海五屯话看作是语言历史关系四种基本模式中的第三种（C式）“融合式”，亦即“两种或多种语言长期深刻接触后产生出的‘混合’

型语言”。最后,本书作者在博士论文《藏、汉语言在“倒话”中的混合及语言深度接触研究》的前一部分对倒话进一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意西微萨·阿错,2003)。

此前在《藏汉混合语“倒话”述略》(以下简称《倒话述略》)等文章中曾经对倒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作过一系列描写介绍。但是,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自《倒话述略》发表以来,我们对倒话有了进一步的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就感觉到《倒话述略》对倒话的描写,尤其是在语法描写部分的处理上有些方面已经不能适应对倒话深入认识的需要了,^①因此在本研究中对倒话的音系和语法的描写方面做了一些调整。本章首先对倒话的混合语特征和音系作简要的回顾,而重点放在下两章的混合层次和形成机制的讨论上。

本研究所记录的语言材料是雅江县河口镇麻子石村的倒话。除特别注明外,本书在将倒话与藏汉语言比较分析时,藏语指当地藏语方言,以离倒话区最近的雅江八角楼话为准,属于康方言北路土语群;汉语指汉语四川方言,主要以成都话为比较对象。由于这一语言现象的特殊性和为行文简明起见,本研究采用国际音标、汉字和藏文拉丁转写符号三种描写符号来描写该语言的例词例句;同时为行文简明起见对明确语音形式来自汉语的词直接用汉字描写不加注国际音标。

^① 随着对倒话进一步深入的了解,我们感觉到《倒话述略》对倒话的共时面貌描写,尤其是在语法描写部分,实际上可能包含了倒话这一语言系统本身的不同层次的社会方言。自然,任何一种活的语言,不管是在言语上还是在语言上都可能是一个拥有不同角色人群变体的连续体,既在共时的空间表现为一种渐变的社会方言分布,又同时也可能投射了语言系统历时的演变趋势;也就可能无法真正找到一种纯粹同质的语言系统。但是,当需要深入分析认识和解释这一语言现象的时候,对一种语言不同的社会角色变体加以梳理和区分就成为必要。对倒话描写中这种情况的发现,还直接促进了倒话历时形成机制探讨的深入,参见§4部分相关讨论。另外在音系的描写方面,也根据新的调查材料进行了一些调整。

二、语音系统概述

(一) 声母

倒话的辅音声母系统可以归纳为 40 个声母。其中，单辅音声母有 34 个，鼻冠辅音声母 6 个：

p	p'	b	mb		m	f	w			
				ts	ts'	dz	ndz	s	z	
t	t'	d	nd					n	l	
				tʂ	tʂ'	dʒ	ɲdʒ	ʂ	ʒ	
				tɕ	tɕ'	dʑ	ɲdʑ	ɲ	ɕ	j
k	k'	g	ŋg					ŋ	x	
ʔ									h	

各举例词如下：

p	pa ²	八	p'	p'ĩtsl	瓶子
b	be ² be ³	青蛙	m	me ³ ja ³	孔雀
f	fu ² tsl	胡子	w	wɛ ²	狐狸
ts	tsu ⁴	做	ts'	ts'ɔ ³	草
dz	dze ²	一种树瘤	s	sɿ ²	四
z	zɔ ² mbo ³	桑布(人名)	t	ta ⁴	大
t'	t'a ¹	他	d	da ² me ³ fɔ ⁴	放任
n	nɔ ² zɔ ³	唠叨	l	la ¹	拉
tʂ	tʂɛ ³ lu ³	发髻	tʂ'	tʂ'ɔ ⁴	唱
dʒ	dʒɯ ⁴ ti ²	治低(村落名)	ʂ	ʂl ⁴	是
ʒ	ʒɛ ²	人	tɕ	tɕi ¹	鸡
tɕ'	tɕ'i ²	七	dʑ	do ² dʑi ³	金刚
ɲ	ɲiɛ ²	严	ɕ	ɕi ¹ fɔ ³	啄木鸟

j	ji ² ji ⁴	一样	k	kē ⁴	千(动词)
k'	kē ⁴	看	g	gɔ ² tɕ ³	刺猬
ŋ	ŋɔ ⁴	撬	x	xɔ ³	好
ʔ	ʔe ² ko	哥哥	h	ha ⁴ tsɿ ²	什么(啥子)
mb	mbɔ ² dɔ ¹	一种木锤	nd	tɕa ² ndu ¹	茶桶
ŋg	ŋgo ² ly ¹	秃头	ndz	tsɔ ¹ ndzɔ ³ pe ² zɔ ²	壁虎
ŋdz	ŋdzɔ ² ka ¹	一种宗教活动			
ndz	ɕu ² ndzɔ ³	一种除草用小锄			

说明:

1) 倒话的辅音系统包括整个《四川方言音系》(四川方言调查工作组, 1960)的全部辅音音位, 虽然倒话中来自汉语的词——我们简称为倒话的汉语词——与成都话相比, 声母有出入, 但是这些不同的声母都能找到与四川方言其他一些方言点语音的系统对应。西南官话四川方言大多 n、l 不分(《四川方言音系》记作/n/) ; 倒话在大多数情况下来自汉语词中也是 n、l 不分, 在本系统中记为/l/。在《倒话述略》关于倒话的声母系统中没有/n/, 但是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 在来自藏语的词中, 倒话还是区分 n、l, 所以本研究中增加了/n/音位。也有极少数来自汉语的词中出现/n/, 如奶水读作“ne³tsɿ(奶子)”。

2) 与成都话相比, 倒话的汉语词的声母有如下特征: 保持部分中古知组、章组、及庄组字与精组字不混, 有/ts/—/tʂ/, /ts'/—/tʂ'/, /s/—/ʂ/, /z/—/ʐ/的对立且可拼和的韵母较多; 中古来母字如“连”读为/l/, 多数泥母和疑母字如“严”、“年”都读为/n/。

3) 除/ʐ/外, 浊辅音和鼻冠辅音声母主要是用来表现来源于藏语的语词。

4) /x/的实际读音靠后接近于/χ/, 用于表现来自汉语中原本为/x/声母的字。

5) 在《倒话述略》(意西微萨·阿错, 2001a)中倒话的声母系统总结为 37 个, 而这里归纳为 40 个, 主要是在来自藏语的词汇中一些音素的归并问题。新设的三个音位 /n/、/g/、/dz/ 主要见于来自藏语的词。需要强调的是, 在来自藏语的词中, g、dz 两个音素比其他浊塞音相比, 似乎显得不太稳定, 往往可以读为 ŋg 和 ŋdz, 这也许预示着浊塞音的一种弱化方向。

(二) 韵母

倒话有单元音韵母也有复元音韵母。^①

单元音韵母可以归纳为 19 个元音音位:

前元音: i e ε a y ø

央元音: ɐ ə

后元音: u ʊ o ɔ

舌尖元音: ɿ

鼻化元音: ĩ ē ě ĭ ǔ ǖ

分别举例如下:

i ti⁴ 地 e te²pe² 特别

① 人们认为藏语里有复元音韵母, 如拉萨话“荞麦”记为 tʂa⁵¹、“猴子”记为 piu (金鹏 1983); 巴塘话“父子”记为 pɔu¹¹、“猴子”记为 tʂiu¹¹ (格桑居冕 1989)。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包括一个轻声单元音音节两个音节, 或者看作是这两个音节的一种条件音变。这些出现频率很少的韵母是否被看作是复元音韵母, 对于准确把握藏语韵母系统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不必视作复元音韵母的原因在于, 其一、这些语词的书面形式本来就是两个音节, 后面的是单音节词缀, 而且口语中分读也并非完全不可; 其二、这些所谓复合元音, 其实“前后两个元音发音强度相同, 一样清晰”(金鹏 1983), “都是两个成分同样紧张、清晰的真性复元音”(格桑居冕 1989), 不同于如汉语的有所主从的复元音; 第三, 这些“复元音”在语词中的分布极其有限, 而且是在前述第一项条件下的有条件分布, 是可以推导出来的成分, 因此即使看作复韵母, 以非线性音系的观点看, 也是一种“派生的、边缘的”而非基本的成分。综上, 我们不主张把它们处理为复元音韵母, 最多看作是一种有条件的音变。这在倒话所在地的藏语方言里, 也是如此。

a	ta ³	打	ɛ	ʂɛ ⁴	晒
ɛ [E]	pɛ [E] ³	摆	y	jy ²	鱼
ø	tɕø ¹ kɔ̃ ¹	佛堂	ɐ	dɐ	比格等标志
ə	tɕə ¹ tʂə ³	佛龕	u	k'u ³	苦
ɯ	ɕu ² ma ¹ wa ¹	除草	o	to ¹	多
ɔ	ʂɔ ³	少	l	ts'ɿ ⁴	刺
ɿ [ɿ]	tʂ'ɿ [ɿ] ²	吃	ĩ	tĩ ¹	钉
ẽ	ʂẽ ²	神	ẽ	ʂẽ ¹	山
ỹ	jỹ ²	云	õ	tʂõ ²	虫
õ	tʂõ ²	长			

说明:

1) /ɐ/的发音与当地藏语相应音位发音一致。在当地藏语中, /ɐ/相应于书面藏语的 a 韵母; 而/a/则对应于书面藏语的 -ag、-ags、-ar 等韵。倒话在来源于藏语的词中仍保持/a/、/ɐ/的这种对立; 同时/a/的实际发音略为偏央近乎 [a] [A] 之间。

2) /ɔ/的实际发音舌位略前略低, 唇形略展。

3) /ɛ/有两个音位变体 [ɛ] 和 [E]。在汉语词中 [ɛ] 大多只出现于去声, 相反 [E] 则出现于其余三声。汉语词中的/ɛ/大多对应于普通话的/ai/, 少数如“得”“德”也归此韵。

4) /ɯ/、/ə/从分布上说可以归为一个音位, 但是在倒话里, 由于二者来源复杂有别, 本书分列为不同的音位。/ɯ/的发音与当地藏语中的相应音位一致, 唇形较自然不太展, 在当地藏语方言中应归于通常描写藏语康方言时的/ə/音位。但是在当地藏语方言里, 实际发音比[ə]偏高得多, 准确地说在[i]、[u]之间偏下。且一般都读降调。对应于书面藏语的部分 i 韵(如 mi“人”ri“山”)和部分 u 韵(如 bu“儿子”、chu“水”)。这里归作/ɯ/。

5) /ɿ/包括/ɿ/和/ɿ/两个变体, 分布条件与汉语普通话大体一致, 而且/ɿ/与/i/也是互补的。与此同时, 在倒话的元音系统

对地说，从倒话自身的系统看，归入/ɔ/似更合理。而从观察倒话与汉语的关系这一角度而言，则归入/i/当然更好。据这两种两可亦即两难的情况，本书将/i/独立为一个音位。

倒话的复元音韵母可归纳为 17 个：

ia iə ie iu ye ui ue ue ua əu iē uē uē yē iō
iō uō

分别举例如下：

ia	təia ¹	家	iə	t'io ⁴	跳	ie	təie ⁴	借	iu	təiu ³	酒
ye	təye ²	决	ui	xui ¹	灰	ue	kuē ²	国	ue	k'ue ⁴	快
ua	kua ¹	瓜	əu	təu ¹	偷	iē ²	ŋiē ²	年	uē	kuē ³	捆
uē	k'uē ¹	关	yē	əyē ³	选	iō ¹	əiō ¹	胸	iō	təiō ²	墙
uō	kuō ¹	光									

说明：

1) 汉语韵母中的鼻音尾在倒话中趋于脱落，代之以韵腹元音鼻化。有时在鼻化音后出现鼻尾，但十分随意没有严格要求；韵头、韵尾的/i/发音较弱，像/ei/几乎读作/e/，严格讲应可记为/e'/。

2) 和单元音韵母/e/一样，复元音韵母/ue/也根据是否去声有/ue/、/ue/两种变体。

3) /əu/中的/ə/实际发音偏高。

4) /ye/的发音有时接近/ø/。

(三) 声调

倒话共有四个声调调类。其具体调类调值为（按倒话中汉语词的阴阳上去排例）：1 调：高平降 554；2 调：中平降 332；3 调：高降 51；4 调：中降升 324。为了简明起见，在文中以各调调号标调，不标调值。例字：

1 调	554:	so ¹ ma ¹	麦秸	kē ¹	根	ts'u ¹	粗
2 调	332:	təo ²	脚	zē ²	人	ŋē ²	神
3 调	51:	mba ³	宗教面具	ts'ɔ ³	草	mē ³	买

4 调 324: pa²mi⁴ 新娘 fe⁴ 饭 ti⁴ 地 (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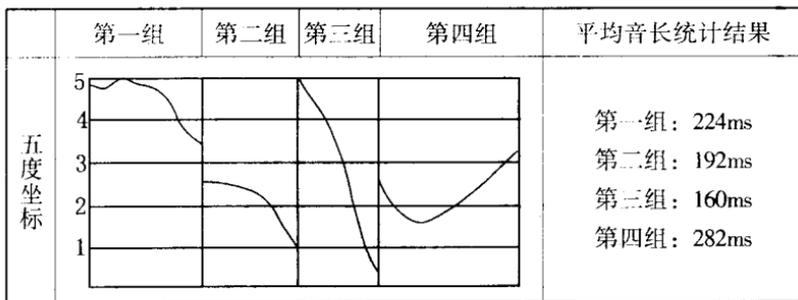
说明:

1) 倒话的声调又可以分为高、低 (或高、中) 两组, A、C 两调可称为高调, B、D 两调可称为低 (中) 调。这样分组之后还可以发现每组内部各有长短调的不同: A、D 两调即又表现为长调, B、C 两调又表现为短调。倒话元音长短可以视为不同声调的伴随特征。

2) 倒话里除四个声调外, 还有轻声现象, 主要是各种语法标志中的一些音节, 轻声在本书中不标调; 在自然语流中, 还有变调现象。

关于倒话声调格局的实验分析。以下是通过南开大学“桌上语音工作室 (MiniSpeechLab)”语音分析软件实验分析的倒话声调格局,^① 相关图形数据中调类的排列仍然以倒话中汉语词的阴 (第一组) 阳 (第二组) 上 (第三组) 去 (第四组) 四声为序:

图 1.1



^① 这里公布的是据发音合作人佳玛 (雅江县河口镇城厢村人, 女, 1974 年生) 的发音材料所作实验的数据。材料收集时间: 2000, 7; 本次实验时间: 2001, 4, 8; 实验室: 南开大学中文系语音实验室。实验蒙石锋教授和硕士生梁磊的指导帮助, 深表谢忱。

相关数据:

1) 第一组统计平均值: (声调格局 No.1)

音 长 (ms): 224

各点频率值 (Hz): 234 233 235 235 233 231 226

215 208

各点五度值 (T 值): 4.7 4.7 4.8 4.8 4.7 4.5 4.2

3.5 3.1

标 准 差 (Hz): 10.9 10.4 10.4 8.8 8.8 7.3

6.3 5.3 8.2

2) 第二组统计平均值: (声调格局 No.2)

音 长 (ms): 192

各点频率值 (Hz): 199 198 197 197 196 195 190

183 178

各点五度值 (T 值): 2.5 2.4 2.3 2.3 2.3 2.2 1.9

1.3 1.0

标 准 差 (Hz): 3.7 3.8 3.2 3.1 3.6 4.3 4.5

5.9 8.7

3) 第三组统计平均值: (声调格局 No.3)

音 长 (ms): = 160

各点频率值 (Hz): 234 229 225 219 208 198 186

175 170

各点五度值 (T 值): 4.7 4.4 4.2 3.8 3.1 2.4 1.6

0.7 0.3

标 准 差 (Hz): 12.3 7.8 7.3 7.3 5.7 5.9 4.7

6.1 7.4

4) 第四组统计平均值: (声调格局 No.4)

音 长 (ms): 282

各点频率值 (Hz): 199 190 186 186 190 195 200

205 210

各点五度值 (T 值): 2.5 1.9 1.6 1.6 1.9 2.2 2.6

2.9 3.2

标准差 (Hz): 5.7 4.5 4.0 4.7 5.1 5.9 5.2

5.2 3.5

三、词汇特点简述

倒话的词汇系统的最大特点,便是大多数词汇成分来源于汉语。少部分词汇来源于藏语,亦有少量自身独有的语词。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倒话词汇的来源与构成。

(一) 关于语词来源与词汇构成

倒话词汇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来自汉语的词。

如果以斯瓦迪士百词表、二百词表加以检测,则 100% 是汉语词。以《藏语简志》(金鹏, 1983) 所附词汇表为参照加以比较,结果是:词汇表收 991 个实词(包括 14 个副词),倒话表达相应概念使用的词来源于汉语的为 981 个,占 98.99%;使用藏语词为 1 个:“*khri khang* [tʂɿ²kʰɔ̃¹]”(织布机),占 0.10%;有 9 个词使用按自身构词方式组织汉语语素来形成的新词,如:“雨下 [jy³cia⁴]”(下雨)、“年过 [nie²ko⁴]”(过年)等,这种既非汉语词又非藏语词的词我们把它叫“自有词”,占 0.91%。该词汇表中收有部分诸如阶级、民主、和平、侵略等书面色彩文化词,口语中不常见,但在特殊场合需要使用时当采用汉语。如果除去表中 71 个这样文化词,则 920 个词中,倒话使用的汉语词为 910 个,占倒话词汇的 98.91%;相应的,藏语词占 0.11%,自有词占 0.98%。

这个结果一方面充分体现了来源于汉语的词在倒话基本词汇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也表明使用该词汇表,对藏语词汇与自身独有词汇在倒话中的使用状况反映不够,这与词汇表本身的选词有关。

最后，根据我们的实地调查的 2240 个基本词汇看，来源于汉语的词为 1984 个，占 88.57%；来自藏语的词为 115 个，占 5.13%；自身独有的词 141 个，占 6.30%。^① 值得注意的是藏语词和自有词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故使用频率相当高。

(二) 来自藏语的词汇举例

由于倒话中来自汉语的词完全与汉语四川方言一致，这里不赘举例词。倒话对藏语词汇的使用则分布在一些表现动植物名称、宗教事务、宗教用品及日用品、特殊生活习俗等方面。例如(括号中是相应词语的藏文转写)：

mɛ ³ jia ³ [rma bya]	孔雀
bɛ ² bɛ [sbal ba]	青蛙
so ¹ ma ¹ [sog ma]	麦秸
ɕu ¹ pɛ ³ [shug ba]	柏叶
jia ³ tɕ ¹ [dbyar chos]	夏季法会
kɛ ³ ndze ¹ [skar vdzin]	新年初一的一种活动
ʔo ¹ ko ² [dbang skor]	灌顶式
sɿ ³ tsɿ ¹ [ksol rtsam]	祭祀用的酥油炒面
ka ² jy ¹ [khul yu]	牛毛绒
tsɿ ³ bo ¹ [rtsir pa]	牦牛毛
ka ² wui ¹ [ga yu]	护身符盒
lo ¹ zɿ ¹ [glo bzang]	一种银制饰品

四、语法特点简述

倒话有一套十分严密复杂的语法体系，可以表达极其细腻丰富的内容。

倒话是 SOV 型语言，动词必须居尾，其他成分相对自由；

^① 这些词汇大多附录书后，但书后的词表中还收录了一些不太常用的词汇，以及地名、牲畜名等词汇材料。

倒话是一个作格型的语言，不是主格和宾格的对立，而是“作格”和“通格”的对立，亦即一种是及物动词施动主语的格形式，相对应的一种是宾语和不及物动词主语的格形式。倒话基本上是一种黏着型的语言，拥有十分丰富的前置后置语缀，由此表现动作行为的体、态、式和情态，以及名词、代词和名词性成分的格等等复杂的语法意义。

倒话的动词，不仅有及物、不及物的语法范畴，而且有自主非自主的语法范畴，和动词的体、态、式的表现有密切的关系。

倒话的动词的体，首先根据动词的自主与非自主有不同的表现。自主动词可以分为现行体、持续体、将行体、即行体、已行体、完成体和经验体七种，非自主动词只有现行体、持续体、即行体和经验体四种。

动词的各种体又根据“主观-客观”的情态范畴的不同有各种不同的表现。

倒话动词的态，可以分为自动态和使动态。

倒话动词的式，可以分为陈述、疑问（正问、反问）、祈使（命令、禁止、请求、邀约）、拟测等式。除命令式和陈述式外，也都是用动词加后附语缀的方式来表示的。

倒话的动词还可以通过一套后附语缀接在动词后使动词名词化。分别表示动作主体、动作直接涉及对象（自主不及物动词复指动作本身）、动作发生地点或凭借工具、动作的方式方法等等。名物化标志也可以接在主谓结构后使整个主谓结构名物化，构成名词性短语。名物化方式又根据动词的自主、非自主与及物、非及物的不同各有不同的表现。

倒话的名词和代词还有数与格的语法范畴。它使用各种后附标志（包括零形式）来表示名词、代词的数；使用各种后附格标志（包括零形式）来表示名词和代词及名词性句法成分在语句中的地位和关系，具体可以分为作格（及物主格）、不及物主格、

宾格、具格、领格、与格、位格、从格、比格、属格等。

如此等等，倒话的种种语法表现极其细腻严密，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藏语语法的，但是并不完全就是藏语语法。由于倒话的语法系统在《倒话述略》（意西微萨·阿错，2001a）中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另外本书第三章混合层次的分析还得涉及语法的分析，所以这里的介绍从简。仅从倒话的 SOV 型语言特征；作格型语言特征，以及主观—客观情态范畴，黏着型语言特征，这四个主要方面略举几例。另外，如果涉及《倒话述略》之后对于倒话语法的新认识时将作一些说明。

（一）SOV 型语言特征

倒话是一种 SOV 型语言。动词严格要求居尾，主语宾语的语序相对自由。

1. 主谓结构。主语在前、谓语在后。主语后面还要加相应的格标志（包括零形式），谓语动词则必须拥有一定的式、态、体、情态标志。例如：

(1) 我走 ʃ_1 。(我将要走。)

(2) 他 ʃ_E 书多多有 se 。/ 书他 ʃ_E 多多有 se 。(他有很多书。)

2. 述宾结构。宾语在述语之前。宾语后要加相应的格标志（包括零形式），例如：

我书看 - di - jiu^3 。(我正在看书。)

(3) 狗 ki 他 ʃ_E 咬 v - lo 。(狗咬了他。)

3. 偏正结构，可分为定中结构和状中结构。

定中结构：名词、代词作定语时在中心语之前，并要加表示领有和限制意义的格标志“ di ”，以下例句中，用（）表示定语成分，用 [] 表示状语成分，用 < > 表示补语成分。

(4) (他) di 衣裳太长 v - lo 。(他的衣服太长了。)

(5) (牛) di 脖子肿 v - lo 。(牛的脖子肿了。)

形容词、数量词作定语时，则在中心语之后。形容词后一般

要加上“di个”。例如：

(6) 布 (黄黄) di个 有。(我有块黄黄的布。)

(7) 我们家 se 牛 (三个) 有。(我们家有三口牛。)

状中结构：状语都在中心语之前，例如：

(8) [很的] 好 li。(很好。)

(9) 你 [快些] 走呀。(你快点走呀。)

(10) 他 [山上] de 来了 se。(他是从山上来的。)

4. 述补结构：补语在述语之后。例如：

(11) 他 ki 车子新 di个 骑 de < 走 > e - lo。(他把一个新车子骑走了。)

(12) 哭 < 死 > ts'e - tsu⁴ li。(哭得要死的样子。)

5. 联合结构

联合结构的构成成分在语法上是平等的。其排列顺序只跟它们的词汇意义有关，此略。

(二) 作格型语言特征

倒话使用各种后附格标志 (包括零形式) 来表示名词、代词及名词性句法成分在语句中的地位和关系。具体可以分为作格 (及物主语)、通格 (不及物主语、宾语)、具格、领格、与格、位格、从格、比格、属格等。

倒话是一种作格型的语言 (ergative language)。亦即不是主格 (nominative) 与宾格 (accusative) 对立，而是作格 (ergative) 和通格 (absolutive) 对立的语言。所谓作格是表及物动词的施动者的格；而及物动词的宾语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格形式一致，称之为通格。作格型语法特征是倒话语法系统的重要特征。

1. 通格。倒话的“通格”标志用零形式来表示，由于不及物主格和宾格不会在同一语句中共现，所以，用零形式看来是最为经济的形式。例如倒话：

(13) 他 疼 di - jiu³ li。(他正在生病。)

(14) 他 ki 饭 吃 di - jiu³ li。(他正在吃饭。)

例 (13) 中的不及物主语“他”、例 (14) 的宾语“饭”，这里都表现为零形式的通格。

2. 作格。名词的作格是及物动词的施动者，由后附格标志“ki”来表示，格标志 ki 还有一自由变体 [ɣi]。例如：

(15) 他 ki 话 说 di - jiu³ - li。(他正在说话。)

(16) 他 ki 大哥 se 话 说 di - jiu³ - li。(他正在给大哥说话。)

例 (14) (15) (16) 中的“他”都是及物动词的主语，后附 - ki 表现为作格。

关于作格需要作一些说明。在《倒话述略》中，作格的例句是“我 ki 马 喂 di - jiu³ - li”和“我 ki 酒糟子 ki 马 喂 di - jiu³ - li”。同时还说，在后一种例句中“作格标志还可以省略”。（意西微萨·阿错 2001a, P 122）

我们后来发现，第一人称作主格时，后面的作格标志 - ki，不仅仅是“可以省略”，而且实际上根本就不可以出现。《倒话述略》中第一人称后出现作格标志 - ki 的情形只是部分倒话母语者的习惯，而且这可能是后来受当地藏语农区话的影响所致。更多的以倒话为母语的人中，第一、第二人称的作格形式，严格地只出现在二价以上动词的施动主语，当第一第二人称作一价动词的主语时，其作格形式仍然是原形不加其他标志。经过进一步比较分析看到，倒话的这种特点是和分布在倒话周围的两种藏语康方言土语有关。主要分布在雅江县城以南、以西地区的土语应该是属于康方言南路土语群的语言，当地人往往称之为“绒格”意即“谷地话”；主要分布在雅江县城东北地区的是属于康方言北路土语群的语言，当地人称之为“岗格”意即“高山话”。“谷地话”的作格保留得很好，而“高山话”的作格在第一、第二人称的一价动词中已经没有形式标志。我们现在认为形成倒话的藏语源语言应该是“高山话”，部分人可能是后来受了“谷地话”的影响；

倒话中这种作格标志的不同分布不是倒话的作格形式正在消失的表现，而是不同语言影响的结果。倒话的格标志的这种表现，为我们确定形成倒话这一混合语的藏语源语言到底是“谷地话”还是“高山话”提供了很好的依据。通过后来的进一步调查发现，原来记录的作格保持得很好的这种情况是一种零星的、局部的“个人方言”现象，大多数的倒话使用者的作格表现与藏语“高山话”是一致的。

顺便一提的是，书面藏语所表现的古代藏语是一种作格形式保存得很好的语言，现代藏语的作格形式标志的分布范围有所缩小，就像雅江的“高山话”一样，所以往往人们认为现代藏语不能完全说是一种作格型的语言。其实，现代藏语也应该算作是一种作格型语言。如这里提到的“高山话”，尽管在第一、第二人称的一价动词的施动主语上，没有作格标志，似乎与宾格和不及物主格的形式混同一致，以致“作格-通格”的对立消失，尽管这时作格与通格的形式标志同一，但是整个语法系统作格-通格对立的格局并未受到影响，作格的形式可以不出现的范围有严格限制，而且这个限制正是在保证作格和通格在一定范围即使形式同一仍然不致歧解混同。在这样的范围里作格不加标记符合语言表达经济性原则的要求。不过这时作为区别作格与通格的手段已经开始主要借助语义和语序的手段。

(三) 主观-客观对立的情态范畴

主观-客观对立的情态范畴是藏语的重要特征，也是倒话语法系统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这里采用“主观-客观”对立的说

法，简称主客对立情态范畴。^①

倒话的主客对立情态范畴，总是与动词的体、态、式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本书同时侧重在“体”部分略加分析。通常在各种体、态、式标志成分中，后附“- ʂ^4 (ʂ^1)”、“- jiu^3 ”语缀的总是主观情态，后附“- se^2 (se)”、“- jiu^3li ”语缀的总是表客观情态。

主客对立情态与人称的关系较为复杂，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由于言语行为总是在表述者与接受对象（对象当然也可以就是表述者自身）之间展开，因此主观情态、客观情态与自称（第一人称）、对称（第二人称）之间大致是分别对应的；但是在询问对象的动作状态怎样（即第二人称疑问式）时可以用主观情态再加上疑问语缀；而主语为他称时则依表述者拟表现情态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

以动词的现行体和持续体为例加以说明。

1. 现行体。表现动作正在进行。有两个不同情态表现行的语缀，- ʂ^1 表主观情态，- se 表客观情态。请看下表：

表 1.1

情 态	语 缀	相应人称
主 观	$k'e - \text{ʂ}^1$	对称疑问式，自称，他称
客 观	$k'e - \text{se}$	对称陈述式，他称

^① 藏语的这一情态范畴，又有“确定、非确定”，“亲验、非亲验”，“亲见、非亲见”，“主观、客观”等多种提法（参见金鹏，1983；张琨、张谢蓓蒂，1984；黄布凡，1994a,）；关于倒话作者此前也曾经作“亲验-非亲验”的说法。藏语的这一情态范畴在具体的环境中表现的意义非常丰富，各种说法都似乎难以准确概括这一情态。因此采用较为笼统的“主观-客观”情态。

现行体例句：

(17) 我^① 茶喝 k'ɛ - ʂl。 (我正在喝茶, “喝茶” 同时也可表示“吃饭”义) 叙述自身状态——主观情态

(18) 你 茶喝 k'ɛ - ʂl 不? (你正在喝茶吗?) 从对方的角度发问——主观情态

(19) 他 ki 茶喝 k'ɛ - ʂl。 (他正在喝茶。) 叙述者很有把握的意味——主观情态

(20) 他 ki 茶喝 k'ɛ - se。 (他正在喝茶。) 客观称述没有主观态度意味——客观情态

(21) 你 ki 茶喝 k'ɛ - se。 (你正在喝茶。) 客观称述意味没有主观态度——客观情态

2. 持续体。表现动作行为和状态的持续进行。也有两个不同情态表现行的语缀：- jiu³ 表主观情态，- jiu³li 表示客观情态。

表 1.2

情 态	语 缀	相应人称
主 观	di - jiu ³	对称疑问式, 自称, 他称
客 观	di - jiu ³ li	对称陈述式, 他称

(22) 我茶喝 di - jiu³。 (我正在喝着茶。) ——主观情态

(23) 你茶喝 di - jiu³ 不? (你正在喝着茶吗?) 从对方的角度询问, ——主观情态

① 《倒话述略》中所有第一人称的作格形式有“ki”标志。前文已经谈到, 这只是部分倒话母语者的习惯, 更多的以倒话为母语的人中, 第一、第二人称的作格形式, 严格地只出现在二价以上动词的施动主语, 当第一第二人称作一价动词的主语时, 其作格形式仍然是原形不加其他标志。

(24) 他 ki 茶喝 di - jiu³。(他正在喝着茶。)——主观情态

(25) 他 ki 茶喝 di - jiu³li。(他正在喝着茶。)——客观情态

(26) 你茶喝 di - jiu³li。(你正在喝着茶。)——客观情态

(四) 黏着型语言特征

倒话的黏着型语言特征是相当明显的。动词的体、态、式，名词、代词的数和格，都是用前后附着语缀的方式来实现的，尤其是在动词之后各种复杂的体、态、式成分，可以依次接缀，形成复杂的语缀串。

这里以动词的各种形态成分的表达方式看。动词后的这些黏着成分的组合方式非常灵活，不同功能的语缀往往是由一个连接成分“-di”（来源于汉语“的”）来加以连接。并且这些成分往往大多数没有确定的声调，而总是根据前后连接成分的相互关系以及语调的不同而不同，本研究中大多视作轻声不予标调。例如（用V表示动词）：

“V - k'ɛ - se”表示客观陈述（-se表客观情态）动作正在进行（-k'ɛ表现行体）；

“V - k'ɛ - ʂ₁”表示主观陈述（-ʂ₁表主观情态）动作正在进行（-k'ɛ表现行体）；

“V - k'ɛ - ʂ₁”再加上 - di - jiu³，即“V - k'ɛ - ʂ₁ - di - jiu³”（用斜体表示新加成分的位置，下同），则主语是自称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状态持续保持（持续体 - jiu³），且为主观情态；主语如果是他称，则表示叙述者对他称动作正在进行的主观拟测（拟测式 - jiu³）；

再加上 - di - jiu³，即“V - k'ɛ - ʂ₁ - di - jiu³ - di - jiu³”，一般用于他称，表示对叙述者对他称动作正在进行、状态持续保持（持续体 - jiu³）情况的客观拟测（拟测式 - jiu³）。

如果再加上“-ts'ɛ - tsu⁴”，即“V - ts'ɛ - tsu⁴ - k'ɛ - ʂ₁ - di - jiu³ - di - jiu³”表示一种主观拟测；拟测内容是，对方正处在

一种状态：即要马上进行（即行体 - ts'ε - tsu⁴）某种动作的状态；并且正要进行的时间也是以叙述者的时间为参照。

如果将前一串语缀的最后一个语缀改为 - sɿ，即“V - ts'ε - tsu⁴ - k'ε - sɿ - di - jiu³ - di - sɿ”意义大体与前一句一致，不同的只是，这个时间可以不是与叙述者叙述当时一致的时间，而是未来一个虚拟的时间。

在此基础上，动词的前面还可以加上“tɕio -”，变成，“tɕio - V - ts'ε - tsu⁴ - k'ε - sɿ - di - jiu³ - di - sɿ”则所拟测的动作变成了一个使动态，当然还表达前述其他复杂的意义。

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加上否定式的标志“pə -”（接在 - sɿ⁴前）或者“mi -”（接在 - jiu³前）对前述动作的所有情况作否定的拟测，如“tɕio - V - ts'ε - tsu⁴ - k'ε - sɿ - di - jiu³ - di - mi - jiu³”，同样表示一种主观拟测，拟测内容是，对方没有正处在一种状态：即要马上进行（即行体 - ts'ε - tsu⁴）某种动作（使动）的状态；并且正要进行的时间也是以叙述者的时间为参照。

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些语缀的接缀顺序，大体是：“态 - V - 体、情态 - 式”这样的顺序。

有意思的是前述这些语缀的语音形式大多来源于汉语（只有即行体 - k'ε 来自藏语），当然仅仅是形式来源，而这些语素在汉语中没有倒话中的相应语法功能。如果将这些语缀串用相应来源的汉语语素来表示，则是极为奇怪而有趣的形式，请看前述倒数第二个语缀串“tɕio - V - ts'ε - tsu⁴ - k'ε - sɿ - di - jiu³ - di - sɿ”，应该表示为：

“叫 - V - 才 - 做 - k'ε - 是 - 的 - 有 - 的 - 是”（- k'ε 来自藏语，下同）

最后一个语缀串“tɕio - V - ts'ε - tsu⁴ - k'ε - sɿ - di - jiu³ - di - mi - jiu³”应该表示为：

“叫 - V - 才 - 做 - k'ε - 是 - 的 - 有 - 的 - 没 - 有”

表示动词的体和情态的语缀从形式上大多来源于汉语的“有”和“是”；而这一切奇怪的现象之后，是与之高度同构的藏语语法结构。具体讨论见下一章语法系统的混合层次一节，以及“语法系统混合层次的个案描写：判断动词存在动词及与动词情态范畴的关系”一节，这里不再详细讨论。

第三节 本研究涉及的相关术语说明

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以及目前语言接触研究现状中术语运用中的复杂情况，为了讨论的顺利进行，需要区分界定一些基本的术语。这些术语中，有一些是为了本研究的深入新设的概念；有的是对于已有概念在本研究中的含义加以明确。^① 以下是我们对本书中一些最基本概念的界定，这些概念是开展相关讨论，以及进一步归纳概括和创设其他新概念的基础。

母语：在本书中限定为指称自幼在单一语言影响下获得，并

^① 科学研究中术语含义混乱的状况未必可以简单的以对、错来形容。尤其是在一种学科的初创阶段而言，一些新的扑朔迷离的现象一时复杂难辨，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不断取得不同的认识，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概念创设。语言接触研究的情形就是如此。我们在这里对一些既有概念的界定，出发点主要不在对已有各种认识的评判，而在于自身理论前后一贯的统一性和明晰性。当然，这个结果，客观上也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们的一种取舍态度，也就必然体现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水平。

且在后天可以熟练运用的语言。^①自然可以包括单语人的语言，以及后天习得形成熟练双语或多语者的第一语言。

母语性语言：母语，以及自幼习得或后天习得的、熟练程度与母语相当的语言，例如双语人、多语人的语言，两种或多种语言都和母语一样熟练。^② 母语性语言包括母语，母语是最典型的

① 参考有关母语的不同界定。《中国语言学大词典》(1991)：“幼儿从小通过同一语言社团其他成员的惊喜事而获得的第一语言。如从小习得的第一语言是汉语，则汉语是他的母语，从小习得的第一语言是藏语，则藏语是他的母语。”《朗曼语言学词典》(杰克·里查兹等编，刘润清等译，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mother language, 通常指家里习得的第一语言。”《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语言教学条”(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第一语言也称母语，在大多数情况下，第一语言就是一个人所属民族的民族语言，所以也称本族语。”哈特曼(R. R. K. Hartmann)和斯托克(F. C. Stork)著《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把母语(mother language)看作与本族语(native language)可以替换的概念：本族语是“指在幼儿时期通过和同一语言集团其它成员的接触而正常的掌握的第一种语言。可替换术语：first language(第一语言)，primary language(主要语言)，mother language(母语)”。戴维·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编《现代语言学词典》(沈家煊译，商务印书馆 2000)在“语言”一条说：“第一语言(first language)指母语”，另外，英语里还有一个词 mother-tongue 也常译为母语(如沈家煊译戴维·克里斯特尔编《现代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0)，不过这个词更倾向于指“母亲的语言”。“‘母语’的概念应当区分两个不同的标准，一个是语言标准，另一个是心理标准。从语言的角度看，我们同意母语就是一个人从小习得的第一语言的说法。”(戴庆厦、何俊芳，1997)该文还提出了“第二母语”的概念。

② 双语(bilingualism)通常是指“人或集团使用两种语言的现象”(哈特曼和托克斯著《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双语现象的定义取决于如何设定操双语者的资格，即必须达到多大的流畅度才算数”(戴维·克里斯特尔编《现代语言学词典》，沈家煊译，商务印书馆 2000)的问题。熟练程度是一个不易掌握的标准，不过我们在这里将理想的熟练程度大体理解为“同样熟练地掌握两种语言，在不需要加以翻译的情况下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思考问题的能力。”这里参考拉波夫(Labov, 1972,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关于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原则中的“注意力(attention)原则”是很有意思的，最熟悉的语言或者语体，是最不需要加以注意就可以说出语言或语体。也许熟悉程度也可以由类似注意力的程度来衡量：不需要刻意注意而自然说出来的语言当然就是很熟悉的语言了。

母语性语言。

外语：本书专指不是母语的語言，是与母语相对应的概念。外语既可以是母语性的语言，也可能不是母语性的语言。为避免涉及多语现象时发生混乱而不取“第二语言”的说法。因此这个“外语”概念与《现代语言学词典》的“Second language”（第197页）概念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

目的语：语言觉知、语言习得和语言接触中的目标语言。

始发语：当事人自身拥有的、赖以觉知、习得和接触其他语言的语言。

始发语人群、目的语人群：如果承担语言觉知、习得或接触的是一个语言社团，则所讲的语言处于始发语地位的人群称之为始发语人群；相应的所讲的语言处于目的语地位的人群称之为目的语人群。

始发语、目的语和母语性语言、外语的关系。通常始发语都是母语性语言，目的语是外语，但是特殊情况下母语性语言也可以处于目的语的地位；同样，外语也可以是始发语。

狭义的语言接触：本文中在具体讨论语言接触机制时，为了讨论得更加集中和深入，采用了一个狭义的语言接触概念，即试图凭藉一种语言系统去感知另一语言系统所传达的信息内容，或者以一种语言系统去表现另一种语言系统所表达的信息内容时，我们说，这两种语言发生了接触关系。

源语言：一种语言中拥有来自另一语言的成分时，后一种语言称之为这些语言成分来源的源语言。如借词，总有其来自何种语言的“源语言”。混合语中的各种层次成分也可以分析出来自何种语言的“源语言”。

结构异源和异源结构：这个概念需要在后文细致讨论，这里只是简要说明。如果一种语言或者一种语言现象，拥有来自不同语言的成分，而且不同语言的成分，按系统的结构和要素（以及

对象的内容和形式)的分野呈现不同的分布,我们就说这种语言或者语言现象表现为结构异源现象;同时,一种语言或者语言现象由于结构异源,在各个层次层面上,根据结构与要素(以及对对象的内容和形式)的分野表现为不同源语言的异源成分的交错分布,这种结构面貌,我们把它叫做异源结构。结构异源和异源结构,一个是侧重历时的源流,一个是侧重共时的面貌,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

第二章 共时面貌分析：藏、汉语言成分在倒话中的内在分布层次

前文概述部分已经提到，藏语和汉语在倒话的语言系统中的混合是极其系统全面的，涉及到整个语言系统的方方面面；同时这种混合并非一团混沌不可分析，而是表现为有机有序的内在混合层次。本章是作者在此前相关工作（意西微萨·阿错，2001b；2002a）的基础上，对藏、汉语言在倒话中的内在混合层次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本章首先简要介绍倒话内在层次分析方法（第一节），然后在语言系统的各个层次层面上，将倒话与藏语、汉语加以比较，进而从词汇、语音、语法到语义，层层分析藏、汉语言在倒话中的内在分布层次（第二至六节）。

这里简要概括一下来自藏、汉语言的异质成分在倒话中的内在分布层次。笼统地看，倒话的词汇成分主要来自汉语，而语法结构却主要来自藏语；进一步，这些看来是来自汉语的词汇成分，在语音表现上与汉语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但各词项的语义面貌却是藏汉兼备；再进一步，在这个与汉语有严格对应关系的语音表现中，倒话的基本词汇的语音结构与汉语严整对应，而在语音要素格局（元音格局与辅音格局）上却与藏语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同时，在主要来自藏语的语法系统层面上，倒话在语法结构及各种语法标志的功能（作为一种倾向于黏着型的语言，倒话有大量的语法功能标志，如动词的名物化标志，体、态、式标志以及名词、代词的一些格标志等等）而言与藏语相当一致——即有

高度的同构性，而表现这些语法功能的一些具体要素在语音形式上则有藏汉并用的趋势，如此等等。而这些复杂分布层次之后潜在的一个规律则是，在语言系统的各子系统中，藏、汉语言的异源成分，是按照系统的结构/要素分野的不同为条件作不同的分布。

第一节 关于倒话内在层次分析方法的说明

在对倒话现象的实际调查研究中，我们感觉到这个语言系统的每一个微小的层次每一个微小的成分里，都似乎渗透着不同源语言的因素，两种语言在这个系统里的混合显得非常的复杂和深入；同时，在这种水乳交融般的结合中，又处处透露出两种语言成分分布的一种有序性。而这种有序性又似乎和系统的结构/要素、对象的形式/内容的分野有很大的关系。

对倒话初步的分析结果以《来自不同系统的异质成分在倒话中的内在混合层次》为题提交第34届国际汉藏语会，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关注与指导。著名藏缅语专家黄布凡先生会后在指导作者的函件中鼓励说：“以前也看到过一些混合语的报道，但是，两种异质系统语言复杂混合的层次、成分、比例，以及混合的有机有序性都没有像你这篇文章分析的那样细致、透彻、到位。”同时指出了文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这些指导和鼓励使得我们将分析挖掘混合语的内在混合层次的工作一步一步进行了下去。

倒话语言系统的内在层次，与系统的要素/结构分野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这种特点，在深入调查分析倒话这一奇特语言现象的实践中，我们逐步总结出来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首先，这种方法十分注重语言的系统性，把语言以及语言这一大系统下的各种层次层面都看作不同层级的子系统；其次，在对语言系统

及其各子系统的分析中，注意从系统的结构/要素（以及对象的形式/内容）分野的视角加以考察，看不同源语言的成分在混合语各级子系统中的分布表现。例如词汇系统主要来自汉语，语法系统主要来自藏语，相对地来说，语法系统有一种结构性意义，词汇体现为一种要素性质。进一步地在语音系统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倾向；语音要素格局和语音结构也是分别来自不同的语言。按这样的思路考察语言各子系统，可以较好地把握两种语言在混合语中的分布脉络。这种分析方法暂且称之为结构/要素比较分析方法。

系统的结构与要素的分野，确切地说也就是语言学理论中的组合结构与聚合结构的对立。人们通常所说的结构，实际上主要是指组合结构；而要素自身又有自身的聚合结构。为简明起见，本书采用结构/要素的提法，但是准确含义必须理解为组合结构/聚合结构的关系，尤其是在分析语音系统中，必须强调这一点，否则容易引起误解。通常人们在谈到语言结构类型时，主要是以语法系统和语音系统的结构特征为参项，而语音方面往往以“音系”作为重要的结构特征。从组合结构与聚合结构的视角而言，元音格局、辅音格局等等音系特征，则是聚合结构，而由这些要素组成的大大小的语音串，才体现为组合结构。因而根据系统的结构/要素分野的视角，音系格局则恰恰是属于“要素”范畴的。这是需要加以辨析的。

通过实践发现，倒话的语言系统中来自不同源语言成分的具体分布，在语言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各个层面上，正是以系统的结构/要素的分野为条件分布的。于是，不同源语言的成分，在混合语中的混合可以是非常深入同时又极其有序。一方面，一种源语言在不同的子系统和不同的层次层面中，时而表现为要素、时而表现为结构，于是源语言的成分可以深入到混合语的任何结构和要素之中；另一方面，在同一层次的系统中，两种源语言的不

同分布表现为按照结构/要素的分野为条件的不同分布。从宏观上看，不同的源语言在混合语系统及其各子系统中，是按照系统的结构/要素的分野而表现为不同分布的，往往结构来自某一种语言，要素便来自另一语言；同时，从微观上看，一种源语言在混合语的某一结构或某一要素层的分布上，表现为一种“阶”状分布。

如此等等，倒话现象的这种共时结构中，1) 根据结构/要素的分野表现为不同的源语言分布；2) 一种源语言在倒话的某一结构或某一要素层的分布上，又表现为一种“阶”状分布；这种结构，我们把它叫做为异源结构（详见第三、五章）。这种结构表明，混合语的各子系统中，系统的结构和要素可以有不同的源语言来源。

第二节 倒话词汇系统的内在层次分析

一、基本词汇的汉语语源

直观地看，倒话的基本词汇的确来自汉语——这些词项在语音上与相应的汉语词有着严格的对应关系。具体的对应关系见第二章第三节此不赘。汉语词在倒话词汇系统中的地位，首先在于数量上占绝大多数，在我们调查的两千余实词中占 88.57%；其次在于分布上越是核心词汇汉语词汇越多。

为分析倒话的词汇系统的构成，我们一方面记录考察了藏汉及“自有”三个不同的词汇来源；同时利用 1) 100—200 词，2) 1000 词左右，3) 2000 词以上，共三种不同的词表，分级考察这些词汇成分的具体分布。分别采用了 1) 斯瓦迪上百词表、二百词表，2) 《藏语简志》（金鹏，1983）所附词汇表，3) 我们的实地调查所得的两千多个实词来加以比较，有如下结果：

表 2.1

词汇 分级	所用词表	汉语词		藏语词		自有词	
		数目	比例	数目	比例	数目	比例
100 词, 200 词	斯瓦迪士 词表	100, 200	100%	0	0.00%	0	0.00%
1000 词	《藏语简志》 后附 920 词	910	98.91%	1	0.11%	9	0.98%
2000 词 以上	实地调查的 2240 基本词汇	1984	88.57%	115	5.13%	141	6.30%

说明：1) 《藏语简志》词汇表实收 991 个实词（包括 14 个副词），这里除去了 71 个诸如阶级、民主、和平、侵略等口语中不常见的书面色彩文化词，则余 920 词。2) 用《藏语简志》的调查结果一方面充分表现了来源于汉语的词在倒话基本词汇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也表明，使用该词汇表对藏语词汇与自身独有词汇在倒话中的使用状况反映不够，这与词汇表本身的选词有关。3) 一些不好确定来源或与藏汉语有关而既非汉语词又非藏语词的词我们把它叫“自有词”（意西微萨·阿错 2001a）。

从上表中可以充分看到来自汉语的词在倒话的词汇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可以看到来自藏语的词在倒话中数目少，而且越是核心基本词就越少、甚至没有。按照通常的汉藏语历史比较方法，在基本词汇之外的、分布在一些非基本的文化词中的藏语词应该是借词，与这样的语言之间的关系，自然是接触、借贷关系；相应的，倒话的基本词汇如此高比例的与汉语形成严格的对应关系，则应首先考虑两者是否同源关系——因为总不可能想象有这样相反分布：同源词分布在外围，借词偏偏在基本词汇的核心部分。

这里仅列出倒话的 100 基本词汇（按斯瓦迪士词表），100% 是来自汉语的词：

- | | | | |
|--------|---|--------|-----------------------------------|
| 1. 我 | ŋo ³ | 29. 肉 | zəu ⁴ |
| 2. 你 | nɿ ³ | 30. 血 | ɕie ² |
| 3. 我们 | ŋo ³ mə | 31. 骨头 | ku ² t'əu |
| 4. 这 | tʂa ⁴ 、tʂə ⁴ gə(这个) | 32. 脂肪 | jiu ² (油) |
| 5. 那 | la ⁴ 、lə ⁴ gə | 33. 蛋 | tē ⁴ |
| 6. 谁 | le ³ gə(哪个) | 34. 角 | ko ² ko |
| 7. 什么 | ha ⁴ tsɿ | 35. 尾巴 | we ³ pa |
| 8. 不 | pə ² | 36. 毛 | mə ² |
| 9. 全部 | təuē ² pu ⁴ | 37. 头发 | t'əu ² fa |
| 10. 许多 | to ¹ to ¹ | 38. 头 | lə ³ k'o ² |
| 11. 一 | ji ² | 39. 耳朵 | ʔe ³ to ¹ |
| 12. 二 | ʔe ⁴ | 40. 眼睛 | jiē ³ tɕi ¹ |
| 13. 大 | ta ⁴ | 41. 鼻子 | pi ² tsɿ |
| 14. 长 | tʂɔ ² | 42. 嘴 | tsui ³ pa |
| 15. 小 | ɕio ³ | 43. 牙齿 | jiə ² tʂɿ ³ |
| 16. 女人 | nɿy ³ wa ² tsɿ | 44. 舌头 | ʂə ² t'əu |
| 17. 男人 | le ² wa ² tsɿ | 45. 瓜子 | tʂə ³ tʂə |
| 18. 人 | zɕe ² | 46. 脚 | tɕo ² |
| 19. 鱼 | jiy ² | 47. 膝盖 | k'e ² ei |
| 20. 鸟 | tɕo ² ʔe(雀儿) | 48. 手 | ʂəu ³ |
| 21. 狗 | kəu ³ | 49. 肚子 | tu ⁴ tsɿ |
| 22. 虱子 | se ² tsɿ | 50. 脖子 | po ² tsɿ |
| 23. 树 | ʂu ⁴ tsɿ | 51. 乳房 | le ³ tsɿ(奶子) |
| 24. 种子 | tʂə ³ tsɿ | 52. 心 | ɕi ¹ |
| 25. 叶子 | jiē ² tsɿ | 53. 肝 | kɕē ¹ |
| 26. 根 | kē ¹ | 54. 喝 | xo ¹ |
| 27. 树皮 | ʂu ⁴ pi ² tsɿ | 55. 吃 | tʂɿ ² |
| 28. 皮肤 | pi ² tsi | 56. 咬 | nɿo ³ |

57. 看见	kɛ̃ ⁴ tɕiɛ̃ ⁴	79. 地	ti ⁴
58. 听	tɪ ¹	80. 云	jỹ ²
59. 知道	ɕio ³ te (晓得)	81. 烟	jɛ̃ ¹
60. 睡	ʂui ⁴	82. 火	xo ³
61. 死	sɪ ³	83. 灰	xui ¹
62. 杀	ʂa ²	84. 燃	zɛ̃ ²
63. 游泳	ʂui ³ pi ²	85. 路	lu ⁴
64. 飞	fe ¹	86. 山	ʂɛ̃ ¹
65. 走	tsəu ³	87. 红	xo ²
66. 来	le ²	88. 绿	lu ²
67. 躺	ʂui ⁴ (睡)	89. 黄	xu ²
68. 坐	tso ⁴	90. 白	pe ²
69. 站	tɕɛ̃ ⁴	91. 黑	xe ²
70. 给	ki ³	92. 夜	xe ² lo (黑了)
71. 说	ʂo ²	93. 热	zɛ ²
72. 太阳	tɛ ⁴ jɔ̃ ²	94. 冷	le ³
73. 月亮	jye ² li ⁴	95. 满	nɛ̃ ³
74. 星星	ɕi ¹	96. 新	ɕi ¹
75. 水	ʂui ³	97. 好	xo ³
76. 雨	jy ³	98. 圆	juɛ̃ ²
77. 石头	ʂɪ ² tɕəu	99. 干	kɛ̃ ¹
78. 沙子	ʂa ¹ tsɪ	100. 名字	mi ² tsɪ

二、文化词的藏语语源

例话对藏语词汇的使用则分布在一些表现动植物名称、宗教事务、宗教用品及日用品、特殊生活习俗等方面。请看后例（括号中是藏文原词的转写）。

动物名称：

me³ jia³ [ma bya]

孔雀

be ² bə [sbal ba]		青蛙	
mbu ⁴ s ₁ ¹ z ₁ ¹ [fibu fidziŋ fidziŋ]		蝉	
ə ² mi ³ ʔ ² [srin fibu me khjer]		萤火虫	
植物名称:			
za ² ba ¹ [sdag pa]	桦树	wa ² sa ¹	一种树名
so ¹ ma ¹ [sog ma]	麦秸	əu ¹ pə ³ [shug ba]	柏叶
宗教活动:			
jiā ³ tə ¹ [dbyar chos]		夏季法会	
ʔ ¹ ko ² [dbang skor]		灌顶	
ka ² wui ¹ [ga yu]		护身符盒	
s ₁ ³ ts ¹ [ksol rtsam]		祭祀用的酥油炒面	
土特产品:			
k'a ² ji ¹ [khul yu]	牛毛绒	ts ₁ ³ bo ³ [rtsir pa]	牦牛毛
mə ² ku ³ [mar khu]	酥油汤	pə ³ tō ¹ [pa thuŋ]	短刀
生活习俗:			
lo ¹ zō ¹ [glo bzang]		一种银饰品	
kə ³ ndze ¹ [skar vdzin]		新年初一的一种活动	
dz ₀ ² si ³ [bro si]	舞姿		
kuə ¹ kuə ¹ [skor skor]	骑马绕煨桑烟转圈		

三、汉语词在倒话中的词义变化

倒话的词汇主要来自汉语。而语词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因此从语义角度观察倒话中的“汉语词”与相应汉语词之间词义上的差异，是值得重视的，而这些意义有差异的词项在倒话中的词义却往往正好与相应藏语词的词义相当。

例如，“睡”（倒话读 ʂui^4 ）在汉语里一般可以指人、指为物，但不能用于植物；而在倒话中，还可以用来指庄稼倒伏。如：

(27) 麦子睡 $\text{ə} - \text{lo}$ 。（麦子倒伏了）

这显然与藏语相应词“nal”的语义范围完全一致。“衣裳”

(倒话读 $ji^1\zeta^2$) 一词既与汉语“衣服”同义, 同时在倒话中还可以指“衣被”, 作为衣服被子一类的总称。而这显然又与藏语相应语词“gos”的语义范围一致。亦即“睡”和“衣裳”承担了表现藏民生活中“nal”和“gos”所要表现的对象。

又如“是 $[\zeta^4]$ ” (否定形式“不是 $[\text{p}\zeta^2\zeta^1]$ ”), 是直接使用汉语语词形式, 但用法有特殊限制。和藏语一样, 倒话有三个表示不同情态的判断动词, “是 $[\zeta^4]$ ” 仅仅是一组判断动词中的一个。“是 $[\zeta^4]$ ” 在表示判断的同时, 还表达叙述者熟知或亲身体会的情态。因而一般用于主语是自称时。而且只能用于判断主语等于什么、属于什么即对主语的性质特征进行判断的时候, 不能用于对主语动作行为的判断, 例如, 可以说:

(28) 我 lha mo (人名) 是。(我是拉姆。)

(29) 我农民不是。(我不是农民。)

(30) 我勤快的是。(我是勤快的。)

但却不能说:

(31) * “你拉姆是。”

(32) * “他农民不是。”

(33) * “我会跑的是。”

“是 $[\zeta^4]$ ” 的这些语义语用范围正好与藏语判断动词“yin”是一致的 (关于倒话的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的具体情况见第二章相关内容)。

倒话的大部分语词在语音形式上与汉语有着严整的对应关系的同时, 语义上表现出的这种混合趋势是极其值得注意的。后文将分专节进一步讨论倒话的语义系统的内在混合层次。

四、两种词汇来源, 哪种更像“借词”

从词汇分布是否核心的角度看, 来自藏语的词是最具备“借词”的特征; 相应的, 汉语词最具有“本源词”的性质。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以分布的眼光看, 汉语词分布在倒

话最为核心的部分，而来自藏语的词不仅数量少而且多为表现宗教、文化内容的非基本词汇，据此似应认为藏语词是“借词”，而占据了核心基本词汇的汉语词才是其“本源”的词汇。可是，从语音表现看，汉语词具备“借词”通常的语音特征，来自藏语的词更则具有“本源词”的性质。倒话的语音格局接近藏语而远离汉语；来自汉语的这些词汇的语音又被改造成为符合藏语语音格局，同时，来自汉语的语词，在语义面貌上，又多趋向藏语。这时，汉语词反倒最为具备通常我们知道的借词的语音语义特点；而藏语词则更加表现为“本有”词汇的特质。

可见，无论把任何一方看作本源词而把另一方看作借词，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由此看来，对于倒话这样的语言来说，非此即彼的同源和借贷关系的看法显然是难以通行的。非特在词汇和语音这里，只要以同源和借贷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去观照，在倒话整个语言系统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遭遇难以克服的矛盾。由此也可以理解，像倒话这样的语言现象，无法根据传统的经过分化形成的亲属语言的视角去看待。其形成只能理解为是两种源语言的全面混合与整合，而不是继承某一种原始语言，然后和另外的语言发生接触这样的关系，也就无法用通常的“同源”和“借贷”对立的思维方式对待。

第三节 倒话语音系统的内在层次分析

根据前一节的分析可以看到，倒话的词汇成分主要来自汉语。而说词汇来自汉语主要是从这些词与汉语相应词拥有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而言。而与此同时，倒话在语音格局上，却又体现为和藏语高度一致。亦即在语音系统中，根据语音系统的结构/要素的分野表现出汉、藏语言的不同来源。首先请看倒话与汉语在音节结构方面的严格对应关系。

一、语音结构上与汉语的严格对应关系

在《倒话述略》一文中曾经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倒话语音的声韵母与汉语的严格对应关系。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我们在讲语音对应关系时，并不关心互相对应的语音单位的具体音值，关键是看互相对应的语音要素单位是否出现在对等的条件下，相对于这些单个的语音要素单位而言，这种所谓的对等条件的实质是一种结构性的条件。因此从结构-要素的分析视角而言，语音对应关系是一种结构性的对应，而不是一个个要素间的相同相似。在单一源语言分化而来的各种亲属语言之间，由于历史的久远，一个个语音单位（如音素、音位；声母、韵母）都变得面目全非，但是当人们从结构分布的角度去考察的时候，便能发现这些貌似毫不相干的语音单位之间组合关系上的结构性的对应关系。

倒话与汉语之间同样能够找到这样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而且在词汇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倒话与汉语词汇的语音对应关系，正是表现在基本词汇之间，越是基本的词汇语音对应的比例越高，来自藏语的词汇不仅数量少，而且是一些非基本的文化词。按着传统的汉藏语历史比较，倒话毫无疑问应该与藏语是接触关系而与汉语同源，甚至是汉语的一种方言。

倒话的大部分基本词汇（两千余基本词汇调查中达 88% 以上）与汉语有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来自汉语词的声母和单元音韵母与汉语基本相同，这里可以不予列出。下面主要列出汉语复元音韵母与倒话韵母的对应关系及其例字。汉语用普通话、四川成都话作比较；小括号中注成都音（据四川方言调查工作组《四川方言音系》，1960），成都音与普通话音相同时不另加注。

ai → ε	爱 tɕe ⁴	戴 te ⁴	晒 ɕe ⁴
↘ → ε[E]	挨 tɕe[E] ²	逮 te[E] ³	开 k'e[E] ¹
ei → e	赔 pe ²	黑 xe ²	肋 le ²
↘ → i	眉 mi ²	妹 mi ²	给 ki ³

au(au)→ɔ	好 xɔ ³	桃 tɔ ²	熬 ŋɔ ²
ou(əu)→əu	偷 təu ¹	沟 kəu ¹	走 tsəu ³
an(a ⁿ)→ɛ̃	山 ʃɛ̃ ¹	盘 pɛ̃ ²	按 tɕɛ̃ ⁴
ən→ɛ̃	本 pɛ̃ ³	门 mɛ̃ ²	肯 kɛ̃ ³
ɑŋ(ɑŋ)→ɔ̃	帮 pɔ̃ ¹	胖 pɔ̃ ⁴	康 kɔ̃ ¹
uŋ(oŋ)→ō	东 tō ¹	桶 tō ³	供 kō ¹
ia(ia)→ia	家 tɕia ¹	掐 tɕia ²	压 n̄ia ⁴
iɛ(ie)→ie	结 tɕie ²	写 ɕie ³	夜 jie ⁴
↘(ici)→ɕ[E]	解 kɕ[E] ³	街 kɕ[E] ¹	别 bɕ[E] ³
iau(iau)→iɔ	挑 tiɔ ¹	巧 tɕiɔ ³	要 jio ⁴
iou(iəu)→iu	牛 niu ²	秋 tɕiu ¹	丢 tiu ¹
ien(iɛ ⁿ)→iɛ̃	钱 tɕiɛ̃ ²	先 ɕiɛ̃ ¹	烟 jɛ̃ ¹
in→ī	冰 pi ¹	民 mi ²	钉 fi ¹
iɑŋ(iɑŋ)→iō	江 tɕiō ¹	抢 tɕiō ³	像 ɕiō ⁴
yŋ(ioŋ)→iō	穷 tɕiō ²	兄 ɕiō ¹	熊 ɕiō ²
ua(ua)→ua	抓 tɕua ¹	花 xua ¹	垮 k'ua ³
uai→uɛ̃	快 k'uɛ̃ ⁴	坏 xuɛ̃ ⁴	外 wuɛ̃ ⁴
↘→uɛ̃[uɛ̃]	拐 kuɛ̃[uɛ̃] ³	怀 xuɛ̃[uɛ̃] ²	歪 wuɛ̃[uɛ̃] ³
uo(o)→o	多 to ¹	脱 t'o ²	锅 ko ¹
↘(ue)→ue	国 kue ²	郭 kue ²	阔 k'ue ²
uei→ui	规 kui ¹	灰 xui ¹	推 t'ui ¹
uan(ua ⁿ)→uɛ̃	端 tuɛ̃ ¹	关 kuɛ̃ ¹	转 ʃuɛ̃ ⁴
uən→uɛ̃	棍 kuɛ̃ ⁴	绳 ʃuɛ̃ ²	春 ts'ue ¹
uɑŋ(uɑŋ)→uō	光 kuō ¹	矿 k'uō ⁴	窗 tɕuō ¹
yɛ(ue)→ye	决 tɕye ²	雪 ɕye ²	月 jye ²
↘(uo)→o	雀 tɕo ²	角 ko ²	学 ɕo ²
yɛn(yɛ ⁿ)→yɛ̃	圈 tɕyɛ̃ ¹	选 ɕyɛ̃ ³	圆 jyɛ̃ ²
yn→ỹ	军 tɕỹ ¹	熏 ɕỹ ¹	云 jỹ ³

这里说语音结构，既可以包括音节结构，又已经不止是停留在音节结构层面，而是已经深入到了语音层面的更微观的聚合结构。汉藏语言中语音结构的典型表现莫过于音节结构。藏语康方言和汉语川方言的音节结构基本特点都是有声调，单音节，没有复辅音，没有塞音韵尾，有鼻音尾或者表现为鼻化元音；主要区别在于藏语没有而汉语有复元音韵母。显然，倒话的词汇，尤其是来自汉语的词汇的音节结构是与汉语一致对应的。那么来自藏语的词汇的音节结构又怎么样呢？一方面，来自藏语的词汇很少，另一方面，藏语康方言与汉语川方言的音节结构基本一致且没有汉语复杂，完全能够包括藏语的音节结构，所以，整个倒话的音节结构可以指向汉语同时能够包容表现藏语词汇。倒话的音节结构如果说指向汉语也应没有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说倒话语音要素和音节结构的对立时，以 CVVC 之类形式表示的的音节结构，实际上是元音辅音两大音类的组合结构；除此之外，语音结构的含义更进一步地还包括一个个音素的具体的组合结构。即表现某个词项（如以第一人称代词为例）时，为何是这几个元、辅音和声调的组合（如 η 、 o 、³的组合）而不是其他元、辅音的组合；或者某一音素（如 η ）分布在特定的一系列词项中（如我、饿、鹅、爱、昂、熬、傲、藕等等“影母”字中）而不是其他词项中。又如以词项“门 $m\acute{e}^2$ ”为例，尽管音素“ \acute{e} ”可能来源于藏语，但是这一音素与辅音声母 m 、声调²一起组合来表现“门”这个词项的原因，却是由相应汉语词中的相应结构方式所决定的。这些就是各个语音要素的组合规则，或者组合限制，亦即上述所谓微观的语音结构关系，也正是语音对应关系的所体现的结构性对应的实质。

二、语音要素格局与藏语的共同沿流

和汉语语音结构上的密切联系的一方相应的是，倒话的语音要素——辅音格局和元音格局却更接近于藏语而不是汉语。就像

前面所举的“mē²”这个词项，就鼻化元音 ē 辅音 m 以及声调²之所以组合起来表示“门”这一概念而言是由相应汉语词项的组合结构所决定；但是这并不妨碍组合成这一音节的各个要素（不仅是明显的 ē 而且包括 m 和²）来自其他语言如藏语的可能。

对于从单一语言系统分化而来、基本词汇有严格语音对应关系的各种亲属语言而言，尽管具体的音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语音单位之间的结构组合关系得到了继承，这一事实说明一个语言的语音结构与语音要素的历史发展可以有不同速度与路向。而倒话的情况则表明，一种语言的语音结构和语音要素还可能有不同的历史来源。下面请看倒话与藏汉语言语音要素格局的比较与分析。

(一) 辅音声母格局

以下是倒话的声母格局：

p	p'	b	mb		m	f	w			
				ts	ts'	dz	ndz	s	z	
t'	t'	d	nd					l		
				tʂ	tʂ'	dʒ	ɲdʒ	ʂ	ʒ	
				tɕ	tɕ'	dʒ	ɲdʒ	ɲ	ç	j
k	k'	g	ŋg					ŋ	x	
ʔ									h	

倒话共有 40 个声母。其中，单辅音声母有 34 个，鼻冠辅音声母 6 个。这一格局与当地藏语方言的格局是基本一致的。当然也有略微不同的地方，如当地藏语没有 /f/，而这正是倒话的辅音格局来自藏语而并非全等于藏语的标志。

为了客观起见，这里再以藏语巴塘话的辅音格局来加以比

较。巴塘话是和当地藏语同属藏语康方言南路土语群的语言。以下是藏语巴塘话的声母格局（格桑居冕 1985），其中加（）的是笔者所补，原文“辅音音位表”不包括六个鼻冠辅音声母，是在“辅音音位表”后作了介绍。

p	p'	b	(mb)		m̃	m	f		w	
		ts	ts'	dz	(ndz)		s	s'	z	
t	t'	d	(nd)		ñ	l		ɬ		
		tʂ	tʂ'	dz̥	(ŋdz̥)		ʂ	ʂ'	ʐ	
		tɕ	tɕ'	dz̥	(ŋdz̥)	ŋ̃	ŋ	ɕ	ɕ'	j
k	k'	g	(ŋg)		ŋ̃	ŋ	x	x'		
ʔ							h			

巴塘话代表的是藏语康方言南路土语群，和以德格话为代表的北路土语群一样，与汉语普通话、西南官话相比，最显著的特征是各部位塞音有清送气、清不送气及浊音的三组对立；同时双唇、舌尖前中后、舌面及舌根六个部位都有同部位鼻冠辅音，这些特点倒话也都具备。汉语西南官话的声母格局这里就不赘举了。相比之下，倒话的声母格局无疑是接近藏语的。

这里需要说明三点：

1) 和巴塘话声母格局相比，倒话与巴塘话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巴塘话声母中有一套清化鼻音和一套送气擦音，而倒话没有；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倒话的辅音声母格局的来源与当地藏语的密切关系，当地藏语方言（农区话）里也保存有一些清化鼻音和送气擦音，但已与同部位鼻音、擦音混同，两读均可；鼻音与清化鼻音、擦音与送气擦音之间的对立已趋消失。

2) 古代汉语塞音声母也有清浊对立，那么倒话的塞音声母

的清浊对立是否由此继承而来呢？从“倒话”中汉语词的语音表现看，汉语的古浊音声母已经全部清化，倒话中有些来自汉语的字、词读作浊音，与古汉语浊塞音没有关系。倒话辅音格局中的塞音清浊对立显然来自藏语而非汉语。

3) 浊塞音和鼻冠辅音主要出现于来自藏语的词和所谓“自有词”中，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这些浊塞音和鼻冠辅音是藏语“借词”（即把倒话看作是汉语的变体）带来的呢。可是很难想象一种汉语方言，基本词汇大量保存的是汉语词，因为部分借词的原因，使整个语音格局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通常，即使借词的比例再高，总是要求使被借入词汇的语音面貌符合借入语言的语音要素格局，而不是相反。

而我们观察到的却恰恰是：倒话的语音系统，在表现即使是来自汉语的最基本的词汇时，它极力要纳入的不是接近汉语的语音要素格局体系，而偏偏是接近藏语的语音要素格局体系，因此，我们认为倒话的整体语音要素格局的主要来源是指向当地藏语的，而不是在原有（汉语的）格局基础上的部分吸收。由于当地藏语辅音声母特别丰富，完全可以涵盖汉语的全部声母，因此，倒话中来源于汉语的语词，其声母都不需要作“改造”，于是也就无从看出被纳入倒话的特定语音要素格局的信息；但是从元音及韵母方面看，就比较明显了。

（二）元音格局

倒话的单元音韵母可以归纳为 19 个元音音位（意西微萨·阿错 2001a）：

前元音：i e ε a y ø

央元音：ɐ ə

后元音：u ɯ o ɔ

舌尖元音：ɿ

鼻化元音：ɪ ē ē ỹ õ õ̃

当地藏语音系此前没有人公开描写发表。为避免作者先入为主的主观嫌疑，这里仍然以前人对于藏语巴塘话的描写为例加以比较，请看巴塘话的单元音韵母（格桑居冕，1985），

前元音：i e ε a y ø

央元音：

后元音：u o a

舌尖元音：

鼻化元音：ɪ ẽ ē ỹ õ õ ā

两者整体格局是十分接近的，尤其是都有一套几乎互为“翻版”的鼻化元音十分引人注目；至于倒话的/ə/、/w/、/ɿ/三个音位，从分布的角度看完全可以归纳为一个音位；在《倒话述略》中我们具体说明了/ə/、/w/、/ɿ/分列原因：由于这些音素来源复杂，区分开来仅是为了方便与藏汉语言的比较（意西微萨·阿错 2001a）。

那么，对于倒话而言，如果要以来自藏语的语音要素格局来试图表现来自汉语的语词的语音，就有一个对来自汉语的词的语音面貌的感知、认知，以及选取藏语语音要素格局中最贴切的要素去匹配的问题：这便是倒话与汉语基本词汇语音对应的实质。由于藏语的辅音系统和单元音系统都比汉语（西南官话）复杂，所以倒话对于汉语词的声母和单元音韵母就可以同音素直接匹配；而藏语里没有复元音韵母，于是倒话不得不尽力用单元音的藏语语音格局去表现复杂的汉语复韵母系统，除了将许多汉语复韵母用单元音来对应之外，许多原汉语复元音韵母也就被“改造”成一种居于简单的单元音韵母与复杂的复元音韵母之间的一种状态。这里仅举两例单元音匹配复元音的情况（与普通话比较）：

ai (去声) → ε	爱 ɲe ⁴	戴 te ⁴	晒 se ⁴
↘ (非去声) → E	挨 ɲe ²	逮 te ³	开 ke ¹

au → ɔ

好 xɔ³

桃 tɔ²

熬 ɤɔ²

但是，如前所述，两种异质系统的结合，总是有所冲突有所对立，也就必然要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在倒话韵母系统中，复韵母便是很生动的例子。当地藏语里可以说没有复元音韵母，而倒话中共有复元音韵母 17 个，分别为：ia iɔ ie iu ye ui ue ue ua əu iē uē uē yē iō iō uō。表面地看，这些复元音韵母呈现出极为有趣的现象：既没有被改造成像当地藏语一样清一色的单韵母，又离汉语相应发音有相当的差距，似乎处于一种居中的状态。其实，这正是来源于一种语言系统的语音要素格局和来源于另一种语言系统的语音结构结合在一起的产物。

(三) 倒话声调与藏、汉语言声调的比较及其疑问

倒话中来自汉语的词的音节，其调类数目、归字，与现代汉语川方言一致；而且调值也大体一致。请看三者的比较，其中汉语声调为四川成都话（据《四川方言音系》，1960），藏语康方言为德格话（据马月华，1987）：

表 2.2

汉语川方言	阴平 55	阳平 21	上声 53	去声 213
倒 话	1 调:高平降 554(长)	2 调:中平降 332(短)	3 调:高降 51(短)	4 调:中降升 324(长)
藏语康方言	高平 55(长)	低降 31(短)	高降 53(短)	低升 13(长)

从上表可见，藏语康方言汉语川方言和倒话的声调格局、调类调型都是相当接近。藏语、汉语和倒话三者声调的比较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一方面，倒话与汉语的声调格局和调值都相当接近，使得我们很容易建立起两者的对应关系；与此同时，倒话的声调格局和调值与藏语也相当接近，其根源在于藏语康方言的调

类调型也与现代汉语川方言是很接近的。这一方面使得我们的分析工作似乎变得简单，因为三者相近，很容易把倒话的要素性的调值和结构性的调类格局分别和藏语、汉语联系起来，这样和我们关于结构/要素的分野在语音部分的表现没有冲突；但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三者都很接近，也就不难把调值要素偏偏与汉语联系起来，而把格局结构与藏语联系起来，抑或把声调完全跟藏语或汉语单方面联系起来。也许分清其中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深入地考察，但是目前一时尚无更好的办法。我们在考察青海的“桑格雄语”（五屯话）时则在这一方面找到了很好的分析环境：因为作为青海“桑格雄语”（五屯话）的源语言之一的藏语青海方言根本就没有区分意义的声调对立，而作为另一个源语言的汉语则是有声调的。

第四节 倒话语法系统的内在层次分析

如果说从系统结构与要素的角度考查，在语音层面上，倒话的要素格局主要来自藏语、结构成分主要来自汉语，那么语法层面的情况正好相反。在语法层面，倒话的语法结构则主要来自藏语，而表现这些语法功能的一些具体要素形式（如动词的名物化标志，体、态、式标志以及名词、代词的一些格标志等等）上则有竭力从汉语找相应形式的趋势。当然这种形式仅是取汉语的语音形式，而在功能上却完全是倾向藏语的。同时由于来自藏语的复杂的语法功能并不总是能够找到恰当的汉语语音形式，因而在语法标志的语音形式上，就表现为藏汉兼备的面貌。

一、语法（句法）结构和功能上与藏语的高度同构性

关于倒话与藏语语法结构上的高度同构性，以及相应地与汉语语法结构的距离，倒是几乎一眼便知的事实。《倒话述略》所介绍的关于倒话的句法结构大都与藏语高度同构——这里的同构

是结构一致和功能相当的统一体。倒话的句法与藏语的高度同构性集中表现在 1) SOV 型语序；2) 作格型为核心的名词代词格系统；3) 主观 - 客观对立情态等动词的体态式系统；4) 黏着型语言特征的语法手段。这些特点在前一章已经作了概括性介绍。本章则将这些特点分散在语序、名词、动词各部分具体讨论。

下面将分项讨论。

(一) SOV 型为核心的语序

倒话是一种 SOV 型语言。动词严格要求居尾，主语和宾语的语序相对自由；定中结构中，数词和形容词在中心语之后，其余修饰语则在中心语之前；状中结构中修饰语在中心语之前。这些语序与藏语是完全一致的，这里试与当地藏语加以比较。

1. 主语在前，谓语在后。

(34) 倒话：他 ʂe 书 多多 有 se 。 书他 ʂe 多多 有 se 。(他有很多书。)

(35) 藏语： $k'o^{51} - la\ yi^{31}ki^{51} m\bar{o}^{31}t\check{c}e^{55} jo^{31} - l\bar{a} - re^{31}$ 。

他(格助) 书 多 有(接助) 是(客观情态)

2. 宾语在谓语之前。

(36) 倒话：狗 ki 他 ʂe 咬 $\text{e} - l\bar{o}$ 。(狗咬了他。)

(37) 藏语： $t\check{c}'u^{51}ge - ki\ k'o^{51} - la\ so^{51}t\bar{o}^{51} - t'e^{31}z\bar{o}$ 。

狗 (格助) 他 (格助) 咬 了(客观情态)

3. 主语和宾语位置相对灵活。由于主语、宾语同时出现时各自有相应的格标志，位置变换不会引发歧义。例如 (36) 可以说成：

(38) 倒话：他 ʂe 狗 ki 咬 $\text{e} - l\bar{o}$ 。(狗咬了他。)

藏语也是如此，例 (37) 也可以说成：

(39) 藏语： $k'o^{51} - la\ t\check{c}'u^{51}ge - ki\ so^{51}t\bar{o}^{51} - t'e^{31}z\bar{o}$ 。

他 (格助) 狗 (格助) 咬 了(客观情态)

4. 定中结构。形容词，数词，以及指示代词、指“事物”的

疑问代词和不定代词，在修饰中心语后面；形容词后一般要加上“di个”。

(40) 倒话：布黄黄 di 个 有。(我有块黄黄的布。)

(41) 藏语：re¹³ se⁵⁵ bo tɕi⁵¹ · jo³¹.

布 黄色 个 有 (主观情态)

这组例句中，由于动词是主观情态，第一人称主语即使没有出现也可以明白，藏语和倒话都是如此。

(42) 倒话：我们家 se 牛三个 有。(我们家有三口牛。)

(43) 藏语：ŋe¹³ ts'o⁵¹ - le khe³¹ ma⁵⁵ sɔ̃⁵¹ jo³¹

我家 (格助) 牛 三 有 (主观情态)

而名词，名物化动词，以及人称代词、指“人”的疑问代词和不定代词，则都在中心语前，并要加表示领有和限制意义的格标志“di”。例如：

(44) 倒话：他 di 衣裳太长 e-lə。(他的衣服太长了。)

(45) 藏语：k'o⁵¹ - ki kə¹³ zɛ⁵¹ t'a⁵⁵ tɕ'e⁵⁵ rɛ¹³ - t'e³¹ zə。

他 (格助) 衣服 太 长了 (客观情态)

5. 状中结构，状语都在中心语之前，用表示状语成分。

(46) 倒话：你 快些走呀。(你快点走呀。)

(47) 藏语：tɕ'o⁵¹ ndzo³¹ pa sɔ̃⁵⁵.

你 快 走 (命令态)

(48) 倒话：他 山上 de 来了 se。(他是从山上来的。)

(49) 藏语：k'o⁵¹ gɔ̃³¹ t'o⁵¹ - de wu³¹ - zə - rɛ³¹.

他 山岗 (格助,从) 来 了 是 (客观情态)

6. 联合结构略。

(二) 动词的体和情态

倒话的动词和藏语类似，有十分丰富的前置后置语缀^①，由此表现动作行为的体、态、式和情态等复杂的语法意义，和名词的格标志等集中体现了倒话的黏着语特征。这种语法表现方式的结构和功能总体上是与藏语严整对应的。而具体承担语法功能的语缀，其语音形式则有藏汉两个来源，本节在讨论相关语法形式时，也分析语法手段的语音来源，但是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语法结构和功能上与藏语的高度同构，至于语缀形式的汉语来源将进一步在后文集中讨论。

倒话的动词的体，首先根据动词的自主与非自主有不同的表现。自主动词可以分为现行体、持续体、将行体、即行体、已行体、完成体和经验体七种；非自主动词只有现行体、持续体、即行体和经验体四种。动词的体又根据“主观—客观”的情态范畴的不同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倒话和藏语一样，在表现动作行为与性质状态时，十分细腻地区分所表现内容是否叙述者深知主观的情态。而主观熟知与否，自然与主语是自称、他称还是对称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动词的主观与否与主语的人称有密切关系。和藏语一样，倒话的“主观—客观”情态范畴没有严格独立的形式表现，总是与动词的体、态、式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本书侧重在“体”部分同时略加分析。不过在动词的各种体、态、式标志

^① 关于藏语以及倒话的这些表现语法意义，或者主要表现语法意义的成分的称呼的确是个棘手问题。翟鹰堂先生在谈到类似情况时曾经说：这种“介乎词与词缀之间的成分，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名称。……这类成分处理成词或者词缀两难。”并且沿用吕叔湘先生关于“语缀”的提法（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p49），认为“上述藏语中的成分，不论构词或构形，可通称为后缀……那些词汇意义明显的后缀可作为活用的语缀列入词典，不作语法研究的对象。”（翟鹰堂、劲松，2000，p570）本文中也是一律以语缀、后缀相称，避免纠缠于名目的纷争，注重实际语法形式与功能的揭示。

成分中，后附“- ʂ1 ”、“- jiu^3 ”语缀的总是表主观，动词后附“- se ”、“- jiu^3li ”语缀的总是表客观情态。

主观与否与人称的关系较为复杂，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由于言语行为总是在表述者与接受对象（对象当然也可以就是表述者自身）之间展开，因此主观、客观与自称（第一人称）、对称（第二人称）之间大致是分别对应的；但是在询问对象的动作状态怎样（即第二人称疑问式）时可以用主观情态再加上疑问语缀；而主语为他称时，则依表述者拟表现情态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

1. 现行体。表现动作正在进行。有两组表现不同情态的现行体语缀，请看下表：

表 2.3

情 态	语 缀	相应人称
主 观	$k'e - \text{ʂ1}$	对称疑问式，自称，他称
客 观	$k'e - \text{se}$	对称陈述式，他称

现行体例句：

(50) 我饭吃 $k'e - \text{ʂ1}$ 。(我正在吃饭。)

(51) 你饭吃 $k'e - \text{ʂ1}$ 不？(你正在吃饭吗？)

(52) 他 ki 饭吃 $k'e - \text{ʂ1}$ 。(他正在吃饭。—主观意味)

(53) 他 ki 饭吃 $k'e - \text{se}$ 。(他正在吃饭。—客观陈述无主观意味)

(54) 饭吃 $k'e - \text{se}$ 。(你吗正在吃饭。)

组成这几个后置语缀的语素中， $k'e$ 来自藏语相应语缀； ʂ1 应是来自汉语“是”， se 应看作是倒话独有的词缀。请比较与例句(49)、(52)相应的藏语句子：

(55) ŋa¹³ zɛ³¹ma zɛ³¹k'a - jii³¹. (我正在吃饭。)

我 饭 吃 (正在进行标志, -jii³¹来源于实意动词“jii³¹: 是”)

(56) k'o⁵¹ - ki zɛ³¹ma zɛ³¹ k'a - re³¹. (他正在吃饭。)

他 (格标志) 饭 吃 (正在进行标志, -re³¹来源于实意动词“re³¹: 是”)

从倒话与藏语句子的对比中可以看出, “ki”、“ke” 直接就是使用藏语相应语素 ki、k'e; 藏语表正在进行的语缀中, -jii³¹来自同形藏语实意动词 jii³¹, 意义为“是(主观情态)”。倒话使用的相应语素的语音正好与汉语“是”完全对应; 而藏语语缀 -re³¹, 来自同形藏语实意动词 re³¹, 意义为“是(客观情态)”, 但是没有相对应的汉语语素, 所以我们认为是倒话独有的语缀。同时, 从倒话表进行体语缀 -s₁ 和 -se (以及作为它们的实意动词来源的判断动词 s₁⁴、se²) 对立各表主观、客观情态的情况看, 判断动词 se² 似乎是由 s₁⁴ (即汉语“是”) 音变而成, 但这音变中又受了藏语相应语词 re³¹ 的影响。动词体态式各处语缀的来源将在后文集中讨论, 本部分不再重复分析。

2. 持续体。表现动作行为和状态的持续进行。也有两个表现不同情态表现行的语缀:

表 2.4

情 态	语 缀	相应人称
主 观	di - jiu ³	对称疑问式, 自称, 他称
客 观	di - jiu ³ li	对称陈述式, 他称

(57) 我饭吃 di - jiu³. (我正在吃着饭。)

(58) 你饭吃 di - jiu³ 不? (你正在吃着饭吗?)

(59) 他 ki 饭吃 di - jiu³。(他正在吃着饭。—主观意味)

(60) 他 ki 饭吃 di - jiu³li。(他正在吃着饭。—客观陈述无主观意味)

(61) 你饭吃 di - jiu³li。(你正在吃着饭。)

表持续体后置语缀的语素中, - di jiu³ 的功能显然与当地藏语相应语缀 “ce - jo³¹” 相当; 比较藏语相当于上例 (57) 的句子:

(62) k'o⁵¹ - ki zɛ³¹ma zɛ³¹ce - jo³¹。(他正在吃饭。)

你 (格标志) 饭 吃 (正在进行标志, - jo³¹来源于实意动词 “- jo³¹有”)

3. 将行体。表现动作行为将要进行或经常将要进行。非自主动词没有将行体。使用的后缀标志为:

表 2.5

情态	后缀 (疑问)	后缀 (陈述)	相应人称
主观		ɣl	自称
客观	li (+ 吗)	se	对称
		se	他称

第一人称疑问式 (自问) 动词无后缀, 用其他方式表现, 暂不论及。将行体例句:

(63) 我吃 ɣl。(我将要吃。)

(64) 你吃 li 吗? (你吃吗?)

(65) 你吃 se。(你会吃的。)

(66) 爸爸 ki 吃 se。(爸爸会吃的。)

4. 即行体。表示尚未进行但短时间内即将进行的变化和状态。即行体是由两部分后缀组合起来表现的, 即行体在有不同的

主观一人称表现的同时，还根据动词的自主与非自主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另外，也可以把即行体的“侧重强调动作”和“侧重强调状态”分别看作“即行体”和“即行状态持续体”：

表 2.6

情态	相应人称与自主/非自主		侧重强调动作	侧重强调状态
主观	自称	自主	ts'ɛ - tsu ⁴ ʂɿ	ts'ɛ - tsu ⁴ di - jiu ³
	自称/他称	自主/非自主	ts'ɛ - tsu ⁴ k'ɐ - ʂɿ	ts'ɛ - tsu ⁴ li
客观	对称	疑问式	ts'ɛ - tsu ⁴ li(+ “吗”等疑问后缀)	
		陈述式	自主/非自主	ts'ɛ - tsu ⁴ di - jiu ³ li
	他称	自主/非自主	ts'ɛ - tsu ⁴ k'ɐ - se	
		自主		ts'ɛ - tsu ⁴ li

酌举例句如下：

(67) 我饭吃 ts'ɛ - tsu⁴ʂɿ \ ts'ɛ - tsu⁴di - jiu³。(我正要吃饭。)

(68) 我病 ts'ɛ - tsu⁴k'ɐ - ʂɿ \ ts'ɛ - tsu⁴li。(我 [似乎] 正要生病。)

(69) 你死 ts'ɛ - tsu⁴li 吗? (你要死了吗? ——骂人语)

(70) 你/他 ki 饭吃 ts'ɛ - tsu⁴k'ɐ - se。(你/他正要吃饭。)

(71) 他疼 ts'ɛ - tsu⁴di - jiu³li。(他正要病 [的模样]。)

“ts'ɛ - tsu⁴li (一才做哩)”在第一人称时可用于非自主动词而第三人称时不能，是因为该后缀同时可以表达一种叙述者主观熟知的语气，而第三人称自主行为未行之前则不易“主观”。

5. 已行体。表示动作行为已经进行，状态已实现。非自主动词没有已行体。使用后缀为：

表 2.7

情 态	后 缀	相应人称
主 观	l _o	对称疑问式, 自称, 他称
客 观	ɐ - l _o	对称陈述式, 他称

例句:

(72) 我饭吃 l_o。(我吃了饭。)

(73) 你饭吃 l_o 不? (你吃饭了吗?)

(74) 大哥 ki 饭吃 ɐ - l_o。(大哥吃了饭。)

6. 完成体。表示动作行为已经完成。非自主动词没有完成体。使用后缀为:

表 2.8

情 态	后 缀	相应人称
主 观	wē ² l _o	对称疑问式, 自称, 他称
客 观	wē ² ɐ - l _o	对称陈述式, 他称

例句:

(75) 我饭吃 wē²l_o。(我吃完了饭。)

(76) 你饭吃 wē²l_o 不? (你吃完饭了吗?)

(77) 大哥 ki 饭吃 wē²ɐ - l_o。(大哥吃完了饭。)

7. 经验体。表示曾经进行过某种动作行为或经历的体验, 所用后缀为:

表 2.9

情 态	后 缀	相应人称
主 观	ko ⁴	对称疑问式, 自称
客 观	ko ⁴ se	对称陈述式, 自称, 他称

例句:

(78) 我拉萨去 ko⁴。(我去过拉萨。)

(79) 你拉萨去 ko⁴bo? (你去过拉萨吗?)

(80) 大哥拉萨去 ko⁴se。(大哥去过拉萨。)

(三) 动词的式

回话动词的式, 可以分为陈述、疑问(正问、反问)、祈使(命令、禁止、请求、邀约)、拟测、传闻等式。除命令式和陈述式外, 都是用动词加后附语缀的方式来表示的。

表 2.10

动词的 各种式		语 法 手 段		以“tʂɿ ² (吃, 自动态)”为例	
				各种变式	汉语意义
祈 使 式	命令	动词自动态 (原形)及被动 态, 再加前后 缀	零语缀	tʂɿ ²	吃!
	禁止		前缀 pe-	pe-tʂɿ ²	别吃!
	请求		后缀 -ha-tʂɿ	tʂɿ ² ha-tʂɿ	请(您)吃
	邀约		后缀 -kue	tʂɿ ² kue	(让我们一 一起来)吃
陈述式		动词(包括两种态)各体, 不加 其他语缀(零语缀)		tʂɿ ² ……	(正在 \ 将要 \ 已经 \ ……)吃

续表

动词的各种式		语法手段		以“tɕʰ¹²(吃,自动态)”为例	
				各种变式	汉语意义
拟测式	无根据	对称,他称	后缀 - diɕʰ¹⁴	tɕʰ¹²di - ɕʰ¹⁴	(你、他)可能吃
		他称	后缀 - di jiu³	tɕʰ¹²di - jiu³	
	有根据	后缀 - tɕʰu-se		tɕʰ¹²tɕʰu - se	(你、他)可能吃
疑问式	正问	后缀 - li - ma⁴ - pɔ		tɕʰ¹²li - ma⁴ \ tɕʰ¹²pɔ	吃吗? \ 吃不吃?
	反问	后缀 - k'a \ - dza - se		tɕʰ¹²k'a \ tɕʰ¹²dza - se	(怎么能)吃?
传闻式	动词(包括两种态)各体后,加 后缀 - ɕo² li			tɕʰ¹²……ɕo²li	据说(正在 \ 将要 \已经 \ ……)吃

(四) 动词的名物化

倒话的动词还有一套后附语缀 $z\bar{e}$ 、 di 、 $tɕʰu$ 、 fa ，接在动词后使动词名词化。分别表示动作主体、动作直接涉及对象（自主不及物动词复指动作本身的模样）、动作发生地点或凭借工具、动作的方式方法。名物化标志也可以接在主谓结构后使整个主谓结构名物化，构成名词性短语。根据动词的自主、非自主与及物、非及物的不同各有不同的表现。例见下表：

表 2.11

动词分类 词		及物动词		不及物动词	
		自主	非自主		自主
		说: ʂo²	见: tɕiɛ⁴	死: sɿ³	走: tsou³
名物化标志					
名物化 标志 z _i ɛ²	名物化 后形式	ʂo²z _i ɛ	tɕiɛ⁴z _i ɛ	sɿ³z _i ɛ	tsou³z _i ɛ
	名物化 后的意义	言说者	发现者	死者	行走者
名物化 标志 di	名物化 后形式	ʂo²di	tɕiɛ⁴di	sɿ³di	tsou³di
	名物化 后的意义	将要言 说的内容	复指“见” 这个动作 (只用于 表否定)	复指“死” 这个动作 (只用于 表否定)	指行走 这个动作 本身
名物化标 志 tɕʰu	名物化 后形式	ʂo²tɕʰu	tɕiɛ⁴tɕʰu	sɿ³tɕʰu	tsou³tɕʰu
	名物化后 的意义	言说的 地点	发现对象 的范围	死亡地点	行走的道路 目标或工具
名物化标 志 fa	名物化 后形式	ʂo²fa	tɕiɛ⁴fa	sɿ³fa	tsou³fa
	名物化后 的意义	言说的 方式方法	发现方式	死亡方式	行走的 方式方法

(五) 名词和人称代词的数

倒话的人称代词使用的是汉语代词，其单复数的表现方式也与汉语一致，此不赘述。同时，名词也有单数与复数的区别。单数用名词原形表示，复数则是名词原形加复数标志“cie”来表示。如：

人—人 cie 牛—牛 cie 花—花 cie 干部—干部 cie
碗—碗 cie 地—地 cie 山—山 cie 青稞—青稞 cie

另外，在本来就有复数意义的名词甚至汉语式复数人称代词之后一般也加上（也可不加）“cie”，如“我们 cie”、“你们 cie”“人家 cie”“树林子 cie”，如此等等。复数人称代词之后加上“cie”还同时兼表委婉的语气。

（六）体词的格与藏语语法的关系

倒话使用各种后附格标志（包括零形式）来表示名词、代词及名词性句法成分在语句中的地位和关系，在结构和功能上与藏语相当一致。藏文传统文法中的“格”（mam dbye）共有 8 个（mam dbye brgyad），也有译为“八啞声”的。而《倒话述略》把倒话“名词和代词”的格从功能的角度分为通格（不及物主格和宾格）、作格（及物主格）、具格、领格、与格、位格、从格、比格、属格等 10 种，然后又从形式标志的角度归纳为 5 组。我们仍然以这种分析为基础，并和传统的藏文文法以及当地藏语加以对照。

1. 通格。倒话以施动者发出的动作是否及物（即后续动词是否及物动词）表现为不同的格。这里我们把表及物动词施事的格称为“作格”，那么不及物动词的施事可以称为“不及物主格”。由于不及物主格和宾格不会在同一语句中共现，藏语和倒话的不及物主格、宾格——又可称“通格”^①——用零形式来表示，例如倒话：

(81) 他 疼 di - jiu³li。(他正在病中。)

(82) 他 ki 饭 吃 di - jiu³li。(他正在吃饭。)

例 (81) 中“他”是不及物主格；例 (82) 中的“他”是作格，“饭”是宾格，都可以用体词的原形来表现不用附加其他标志。由于主格是不及物动词施事，不及物主语和宾语不会同现，

^① 参看胡坦《藏语中的名·动组合》，见马学良等著《藏缅语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 年版。

使用同一种形式也不会混淆。因此从功能的角度即可以把不及物主格和宾格有所区分，但从形式的角度可把它们归纳在一起。

这个通格，相当于藏文传统文法的第一格（mam dbye dang po）“主格”（ming tsam brjod pa）。同样都是用原形词（ngo bo tsam staon bavi ming）不带任何标志。例如：

(83) spre - vu nags gseb tu bde bar song ngo.

猴子 树林 向着 安全地 走了

（猴子安全地到树林中去了。）

（例出“skye bo gso thigs kyi vgrel pa”载《legs bshad las byung bavi gtam rgyud》民族出版社1983，p.89）

(84) dbyig pa can gyis bdag gi bu bsad do.

伊巴坚（作格）我的儿子杀了

（伊巴坚杀了我的儿子。）

（例出《mdzangs blaun zes by bavi mdo》青海民族出版社1984，p.402）

这两例中，“spre - vu（猴子）”是不及物主格，“bu（儿子）”是宾格，都是名词原形，不加任何附加标志（往后的分析，在涉及到传统藏文文法时，不再赘举例句）。

我们再把倒话的例句（81）和（82）与倒话使用区周围现代藏语口语的相应说法加以比较，更可以充分看出倒话的语法与藏语的密切关系。先看藏语表示“他正在病中”：

(85) k'o⁵¹ na³¹ - gi - jo³¹ də.

他 病（接助）有（客观情态）

再看藏语表示“他正在吃饭”：

(86) k'o⁵¹ - ki zə³¹ ma zə³¹ - gi - jo³¹ də.

他（作格）饭 吃（接助）有（客观情态）

从这里不仅可以发现倒话与藏语“通格”的共同表现，而且可以窥见倒话与藏语的句法结构的高度同构关系，仅在这两句里就可以看到：如语序，如体词的格，如动词的体（此两句是持续

体)，以及动词的情态（这里是客观态）。例句中，倒话和藏语的相应的各语法形式的功能意义完全对应一致。有鉴于此，以下各部分的倒话、藏语对照例句中，凡是和相应的藏语成分的功能意义是一致时，倒话例句的音标符号下不再逐一加注相应功能，而只在藏语例句中加以标注。

2. 作格与具格。作格是及物动词的施动者；而具格主要用以表示动作所凭借的条件、手段或工具。作格和具格都由后附格标志“ki”来表示。例如：

(87) 爸爸 ki 马 喂 di - jiu³ - li. (爸爸正在喂马。)

(88) 爸爸 ki 酒糟子 ki 马 喂 di - jiu³ - li. (爸爸正在用酒糟喂马。)

同样的意思请看藏语口语的表现：

(89) ʔe - pa⁵¹ - ki tɛ⁵¹ ɣ̃⁵⁵ - ɕi - jo³¹ - dɔ.

阿爸 (作格) 马 喂 (接助) 有 (客观情态)
(爸爸正在喂马。)

(90) ʔe - pa⁵¹ - ki tɛ̃⁵⁵ b̃⁵⁵ - ki tɛ⁵¹ ɣ̃⁵⁵ - ɕi

阿爸 (作格) 酒糟 (具格) 马 喂 (接助)
- jo³¹ - dɔ. (爸爸正在用酒糟喂马。)
有 (客观情态)

由于施动与施动工具条件手段等从语义上就能分开，所以作格与具格即使使用同样的形式标志亦不致混淆；同理，例(87)这种情况下，作格标志还可以省略，而在例(88)中却不能。格标志 ki 还有一自由变体 [ɣi]；单数人称代词在充当作格时，还可以将代词末尾元音长音化来表示。当地藏语口语同样有这样的用法。而且作格与具格标志 ki 及其变体的功能完全相当于藏语同音格标志，是来源于藏语的作格具格标志“ki”。

倒话的作格和具格，相当于传统藏文文法的第三格 (mam dbye gsum pa) “具格” (byed sgra)。书面藏语的具格的形式标志

本来有 *kyis*、*gis*、*gyis*、*yis*、*-s* 共五种，功能一致，主要是根据前一字的韵尾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变化，可以看作是同一语法功能标志不同的形式变体；但是到了现代藏语康方言口语中，各种不同的变体都已经消失，只余下一种 *ki*，倒话正是直接利用了这一格标志。藏文传统文法并不把作格从具格中区分出来，但是表示施动者与表示工具、条件手段等功能意义是没有疑问的。

3. 与格、位格与领格。与格表受动者，如谓语动词为使动态时，施动者的役使对象；不能直接作用而只能抽象涉及对象的活动，如情感态度、话语称谓、眼光、呼喊等所涉及的对象。位格表示某种时间或空间位置；领格表示某对象的领有者，以及某种性质状态的拥有和不自主的获得者。与格、位格和领格的标志是“*ʂe*”。例如：

与格表受动者：

(91) 他 - *ki* 狗 *ʂe* 打 - *ɛlɔ*。(他打了狗。)

相应藏语口语的表达方式为：

(92) *kɔ⁵¹* - *ki* *tɕu⁵¹ge⁵⁵* *la* *dʒɔ⁵¹* *tɕe³¹zə*。

他 (作格) 狗 (与格) 打 完成体后缀(客观情态)

又如倒话：

(93) 我狗小小的 *ʂe* 爱 *se*。(我是喜欢小狗的。)

相应藏语口语的表达方式为：

(94) *ŋɛ¹³* *tɕu⁵¹tɕu⁵⁵* - *la* *ge³¹* - *lə* - *ji³¹*。

我 小狗 (与格) 喜欢 (接助) 是 (主观情态)

位格表示某种时间或空间位置：

(95) 初一 *ʂe* 神山敬 *tɕu* 去 *li* 吗？(初一去祭神山吗？)

相应藏语口语的表达方式为：

(96) *tse⁵⁵tɕi⁵¹* - *la* *zɔu³¹da⁵¹* *so⁵⁵* - *sa⁵⁵* *dʒɔ³¹*

初一 (位格) 神山 祭祀 (名物化标志) 去
- *lə* - *ʔɛ⁵¹* - *ji³¹*。

(接助)(疑问词)是主观情态

(97) 耳朵 se 别挂。(别挂在耳朵上。)

相应藏语口语的表达方式为:

(98) nɛ⁵¹ ndzə - la ma³¹ kō⁵⁵.

耳朵 (位格) 别 拉

领格表示某对象的领有者, 性质状态的拥有者、不自主获得者:

(99) 他 se 马多多有 se。(他有许多马。)

相应藏语口语的表达方式为:

(100) k'o⁵¹ - la tɛ⁵¹ mō³¹ tɛ̃⁵⁵ jo³¹ - lə re³¹.

他 (位格) 马 多多 有 (接助) 是 (客观情态)

(101) 他 se 凉病得 e - lo 说 se。(据说他患感冒了。)

相应藏语口语的表达方式为:

(102) k'o⁵¹ - la tɛ̃⁵⁵ sɔ̃⁵¹ p'o⁵¹ - zə ze³¹ - dɔ̃.

他 (位格) 感冒 得到了 据说 (客观情态)

倒话的与格、位格与领格相当于传统藏文文法的“la 类助词”(la don / la sgra), 除了自由运用的 la 和 na, 以及 su, tu, du, ru, ra。传统文法的 la 类助词又包括第二格(man dbye gnyis pa)“业格”(las su bya ba)、第四格(man dbye bzhi pa)“为格”(dgos ched)和第七格(man dbye bdun pa)“于格”(gnas gzhi / rten gnas)。这三个格与倒话的三个格并不一一对当, 其中的关系较为复杂, 这里不予深入分析, 因为这实际上成了藏文传统文法与现代藏语口语语法的辨析, 而这已经不是本书所需要涉及的内容。可以明确的是, 在藏语书面语和现代口语有所出入的时候, 倒话与现代藏语康方言的语法是一致的。

4. 从格与比格。从格表示某一事物事态起始的时间和场所、出处和来源; 比格用以表示比较的基准。从格和比格用格标志“de”表示, 来源于藏语。例如:

从格“de”表时间:

(103) 我 di 腰杆 去年 de 好 lo - se。(我的腰从去年就好了。)
相应的藏语口语说法为:

(104) ŋe¹³ - ki ke⁵¹ be me³¹ ni⁵⁵ - de dz_oa³¹ - zo re³¹.

我的 腰 去年 (从格) 好 了 是(主观情态)
从格“de”表场所:

(105) 桥上 de 走了是 (了是: 连词) 一丝近 se。(从桥上走近一些。)

相应的藏语口语说法为:

(106) zo³¹ - pa to⁵¹ - la - da dz_oo³¹ - na to³¹ tse³¹ ta⁵⁵ ŋe⁵⁵ ji³¹
桥 上面 (从格) 走 如果 一点 近 是
- lo re³¹.

(接助) 是 (主观情态)

比格“de”表示比较基准:

(107) 喇嘛 de 比的有 k'e (表反问后缀)。(怎么能跟喇嘛相比呢。)

相应的藏语口语说法为:

(108) le⁵⁵ - ma ŋo⁵⁵ ŋpo⁵⁵ ts'e⁵¹ - dzau jo³¹ tʂo³¹.

喇嘛 跟 比 (名物标志) 有 (反问助词)

倒话的从格和比格大体相当于传统藏文文法的第五格 (mam dbye lnga pa) “从格” (vbyung khungs)。

5. 属格。属格用以表示限定、修饰的关系。领格与属格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领格一般充当主语, 属格一般充当定语。属格的标志是“di”。例如:

(109) 我 di 哈达 se²。(是我的哈达。)

相应的藏语表达方式为:

(110) ŋe¹³ - ki k'e⁵¹ ta⁵¹ re³¹.

我的 (属格) 哈达 是 (主观情态)

(111) 去年子 di 酒 se²。(是去年的酒。)

相应的藏语表达方式是：

(112) ne³¹ ri⁵⁵ - ki tɕ⁵⁵ re³¹.

去年的(属格)酒是(主观情态)

属格的标志“di”的功能与藏语属格标志“ki”相当。

二、词法、短语及语法标志：汉语语法在倒话中的影响

说倒话的语法主要来自藏语，并不意味着倒话的语法完全就是藏语的语法。就像词汇的主体是汉语词时，仍然在词汇体系的边缘部分有不少藏语词一样，倒话的语法结构从主体上倾向于藏语时，构词、短语以及语法标志的语音形式等方面又受到汉语的影响。

因此，如果说倒话的语法系统主要是倾向藏语的，那么，还得看到，语法系统中的局部成分是来自汉语的影响。并且在这些领域里表现了藏汉兼备的面貌。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倒话的短语语序中，支配性的短语仍然和藏语是一致的，而部分修饰性结构和补充结构有了汉语的影响。因此，像在词汇中考察汉语词的阶分布一样，如果在语法系统中考察藏、汉语法成分分布的“阶”，那么有这样一个序列：

藏语←←句法——支配性短语——修饰、补充性短语——词法→→汉语

在这一序列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藏语语法，而在一些局部中，出现汉语语法的影响。

(一) 构词法中的汉语影响及汉藏混合表现

来自汉语的词汇无论是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分布的核心程度上，都是倒话词汇中绝对的主体。因此，汉语的构词法自然也就是倒话构词法的主体。

同时，倒话的构词法中，也有藏语的构词方式的影响，尤其是以藏语的构词方式组织汉语词素等方式，以及藏汉两种语言的词素组织起来形成的新词语等等。这样就形成倒话构词方式中的

“异序”并存的方式。

例如，可以按照汉语的动宾式构词：

ta³tu³：打赌 tɕiu²zɕe²：求人 mo²xo³：冒火生气

也可以按照藏语的宾动式构词：

lue²雷 da³打：雷打 ʂui³水 p'u²扑：游泳

k'o²ts₁壳子 tʂɔ⁴冲：撒谎

又如，可以按照汉语定中结构构词：

da⁴hua⁴：大话 ze²热 xo³火：暖和

se¹三 tʂəu¹抽：有三个抽屉的一种柜子

也可以按照藏语定中结构构词：

pi²tɕi脾气 tuɕ³短：性子急躁 tʂɔ²ts₁肠子 tʂɔ²长：性子温和

另外，部分直接使用藏语语素，部分将藏语词余下的语素“意译”为汉语形成特殊语词。

pe²ʂide：表转折的连词。pe²ʂi相应藏语语素译为汉语：“不是”；de直接采用藏语语素。

ɕu²ma¹wa¹：给青苗松土除草的一种农活。ɕu²ma¹直接采用藏语语素（syug ma），wa¹为藏语语素汉译为“挖”。

还可以将藏语语词作为构词语素，再加上汉语语素合成新词，如：

ja¹ɳiu²：牦牛。ja¹本来就是藏语牦牛的意思，后又加上汉语词素“ɳiu²牛”。

?a²ko¹ɳiu²：犏牛第二代仔。也是如此，?a²ko¹本来就是犏牛第二代仔的意思，又加了个汉语“ɳiu²牛”。

如此等等，倒话在句法中与藏语高度同构的同时，构词法中则以汉语为主，同时有藏语以及藏汉交错的构词方式。

（二）动词的态与汉语的影响

倒话动词的态，可以分为自动态和使动态。区分自动态和使动态的方式是：用动词原形表示自动态，用加前缀 tɕio 的方式来

表示使动态。例词请看下表：

表 2.12

		例 词	词 项	自 动 态	使 动 态
自主动词	及物		吃	tʂʰ1 ²	teio tʂʰ1 ²
	不及物		睡	ʂui ⁴	teio ʂui ⁴
非自主动词			疼	tɛ ²	teio tɛ ²
	及物		见	teie ⁴⁴	teio teie ⁴

倒话动词的态，有专门的使动标志，每一类动词都可以有使动与自动的对立等，这样从功能上、分布上都与藏语是一致的。但是，使动态的标志及与动词的接缀顺序和藏语不同。表示使动态的这个前缀应该是来源于汉语表驭使或被动义的“叫”（意西微萨·阿错，2001a）。而且，表使动的这个标志不像藏语接在动词后，而是接缀于动词前，这种接缀顺序，应该是受汉语的影响。汉语表被动、致使的“叫”、“被”“让”等词都是接在对象和动词之前。

（三）数量结构的表现与汉语的关系

倒话的数量结构词序与汉语同而与藏语不同；数词修饰名词等方式也受汉语的影响。

藏语的量词很少，倒话的量词也少。但是，数词与量词的结合方式，倒话与汉语一致而与藏语不同。藏语的数量词的结合是量词在前数词在后，而倒话的数量结构是数词在前、量词在后。如：

ji²ko⁴：一个 ji²ko³ 一颗、一棵
 ji²ʂu⁵：一双 ji²tɔ³：一桶

藏语的数词可以直接在名词后修饰名词，但是倒话不可以。

和汉语一样，倒话的数词必须与量词结合了之后才可以修饰名词。由于量词少，倒话在很多情况下用“个(ko⁴)”代替：

tʂu¹ 猪 ji²ko⁴ 一个：一头猪 ma³ 马 ji²ko⁴ 一个：一匹马
xua¹ 花 ji²ko⁴ 一个：一朵花 ʂɿ⁴tɕi² 事情 ji²ko⁴ 一个：一事情
mo⁴tsɿ 帽子 ji²ko⁴ 一个：一顶帽子

(四) 述补短语结构与汉语的关系

倒话是可以认为有述补结构的，补语在述语之后（例句中用 < > 表示补语成分）。但是，藏语有没有述补结构尚有一些争议。我们且不涉及这个争议，而且倒话的述补结构和藏语的相关表达方式，尽管在语序上没有问题，但是结构形式上，仍然有一些差别。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倒话的这种结构和汉语的述补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

(113) 倒话：吃 干净 e-lə (吃干净了)

(114) 藏语：ze¹³ - nə tsɿ⁵⁵ ma⁵⁵ zə³¹ - za³¹.

吃 (接助) 干净 作 放, 持续态标志
(干干净净地吃掉。)

这里不专门讨论藏、汉语的述补结构，只就具体例子讨论。仅仅就本例而言，藏语的 ze¹³ (吃) 和 tsɿ⁵⁵ ma⁵⁵ (干净) 是不能直接连接，并且 tsɿ⁵⁵ ma⁵⁵ (干净) 之后还得出现一个动词 zə³¹ (做)，才能完句。而汉语可以。倒话的这一例子显然与汉语一致。并且，倒话将“~干净”这一句式的用法加以扩展，用途范围相当广，例如可以出现在以下的情形中，表示一种强烈的程度，极为生动。

(115) 神 干净 e-lə。(全傻了。)

(116) 黄 干净 e-lə。(树叶之类全黄了。)

(五) 一些语法标志的语音形式与汉语的关系

诸如前述动词的名物化标志，各种体、态、式、情态等语法范畴标志，以及名词代词和名词性词组的一些格标志等等，有的

直接采用藏语相应语法标志，如及物动词施动主语的“作格”标志“ki”；也有许多功能标志的语音形式来源于汉语，如前述表使动的“叫”等等。之所以说是“语音形式”是因为，这些语法功能标志，它们承担着的却是相应语素在汉语中完全不可能具有的语法功能，这与汉语原词的性质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取汉语这种语音形式的理由在于汉语中相应音节语素的意义与倒话中需要充当的语法功能有事理上的联系。还有一些语法标志，即使语音形式本身似乎也表现为藏、汉两种语言的混合物，例如表客观情态的语缀“se”，其功能相当于藏语的“z_le³¹”，但是语音标志不完全是藏语的“z_le³¹”，辅音变作 s，应该与汉语的“是”有关。因此，这样的格标志，既非藏语又非汉语，既似汉语又似藏语，我们便认为是倒话独有。

请看以下各语法范畴中，语法标志的语音形式来源于汉语的情形（来源于汉语的，在没有歧义的情况下直接写出汉字；涉及来自藏语的语缀，加以标注或者用国际音标表示）。

1. 动词现行体

表 2.13

情 态	语 缀	语缀的语音形式来源
主观	kʷ - ʂl	藏语 kʷ, 汉语“是”
客观	kʷ - se	kʷ 来源于藏语, se 为倒话独有

2. 动词持续体

表 2.14

情 态	语 缀	语缀的语音形式来源
主观	di - jiu ³	的 - 有

客观	di - jiu ³ li	的 - 有 - 哩
----	--------------------------	-----------

3. 动词将行体

表 2.15

情态	后缀 (疑问)	后缀 (陈述)	语缀的语音形式来源
主观	无	ʂl	是
客观	li (+ 吗)	se	哩 (吗) / se 为独有
	se		se 为独有

4. 动词即行体

表 2.16

情态	相应人称与自主/非自主		侧重强调动作	侧重强调状态	语缀的语音形式来源	
主观	自称	自言	ts'ɛ - tsu ⁴ ʂl	ts'ɛ - tsu ⁴ - di - jiu ³	才 - 做 - 是	才 - 做 - 的 - 有
	自称/他称	自主/非自主	ts'ɛ - tsu ⁴ k'ɛ - ʂl	ts'ɛ - tsu ⁴ li	才 - 做 - k'ɛ - 是	才 - 做 - 哩
客观	对称	疑问式	ts'ɛ - tsu ⁴ li (+ “吗” 等疑问后缀)		才 - 做 - 哩	
		陈述式	自主/非自主	ts'ɛ - tsu ⁴ li	才 - 做 - k'ɛ - se 为独有	才 - 做 - 的 - 有 - 哩
	他称	自主/非自主	ts'ɛ - tsu ⁴ k'ɛ - se	ts'ɛ - di - jiu ³ li	才 - 做 - k'ɛ - se 为独有	才 - 做 - 的 - 有 - 哩
		自主		ts'ɛ - tsu ⁴ li		才 - 做 - 哩

5. 动词已行体

表 2.17

情 态	后 缀	语缀的语音形式来源	
主观	lo	了	
客观	ɐ-lo	ɐ-了	ɐ 为倒话独有

6. 动词完成体

表 2.18

情 态	后 缀	语缀的语音形式来源	
主观	wɛ²lo	完-了	
客观	wɛ²ɐ-lo	完-ɐ-了	ɐ 为倒话独有

7. 动词经验体

表 2.19

情 态	后 缀	语缀的语音形式来源	
主观	ko⁴	过	
客观	ko⁴se	汉语“过”，se 为独有	

8. 动词的各种式

表 2.20

动词的各种式		语 法 标 志		语缀的语音形式来源
祈使式	命令	动词自动态(原形)及被动态,再加前后缀	零语缀	无
	禁止		前缀 be -	汉语“别”
	请求		后缀 - ha - tsɿ	汉语“(一)下子”
	邀约		后缀 - k'ue	不清楚
陈 述 式		动词(包括两种态)各体,不加其他语缀(零语缀)		无
拟测式	无根据	对称,他称	后缀 - di ʂɿ	汉语“的、是”
		他称	后缀 - di ʒiu ³	汉语“的、有”
	有根据	后缀 - tʂu - se		- tʂu 为汉语“处”, se 为独有
疑问式	正问	后缀 - li - ma ⁴ \ - po		汉语“吗”、“不”
	反问	后缀 - ka \ - dza - se		ka, dza 不清楚, se 为独有
传闻式		后缀 - ʂo ² li		汉语“说”、“哩”

9. 动词的名物化标志

表 2.21

名物化标志	功能意义	语缀的语音形式来源
zɛ	行为发出者	人
di	行为涉及对象	的
tʂu	行为发生地点	处
fa	行为方式方法	法

10. 名词的数、格标志

表 2.22

语法功能	语法标志	语缀来源
复数标志	cie	汉语“些”
作格、具格	ki	藏语 ki
与格、位格和领格	ʒe	汉语“上”
从格与比格	de	藏语 de
属格	di	汉语“的”

来自汉语的语素在倒话中这种类似“语法化”的现象，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承担语法功能的这些形式成分，和藏语一样，大都表现为一个个完整的音节，同时又都具有一定的意义（是语法意义），也就一定程度上具备类似词的性质；因而在倒话这一异质系统的整合物中，和词汇一样，在语音形式上表现出尽可能采用语音形式的倾向。而另一方面，这些语法标志的内在语法功能上与藏语对应而与汉语相去太远，于是在一个个语法标志那里，生动地展现了混合语言的特质。而正是这些独特的语法功能成分，成为两种异质的系统得以统一的粘合剂。

第五节 语法系统内在层次的个案描写： 判断动词、存在动词与动词情态范畴

本节细致微观地描写倒话的判断动词及存在动词，以见倒话语法系统的复杂细腻，以及在结构、功能上与藏语的一致性，和语音形式上与汉语的密切联系。

和藏语一样，倒话的动词以前加或后附各种辅助成分的方

式，来展现复杂多变的语法现象、表现丰富细微的意义内容，并以互相间的一致性要求联系着语句中的其他成分，在整个语法体系中处于一种核心的地位。

判断动词、存在动词又是倒话动词中十分特殊的类别。它们一方面拥有一般动词的许多特征；同时，作为一种系词类的词品，主要表现的意义却又是所系联的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因而其功能便带上一种“语法味”。作为词汇的一部分，倒话的判断动词、存在动词倾向于使用汉语的语音形式；而它们在表现所系联成分之间的关系时，竭力展示的却是藏语式的，区分不同情态和人称、以及根据自身不同的“式”有不同分布的特殊面貌。因此，判断动词、存在动词相当集中和生动地反映了倒话的“混合语”特质。

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与语法的特殊联系还表现在，作为倒话动词的重要语法范畴之一的情态范畴的形式标志，便是由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虚化而来的。

一、倒话的判断动词、存在动词及其三种不同的情态序列

藏语的判断动词与存在动词和汉语相比有很大的差别。以倒话使用区当地藏语方言为例，各有一组反映不同情态的判断动词(ji³¹、re³¹)与存在动词(jo³¹、jo³¹ do)，同时这种情态的不同又与主语的人称有密切的关系。藏语的判断动词与存在动词，和其他动词又有很大的区别：它没有一般动词的复杂的体、态的变化；式的变化也只有陈述式、拟测式、疑问式和否定式，没有命令式——藏语一般动词的原形是命令式，而判断动词与存在动词的原形则是陈述式。藏语的判断动词只能对主语的归属和性质特征而不能对主语的动作行为加以判断，如此等等。倒话作为一种藏汉混合语，它的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也十分生动地表现了其混合语特质。一方面，这些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的语音形式来源与汉语判断动词“是”、存在动词“有”有关；另一方面，在意义

与功能上却与藏语相应词语高度同构，同时，决非简单地用汉语式的语音表现来承担藏语的语法功能，与藏语相比，在用法分工上更加细密。

根据所表述内容与表述者主观熟知的程度，倒话的判断动词与存在动词也各有反映不同情态的三种形式；每种形式又各有四种不同的“式”的变化。请看下表：

表 2.23

式范畴 情 态		陈述式	否定式	疑问式	拟测式
		判断动词	强调熟知 主观情态	ʂɿ ⁴	pə ² ʂɿ
	一般熟知 主观情态	ʂɿ ⁴ se	ʂɿ ⁴ pə ² se	ʂɿ ⁴ sebo	ʂɿ ⁴ di - jiu ³
	客观情态	se ²	pə ² se	se ² bo	ʂɿ ⁴ di - jiu ³
存在动词	强调熟知 主观情态	jiu ³	mɿ ² jiu ³ \ mo ² te ¹	jiu ³ bo	拟测当下 jiu ³ di - jiu ³ 拟测未来 jiu ³ di - ʂɿ
	一般熟知 主观情态	jiu ³ se	jiu ³ pə ² se	jiu ³ sebo	jiu ³ di - jiu ³
	客观情态	“jiu ³ - li	mo ² te li	jiu ³ li - bo	jiu ³ di - jiu ³

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及其各种变式中各音节的语音形式来源为：ʂɿ⁴、ʂɿ：汉语“是”。ʂɿ⁴，直接就是“是”的读音；在否定形式中变为 ʂɿ。se² (se)：其声母可能与汉语“是”有关，其韵母或许受了藏语相应情态的判断词 re³¹ (藏文 red) 的影响；jiu³：汉语“有”。li：汉语“哩”。di：汉语“的”。pə²、bo：汉语“不”。pə² 直接就是“不”的发音；在疑问式中发轻声的 bo。mo²te 则就是汉语的四川方言表示没有的“莫得”。

而主观熟知与否，自然与主语是自称、他称还是对称，即与主语的人称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倒话的情态与人称的这种关系较为复杂，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由于言语行为总是表述者与接受对象（对象当然也可以就是表述者自身）之间展开，因此，倒话的主观、客观情态与自称（第一人称）、对称（第二人称）之间大致是分别对应的；但是在问询对象的动作状态怎样（即第二人称疑问式）时可以用主观情态再加上疑问语缀；而主语为他称时则依表述者拟表现情态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实际言语行为中情况会更复杂一些，由此可以表现一些非常细腻微妙的含义，毕竟倒话没有人称范畴，各种表达方式与人称的这种关系，根本上是由情态范畴决定的。

二、判断动词

倒话的判断动词根据情态范畴（表主观熟知程度）的不同分为三个不同的形式，1) 表强调主观熟知情态： s_1^4 ；2) 表一般主观熟知情态： $s_1^4 se$ ；3) 客观情态： se^2 。各自又与主语的不同人称匹配。与主观熟知与否相应的是，在三个不同情态的判断动词中，随着主观熟知程度的降低，相应的一种表现所表述内容为客观表述的意味却在增加。另外，各判断动词还根据以下几种条件的不同有不同的分布表现：(1) 根据判断的是对象的“归属”还是对象的“性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分布；(2) 根据判断动词的式不同（陈述式、疑问式、否定式和拟测式）而有不同的分布。下面分别具体加以分析。

(一) 判断动词 s_1^4

判断动词 s_1^4 在表示判断的同时，还表达叙述者特别熟知或亲身体验的情态。判断动词 s_1^4 的原形是陈述式，否定式为“ $pə^2 s_1$ ”，疑问式为“ $s_1^4 bo$ ”，拟测式为“ $s_1^4 di - jiu^3$ ”。

1. 由于 s_1^4 表达叙述者特别熟知或亲身体验的情态，通常用于主语是自称，而且既可以用于判断主语“是什么”也可以用于

判断主语“怎么样”。即可以对主语“等于、属于”的内容进行判断，也可以对主语的性质特征进行判断；亦即既可以对主语的“归属”也可以对主语的“性质”加以判断；但是，不能用于自称疑问式，例如：

(117) 我 $la^3 mu^3$ (人名) η^4 。(我是拉姆。)。——陈述归属

(118) 我学生 η^4 。(我是学生。)。——陈述归属

(119) 我勤快的 η^4 。(我是勤快的。)。——陈述性质

(120) 我第一名 $\eta^4 di - jiu^3$ 。(估计我是第一名。)。——拟测归属

(121) 我_很勤快的 $\eta^4 di - jiu^3$ (我可能很是勤快的。)。——拟测性质

(122) 我学生 $p\partial^2 \eta^4$ 。(我不是学生。)。——否定归属

(123) 我勤快的 $p\partial^2 \eta^4$ 。(我不是勤快的。)。——否定性质

但是通常不能说：

(124) *我学生 $\eta^4 bo?$ (我是学生吗?) ——问询归属

(125) *我勤快的 $\eta^4 bo?$ (我 <干活> 勤快吗?) ——问询性质

质

倒话的三个判断动词的拟测式一样都是 $\eta^4 di - jiu^3$ ，可以用于各种人称条件下。为简明起见，后文不再赘举拟测式的例句。三种拟测式的表现形式都一样，也就意味着判断动词的拟测式没有主观与否情态的分别。原因在于，既然是拟测，自然是未知的东西，亦就无所谓主观熟知与否了。

2. 判断动词 η^4 可以有条件地用于主语是对称的时候。这个条件是：1) 可以用于疑问句式，使用疑问式“ $\eta^4 bo$ ”。2) 可以用于拟测句式，使用拟测式“ $\eta^4 di - jiu^3$ ”。3) 不能用于陈述式和否定句式，例如可以说：

(126) 你学生 $\eta^4 bo?$ (你是学生吗?) ——问询归属

(127) 你勤快的 $\eta^4 bo?$ (你 <干活> 勤快吗?) ——问询性质

(128) 你学生 $\mathfrak{S}^4\text{di} - \text{jiu}^3$ 。(估计你是学生。) ——拟测归属

(129) 你很的勤快的 $\mathfrak{S}^4\text{di} - \text{jiu}^3$ 。(估计你是很勤快的。) ——

拟测性质

但是通常不可说:

(130) * 你学生 \mathfrak{S}^4 。——陈述归属

(131) * 你很的勤快的 \mathfrak{S}^4 。——陈述性质

(132) * 你学生 $\text{p}\mathfrak{e}^2\mathfrak{S}^4$ 。——否定归属

(133) * 你勤快的 $\text{p}\mathfrak{e}^2\mathfrak{S}^4$ 。——否定性质

这里说“不可说”，是指不能用这样的方式言说拟表达的意向，相应的意向则是用其他判断动词来表现的。即我们上述所谓不同判断动词在不同条件中的分布。后文的“不可说”也都是这样。

3. 表特别主观熟知情态判断动词不能用于他称主语句。

(二) 判断动词 “ $\mathfrak{S}^4\text{se}$ ”

判断动词 $\mathfrak{S}^4\text{se}$ 在表示判断的同时，还表达叙述者比较熟知或体验的情态。其原形是陈述式，否定式为 “ $\mathfrak{S}^4 \text{p}\mathfrak{e}^2\text{se}$ ”，疑问式为 “ $\mathfrak{S}^4 \text{se bo}$ ”，拟测式为 “ $\mathfrak{S}^4\text{di} - \text{jiu}^3$ ”。

1. “表一般主观熟知情态”的判断动词，可以用于主语是自称时的陈述、否定、拟测各句式。这时，与判断动词 \mathfrak{S}^4 相比，又有对自身情况作客观评估和表述的意味。但不能用于疑问句式。例如可以说:

(134) 我画匠 $\mathfrak{S}^4\text{se}$ 。(我是画匠。) ——陈述归属

(135) 我好看的 $\mathfrak{S}^4\text{se}$ 。(我是漂亮的。) ——陈述性质

(136) 我画匠 $\mathfrak{S}^4 \text{p}\mathfrak{e}^2\text{se}$ 。(我不是画匠。) ——否定归属

(137) 我好看的 $\mathfrak{S}^4 \text{p}\mathfrak{e}^2\text{se}$ 。(我不漂亮。) ——否定性质

通常不能说:

(138) * 我画匠 $\mathfrak{S}^4 \text{se bo}$? ——问询归属

(139) * 我好看的 $\mathfrak{S}^4 \text{se bo}$? ——问询性质

2. 判断动词 $\text{ɣ}^4 \text{se}$ 可以用于主语是对称的各种情况下。例如：

- (140) 你画匠 $\text{ɣ}^4 \text{se}$ 。(你是画匠。) ——陈述归属
(141) 你好看的 $\text{ɣ}^4 \text{se}$ 。(你是漂亮的。) ——陈述性质
(142) 你画匠 $\text{ɣ}^4 \text{se bo?}$ (你是画匠吗?) ——问询归属
(143) 你好看的 $\text{ɣ}^4 \text{se bo?}$ (你漂亮吗?) ——问询性质
(144) 你画匠 $\text{ɣ}^4 \text{pə}^2 \text{se}$ 。(你不是画匠。) ——否定归属
(145) 你好看的 $\text{ɣ}^4 \text{pə}^2 \text{se}$ 。(你不漂亮。) ——否定性质

3. 判断动词 $\text{ɣ}^4 \text{se}$ 也可以用于主语是他称的各种情况下。例如：

- (146) 他画匠 $\text{ɣ}^4 \text{se}$ 。(他是画匠。) ——陈述归属
(147) 他好看的 $\text{ɣ}^4 \text{se}$ 。(他是漂亮的。) ——陈述性质
(148) 那个人画匠 $\text{ɣ}^4 \text{se bo?}$ (那个人是画匠吗?) ——问询归属
(149) 那个人好看的 $\text{ɣ}^4 \text{se bo?}$ (那个人漂亮吗?) ——问询性质
(150) 他画匠 $\text{ɣ}^4 \text{pə}^2 \text{se}$ 。(他不是画匠。) ——否定归属
(151) 他好看的 $\text{ɣ}^4 \text{pə}^2 \text{se}$ 。(他不漂亮。) ——否定性质
(三) 判断动词 “ se^2 ”

判断动词 se^2 在表示判断的同时，兼表叙述者较为客观判断的情态。其原形是陈述式，否定式为 “ $\text{pə}^2 \text{se}$ ”，疑问式为 “ $\text{se}^2 \text{bo}$ ”，拟测式为 “ $\text{ɣ}^4 \text{di} - \text{jiu}^3$ ”。

1. 判断动词 se^2 有条件地可以用于主语是自称的情况下。这个条件是：只能用于判断主语的性质特征。和 $\text{ɣ}^4 \text{se}$ 类似，与判断动词 ɣ^4 相比， se^2 在这里又有一种以客观态度对自身情况加以问询评估或表述的的意味。例如可以说：

- (152) 我好看 se^2 。(我是漂亮的。) ——陈述性质
(153) 我好看 (的) $\text{se}^2 \text{bo?}$ (我漂亮吗?) ——问询性质；

(的): 可用可不用, 下同。

(154) 我好看 $pə^2se$ 。(我不漂亮。) ——否定性质
但通常不能说:

(155) *我画匠 se^2 。(我是画匠。) ——陈述归属

(156) *我学生 $se^2 bo?$ (我是学生吗?) ——询问归属

(157) *我画匠 $pə^2se$ 。(我不是画匠。) ——否定归属

2. 判断动词 se^2 可以用于对称主语的各种非疑问句式。例

如:

(158) 你画匠 se^2 。(你是画匠。) ——陈述归属

(159) 你好看 (的) se^2 。(你是漂亮的。) ——陈述性质

(160) 你画匠 $pə^2se$ 。(你不是画匠。) ——否定归属

(161) 你好看 $pə^2se$ 。(你不漂亮。) ——否定性质

但一般不能说:

(162) *你画匠 $se^2 bo?$ (你是画匠吗?) ——询问归属

(163) *你好看 (的) $se^2 bo?$ (你漂亮吗?) ——询问性质

3. 判断动词 se^2 可以用于主语是他称的各种情况下。例

如:

(164) 他画匠 se^2 。(他是画匠。) ——陈述归属

(165) 他好看的 se^2 。(他是漂亮的。) ——陈述性质

(166) 那个人画匠 $se^2 bo?$ (那个人是画匠吗?) ——询问归

属

(167) 那个人好看 (的) $se^2 bo?$ (那个人漂亮吗?) ——询问

性质

(168) 他画匠 $pə^2se$ 。(他不是画匠。) ——否定归属

(169) 他好看的 $pə^2se$ 。(他不漂亮。) ——否定性质

(170) 他画匠 $ʂi^4 di - jiu^3$ 。(估计他是画匠。) ——拟测归属

(171) 他很的勤快的 $ʂi^4 di - jiu^3$ (估计他是很勤快的。) ——

拟测性质

三、存在动词

倒话的存在动词，也同样根据强调主观熟知与否的情态的不同，有三种不同形式。分别是：1) 表强调主观熟知情态的“ jiu^3 ”；2) 一般主观熟知情态的“ jiu^3se ”；3) 客观情态的“ jiu^3-li ”。

倒话的存在动词，可以表现两种存在状态：一是表对象自在的存在；一是表对象被领有的存在。倒话的三个存在动词便根据1) 是否被领有、2) 主语人称、3) 存在动词自身的式的变化，这三个因素条件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分布。在表对象被领有的存在时，领有者还必须带上领格标志“ se ”。

与判断动词相同的是，倒话的存在动词不能描述对象的动作行为的存在与否；而与判断动词不同的是，倒话的存在动词不能直接描述对象的性质状态的存在与否，因而也就没有“性质”或“归属”之类的区分。倒话的存在动词要描述对象的性质状态的存在与否时，必须先使表对象的性质状态的语词名词化，然后再对其存在与否加以描述，而判断动词在一些时候可以直接对对象的性质状态加以判断。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是否可以直接对对象的性质状态加以判断描述，与辨析区分是判断动词存在动词还是普通动词的情态范畴标志有重要关系。

(一) 存在动词“ jiu^3 ”

存在动词 jiu^3 还含有强调主观熟知的情态。陈述式是原形；否定式为“ $mi^2 jiu^3$ ”、“ mo^2te ”；疑问式为“ jiu^3bo ”；拟测式在表对象被领有的存在时，还可以分为拟测过去式“ $jiu^3di - jiu^3$ ”和拟测未来式“ $jiu^3di - si$ ”；而在表对象自在的存在时则只有一种形式即“ $jiu^3di - jiu^3$ ”。下面分别加以分析。

1. 存在动词 jiu^3 在表领有时，可有条件地使用于各个不同人称为主语的句子。

主语为自称时，可用于陈述句、否定句和拟测未来句，不能

用于疑问句和拟测过去句。例如可以说：

(172) 我 se (领格标志, 下同) 刀子 jiu^3 。(我有刀子。)

(173) 我 se 刀子 $\text{mi}^2 \text{jiu}^3 / \text{mo}^2 \text{te}$ 。(我没有刀子。)

(174) 我 se 刀子 $\text{jiu}^3 \text{di} - \text{ɣ}_1$ 。(我会有刀子的。)

但一般不可说：

(175) * 我 se 刀子 $\text{jiu}^3 \text{bo}$? ——疑问句

(176) * 我 se 刀子 $\text{jiu}^3 \text{di} - \text{jiu}^3$ 。——拟测过去句

主语为对称和他称时，可用于疑问句和两种拟测句，不能用于陈述句和否定句。例如可以说：

(177) 你 / 他 se 刀子 $\text{jiu}^3 \text{bo}$? (你 / 他有刀子吗?)

(178) 你 / 他 se 刀子 $\text{jiu}^3 \text{di} - \text{jiu}^3 / \text{jiu}^3 \text{di} - \text{ɣ}_1$ 。(你 / 他会有刀子的 / 可能有过刀子。)

但一般不可说：

(179) * 你 / 他 se 刀子 jiu^3 。——陈述句

(180) * 你 / 他 se 刀子 $\text{mi}^2 \text{jiu}^3 / \text{mo}^2 \text{te}$ 。——否定句

2. 存在动词 jiu^3 表对象的自在存在时，也根据不同条件，使用于各种不同人称为主语的句子。所谓对象的自在存在，是相对于被领有的存在而言，描述对象在一定环境范围里的存在。 jiu^3 在表对象自在存在的拟测时，没有拟测过去与未来的区别，即拟测式只有一种形式：“ $\text{jiu}^3 \text{di} - \text{jiu}^3$ ”。

主语为自称时，只可用于陈述句，不能用于否定句、疑问句和拟测句。例如可以说：

(181) 我牛场上 jiu^3 。(我在牧场上。)

通常不可说：

(182) * 我牛场上 $\text{mi}^2 \text{jiu}^3 / \text{mo}^2 \text{te}$ 。——否定句

(183) * 我牛场上 $\text{jiu}^3 \text{bo}$? ——疑问句

(184) * 我牛场上 $\text{jiu}^3 \text{di} - \text{jiu}^3$ 。——拟测句

主语为对称时则与主语为自称时正好相反，可用于疑问句和

拟测句，而不能用于陈述句和否定句。

例如可以说：

(185) 你 牛场上 jiu^3bo ? (你在牧场上吗?)

(186) 你 牛场上 $jiu^3di - jiu^3$ 。(估计你在牧场上。)

通常不可说：

(187) * 你 牛场上 jiu^3 。——陈述句

(188) * 你 牛场上 $mi^2 jiu^3/mo^2te$ 。——否定句

主语为他称时，则只可用于陈述句、疑问句和拟测句，不能用于否定句。例如

(189) 他 牛场上 jiu^3 。(他在牧场上。)

(190) 经书桌子上 $jiu^3di - jiu^3$ 。(经书估计在桌子上。)

(191) 爸爸 牛场上 jiu^3bo ? (爸爸在牛场上吗?)

一般不可说：

(192) * 他 牛场上 $mi^2 jiu^3/mo^2te$ 。——否定句

拟话三个存在动词的拟测式都是一样的，所以其分布表现也完全一样。为简明起见，后文不再赘举拟测式的例句。

(二) 存在动词 “ jiu^3se ”

存在动词 jiu^3se 还表一般熟知的主观情态。陈述式是原形；否定式为 “ jiu^3pe^2se ”；疑问式为 “ $jiu^3se bo$ ”；拟测式为 “ $jiu^3di - jiu^3$ ”。

1. 存在动词 jiu^3se 在表领有时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的分布。当然，领有者还必须带上领格标志。

主语为自称时，除了不能用于拟测过去句外，可用于陈述句、否定句、疑问句和拟测未来句，例如可以说：

(193) 我 se 马一个 jiu^3se 。(我有一匹马。)

(194) 我 se 马 jiu^3pe^2se 。(我没有马。)

(195) 我 se 马 jiu^3se^2bo ? (我有马吗?)

主语为对称和他称时，可用于所有各种句式。例如：

(196) 你 / 他 se 马 jiu³se。(你 / 他有马。)

(197) 你 / 他 se 马 jiu³pə²se。(你 / 他没有马。)

(198) 你 / 他 se 马 jiu³ se bo? (你 / 他有马吗?)

2. 存在动词 jiu³se 表对象的自在存在时, 也根据不同条件, 使用于各种不同人称为主语的句子。由于前面各节举例较为详细, 本部分不再赘举例句。综合来说, 存在动词 jiu³se 不能用于主语为自称时, 可用于主语为他称时的各种情况; 可用于主语为对称时的陈述句和否定句, 不能用于主语为对称时的疑问句和拟测句。

(三) 存在动词 “jiu³ - li”

存在动词 jiu³ - li 表客观情态。否定式为 “mo²te - li”; 疑问式为 “jiu³ li - bo”; 拟测式仍为 “jiu³di - jiu³”。存在动词 jiu³ - li 和 jiu³se 二者的区别在于, 相对地看 jiu³ - li 更强调所描述内容的一种客观性; 和“主观”情态相比, jiu³ - li 更有一种“眼见为实”的客观“亲见”意味。除此之外, 两者的分布情况完全一致。因此, 本节也不再具体分析。

四、系动词与倒话的情态范畴及相关问题

(一) 情态范畴的形式标志来自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的虚化

情态范畴是倒话动词重要的语法范畴。倒话通过不同的形式标志, 来表现表述者对所表述的动作行为是否主观熟知的不同情态。倒话动词的情态范畴与其他体、态、式的范畴不太一样, 主要在于倒话动词的情态范畴没有完全独立的语法形式标志, 是和动词的体结合在一起来表现的, 这样, 倒话动词的体范畴, 总是表现为不同情态的一对对的形式标志。因此, 也不妨把它看作是“体 - 情态范畴”或“情态 - 体范畴”。在动词的这些情态 - 体范畴标志中只要带有 “- s₁⁴ (s₁)”、“- jiu³” 的, 总是表主观情态, 带有 “- se² (se)”、“- jiu³li” 的, 则总是表客观情态。而 “- s₁⁴ (s₁) / “- se² (se)” 却正是由判断动词 “s₁⁴” / “se²” 和

存在动词“*jiu³*” / “*jiu³li*” 虚化而来的。请看下表：

表 2.24

	现行体	持续体	将行体	即行体	已行体	完成体	经验体
主观态	k'e - ʂɿ	di - jiu ³	ʂɿ	ks'e - tsu ⁴ ʂɿ (ts'e - tsu ⁴ li) ts'e - tsu ⁴ k'e - ʂɿ \ ts'e - tsu ⁴ di - jiu ³	ɭɔ	w'e ² ɭɔ	ko ⁴
客观态	k'e - se	di - jiu ³ li	se	ts'e - tsu ⁴ k'e - se \ ts'e - tsu ⁴ di - jiu ³ li	ɐ - ɭɔ	w'e ² ɐ - ɭɔ	ko ⁴ se

由上可以看出，倒话的情态 - 体范畴中，主观与否的情态，大多就是以标志 - ʂɿ/se 和 *jiu³/jiu³li* 来加以区分的。这里，ʂɿ/se 和 *jiu³/jiu³li* 已经不是实意的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或曰系词），而成为虚化的情态标志。情态标志与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的关系，不仅从其发音上可以求证，而且也可以从当地人的语感中，对这种联系很自然的认同感得到说明。这些情态标志与判断动词存在动词一样，主要语音形式自然也应是来源于汉语，如 ʂɿ：“是”；*jiu³*：“有”；*di*：“的”；*li*：“哩”。但是与此同时，这些语法形式所要表现的语法功能却是与藏语相对应的。倒话这一语言的这种特殊性，使它在形式标志上也无法完全使用汉语语音材料，于是便有了 ʂɿ⁴ (ʂɿ) 的音变形式：se² (se)，并与 ʂɿ⁴ (ʂɿ) 对应表客观情态。

那么，为什么倒话的体 - 情态范畴的形式标志采用与判断动词存在动词相同的语音材料呢？或者说为什么倒话的体 - 情态范畴的标志偏偏从判断动词与存在动词那里虚化而来呢？这一点却与汉语无关，尽管它使用的是汉语语音材料。其必然性的根据却来自藏语：因为藏语的体 - 情态范畴的形式标志正好就是从判断动词与存在动词虚化而来的。因为倒话的语法体系从根本上与藏

语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说,正是从倒话与藏语语法的这种内在同构关系,使我们得以确认倒话语法体系的藏语来源。试将当地藏语动词的现行体、持续体、将行体与倒话加以比较,请看(下表表示系动词及在体-情态范畴的形式标志中相应的虚化成分)下表:

表 2.25

		判断动词	将行体标志	现行体标志	存在动词	持续体标志
藏语	主观情态	yī ³¹	lə - yī ³¹	k'ɛ - yī ³¹	jo ³¹	œ - jo ³¹
	客观情态	re ³¹	lə - re ³¹	k'ɛ - re ³¹	jo ³¹ - do	œ - jo ³¹ - do
倒话	主观情态	ʂɪ ⁴	ʂɪ	k'ɛ - ʂɪ	jiu ³	di - jiu ³
	客观情态	se ²	se	k'ɛ - se	jiu ³ li	di - jiu ³ li

(二) 判断动词、存在动词与动词的体-情态范畴联系的普遍性

从上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倒话与藏语在语法结构与功能上的高度同构关系,以及它们的判断动词、存在动词与动词情态-体范畴上的密切联系。至于藏语判断动词、存在动词或曰系词,与动词体范畴上的密切联系也非孤立偶然的现象,在一些语言尤其是东北亚藏羌语区—阿尔泰系语区—韩日地区各语言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试举几例。

如我国鄂伦春语(语料据胡增益,1986):

(199) bii ɔrɔtʃEEn bəjə bifim. (我是鄂伦春人。)

我(主格)鄂伦春人(宾格)是(自称)

(200) bii dʒəmku - bifim. (我在闲着。)

我(主格)闲“有”(状态持续标志,自称单数)

如日语:

(201) ここ に パンダ が ある。(这里有熊猫。)

这里 (格助) 熊猫 (格助) 有

(202) 戸 が あけ てある。

门 (格助) 开 有 (补助动词, 此表状态持续)

如藏文:

(203) *ng la dpe cha yod.* (我有书。)

我 (领格) 书 有 (主观情态, 自称)

(204) *ngas bod yig vbrai bzhin - yod.*

我 (作格) 藏文 写 有 (正在进行标志, 主观

情态, 自称)

(我在写藏文<文书>。)

试再与倒话加以比较:

(205) 我 *ʂe ka²wui⁴ jiu³.* (我有一个护身符。)

(领格) (护身符, 来自藏语) (有, 主观情态, 自称)

(206) 我 *ki 书 看 di - jiu³.*

(作格) (零语缀, 宾格) 有 (持续体标志, 主观情态,

自称)

(我正在看书。)

从这些例句可以出, 不仅是判断动词、存在动词与动词的范畴有密切联系, 而且也可窥见这些语言之间在整个句法结构及在语言类型上所具有的相当高的一致性。SOV 语序和倾向于黏着性的句法手段, 是它们基本的共同的特征。这种一致性的程度之高, 似乎很难简单地以类型偶合、影响、借用这样的术语可以搪塞。对于认为属于汉藏语系基本上没有疑问的藏缅语言来说, 这实在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

(三) 倒话动词的黏着型语法特征的生动表现

纯粹地使用黏着手段的语言自然没有。藏缅语区 - 阿尔泰系语区 - 韩日地区各语言是这样, 倒话也是这样。但是, 在倒话语

法的一些方面，一定范围内，也有相当典型地使用黏着手段的场合。这时，用“体、态、式”方式的分析方式往往很累赘繁复，而且还往往不能较全面地概括各种具体现象，不如直接分析各种黏着成分的意义和相互连接规则。如与倒话的判断动词存在动词密切相关的情态一体范畴就是这样。实际上倒话（自然相应的当地藏语方言的口语也一样）的前述情态一体范畴首先可以分为完成体、非完成体，这样正好与系动词有密切关系的就是非完成体部分，包括现行体、持续体、将行体和即行体。这部分的动词后附加成分，实际上是表 2.26 所示的这样一些有单一独立语法功能的黏着成分：

表 2.26

黏着成分	ʂ ⁴ (ʂɿ)	jiu ³	k'e	tsu ⁴
语法功能	主观动作进行	主观状态持续	正在进行时点	复指动词的动作行为
黏着成分	se ² (se)	li	tʂe	di
语法功能	客观动作进行	客观状态持续	正要进行时点	连接其他各种黏着成分

这样分析之后，可以很贴切地解释前述各体 - 情态范畴，并且可以发现倒话的这些黏着成分的组合方式非常灵活，并可超越于体、式等范畴加以组合。

第六节 倒话语义系统内在层次的一些表现

当我们说倒话的词汇来自汉语时，首先是指词汇的基本意义及其语音表现形式上与汉语的对应关系。但是，正像分析语音系统时仍然可以分析出藏、汉两个来源一样，语义系统的情形也是

如此。在基本词义上与汉语一致的同时，词汇的许多细微义项上又与藏语一致而与汉语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在词汇的基本义上藏汉语的区别并不大，因此往往基本含义与汉语一致也就意味着与藏语的一致。因此，在语义领域，倒话也表现出了两种语言充分混合的特质。

由于倒话的词汇成分主要来自汉语，与汉语的基本义项的一致也一目了然，本节主要分析这些“汉语词”在语义上和藏语的密切联系，以反映其混合本性。

一、来自汉语的词与藏语语义上的联系

例如，倒话表“衣服”的词为“jɪ¹ʂ²”即汉语词“衣裳”。但是，倒话的这一个词不仅可以指人们可以穿在身上的衣服，同时还可以指被褥等物，实际意义相当于“衣被”。而在汉语川方言中“衣裳”通常是不包括被褥的。倒话“衣裳”的这种意义，当然是与藏语相应词“ko¹³”的意义相当。

又如，倒话在说“出彩虹”时，说“ɣ⁴ʂ¹”。这里的“ɣ⁴”就是汉语“虹”在倒话中的读音，而这个“ʂ¹”其实就是汉语的“伸”字。亦即“出彩虹”说成“虹一伸”。^① 动词后置，是倒话与藏语语法上一致的地方，这里且不管；问题是为什么表示“出彩虹”动词偏要用“伸”呢？从汉语中解释起来恐怕十分牵强，可是从相应的意义内容在当地藏语中的表达方式一看，便豁然开朗了。当地藏语说“出彩虹”为“vjav rkjang [nɔdze³⁵ teiɕ⁵⁵]”，“vjav”即是“虹”，而“rkyang”就是“伸展”的意思；同时，当

①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ɣ⁴ʂ¹”不是一个词或词组，也非完整的语句。和当地藏语一样，倒话的动词必须有各种后置的体、态、式等语法标志才能完句，这里为简明计未给出ʂ¹的后附成分。而且，即使根据有的动词原形可以单独作谓语（即自主动词自动态的“命令形祈使式”为零语缀的动词），认为“ɣ⁴ʂ¹”已有形态表现，可是自然现象无可命令，与事理相违，此种句子亦不大可能出现。以下类似的例子同此。

地藏语说“展开双手（臂）”时，也用“rkjang”。与此对应，倒话在“展开双手（臂）”、和“出彩虹”时都用“tʂe¹（伸）”字来表示。因此，这时，我们可以想见，“tʂe¹（伸）”这个动词至少在“g⁴ 虹 tʂe¹ 伸”（出彩虹）这一用法中所表现出来的语义内容显然是接近藏语而远离汉语的。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许多时候，一旦某一词项的意义在藏汉语言中有差别时，倒话相应词的语义往往接近藏语。

二、以“打 (ta³)”为例：倒话的词义和藏汉语的关系

为了不致仅仅流于主观随意的例举，而能够较为客观地考察倒话的语词（尤其是源自汉语的词）的语义系统与藏、汉语言的关系，我们初步设计和尝试了一些具体方法，通过对一些最基本最核心的语词语素的考察，对倒话与藏汉语言间的语义远近关系进行了一些统计比较。具体方法是：

1) 选用前人设计的一些基本词汇表，避免自主划定选词范围可能带来的主观性；

2) 选用选词丰富释义详尽精当的汉藏、藏汉语言对照辞典，找出词表中的词项或语素（基本词汇的词项往往也就表现为能产性很高的构词语素）在辞典中的各种义项（落实为表现这些义项的具体语词项，以及由这些词项作为构词语素构成衍生的语词或词组）；

3) 将辞典中反映出的，表现某一词项或语素的各种不同义项的上述语词和词组，在倒话中一一考察它们的表现方式；

4) 统计出倒话相应表达方式中的各种义项（表现为反映该义项的语词或词组）与汉语或藏语某义项（表现为反映该义项的语词或词组）相对应的数据。

这里例示采用斯瓦迪士 200 词表第 73 项 hit 的“打”这一词项及语素的统计情况。这一词项，藏文作“rgyag pa”；倒话则作“ta³”，语音与汉语完全对应。所用词典是民族出版社 1991 年版

《汉藏对照词典》，这里由于选的是汉藏而非藏汉词典，由此可望避免从藏语词项出发而使倒话—藏语词项语义对应比率偏高的可能。

《汉藏对照词典》所收“打”字起头的汉语词、词组和熟语共有 282 个条目。^① 其中，像“打包机”之类所反映的事物在当地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条目，像“打蛇不死，反被蛇咬”、“打落水狗”这样一些无法找到以词、词组和熟语等简洁对当的表达方式的条目，以及其他一些倒话里没有的事物、概念的条目共 38 条予以除开，实际用于比较的条目数为 244 条。将倒话的相应表达方式逐一与汉语词和该词典藏语译文进行比较，结果有如下统计数据：

表 2.27

“打”字起头的汉语词条目数	实际用于比较的条目数(A)	倒话相应表达出现“打[ta ³]”的条目总数(B)	藏语译文中出现“ <i>rgyag pa</i> ”的条目数(C)
282 条	244 条	119 条	68 条

① 当我们将某一语素在词典中的全部词项都加以统计时，统计着的不仅可能是这一个语素的各种不同的义项，同时也是在统计着这些义项在这一语言中不同的活跃程度情况。比如 282 条含“打”的词项，自然不是 282 个义项，而是反映各种义项的常用词项；而各种义项不同的出现频度，反应着各义项在这一个语素的语义系统中的某种地位关系。这样蕴涵了纵横两个向度的考察，相对地来说，比单纯按照义项的多少及其对应关系来统计，应该更能够真实全面地反映我们所想要考察的语义关系。

表 2.28

藏语译文出现“ <i>rgyag pa</i> ”而倒话未出现“打〔 <i>ta</i> ³ 〕”的条目数 (D)	藏语译文“ <i>rgyag pa</i> ”与倒话“打〔 <i>ta</i> ³ 〕”对应的条目数 (E)	汉语“打”字头条目倒话不出现“打〔 <i>ta</i> ³ 〕”的条目数 (F)
10 条	58 条	125 条

从上表可以看出，藏汉语言在“打”的语义内容上也有相当大的差距。

那么，我们不妨从上述数据中，最简单地尝试用倒话与藏汉语言对应的条目数占藏汉语言各自条目基数的比例来统计三种语言间同一词项（语素）的语义关系。其结果是倒话的“*ta*³”与汉语“打”的同现程度为 $B/A = 119/244 = 48.77\%$ ；而倒话的“*ta*³”与藏语“*rgyag pa*”的同现程度达： $E/C = 58/68 = 85.03\%$ 。两种结果反差如此之大，无法视为偶然，可以认为反映的是倒话在“打”这一词项（语素）的语义上与汉藏两种语言的关系。

当然，这些方法是初步的简单的。且不说统计与计算设计过于简单，而且，辞典编撰原则、条目的选择意向等等是否适合做我们所希望的工作等等许多问题都是值得考虑的。但是首先，由于语义比较的特殊性，要希望客观反映语言间的语义关系极不容易；第二，就在这种特定的角度下比较语言间的语义关系，所有的利弊因素对于被比较语言而言是均等的；第三，在这里我们并不关心和不必关心语言的复杂的语义内容本身，而在于希望求得反映语言间的语义远近的关系。从目前的尝试看，还是能初步反映不同语言间语义关系方面的基本倾向、基本信息的。这样使得大量零散的语料有较为客观的考察依据，而不致仅仅流于主观随意的例举。至于精细地分析一种和多种语言的语义面貌或细致的语义关系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打 [ta³]”这一词项（或语素），在汉语中的使用非常频繁，可以承担的语义内容丰富多样，在倒话中也是如此。这里使用汉—藏对照辞典，可能使汉语和倒话的语义对应关系比率有所偏高。但是，即使从这样的统计结果看，倒话的“打 [ta³]”这一语词（或语素）的语义范围更多地覆盖了藏语“rgjab”的语义内容，相比之下而与汉语“打”相去甚远。而且，汉—藏辞典的确有一些藏语“rgjab”有而汉语“打”没有的意义用法在那里得不到反映；下面再列举一些词典未收而倒话和藏语有相对应用法的例子。

例如，倒话在表达“不是直接针对听话人，在其他一些谈话内容中，借题发挥挑衅或讽刺挖苦别人”时的说法，与相应藏语表达方式比较：

(207) 倒话: hua⁴ t'əu² tsɿ ta³.

话 头 子 打

(208) 藏语: bshad rtse rgyab.

话 尖 梢 打

又如，表达制作一种火烤面馍，倒话和藏语的表达方式分别为：

(209) 倒话: mo² mo ta³

馍 馍 打

(210) 藏语: a leb rgyab

馍 馍 打

如此等等，一般汉语没有而藏语相应词项拥有的用法（这些词语因为这样的用法而表现出相应的义项）在倒话中往往都有相应表现与之对应，这种现象决非偶然。

当然，倒话的语义系统主要指向倒话的情况下，也并非等于藏语的语义系统；语义系统的情况比词汇、语法系统更为复杂，有待进一步深入研讨。

第三章 倒话的共时特征总结及在语言接触诸现象中的地位

第一节 共时结构的总结：两种语言系统在倒话中的全面整合

从第二章关于倒话的内在层次分析可以看到，来自藏语和汉语的异质成分在倒话中的交错分布，已经达到非常的深入、系统的地步。是一种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有机有序的混合——我们称之为“系统的整合”，即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全面对接与汇合，而非各种异源成分的加和或合并。**有机性和有序性**是这种系统整合的重要特征，在倒话这里具体表现为藏汉两种语言系统的全面整合与源语言成分分布的显著指向。一方面是藏语和汉语的全面整合，两种语言的系统深深地交织在一起，水乳交融形成了一个新的生动有机的充满活力的新系统；另一方面，来自不同源语言的成分在新的系统中的分布有表现出显著的有序性指向，如词汇倾向于汉语，语法结构倾向于藏语；语音系统倾向于指向汉语，而语义系统倾向于指向藏语等等，表现出按系统的结构和要素的分野，或者以对象的形式和内容的分野为依据，两种源语言的不同的分布的有序指向。

两种语言深度接触全面整合的系统性和全面性，甚至表现在新系统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要素里面；在新语言的最为细小的要素成分里，都可以找到来自两个不同系统的信息。

一、以“ʂe(上)”为例:不同语言整合信息的“全息”表现

在语法系统混合层次部分我们曾经分析到,“ʂe”(有时读为 ʂo, 或者更弱读为 zɔ 或者 zɐ) 是倒话中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语法标志, 功能相当于传统藏语语法中的业格(las su bya ba)、为格(dgos ched) 和于格(gnam gzhi) 的“la”类格标志(la don), 当地藏语读作 le。在倒话中我们分析为位格、与格及领格。我们认为它的语音形式来源于汉语的“上”(意西微萨·阿错 2001a)。在倒话中它可以加在名词、代词或名词性词组最末一个音节后, 表领有者、受动者, 谓语动词为使动态时施动者的役使对象, 以及某种时间或空间位置等。例如:

(211) 我 ʂe 书 jiu³。(我有书。)

这里,“ʂe”表领有者; jiu³为存在动词主观情态, 可用于主语自称。又如:

(212) 我他 ʂe 书 给 ʂl。(我要把书给他。)

这里“ʂe”表“他”为受动者。相当于藏语“le”功能的这个格标志, 其语音形式来源是汉语的“上”。因为这两者有音义对应关系。在倒话中作为实词的“上”读为 ʂo⁴, 严格符合相应的语音对应规律; 而作为格助词的“上”的韵母“o”读为“e”(或者 o) 是因为作为一个语法标志, “上”读为轻声, 韵母也相应弱化。书面藏语的相应格标志 la 当地就读为 le。

另外, 从意义上说, 倒话的相应格标志的语音形式现由汉语“上”来承担, 是因为汉语中“上”的一些义项利于表现这种功能。汉语词“上”的义项, 1) “方面”(如理论上、在这个问题上); 2) “处所、范围、时间”(如身上、课堂上、三岁上), 是“上”在倒话中表现对象、位置意义的语法功能的客观基础。或者说倒话中使用“上”来表现上述功能意义的依据是“上”在汉语词中所拥有的这些义项。而“上”在汉语中用得最为频繁的义项如“位置高”在倒话中则用双音词“上面、上头、上一个”等

代替，而不单用“上”。在表示其他义项的词如“上课、上去、上来”等词中“上”成为一种构词语素而不可单独分开来使用。另一些义项如“到高处”则不单独用“上”，如“上山”一般用“山里去”，表示上楼则说成“楼上去”等。

一个有趣的事例可以为“ʂe”来自汉语“上”提供旁证。用“上”来承担的受动对象等“格”意义情形，也是元代汉语的重要特征之一。而且功能和倒话中“上”相当，表现的是类似蒙古语的与格、位格等功能。说其为倒话“ʂe”的来源提供了旁证的原因是：根据本书作者的研究（意西微萨·阿错，2003），藏语和阿尔泰语在语法结构上有高度的同构性。元代汉语用“上”表示受动对象（与格）的例子如（转引自梁伍镇，2000）：

(213) 师傅上受了文书。（见《翻译老乞大》上2左）

(214) 太医上重重的酬谢。（见《翻译老乞大》下41右）

元代汉语中的这些“上”等后置词的这种功能，“是表示‘格’意义的后置词形态，可以认为这是元代汉语受蒙古语言影响的明显标志之一。……这些成分表示离格、与格、位格等意义。”（梁伍镇，2000，第10页）

另外，最为直接的证据是，从当地人的语感中也可以证实这个“ʂe”是来自汉语的“上”。当地人认为这个“ʂe”就是“上来下去”的“上(ʂ⁴)”，他们自己甚至感觉不到这两个音节的读音差别。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上”读为“ʂe”，其读音之后的藏语语音格局反映非常明显，轻声韵母弱读为“e”也是当地藏语的语音规律，书面藏语的相应格标志 la 当地读为 le。因此，倒话的“上”读为“ʂe”，便是按照汉语“上”的语音结构，把来自藏语的音素 ʂ 和 e 组织起来的结果，或者说是用藏语的音素 ʂ 和 e 来匹配汉语“上”的结果。当然声母（和汉语相应声母也是相同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前文的论证：从整个系统上看倒话的

/要素分野的线索，或以形式/内容分野为线索分析各层次层面上的语言来源，图中用虚线来表示这些层次不同的性质归属（结构的、要素的，或者形式的、内容的不同性质）。

其实我们在倒话语言结构的每一个层次层面，每一个要素成分那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只是有些地方更加明显更加典型，有的地方不那么明显不那么典型而已。而且这种所谓的明显与不明显主要不是说其自身内在混合的程度本身，而是指我们是否便于观察的程度。比如前面列举的“*ʂe*”，是来自汉语的“上”，但同时因为是语法标志，更容易观察到表现在其中的接近藏语语法的一面。其实如果换一个其他实词，我们只要深入下去，一样可以作出类似的分析结论。因为即使不是专门的语法标志，也没有一个语词及其用法是不反映语法意义和语法关系的；而作为一个语词，其汉语词源以及语音上又表现为语音结构和要素格局的不同来源更是不用说了。

二、全面整合与显著指向：“倒话”语言系统内在层次图解

由上可见，即使从“*ʂe*”这样一个细小的语言要素成分里，我们也可以集中地看到本书所揭示的关于倒话语言系统的异源结构的全部特征，也就可以理解在像倒话这样的混合语中，异源系统成分的混合可以说表现在整个语言系统的方方面面，也就可以看到异源成分在倒话中全面整合的面貌。因此，如果试图给这样的语言现象找到明确的“谱系”归属，总是带来很大的麻烦。在整个语言系统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要素那里，当我们从某个角度观察而试图把它归结为与某一神语言同源时，总是从另一个角度可以得到相反的结论。同源与借贷非此即彼的分析模式在倒话及其语言系统的方方面面都似乎遭遇着难以克服的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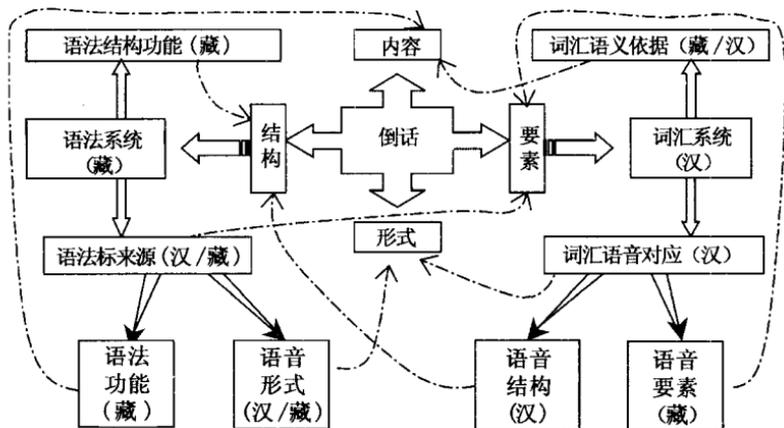
事实上，很难笼统地说这个语言的某某部分就是什么什么语的，而另一些部分又是什么什么语的；因此我们在许多情况下也只是说“倾向于”、“指向于”、“主要来源于”，或“取其显著特

征而言倾向于”等等，也就是说表现为一种显著指向。

同时，通过本书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由于这种来自不同系统的异质成分在倒话之中的分布又决非是机械地、杂乱无章地混合，而是一种极其有机有序地、系统地建构与整合，因而我们也就不断地深入挖掘，发掘出它的“倾向于”、“指向于”、或“主要来源于”来。

根据“ se ”的图示模式，我们也可以给整个倒话的语言系统作出其内在的语源层次图解（见图 3.2）。图中表现了藏、汉语言根据结构/要素，内容/形式的分野，在倒话的语言系统中所呈现的“异源结构分布；同时也体现了：每一种项目中，并非纯粹是一种源语言，总是在一种源语言为核心的情况下，又有少量另一源语言成分的分布，表现为一种“显著指向”的“阶”状分布。

图 3.2



倒话，便是这样一个由藏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深度接触、全面

融合，有机有序地建构起来的、全新的、复杂完整的语言系统。在这样一个复杂有序的系统建构之中，在整个语言系统及其各个子系统，乃至系统、子系统中的每一个微小的要素成分里，都贯穿着系统的“结构”和“要素”的不同来源。

这种以结构/要素或者内容/形式为分野标准，表现出对象从来源上拥有不同源头的性质，我们把它叫做对象的**结构异源**相应的，按照结构/要素或者内容/形式为分野，拥有不同来源的系统结构叫做**异源结构**。关于异源结构何以可能的问，我们将在本书最后对对话语音性质作最后总结时进一步加以分析。

三、倒话的异源结构性质的三个基本特性

总结前文的分析，异质、融合，有机、有序是倒话语言系统的根本属性。这种根本属性具体体现为倒话的异源结构性的三个基本特性。

(一) 根据结构/要素的不同表现出不同语言来源的对立分布

从前文对倒话语言系统的分析可以看到，倒话的词汇系统主要来源于汉语，而语法系统主要来源于藏语。就词汇和语法两者之间的相对关系来说，语法（尤其是句法）属于一种结构性的范畴，而词汇处于一种“建筑材料”的要素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倒话的语言系统中有一种根据结构/要素的不同分布不同源语言成分的表现。非独词汇和语法这里，这种表现体现在整个语言系统及其各个子系统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在倒话的语言系统中，结构/要素的分野与源语言的异同，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关系。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子系统的结构都对应于一种源语言，而所有子系统的要素项目都对应于另一种源语言。相反，当一种子系统的结构对应于一种源语言时，另一种子系统的结构可能对应于另一个源语言；从要素的角度看也是如此。例如，倒话在词汇这一要素性层面上是指向汉语，而在语音要素（要素格局）的层面上却是指向藏语的。可以将倒话的这种根据结构/要素的不同

表现为不同语源分布的情形归纳为表 3.1。

表 3.1

不同的结构 或要素 不同的源语言	结 构		要 素	
	语 法	语 音 结 构	词 汇	语 音 要 素
来自汉语	-	+	+	-
来自藏语	+	-	-	+

综合两种角度看，词汇、语法、语音结构、语音要素之间来源异同的情况可全面比较如下（纵行横列为两轴相互交叉比较）：

表 3.2

横 轴 纵 轴		语 音 结 构 / 语 音 要 素		语 法 / 词 汇	
		语 音 结 构	语 音 要 素	语 法	词 汇
语 音 结 构 / 语 音 要 素	语 音 结 构	/	异	异	同
	语 音 要 素	异	/	同	异
语 法 / 词 汇	语 法	异	同	/	异
	语 汇	同	异	异	/

这样，通过两种源语言形成的深度异源结构，可以总结出两组具体的异源特征：

语法结构/词汇系统异源，语音结构/语音要素异源；

语音结构/语法结构异源，词汇系统/语音要素异源。

“语法结构/词汇系统异源，语音结构/语音要素异源”是基本特征，而“语音结构/语法结构异源，词汇系统/语音要素异源”是伴随特征。拥有了基本特征，也就决定了伴随特征。尽管

如此，也不能舍去伴随特征，两个特征的统一，才完整反映了异源结构现象的基本属性。在实际语言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伴随特征预测或者论证基本特征。

(二) 同一结构或者要素项中根据核心/边缘为不同指向的阶状分布

某一种源语言在系统的或结构或要素层面的具体分布，绝非机械地就是这种源语言的单纯分布。而是这种源语言的一种面向核心的阶状分布。例如，本自汉语的词在倒话中的分布，就是核心多，边缘少，并且表现为由核心向边缘逐步减少的趋势；与此同时，也就表现为另一源语言——藏语词在词汇系统中面向边缘的一种渐变的分布。在具体的研究中，通过对词汇系统由核心到边缘的分阶考察，能够观察到两种源语言的这种对立的渐变的阶状分布。来自藏语的词和来自汉语的词在倒话的词汇系统中的这种分布，大体可以表示为如下序列：

(汉语) 核心词汇——基本词汇——文化词汇 (藏语)

在语法系统中也是这样，来自藏语的语法系统在倒话的语法系统占据了核心的地位，并且仍然以核心到边缘的渐变趋势，逐步表现为汉语语法因素的有限分布。前文中我们把这种趋势总结为如下序列：

(藏语) 句法——支配性短语——修饰补充性短词——词法 (汉语)

在语音系统中也是这样。前文中也曾分析到，在倒话的语音要素格局中，核心部分与藏语高度一致，同时在边缘上仍然可以看到汉语的影响；当然在语音结构那里，从音节结构上看由于汉语的音节结构覆盖了藏语 (当地) 的各种音节结构方式，所以这种分布表现不易考察，但也并没有出现相反的情形。

将上述根据核心/边缘为不同指向的阶状分布，可以归纳为表 3.3。

表 3.3

不同的结构 或要素 分布表现	结 构		要 素	
	语 法	语音结构	词 汇	语音要素
面向核心的分布	藏语	汉语	汉语	藏语
面向边缘的分布	汉语	藏语	藏语	汉语

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我们根据“异源结构”语言的第一个基本特性说，某一结构项或者某一要素项是某一种源语言时，所指的就是这种源语言在这一结构项（或者要素项）中是一种面向核心的分部。

（三）异质整合的有机有序性在语言系统方方面面的全息表现

这个特性，表现的是不同语言系统在倒话中全面整合的“有机性”一面，而前两个特性则更主要表现的是倒话异源结构性质的“有序性”一面。

从第二章对倒话语言系统各层次层面的分析，以及本章以“se”为例的细致剖析可以看到，藏语和汉语在倒话中的混合，已经达到非常的深入、系统的地步。是一种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有机有序的混合——我们称之为“系统的整合”，即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全面对接与汇合，而非各种异源成分的加和或合并。两种语言混合的系统性和全面性，甚至在新系统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要素里面，都可以找到来自两个不同系统的信息：一种全面融合有机有序的“全息”表现。

第二节 倒话在语言接触诸现象中的地位

毋庸置疑，倒话是藏、汉语言深度接触的产物。那么，倒话

及其形成倒话的藏、汉语言接触背景，在语言接触的各种不同现象中，又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分析考察各种不同的语言接触方式及其结局、进而分析倒话这样的语言现象与其他接触情况的异同，才能有望找出倒话现象的个性所在。了解了倒话现象在整个语言接触诸现象中的地位，也才能期望正确地揭示作为这一种语言现象独有的形成机制。

一、语言接触中的各种不同现象

当语言间发生接触的时候，从理论上说，有几种可能性情况发生呢？前人总结了很多现象，并提出了纷繁复杂的各种术语。如借贷（可以包括词汇的语音的甚至语法形式的借贷）、词汇借用、借词；母语干扰、底层干扰；双语双方言；语言替代；语言转用；语码转换、语码混合；语言融合；洋泾浜语（皮钦语）、克里奥耳语、混合语等等。这是一个含义相当广泛的语言接触范畴，多种提法纷繁复杂，一些不同的概念之间有的相互交叉，有些同样的提法又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释。这里，我们可以将各种现象大体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成分借贷，结构干扰，语言兼用，语言替换，语言融合。

成分借贷 首先是指一种语言从其他语言中借入一些成分；同时，相对于系统性、结构性影响和变异的“结构干扰”而言，表现为一些零星的要素成分的借贷。成分借贷如一些局部的语音借用、词汇借贷和语法影响。语言间的这种影响往往是局部的、零星的，不会对整个语言和语言子系统的整体性质发生大的影响。词汇借用就是最为常见的现象；语音借用的情况也是有的，典型的情况如我国一些阿尔泰语系语言和藏缅语族语言由于受汉语的影响产生了双唇擦音 f 的现象。语法现象中也可能有一些零星的借贷现象，当不是一种系统的结构性的影响时，我们都归入成分借贷。

结构干扰 是相对于成分借用来说的。首先是一种语言对于

另一种语言的一种干扰，其次这种影响和变异是语言间相对来说成系统的、结构性的影响和变异。例如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母语干扰，在自觉不自觉的语言学习和模仿时，或者在专门的语言教学活动中，由于受母语的影响，所学说的语言带上许多母语的·特征。而且这种特征，往往是系统性的结构性的特征，以语音和句法为甚。人们经常说的外国人说的中国话是“洋腔洋调”，从语音上看，往往是外国人将母语的语音系统来匹配组合汉语音节的结果。中国学生学习外语过程中说不好外语而戏称的“中式英语”、“中式日语”之类也是如此，不仅语音上可能是“中腔中调”，而且在语法上往往也是中外并用。

借贷和干扰是语言接触研究中经常出现的术语，但是又往往很不容易分清楚。本书区分借贷和干扰在考虑了观察角度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引进了结构系统和要素成分的参照标准，亦即借贷往往是不会对整个语言的性质发生大的影响的局部的、零星的成分借入。如词汇的借用，即使像日语和朝鲜与韩国语这样大规模借用汉语的词汇的情况，相对地人们仍然把它看作是一种成分的借用，而不是结构的影响。尽管这些借词自身也可以按一定的形式分析出其聚合的结构，但是，借词的借入不是以这些聚合的结构为单位借入的，而是作为组句的要素的形式借入的，注意我们在前文已经分析，当人们将要素和结构并举的时候，结构通常指的是组合结构，而不是聚合结构。而语言的干扰却往往表现为一种成系统的、结构性的影响。例如前述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中 f 音位的产生是一种借贷，但是，如果是外国人说的洋腔洋调的中文，其语音格局则是受到了他们自身母语的干扰。所以本书将借贷和干扰又称作成分借贷和结构干扰。不过结构和要素有

时也往往难以区分，并且要素与结构也可以是一种相对的概念，^① 因此借贷和干扰往往也很难清楚地分别开来。因此这里的区分不是绝对的，然而却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语言兼用 双语现象 (bilingualism) 和多语现象 (multilingualism) 也经常 在语言接触研究中出现，可以将其归入到语言兼用中去。这是指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群同时熟练地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群交错杂居的地方，非常常见。使用不同语言的群体之间，由于长期社会生活的交流往来，互相掌握了对方的语言，形成双语和多语现象。这种情况下，两种和多种语言的交际功能往往有所不同。例如袁焱博士 (2001) 曾经论述的我国云南省阿昌族人兼用母语、汉语，或者母语、傣语，以及兼用语言之间功能上的区别。另外，由于历史文化和政治的原因，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同时通用两种甚至多种语言，也形成双语或者多语社会。在双语或多语现象中，还有所谓语码转换 (code - switching)、语码混合 (code - mixing) 等多种现象成为热门研究对象。

语言替换 语言接触研究中，还经常讨论到语言替换 (或称语言转用) 的问题。这是由于使用某一种语言的群体放弃自己原

① 结构和要素 (成分) 并不总是能够完全机械地分析开来。要素自身也可能有结构，结构自有其要素成分。通常所谓系统的结构，其实是要素的一种组合结构，而系统的要素同样有其聚合结构。本文坚持这样一种观点：现实的一切客观的对象及其反映的概念，彼此之间未必都能够完全截然地分析开来，区分不同的类型的对象、概念，既有非常典型的，也往往有一些亦此亦彼的过渡地带。语言研究中，最为明显的是方言与方界的界限，方言与独立语言的界限：分析的原则是有的、概念是明晰的，但是实际操作中，总是不可能彻底分析开来。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根本的原因是对象世界的无限联系和全体同一性，认为可以把一切对象和概念截然分析开来的想法是一种理想化的机械主义。因此，在实际操作之中，干扰和借贷也未必可以完全彻底地分析开来，但是观察角度，以是否系统性、结构性的变异作为辨析的原则性依据则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来的母语而转用其他语言作为母语的现象。在语言替换和转用之后，被替换的语言也可能在替换后的语言中留下一些痕迹。这种现象，有些语言学家又把它叫做“底层现象”。关于语言底层问题，前苏联的语言学家有很多讨论，同时他们还把底层现象与语言的所谓“战胜”和“战败”联系起来，“所谓底层，我们是把它广义的理解为‘战胜’语言中所吸收的‘战败’语言的成分”（B.H. 鲍尔可夫斯基，1978，第2页）。

语言融合 语言接触引起语言变化最为深刻的现象莫过于语言融合。这里又有皮钦语（洋泾浜语）、克里奥耳语、混合语等概念。有人把皮钦语（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耳语都看作是混合语，有人把混合语和克里奥耳语区别开来，并且不承认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是混合语。也有人根本不承认语言有混合的可能。混合语存在与否所涉及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新语言的产生是否必然是单源的，即一种或几种新的语言是否一定得通过单一的原始语言分化而来。所以，一些语言现象在名目上叫不叫混合语并不重要，关键如果是新语言的发生非要理解为单一的源流不可，那么像倒话这样的语言现象其语源关系必须归结为某一种语言，比如汉语或者藏语。而问题是，通过前文对倒话的共时运作机制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将倒话归到汉语还是归到藏语，只要归结为单一的来源（把另一语言成分看作是接触后的影响），都带来很大的困难。所以对于这样的语言现象，与其迁就“新语言发生单源论”理论，牵强附会地解释，还不如尊重事实，承认其有多源的来源。如此等等，倒话现象到底在语言接触诸现象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我们进一步试加分析。

二、倒话在语言接触诸现象中的地位

人们关于语言接触的诸多术语中，有的更注重从语言接触后语言系统发生变异的角度设立，典型的如结构干扰；而有的则是从语言的社会功能的不同及其转换这一视角设立的，如语言兼用

和语言替换。当然同样的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观察，而客观事实对象本身可能即涉及系统内的变异，又涉及系统外社会功能的变化。如克里奥耳语现象中，既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接触发生系统混合的结构性变异，同时也涉及由新产生的混合语言替换原来的母语这样语言社会功能的根本性转换。因此，从功能变化的角度看，这里有一个“语言替换”的问题，从系统变异的角看，则有一个“语言融合”的问题。

这样，首先是从语言系统的社会功能变化的视角出发，还是从语言系统内的变异的视角出发，可以把迄今为止人们讨论“语言接触”现象的各种概念分为两类：

表 3.4

接触现象类型 分类特征项目	语言兼用、 语言替换	成分借贷、结构干扰、 语言融合
基于语言系统的变异	-	+
基于语言功能的变化	+	-

一类是从变异的角度出发，包括成分借贷、结构干扰以及语言融合；另一类则是从语言外部的社会功能出发，如语言兼用（包括双语、多语现象）、语言替换。它如人们提到的“双语双方言”、“语言转用”、“语码转换”之类，其基本的出发点，都是基于语言功能的不同与转换。

而我们关注倒话现象，首先在于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异，这里更主要关心的是由于藏汉语言的接触引发的语言系统的变异和整合；同时在对倒话现象以及混合语的界定和形成机制的探讨中，也还得考虑功能的因素。

从系统变异的视角看，在上述各类现象中，根据发生变异的

程度是全局性的还是局部性的区别，又可以分出“借用与干扰”和“语言融合”的分野：

表 3.5

特征项目 \ 接触类型	借用与干扰	语言融合
语言系统全局变化	-	+

如前所述，对于借用与干扰现象的区别，我们还可以根据变异是否结构性的变异（或是否要素性的改变）来加以区分：

表 3.6

特征项目 \ 接触类型	借用	干扰
结构性变异	-	+

当然，倒话所表现出来的语言变异面貌，显然不是局部的、零星的，而是全局的、结构性“系统整合”的，也就是说，显然倒话应该属于“语言融合”的范畴里。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将各种语言接触现象从语言系统变异的角度的区分，以及倒话在其中的地位集中列表如下：

表 3.7

接触类型 分类特征项目	成分 借贷	结构 干扰	语言 融合	“倒话” 的地位
基于结构性的变异	-	+		+
基于全局性的变异	-	-	+	+

我们上述的分类和找寻倒话在其中的地位，有一个特点，主要是从语言接触发生语言变异的角度来看的。所以，对于多语（双语）现象及与语言替换的区别，这里不必再深入讨论。

语言接触中的这些现象，在现象层面上，有些时候并不是那么可以截然分析开来。在共时的层面上，几种接触方式可能交错进行，或者一种接触方式里可能包含着另一接触方式；在历时的进程里也有可能一种接触方式引发了另一种接触方式。另外，作为一个具体的语言接触事实，其实既可以从变异的角度观察，也可以从功能的角度考察。例如在语言融合现象中可能也有语言功能转换的问题；在多语、双语现象中也可能有语言变异问题。

同样，不妨从语言承担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各种现象引起语言社会功能的变化。在语言接触诸现象中，一些接触现象如词汇的借用，并不影响语言社会功能的变化；而一些现象如双语现象则引起语言社会功能的分化；而语言替换这样的现象，则从根本上改变一种语言在一定社团人群中的功能地位。据此，又可以作出这样的分类序列来：

表 3.8

接 触 分 类 特 征 项 目	语 言 影 响	语 言 兼 用	语 言 替 换	“倒 话”
	借 用 与 干 扰 等	双 语 (多 语) 现 象 (包 括 兼 用 皮 钦 语)	(包 括 替 换 为 混 合 语)	在 其 中 的 地 位
语 言 部 分 社 会 功 能 变 化	-	+	-	-
语 言 全 部 社 会 功 能 变 化	-	-	+	+

主要从功能变化的角度考察语言接触的研究,如袁焱博士(2001)关于语言接触研究中曾讨论到“语言接触变化的全过程”。“语言接触一般要发生以下三种变化:语言影响、语言兼用、语言转用”并且这三者之间,是“一环扣一环,由浅到深、由大到小的发展”“每一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这条链从语言表层影响到语言深层影响,然后再发展到语言兼用。语言兼用有可能再导致语言转用……实现语言接触变化的全过程”(袁焱 2001,第 9 页)。尽管在讨论语言影响时认为“语言影响是语言结构的变化,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是语言功能的变化。”(同上,第 9 页)亦即涉及到变异,但是,当把语言接触的全过程看作是从语言影响到语言兼用再到语言转用的一个完整、连续的过程的时候,这里由浅入深的深入改变着的线索实际上就是功能变化的程度。

在上表中可以看到,从语言社会功能变化的角度看,倒话现象还涉及语言替换的问题。另外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从变异角度看和从功能角度看,倒话现象在两种序列中的地位大不一样。从变异的角度看,倒话现象处于一种基于全局性变异的语言融合现象;而从功能变化的角度看,语言融合产生新语言代替原来的母语,也应该可以看作是一种语言替换(或者说语言转用)。

综合从语言系统变异和从语言社会功能转变两个方面看,可以将语言接触诸现象和倒话在其中的地位这样加以表示:

表 3.9

接触类型及现象 特征项目	成分借货	结构干扰	语言兼用	语言替换	语言融合		“倒话” 其在中地
	如零星的词汇、语汇、语音、语法成分借用	如第二语言的“母语干扰”等	双语及多语现象,包括兼用皮钦语	包括母语被替换为混合语	尚无母语地位的混合语,如皮钦语、中介语	形成有母语地位的混合语,如克里奥尔语	
语言系统结构性的变异	-	+	-	-	+	+	+
语言系统全局性的变异	-	-	-	-	+	+	+
语言部分社会功能改变	-	-	+	+	+	+	+
语言全部社会功能转换	-	-	-	+	-	+	+

由表 4.6 可见,倒话现象在语言接触诸现象中,是一种通过语言接触发生语言系统的结构性的、全局性的变异,并使语言的社会功能发生根本性转化的一种语言现象。是一种“语言融合”现象,并且是具有母语性语言地位的一种语言融合现象,也就是一种混合语。

第三节 本书对混合语概念的界定 以及倒话现象的特殊性

一、关于混合语概念的各种不同理解

认识倒话现象在语言接触诸现象中的地位及其形成机制,还

得进一步讨论关于混合语现象的界定，这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复杂问题。为了本书讨论的顺利展开，必须对这些观点加以分析，并且至少明确本书使用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

从语言变异的视角看，倒话现象首先是属于“语言融合”的范畴。在这一范畴中，又有皮钦语（洋泾浜语）、克里奥耳语、混合语等各种术语。而且对于同一术语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理解。

各种解释和讨论中，尤其有两方面的分歧值得注意，那就是，1) 存不存在两种（或几种）语言通过接触混合成新的独立语言的可能？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的地位如何？两者是不是一种畸形的语言现象，有无可能取得和其他语言同等的地位？2) 两种混合语概念：一是指克里奥耳语和皮钦语这样的语言；二是专指克里奥耳语和皮钦语以外的混合语言。

（一）关于混合语存在与否的各种论争

关于第一个方面的问题，著名历史语言学家 R.L.Trask 在最近的（2000）新著 *Historical Linguistics*（《历史语言学》）这部著作中说，语言分化是可以产生新的语言，“……But this is not the only source of new languages. There is another, very different, way for a new language to come into existence, one which linguists have been very slow to appreciate.”（R.L.Trask, 2000, 第 317 页）亦即“……但是这并非新语言的惟一来源，还存在着另外一条非常不同的形成新语言的途径，语言学家们对这种途径的理解来得很慢。”这段话生动地反映了人们对混合语事实的不断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缓慢过程。

的确，曾经有很多历史语言学家不承认有所谓两种或几种语言混合形成新语言的可能。例如梅耶（1924；岑麒祥译，1957）在《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中，还专门有一章“混合语的概念”，讨论了语言间可以出现的各种“深刻影响”，甚至认为“一种普及化的语言，在它所传播到的各个区域里，多少总是一种混

合语”（同上第 67 页）。但是这里的“混合语”实际上是在语言受局部影响的意义上说的，而真正的多源融合形成新语言的混合语他认为从未被发现过。梅耶说“传统可能是世代相传的：语言由老的一代传给年轻的一代；也可能由语言的变换产生的：一个地方的居民学习了一种交际语言，而终于放弃了他们自己固有的话。但是，语言的形态系统无论如何都只有一个单一的系统。”（同上第 68 页）

由于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语言谱系划分，是根据语言通过不断分化形成亲属语言的假设为前提，因此承认语言也可能通过接触混合形成亲属语言，势必给语言谱系认定的工作将带来巨大的困难。“假如有一天遇到了这样的情形，语言学家的工作就很不容易了”（梅耶，1924；岑麒祥译，1957，第 69 页）；“因为我们既然可以在两套原始系统之间进行选择，那就会变成一种任意的选择，因而一切的证明工作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了。”（同上第 69 页）由于承认通过混合也可以形成亲属语言的困难，以及梅耶本人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界的地位，所以即使到了今天，反对语言通过混合或者聚合形成新的独立语言的观点仍然有很大的影响。

徐通锵先生也曾在《历史语言学》这部著作中说：“从现在已经研究过的语言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因语言的相互影响或汇合而形成的亲属语言，相反，语言因分化而形成亲属语言的现象却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特鲁贝茨科依的理论还不能动摇传统的谱系分类法和语言的历史研究的基础。”（徐通锵，1996，第 42 页）

当然根据语言事实，人们并不否认皮钦语、克里奥耳语等现象的存在。但是由于根本上不承认语言混合形成新的独立语言的可能，所以往往认为语言接触发生语言混合现象，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甚至是一种畸形的语言现象。叶蜚声、徐通锵先生就曾经认为“洋泾浜和克里奥耳语则是语言‘远征’的结果，是语言

随着殖民者深入异域的产物”；“洋泾浜’……是语言接触中的一种畸形现象”。(叶蜚声、徐通锵, 1997, 第 216 页)

陈原先生也曾经认为：“‘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 是语言污染登峰造极的例子。‘洋泾浜’一类的东西, 已经粗暴地破坏了原来的民族语, 这是殖民主义扩张政策的罪恶产物。”(陈原 1979, 又见 1998 卷一, 第 57~8 页)。陈原先生后来的看法有所改变, 认为自己以前的论断“过于简单化, 不能认为所有的‘泾浜’语言现象都是语言污染。”(陈原 1993, 又见 1998 卷二, 第 423 页)但是态度并未根本改变, “有些同志认为泾浜语和混合语不能认为是‘污染’, 只不过是两种语言接触的必然结果。我至今不这样认为, 特别是‘洋泾浜’在中国。”(同上, 第 620 页)

历史语言学家中, 也不乏对语言通过聚合形成亲属语言的看法持赞同者。最为著名的当首推特鲁贝茨科依(N.S.Trubetzkoy)。他认为语言的发展有分化, 有汇合; 语系的形成可能是不断分化的产物, 也可能是汇合聚集的产物。他甚至认为“假设印欧语系的形成是由于最初彼此没有亲属关系的诸语言聚合发展的结果, 这种假设决不比相反的假设更无道理。”(特鲁贝茨科依 1937, 雷明译 1982, 第 21 页)不过, 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赞同, 且不管特鲁贝茨科依关于印欧语的看法有无道理, 他关于语言的发展演化中, 把汇合与分化的作用放在同等的地位是极具意义的。从各种混合语现象存在的事实看来, 在考虑语言发展演化以致形成各种后代语言时, 如果一味的认为只能有分化发展这种惟一“正常”的发展路线, 则很难解释许多语言事实。

事实上, 和后来一些坚决不承认混合语的学者相比, 梅耶对此问题还是非常谨慎的。在梅耶看来, 一方面语言的形态系统发生混合的情形还没有发现, 他说: “事实上, 直到现在, 我们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例子, 可以使我们断定某种语言的形态系统是两

种不同语言的形态混合而成的。”（梅耶 1924，岑麒祥译 1957，第 68 页）但是另一方面，梅耶也并没有完全否决混合语的存在，他说：“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断定，在某种适合的情形下，不会有真正的‘混合’。”（同上第 69 页）

徐通锵先生也曾说：“从理论上说，我们自然不能排除因语言融合或相互影响而形成亲属语言的途径，因为今天世界上某些地区的克雷奥尔（creole）就隐含着这方面的可能性。”在叶蜚声和徐通锵合著的《语言学纲要》中还提到，“洋泾浜一旦升格为克里奥耳语，在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口头中扎下根，就会扩大词汇，严密语法，迅速地丰富发展起来，最后也可能变得和其他语言同样完备。”（叶蜚声、徐通锵，1997，第 217 页）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历史语言学家都开始正视语言混合的各种现象事实。这种观念的转变当然首先有赖于语言接触研究专家的不懈努力。自 19 世纪美国语言学家 Van Name，以及号称克里奥耳语研究之父的德国语言学家 Hugo Shuchardt 开始描写和探讨了混合语理论以降，直到 20 世纪在末 80 年代，即 1989 年形成了一个跨地区、跨语系、跨学派的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耳语学会（Society of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以来，人们努力描写研究各种语言接触事实，尤其对皮钦语、克里奥耳语等语言混合现象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通过接触语言学家的艰苦努力，混合语，以及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长期被视作语言接触的畸形儿的看法已经逐步被唾弃。而且，由于大量语言事实的不断发掘，如今从事混合语言研究的人们大多逐步承认，混合语言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可能发展到和其他任何自然语言一样系统、严密；完全可以拥有和其他任何自然语言一样丰富的表现力，并且承担一种独立语言可以承担的全部社会功能。

另外，对于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的各种认识，除了前述一些分歧之外，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承认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都是两

种或几种语言相互接触的产物；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的最基本的
一个差别是：克里奥耳语是母语性语言，而皮钦语不是。

（二）有关混合语概念本身的一些分歧

以上是人们关于混合语存在与否的讨论。自然，对于本书来说，通过对倒话结构面貌的深入分析，混合语存在与否，两种语言通过接触、融合可否形成新的第三种独立语言等等问题，已经是事实而不是问题。有了前两章的事实分析，这里不用作更多的讨论。这里需要略加分析的是有关混合语的一些有分歧的说法。

第一个有分歧的说法是混合语（mixed language）包不包括皮钦语。有的人把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合称混合语，如“皮钦语（也有人译成洋泾浜语）和克里奥尔语都是混合语”。（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 1997，第 181 页），也有人只把克里奥耳语等成为母语的混合语言才叫混合语，如“洋泾浜……在一定条件下，它可能被社会采用为主要的交际工具，由孩子们作为母语来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洋泾浜就变成了混合语，又叫克里奥耳语”。（叶蜚声、徐通锵 1997，第 216 页）。

第二个有分歧的说法是混合语包不包括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国外一些学者还把 mixed language 和克里奥耳、皮钦语对立区分开来使用。例如，“混合语和皮钦语、克里奥耳语有着原则性的区别”，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所有的词汇（包含很多词义转移）通常来自于在社会关系中占优势地位的语言，而语法系统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混合语（mixed language）“可以说词汇的词素来源于语言 A，表现语法意义的非自由语素，来源于语言 B；表现语法意义的自由语素可能来自于语言 A 也有可能来源于语言 B；句法结构在基本特征上就像语言 A 一样。”（E. B.

Головко, 1998)^①

实际上,所谓与克里奥耳语有原则性区别的 *mixed language*, 核心的观点是这种语言“表语法的自由语素可以来源于语言 A 的也可以来源于语言 B”,亦即形态系统发生了混合。尽管有些学者使用这样的标准界定 *mixed language*, 并且把它和克里奥耳语“原则性”的区别开来,但是这种标准实在有点让人难以把握。以倒话为例,根据分析,倒话的词汇/语法系统各有不同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倒话似乎应该是克里奥耳语;但是就像倒话的非核心的词汇中也有藏语词一样,在语法系统中,也有来自汉语的影响,而且正是“表语法意义的自由语素”,这时倒是又像是“与克里奥耳有原则区别”的 *mixed language* 了。法国学者 Guillaume Jacques (向柏霖)先生对倒话现象甚感兴趣,开始他说倒话的词汇和语法各有来源,只能算是一个克里奥耳语,不能说是混合语;后来又告诉我说,倒话的格标志和动词的体态式等标志中,既有来自汉语的,又有来自藏语的,“形态系统发生了混合”,应该算作混合语——*mixed language*。如此等等,这种标准实际上根本无法贯彻。根据我们对倒话以及后文第五章即将介绍的另一个藏汉混合语青海五屯话(又叫桑格雄语)的分析看到,这些语言不管被叫做什么,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便是词汇和语法系统的异源性,这种倾向性是以源语言成分分布相应系统的核心部分为标志的(如核心词汇);同时,在词汇和语法各自系统内,又有少量的另一源语言的成分(如倒话的非核心词汇中也有少量的藏语词汇,语法系统中有少量的汉语语法成分)。而且这两个

① 这段话引自 E. V. Головкин 1998 *Медноских алеутов язык* (梅特诺的阿留申语), 文章在讨论这种语言时介绍了 *mixed language* 和皮钦语、克里奥耳语的区别。蒙法国学者 Guillaume Jacques (向柏霖)先生惠寄这些资料;原文是俄文稿,蒙南开大学中文系杨爱芬博士帮我译成了中文。借此机会,谨致谢意!

方面并非对立的、不可调和的方面，而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实际上，一种语言的词汇和另一种语言的语法系统的结合，绝不可能是如此来源完全分明的机械的加和，这是两种复杂系统的有机有序的整合，因此词汇/语法从根本上来自不同的源语言和具体分布上并非纯粹来自不同的语言是并行不悖的。

关于混合语的这种观点实际上也应该和梅耶等历史语言学家否认混合语的态度有关。因为在梅耶看来，一方面语言的形态系统发生混合的情形还没有发现，但是“我们却不能断定，在某种适合的情形下，不会有真正的‘混合’”。（梅耶 1924，岑麒祥译 1957，第 69 页），另一方面梅耶所坚持的语言系统不能发生混合，是指“形态系统”不会发生混合，“语言的形态系统无论如何都只有一个单一的系统”（同上，第 69 页），而“语言的形态系统是由不同的语言的形态混合而成的”这样的例子是闻所未闻的（同上，第 68 页）。

二、本研究关于混合语概念的基本界定

首先，对于混合语存在与否的论争，本书根据具体的语言事实认为：和语言分化可以形成亲属语言一样，语言深度接触发生语言融合也完全可以产生新的独立的语言；而且新生的语言完全可能和任何其他“自然语言”一样拥有完备的系统，担当起和其他任何独立语言所能承担的全部社会功能。在此基础上，为了讨论的顺利进行和逻辑上的前后一贯，我们必须对本书中所使用的“混合语”概念作出确切限制和界定。

本书对混合语概念的两个基本的限制性界定是：第一，必须是一个独立语言；第二，可以证实没有传统语言发生学来源。所谓的独立语言是指，是否拥有母语性语言的地位；所谓有无传统的发生学来源，是指能否纳入传统的发生学“谱系树”关系中，其核心标志是，能否给一种语言的历史发生找到一个单一的原始语言来源。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面对一种语言，无法找到

它的原始来源时，未必就一定没有发生学来源。因为“找不到”与“没有”并不是一回事。就像一些至今无法判定其谱系地位的语言，例如日语，找不到其原始来源，并非就意味着一定没有单一的发生学源头。这就是我们在第二个限制中，加上“可以证实”的原因，亦即这种语言不但“找不到”单一的历史来源，相反可以证实其没有单一的发生学源头。

从传统语言发生学的观点看，一种语言拥有多个发生学来源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语言事实的说明，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的确形成了这样一些特殊的语言。至于这些语言的历史地位到底如何理解，是否看作一种正常的语言，是另一回事，问题只是，拥有一种母语性语言地位、而且不能归结为单一历史来源的这些语言现象的存在本身，首先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尽管有争议，但是人们通常将这样的一些语言现象称之为“混合语”。

因而，在本研究看来，一种拥有母语地位而没有单一历史发生学来源的语言事实，就是**混合语**。

这里我们对于混合语的界定，采取了功能标准和结构标准相结合的方式。从语言的社会功能上说，要求这一语言是一种独立的拥有母语地位的语言；从语言的自身结构来说，是一种没有单一历史来源的语言。没有单一历史来源也就是表现为多个的源语言系统的混合。

在对于本书所讨论的混合语概念作这样一个界定之后，我们把其他一些在结构上符合没有单一历史来源的特征，而功能上尚不具备承担母语功能的语言现象只是泛称为语言混合现象，而不叫混合语。这样，克里奥耳语就应该是一种混合语，而皮钦语则是只能算是一种语言混合现象。尽管皮钦语也是一种重要的语言融合现象，但是没有母语地位尚不能称“语”。其他诸如各种

“中介语”、“民族方言”^① 以及“土汉语”^② 等等提法或现象大多可以算是“语言混合现象”。对于这种不是混合语的“语言混合现象”，可以采取比较宽泛的标准，可以不关心源语言是否独立语言的问题。这样，方言间的接触也可以纳入语言接触的范畴，方言间的接触也可能出现结构异源的“语言混合现象”，只要能够清楚的区分和确定语言系统各层次结构中源语言的来源方向，也就可以确定方言间的语言混合现象。

相对于混合语和语言混合现象，一些只有局部影响的语言现象，视作语言影响现象。正如前一节所分析，语言影响还包括成分借贷和结构干扰等现象。

三、倒话的混合语类型及其典型性

首先，根据对混合语的前述界定，本书所讨论分析到的倒话，以及后文将涉及的青海五屯话（桑格雄语），都是混合语。其次，本书只讨论两种语言深度接触形成的混合语，不包括三种或者三种以上语言接触形成混合语言的情况，倒话也正是两种语言全面整合形成的混合语。第三，由于两种语言接触是语言接触的最基本的方式，同时倒话所表现的两种语言混合的全面深刻性

① 中介语是主要用于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概念，民族方言是陈保亚先生（1996）提出的，是“是一种语言被另一民族作为第二语言时的变体”（陈保亚 1996，第 10 页）。

② 叶蜚声、徐通锵先生《语言学纲要》中指出“我国从宁夏经过陇东、青海、川西到云南、贵州……这条语言走廊之中有不少土汉语式的混合语”（叶蜚声、徐通锵 1997，第 218 页），并以四川阿坝地区藏汉群众说的一种“土汉语”为例进行了介绍。需加说明的是，这本著作里说明了洋泾浜成为母语才叫混合语，也说明我国民族杂居地的“土汉语”，“虽然还没有成为该地区各族人民的母语，但在性质上也可以算是一种混合语”（同上，pp217~8）。当然，既然“土汉语”是指那些“没有成为该地区各族人民的母语”的语言，这里就不把他看作是混合语，而归入“语言混合现象”。另外，现在看来，这些地区显然也有成为了母语的混合语，如川西的“倒话”，青海的“五屯话”（又称桑格雄语）等等。

与有机有序性极其鲜明，因而倒话现象所体现的，又是两种语言深度接触全面混合的极其典型的混合语类型。

本书在研究分析倒话的共时结构，亦即藏、汉语言在倒话中的内在分布层次时，运用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便是“结构/要素分析法”。通过层层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倒话的语言系统，亦即各个子系统的各个层面上表现出来的一种异源性质。因此倒话所体现的这种混合语类型，在其结构上的一种重要特征是语言系统在其结构/要素上的不同来源的结构异源性质。

这种混合语类型的判定，也可以采用结构和功能相结合的标准，具体来说应该有这样四条基本标准：1) 源语言必须各自都是独立的语言，不能互为对方的方言，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2) 从结构上说，是深度的结构异源性。在共时层面的反映是不同语言结构的交错混合，在历时层面反映出的就是来自不同语言的异源性。3) 从功能上说，必须是一个语言社团的母语或者母语者的语言。4) 从结构到功能上，和任何自然语言一样，混合语拥有一个具备独立品质语言的所有特质和全部功能。由于结构上的深度异源性，使得将这种语言无法划归源语言中的任何一方。和源语言之间是互不隶属的独立语言一样，新的混合语言也不隶属于源语言中的任何一方，也是一个独立的语言；同时为了担当起作为特定语言共同体的第一交际语和孩子们学习的母语的功能，新产生的混合语也就必然地拥有了适应交际需要的相当丰富的词汇、完备严密的语法体系。

倒话是符合这些标准的。首先，其源语言藏语和汉语各自是独立的语言，互相不是对方的方言。其次，从结构上说，和任何自然语言一样，倒话拥有极其严密、复杂有序的语音语法系统，丰富多彩的词汇系统，而且，语言系统的方方面面都深刻地表现了藏汉两种语言系统全面整合的结构异源性质（关于倒话的结构异源性还将在第五章集中总结论证）。再次，从功能上说，倒话

成功地承担着特定语言社团的母语和第一交际语言的功能；人们用它来交流生产生活中的各种信息，表达生产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源语言互相不是对方的方言的意义是，在形成混合语之初两种源语言已经是独立的语言，这里并不关心在此以前两种源语言之间的关系。对于藏语和汉语而言，在距今两百多年前倒话产生之时，自然早已是独立语言了，且这种独立语言的历史以数千年计。在这个意义上，汉藏语之间是否亲属语言对于倒话的混合语性质没有影响。

倒话，和其他任何自然语言一样拥有同样精妙的复杂系统，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表明这样的语言结构的简陋；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倒话的语言不足以承担表现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功能缺陷。倒话，以其与使用它的人群休戚与共的存在，成为特定人群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特定人群独具个性的文化风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倒话也就表现为人们感受母爱、表达情感，获得生活经验和人生智慧的伟大的母语。这样的语言如果被认为是畸形的语言是不公平的。

同时，倒话不仅是一种混合语，而且是一个保存非常完好的活的典型地混合语个案。一方面，由于形成的时间不长，受其他语言的冲击少，倒话非常典型地保存了不同语言系统全面混合形成的异源结构面貌；另一方面，对于两种、三种甚至三种以上的语言混合的情况，如果要深入揭示多种语言形成混合语言的现象，揭示其共时运作的深层机制和历时形成的内在机制，首先还得深入揭示两种语言间的混合机制。而倒话是在特定的环境里，纯粹由两种语言不受其他语言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混合语言，在这个意义上，也为揭示语言混合现象提供了一个极其典型的个案。

第四章 历时机制探讨：两种语言的深度接触与系统整合

通过第二章所分析的这些语言事实可以看出，倒话表现了藏、汉语极其深入全面的混合；倒话现象典型地保存了语言系统各个层面上有机有序的异源性。倒话的这些特征，不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结构异源”现象的极其宝贵的窗口，同时也为进一步考察语言中异源结构的历时机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本章将进一步探讨倒话现象形成的历时发生机制，提供关于某种混合语历时形成机制的一种新模式。具体内容主要分两部分，首先将讨论回顾有关混合语形成的各种理论（第一、二节），然后集中分析形成倒话现象的历时发生机制（第三节）。

第一节 混合语形成的各种理论回顾

关于克里奥耳语、皮钦语等混合语现象研究的一般历史，在绪论部分已经作了简要介绍。这里主要从发生机制方面对于相关理论作一个回顾。由于这里回顾的是各种既有的理论，所以，本节的混合语概念就不止是本研究的异源结构语言的混合语类型，而是一种宽泛的、所有通常无法纳入传统“发生学关系”的语言或者语言现象。当然主要是关于皮钦语（洋泾浜语）、克里奥耳语形成机制的理论。由于各种混合语类型的不同，这些理论未必适合倒话的形成机制的解释，但是作为与传统发生学关系完全不

同的共同混合语现象，应该有许多启示。

一、几种典型的学说

关于皮钦语、克里奥耳语的发生的各种理论探讨中，有如下几种典型的观点。

单一起源说 (monogenesis)。最早是由 Whinnom (1956) 提出来的。其后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基本的观点是认为大多数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耳语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并且认为这个祖先就是建立在萨本尔语 (Sabir) 基础上的葡萄牙皮钦语。这种语言 16 世纪流行于地中海沿岸并被称为“林呱佛兰卡” (Lingua franca)。为了解释各种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耳语如何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他们还创造了“词汇替换”理论 (relexification)。以证明和解释由共同的祖语发展而来各种混合语的过程：由祖语提供的语言结构为基础，在不同的地区不断替换不同的高层语言的词汇，而形成不同的混合语。这种理论简洁明了，并且似乎可以一以贯之的解释相当多的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因而颇受欢迎。然而在不断发现的各种丰富的语言事实面前，穷于应付，难以自圆其说是可以想见的。

普遍语法说 (language universals)。这种思想最早据说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如 Coelho, 1880 ~ 1886)。到了 20 世纪中后期受 Chomsky 普遍语法理论的影响，关于混合语代表了人类先天语言的本质的普遍语法理论也活跃起来。在他们看来，各种自然语言的差别是来自非本质的边缘语法，或是在普遍语法允许的范围内的参数变化；而混合语则扬弃了各种边缘语法，只留下普遍语法。因为各种母语人在参与混合语形成初期，共同接受的自然都是人类普遍共有的语法规则。代表人物有 Ferguson (1971)、Bickerton (1973, 1981)、Todd (1974) 等等。不过和单一起源论一样，在各具特色的混合语现象不断被发现和报道面前同样穷于应付是可以想见的。

简化理论 (simplification theory)。为了使幼儿或非外语习得者更容易理解,人们不自觉地会把自己的语言加以简化;混合语便是这种不自觉尝试的结果。这种理论最初肇源于 L. Bloomfield。L. Bloomfield (1933) 在分析相关语言现象的初期形式的现象时,比喻为成人与孩子沟通时使用的“孩子的语言”(baby talk),又叫“外国人说话”(foreigner talk)。这种理论还被应用于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相当有影响。持反对意见的人(例如 Wardhaugh, 1986: 71)认为:该理论不足以解释以不同语言为基础的克里奥耳语和洋泾浜语之间的相似性,因为以不同语言为背景的欧洲人不可能以不约而同的方式去简化自己的母语。另外,从倒话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倒话的语言系统如此复杂精致,看不出什么“简化”的迹象。

克里奥耳连续流理论 (creole continuum)。这种理论认为从一种皮钦语到克里奥耳语到标准语之间形成了一个连续流。这些语言可以在同一时空共时分布形成一个连续流,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克里奥耳语受标准语的影响而失去混合语的特征 (decreolization 又译非克里奥耳化);同样,标准语也可以在前者的影响下具有一些混合语的特征。代表人物是 Decamp。著名社会语言学家 W. Labov 的社会方言理论对此也有了重要的影响。坚持克里奥耳连续流说的学者,根据 W. Labov 的社会方言划分方法,以一套语言特征为标准,用来确定每一位说话人在连续流中的地位。由于根据这个理论可以把黑人英语作为独立社会方言,在六七十年代还受到了争取独立社会地位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关注和支持。不过严格地说,克里奥耳连续流理论还不是关于混合语产生的理论,这个理论主要是体现了克里奥耳语和源语言在同一时空并存时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是可信的,在方言和方言之间或者在语言与语言之间,总是表现出一些过渡的状态,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底层影响说 (substrate influence)。底层理论认为,混合语的形成通常和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底层语言”(substrate language)的群体有关。这种理论和前述理论不同的是,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不是从接触外语的人的不完全学习开始,也不是从被学习语言为母语者以“幼儿的语言”似的迁就开始,而是从那些处于被统治地位、又不能互相通话的人群之间发生的。这些人群各自有自己的母语,但互相不能交流,于是共同使用一种第三方语言,也就是变通了的统治者的语言来交流,于是形成了皮钦语,并进而发展为克里奥耳语。可以用下列公式来表示其理论模型:

$$\frac{\text{目的语}}{\text{底层语言 } A \times B (\dots \times C_n)}$$

这种理论所反映的主要是三个以上的语言之间融合形成混合语的情况,和本书所讨论的混合语不一样。

二、最近的综合理论

近年来,关于混合语言的调查报告和生成机制的研究不断深入。关于语言接触和混合语生成机制的讨论也逐步趋向于不偏向任何一种学说,而又合理吸收各种理论的综合倾向。Mühäusler (1986) 就认为普遍语法、高层语影响和底层语影响都在混合语的形成中有所影响。还有 S.G.Thomason and T.Kaufman (1988) 以及 S.G.Thomason (2001), 也都可以看做是不专门坚持一种观点的综合理论。S.G.Thomason 是近来西方影响较大的一个语言接触研究专家,这里着重讨论他的语言接触理论。

S.G.Thomason(托马森)最近(2001)出版的新著是 *Language Contact*(语言接触)。这部著作与1988年他和 T.Kaufman(考夫曼)合著的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语言接

触,克里奥耳化和语言发生)^①的内容基本一致,前者更具有一般的概论性质,后者包括了更多的实例分析。从混合语的形成方面而言,作者提出了以“极度借贷”和“转换干扰”,以及通过皮钦语母语化的克里奥耳语等三种方式形成混合语的理论。由于不完全采用一种模式,而是分别使用三种方式解释混合语的形成,所以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综合性的理论。

他们首先把语言接触分成两个基本的形式,一是借贷,一是干扰,通过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形成“没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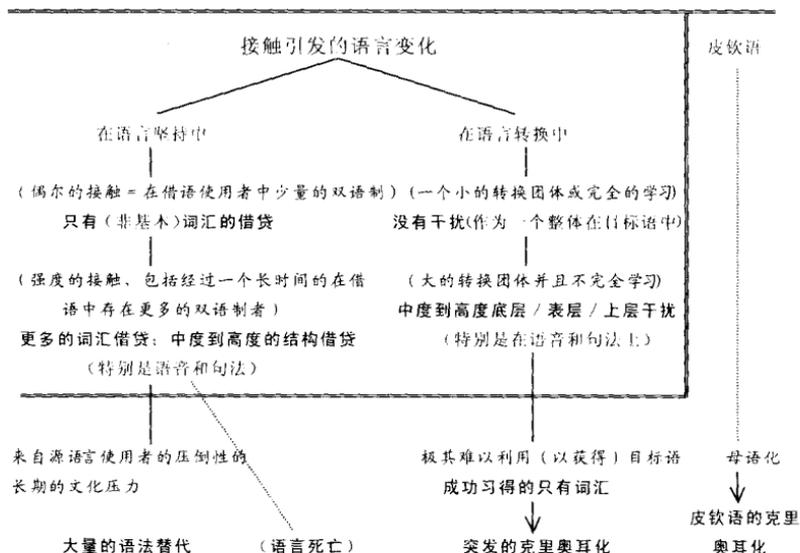
借贷是指将外语的特征借入母语中。借贷通常是从词汇开始,“借贷的条件下进入借用语的第一个外语成分是单词(words)”。但是借贷也可以是语音和形态、句法等因素。极度借贷的情况下可以出现一种“大规模语法替代的语言(language that result from massive grammatical replacement through borrowing)”,这种语言便是一种“没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

常见的干扰则是来自于使用者向目标语转换中未能完全学会目标语,并把这种不完全学习的结果扩散到习得的目标语中。与借贷相反,干扰是从语音和句法开始,并且有时还包括形态。最为极端的情形是在语言转换中,对于讲话者而言目标语的可用性是那么有限,以致转换只能成功地获得目标语的词汇而一点或完全不能习得它的语法。这时出现所谓“突发的克里奥耳化(abrupt creolization)”,这种情况下形成语言也是非发生学的语言。没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还有一种,一种充分确定的皮钦语可能通过一定的时间变成克里奥耳语。而皮钦语是在语言妥协折衷过程

^① 这两本著作,曾晓谕先生在专业外语课中,组织少数民族语言方向的研究生共同翻译学习和研究,借此机会使我在较短的时间里了解国外有关语言接触方面的一些理论和动态。参加翻译学习的有冯英、周德才、孔祥卿、田恒金、赵敏兰、岳静、季云起、时秀娟、王宇枫、孙易、甘春艳等学兄,谨此深表感谢。

中，由发生接触的社团成员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共同的交际工具。皮钦语产生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是操各种语言的人们在接触环境中对发生接触的语言所进行的简化，特别是对词汇基础语言的简化，“皮钦语产生的最好的起点是相互简化”，而这种简化的结果基本上是由相关的语言中的共相标记和类型距离的结合来决定的。作者以如图 4.1 的方式表现了语言接触引起各种语言变化的研究结论。其中双线框住的部分，是轻度和中度的借贷以及轻度和中度干扰情况下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变化。这些情况下，变化的结果仍然不改变语言的发生学关系；在方框以外，即方框下边和左边的三种结果就是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形成的“没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

图 4.1 语言接触的引起语言变化 (S.G Thomason and T.Kaufman1988, p50.)



说明：图中的楷体字表示不同的接触程度或条件；黑体字表示语言接触后语言变化的结果

关于语言接触理论值得注意的还有 Labov 的学生 Poplack (1993) 提出的基于变异理论的语言接触理论。她将语言接触现象分为 1) 语码转换, 2) 词汇借用, 3) 不完全的第二语言习得, 4) 干扰, 5) 语法融合, 6) 语体简化, 7) 语言死亡共七种。并且分析了具有近似结构差异的两对接触语言在不同社团中的不同接触形式, 认为造成不同接触结果的原因不能只从语言的结构因素里去寻找, 而要考虑不同的社会因素的作用。

三、各种理论对倒话研究的启示

各种单一的解释模式的不足前人已经谈到, 那么最近的综合理论又如何呢? 从前述介绍可以看到, S.G.Thomason 等学者并没有专门采用一种方式解释混合语的发生, 而是采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不同的语言接触类型。其“综合”的本质是说明, 混合语言并非都是同样的惟一的形成方式, 根据不同的接触类型可以有不同的形成方式。这无疑是非常科学的态度。然而, 其中所采用的不同的解释方式, 实际上仍然和以前的一些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例如在“语言转换”中形成的各种接触极其结果, 乃至突然克里奥耳化, 所依据的仍然是“不完全学习”的解释方式; 而在皮钦语的形成过程中仍然主张“简化理论”。

由于本研究不是全面讨论混合语形成的机制, 所以对于这些理论本身不可能作出更多的评论。这里的任务最终是希望揭示倒话的形成机制, 结合这一主题, 需要作如下讨论。

(一) 从相反一面的启示

从倒话现象的共时面貌可以看到, 首先, 倒话绝非藏语或者汉语的一种简化语言; 其次, 假如当初是一种简化的语言, 后来由于母语化, 迅速地丰富发展起来的情况也不太可能。如果是这样, 那么已经简化的语言与源语言有很大的距离, 在母语化后的立即丰富起来时, 势必更加远离源语言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但是, 倒话与源语言对应的部分是那样的密切, 看不出简化之后

又独自发展的迹象。

更重要的是，两种源语言在倒话的语言系统中的混合是那样的深入，完全可以说系统的每一个层次层面和每一个要素中，都能够看到两种语言全面整合的信息。这种面貌给我们的第一个感受是，在倒话形成过程中，两种源语言的地位没有主次关系，任何在一种源语言基础上通过另一语言的接触方式形成倒话的解释，都难以揭示两种语言如此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整合。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是历史上各种混合语产生的解释方案，还是托马森最新的方案，都自觉和不自觉地遵循着以某一源语言为主来考察混合语形成机制的方法。

除了前述皮钦语的克里奥耳化之外，这些解释方式中，最为基本的概念是借贷和干扰。正像前述 S.G.Thomason 所解释的那样，借贷是外语成分借入母语。混合语的一种形成方式，是在母语一直被坚持中逐步为极度借入外语的成分而形成，这时混合语的形成是以母语为基础的。而通过干扰解释混合语的形成，是随着对于一种目标语的习得程度的不同，表现为母语对于目标语的不同程度的干扰，这个视角实际上是以目标语为核心的观察角度，以目标语的完善习得的程度为基础研究语言接触。这两种情形，在现实的语言接触现象中无疑都是存在的，但是，要像这样以一种源语言为基础解释像倒话这样的语言面貌，却是有困难的。根本的一点就是无法解释倒话中两种源语言的混合可以如此的全面和深入。首先，对于倒话的词汇和语法的异源结构性而言，显然不符合“大量的语法借贷”的情况：母语对于外语的借贷，从词汇开始，一直到大量的语法借贷，语法自然主要是外语的，但是词汇也已借进很多。其次，看语言转换中的干扰所引起的结果非常类似倒话这样的情况：都表现为词汇和语法的异源性，但是，通过“极度难以习得”乃至只能习得词汇的情况下，难以想象两种源语言可以有

如此全面的混合。

的确，借贷和干扰是语言接触的两个重要的方式，标志着两种不同方向的语言接触方式，也是极其常见的普遍的现象；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这方面的讨论很多，并且有着这样几乎是一种常识的认识：借贷从词汇开始，逐步可以深入到语音、形态和句法；在词汇中，又是从边缘向核心的层次发展；而与借贷正好相反，干扰如母语对于第二语言的干扰，则是从句法、形态开始的，如此等等。但是这两种机制都不足以解释语言深入接触全面混合过程的机制和结局的面貌。

因此，我们认为，倒话这样的混合语言，不是通常的借贷和干扰的方式形成，而有另外的更加特殊的形成方式，这种语言接触乃至形成独立混合语的接触方式不妨叫做**语言深度接触**。由于本书所考察的混合语的形成，不仅是在深度接触中发生，而且往往是在极短的时间中发生，因此又可以叫做**深度突发式接触**。相应的可以把一般的不足以立即形成独立混合语的借贷和干扰等接触方式叫做**语言一般渐进式接触**。那么一般接触可以分为借贷和干扰两种基本形式。深度突发式接触的机制正是本书此后需要探讨的，而且对于这种接触形成类似倒话这样的语言的机制，首先我们不能不视作是异源成分的提供者**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也是从既有理论不足以解释倒话的一面来说的。

从相关理论中值得借鉴的方面说，也有几个重要的方面。例如，如前所述对于倒话而言最与 S.G.Thomason 的接触类型类似的是转换中的干扰及其最终形成的混合语，那么从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倒话的形成不能付诸于极度不完全习得的情况，但是**一种习得性原则**在其中的作用必须引起极大的重视。

（二）正面值得借鉴的地方

从 S.G.Thomason 等学者的接触理论中需要值得注意的还有

几个方面。

其一，混合语、包括克里奥耳语的形成，并非仅仅是皮钦语的母语化；非但不是，而且皮钦语的母语化也不是主要的方式。这和我们在国内关于克里奥耳语的常见的定义是大不相同的。从倒话的情况看来，倒话的形成也不大可能是经过了一个皮钦语的阶段；而且正好相反，形成类似皮钦语、中介语或者“民族方言”这样的交际语言的存在，恰恰可能缓解了“交际压力”，因而限制形成类似倒话这样的混合语。

其二，是关于突发的克里奥尔化 (abrupt creolization) 的观点。这也是 S.G.Thomason 等学者提出的克里奥耳语的一种形成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正在形成的接触语言 (contact language) 一下子就成为社会的基本语言 (primary language)，被这个新的多语言社会的孩子当作第一语言来学习 (尽管不必作为惟一的第一语言)。于是，这种接触语言迅速扩展成为一种克里奥尔语，而不是固定为在功能和语言学上都受到限制的皮钦语，尽管在它凝固成一种语言之前的那个形成阶段与通常所说的前皮钦语 (prepidgin) 阶段相当。尽管具体的形成过程无法借鉴来说明倒话的历时机制，而且作者在讨论这些方式时，始终没有脱离在奴隶之间才能形成这种克里奥耳语的视角，但是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里，不通过皮钦语阶段而直接形成一种混合语是可能的。这种情形对于倒话来说是极其值得重视的。

其三，过去的许多学者，包括 S.G.Thomason 的语言接触理论中，强调所接触的语言之间“类型学的距离”对于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化的影响。实际上，梅耶 (Meille) 关于语法借贷只发生在非常相似的语法体系间的观点 (1921) 也正是建立在类型学距离的观念基础之上的。这些观点是极有价值的看法。

最后，许多学者，包括 S.G.Thomason 极其强调社会因素在语言接触中的重要作用。S.G.Thomason and T.Kaufman (1988)

说：我们关于语言干扰理论的开端是，说话人的社会语言的历史（而不是说话人的语言的结构），是语言接触的（语言）结果的首要限定性要素。单纯语言学上的理由仅仅只是相关的，严格讲来完全是次要的。这种观点是求实的、唯物的和科学的，值得我们认真重视、借鉴。

第二节 中介语理论对混合 语机制研究的启示

中介语是主要运用在语言习得理论中的术语，并不是从语言接触研究的视角提出来的，但是这一现象的实质涉及到语言接触，从语言接触研究的视角来看，中介语往往表现为一种语言混合现象，同时也是常见的在短时间内可以集中观察的语言混合现象。因此，参考前人对“中介语”的研究，对于认识混合语现象及其机制、认识倒话在语言接触诸现象中的地位有重要的意义，本书关于混合语历时机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交际压力度”便是受启发于有关“中介语”研究的成果。

作为主要是学习活动中第二语言习得中发展起来的“中介语”理论，往往又用来说明人们自然接触中第二语言习得的“中介语”现象，尤其是将我国国内少数民族所说的汉语的一种变体，也叫中介语（如盖兴之，1996、2000，等）。陈保亚（1996）先生曾把民族之间运用其他民族语言形成的变体概括为“民族方言”。从结构上一定程度的异源性质和功能上作为特定范围交际语言的特点看，两者具有相同的“语言混合现象”性质。但是本节讨论的是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中介语”现象。

一、关于中介语

中介语（interlanguage）是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使用的介于

自身母语或本族语 (native language) 与目的语 (target language) 之间的语言体系, 是以母语为出发点, 向目的语不断接近。20 世纪 60 年代起, 研究第二语言习得中偏误分析的不少学者 (如 Clyne, Ferguson, Valdman 等) 发现了中介语与克里奥耳语和洋泾浜语之间的相似性 (姜亚军, 2001), 使得人们注意到混合语研究对于语言习得的启示。但是我们在这里更感兴趣的则是中介语现象对于混合语形成机制研究的启发。中介语形成过程中母语与目的语的交互作用实际上也是一种语言接触; 中介语的一些特征如目的语的词汇与倾向母语的语法结构等等, 和倒话所表现的语言特征相当类似; 同时, 中介语的研究, 为研究者近距离观察正在发生中的语言接触过程, 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因而也就有其特殊的价值。这一切使得我们不能不认真关注有关中介语现象的研究。

(一) 中介语理论概说

中介语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 是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的一种理论模式。这种理论模式的提出被认为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打破了此前第二语言习得中对比分析、错误分析的理论束缚, 使第二语言研究与教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据有关材料介绍 (吕必松, 1993; 王建勤, 1994; 戴炜栋、牛强, 1999; 辛春雷 1999; 杨文秀, 2000; 常新萍, 2001 等等), 关于中介语的相近概念最早出现在 1969 年 Corder 的《学习者错误之重要意义》一文中。Corder 将学习者尚未达到目的语语言能力的外语能力称为“过程能力” (transition competence)。1971 年, Nemser 在一篇论文中, 提出了“相似系统” (proximative system) 的概念。1969 年, Selinker 在剑桥国际会议上的论文 *Language Transfer* 中首先使用了 *inter language* 一词, 确立了 *interlanguage* 这一概念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地位。

Richards 将 Selinker 的中介语概念解释为: “用来指称学习者

通过先天学习策略以及某些启发的作用，在目的语输入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变化的，逐步趋于成熟的语言系统。”

中介语主要有三个特征：(1) 系统性。中介语在任何阶段都呈现出较强的系统性与内部一致性。(2) 开放性。中介语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具有逐渐进化的特征，其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性；(3) 灵活性。中介语是一个灵活的、不断变化的体系，新的语言规则进入中介语系统后具有极强的扩散能力，中介语系统处于不断的重组之中（辛春雷，1999）。

研究表明，学习者由于种种原因大多并不能到达目的语这个理想的终点。中介语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往往不再继续发展，而是表现出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被称之为“石化现象”（fossilization）。

石化现象研究的先行者 Selinker 对该现象做出的定义是：语言石化现象是指外语学习者的中介语中的一些语言项目、语法规则和系统性知识趋于固定下来的状态，年龄的增长和学习量的变化对改变这种固定状态不起作用（戴炜栋等，1999）。

近来的中介语研究还发现，在第二语言教学、第二语言习得活动中，“交际压力（communicative pressure）”对于中介语石化现象的发生有很大的影响（杨文秀，2000）。

（二）中介语与其他混合语现象的区别

关注中介语研究，还得注意中介语和其他语言混合现象的不同之处。尽管从语言接触研究的视角看来，中介语也是一种重要的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混合现象，但是，毕竟中介语概念的提出还是基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需要，各有不同的观察视角。而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尽管也研究第二语言自然习得中的情况，但是主要是在第二语言教学习得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而通常人们所研究的各种语言混合现象，则不是在有意识的教学活动，而是自然交际中的语言接触。第二语言习得，尤

其是教学中的语言习得，因此也与非教学而自然交际中语言接触的形成的语言混合现象有所差别。语言习得的终极目标是完整准确地掌握目标语言，尽管学习的远期目标也是为了交际，但是，他的当下的目标是“习得”；而混合语形成之初的语言接触的最直接的动因、当下的目标就是立即实现交流，是交际压力直接促使语言接触，而为了交流不得不有所“习得”。由此根本动因的不同，所形成的语言接触的结果，自然就有一定的差别。这是其一。

其二，混合语的形成是接触双方的语言、以及语言接触承担者的人群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两个语言人群在接触中的实际的“接触方向”不一，但是其作用的结果——混合语，则是双方共同的产品。而在第二语言习得这里，尤其是教学习得第二语言活动中，主要是母语向目的语的发展指向；形成“中介语”不过是这个过程中未尽人意的“意外结果”；目的语和目的语者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一种标准和目标，始终施加的是“正向”的压力，是力图避免中介语之类“习得错误”结果的一种力量。从愿望上说，目的语和目的语者在“中介语”的形成上不应该承担责任。而混合语的形成中，所接触的语言和语言的承担者双方是形成“混合语”的共同的直接的责任者。

其三，在具体的形成机制中，在混合语这里，“目的语规则泛化”现象几乎不起作用；“学习策略”的影响也就无从提起。如果说有什么“策略”的话，应该起作用的是“交际策略”了，可惜人们还没有条件对这方面作深入研究。

第四，自然，最为重要的是，目前所研究的中介语现象与混合语的根本区别是：混合语是一定言语社团的第一交际语言和孩子们学习的母语。从语言系统的复杂有序性到语言所能承担的各种功能而言，混合语和其他一切独立的自然语言没有任何区别。

而中介语尤其是教学习得中的中介语绝非一种独立的语言，也非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个人方言”或“社会方言”。尽管有一定的系统性，与混合语言的作为独立母语的完备系统自然不可相提并论；尽管也有稳定性，毕竟还是一种充满灵活性和随意性的稳定性。不仅在个体身上是随意、不稳定的系统，而且更不会是一种多个人之间共同的稳定的交际系统，连基本的临时交际的合同约定也谈不上。

对于中介语现象与其他语言混合现象的区别，如果不加理清，很容易掩盖混合语研究的特殊价值。对于许多不承认混合语的人来说，混合语就像是第二语言习得中不成功的“中介语”一样，都是一种“错误习得”、不完全的、甚至一种“畸形”的语言现象。不具有和自然语言同等的功能和地位，是为了保持语言纯洁性而被规范的对象，等等，这是需要加以注意的。

二、中介语现象对混合语研究的启示

中介语现象可能与混合语不能完全相提并论，但是这种类似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我们没有理由忽视这种与混合语现象有如此相似的现象。许多人认为不可混为一谈。但是，如果说根据二者“本质”的区别而不可混为一谈，其实是我们并不清楚二者内在的联系，或者说根本没有搞清楚二者真正的实质区别，也就看不到二者可以借鉴的地方。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中介语给我们其他一些重要的启示：1) 中介语现象总是先于双语（注意双语，通常指的是两种语言同样熟练），出现在尚未形成双语的时候；2) 总是和不完全学习有关系；3) 交际压力与中介语的石化现象。

关于中介语的石化现象中“交际压力”的作用，从混合语形成的特殊社会背景也表明，混合语的形成也有类似的“交际压力”存在。甚至，我们认为混合语现象的产生，从社会因素上

说，根本上就是一种特殊“交际压力”作用的结果。由于这部分直接涉及本书关于混合语形成机制的分析，所以将放在后文相关内容深入讨论。这里略加讨论前两个启示。

(一) 一个重要启示：中介语现象先于双语

关于第一点，中介语现象不仅先于双语，而且，中介语的继续发展则正是指向双语的，中介语的原初概念本来就是习得第二语言中的一种现象或阶段，其指向的目标就是熟练地掌握目标语言。在德宏傣语与汉语的接触中，根据陈保亚先生的材料和分析说明，“傣汉语”或“汉傣语”继续发展的方向就是“回归”，即向目标语言不断接近。而向目标语的不断接近和同时保持母语的必然结果自然就是双语。中介语现象既然先于双语现象，那么混合语现象也就完全可能先于双语阶段。

这点非常重要。由此可以澄清关于语言接触中双语现象和中介语、混合语现象的常见的一些模糊认识。许多学者认为，语言接触，往往有一个从“单语—经过接触—双语—进一步接触—混合语”的发展过程，把双语现象视作混合语形成的必经之路。例如陈松岑先生（1999，第180~192页）在谈到“由双语和多语（它们在本质上并无差别）现象引起的语言变异有哪些呢？”的问题后，列出了各种变异的可能：（1）语言借用，（2）语言干扰、（3）洋泾浜和克里奥耳，（4）语言混合，（5）语言联盟。从这里可以看到，与本书论题有关的是各种语言混合现象乃至混合语，也都肇始于双语现象。

猛一看，这样的理解似乎也极有道理，试想，像倒话这样，两种语言系统如此复杂精妙地结合在一起，如果不是由同样熟练掌握两种语言的双语人群来完成，还有谁可以做到这一点？可是很不幸的是，各种事实表明，恰恰是在两种语言可以同时熟练运用的双语阶段之后，混合语现象不会发生。混合语现象绝非是一种闲情逸致的艺术创造，而是为了适应特殊社会

交际需要应运而生的产物；而且，恰恰是因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操不同语言的社团，因为互相无法交流（正是没有双语这样好的交际条件），不得不迫使产生新的交际手段，包括中介语、皮钦语以至最终形成混合语。可以想见，如果这样的两个语言社团之间如果已经拥有了可以同时运用的两种语言，即达到双语阶段这样好的交际条件时，根本不会有产生类似混合语这样的交际途径的需要，也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产生混合语的社会条件。

因此最为通常的情况，不是双语现象先于混合语或者中介语，而是中介语现象和混合语先于双语。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介语可能是由单一语言走向双语阶段的直接中介，意即中介语之后可以是双语阶段，是中介语的消失与双语现象的形成。

现实生活中，单语、多语、混合语共存于一定社会共同体的情况确并不鲜见。而且这种“社会共同体”不一定需要主观任意地放大范围，否则扩大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度、甚至整个人类社会时，单语、多语、混合语共存的情况当然可以出现。这种“社会共同体”可以小到一个数百人的小镇上也可能看到。比如在紧挨着“倒话”的使用区的雅江县城城区，一个不到 2000 人口的小县城，有汉语西南官话、藏语、却域语以及倒话四种语言使用。大部分人都可以说三种语言，个别人还可以说四种语言。单一语言者、双语（多语）者和混合语者水乳交融。但是这种共时的现象并不意味着这些现象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县城所在地本达宗村人的母语本来是却域语，而藏语是当地的共通语；几十年来作为官方用语的汉语西南官话在城区也和藏语一样逐步成为通行语言。同时由于倒话和藏、汉语言的特殊关系，使其易于成为操藏、汉语言者之间的沟通工具。解放后倒话区的人们进入党政、事业机构比其他藏族多许多，使得倒话的影响也日益扩大，

以至如今几乎成为通行整个县城城区的真正的“雅江倒话”了；凡此种种，使得倒话也和藏语、汉语一样在县城取得了共通语的地位。而且县城里的一大部分人同时兼通这三种语言，对有些人来说，有的语言是后天习得，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从小就掌握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语言。然而，倒话这一藏汉混合语的出现，却并非是首先有藏汉双语的原因，反而恰恰是没有像双语这样可以有很好的沟通条件的结果；同样，形成藏汉双语的情况，也决非是倒话的功劳。这时出现各种语言兼用，包括混合语及其源语言间的语言兼用，但是这与混合语和源语言之间的特殊关系没有关系，这时形成的语言兼用已经和诸多自然语言之间可以出现兼用现象一样，是混合语和源语言已经在同等的独立语言情况下的产物。

（二）另一个重要启示：总是和不完全学习有关系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告诉我们，中介语的形成便是“第二语言的结构在第一语言上的错误应用”（靳洪刚，1997，第161页），即所谓“干扰错误”或“消极转移错误”。

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觉得，中介语现象就是用母语的结构和规则去组织第二语言；而混合语与之不同便在于这种不完全习得的目标语通过母语化被固定下来，成为一种独立的稳定的语言。因此，关于混合语形成的理论中，一种重要的理论模式便是“不完全学习”理论。

中介语现象，尽管是语言习得理论中的术语，但同时也是语言接触中的一种重要现象。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学习者的母语和外语的不断接触过程。语言接触和语言习得，尽管两者侧重的视角不一样，但是语言习得中自始至终都发生着语言接触，却是客观的事实。从现象层面上，中介语现象与混合语的面貌非常类似。第二语言习得和中介语现象中所谓的“母语规则迁移”涉及到语音、语法的一系列母语的语法规则对目的语的影

响，这种现象，与其他语言接触现象中的“母语干扰”的实质是一致的。而我们对混合语现象发生之最初语言接触的追溯也可以看到，混合语形成之初的语言接触，本质上也是一种习得性的原则在起作用。在语言接触承担者的人群双方，都有一个由作为母语性语言（母语以及和母语熟练程度一致的语言，如双语人的语言）向新语言（非母语性语言的目的语），开始接触、感知和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起始，与第二语言习得的起始状态极其类似。在混合语的形成机制中，这种“习得性原则”也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原则之一。

第三节 倒话现象的历时发生机制探讨

混合语现象以其奇妙的结构特点和极其特殊的发生方式，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混合语及其发生的研究，被认为是研究语言变异、语言演化以及研究语言发生的重要途径。如果克里奥耳语等这些仅有数百年历史的语言的起源问题得以揭示，那么其他自然语言的起源也会更加明朗。因而从混合语入手被视作是探讨语言起源问题的最佳角度之一。面对似乎可以在“一夜之间”形成的混合语言，不禁使人怀疑：“语言演变在多大程度上是渐变和规律的呢？语言的生生灭灭在人类早先历史上是不是就没有频频发生过？如果发生的话，那语言学家心目中的语言谱系图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呢？……对诸如此类问题的研究无疑将会给人类语言起源、认知和学习等重大语言学难题的解决增加希望，甚至提供答案。”（姜亚军，2001，第578页）

以下我们将以倒话为对象，提供一种混合语形成的新的历时机制模式。其基本的思路是：

一方面，作为结构异源体的混合语的形成，是其异源成分的提供者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异源成分提供者双方在

构造新的语言系统时有不同的运作机制。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结合语言事实，总结了关于倒话历时形成机制的四个原则和6条基本规则，分四部分讨论（分别为本节第三、四、五、六各小节）：（1）习得性原则与第一始发语人群的作用；（2）妥协性原则与第二始发语人群的作用；指向性原则与混合成分的阶分布；（3）社会动力原则与交际压力度。而在具体讨论之前，首先界定了与语言接触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

一、狭义的语言接触及相关概念

语言的一个主要功能是表达思想内容信息。语言接触的根本动因也是为了实现信息交流。如果两种语言（或者语言的使用者）在空间上发生了叠置，但是没有试图互相理解，没有试图用一种语言理解或表达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信息内容，“语言接触”或者说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异就不会发生。例如一位双语人如果试图为别人作语言翻译时，便发生了试图把一种语言系统所表达的信息内容用另一种语言系统表现出来的行为：这时候，被翻译语言的语法结构等等往往最容易带进翻译后的目标语言，这是很常见的现象；而相反，一位两种语言同样熟练的双语人，在语码转换的途中，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不假思索的由一种语言状态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状态，^① 这时尽管在同一时空在同一个人身上两种语言发生了“接触”，但是，并没有发生语言变异，则是因为“不假思索”地、不需要试图用一种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的思想内容，因此这时候，我们认为并没有发生语言接触。

^① 宽泛的语码转换包括随交谈者或话题的转变而转变的为情景性转换（*situational switching*，与此相对的是喻义性转换 *metaphorical switching*）。而有的人更严格的限制语码转换，如波普拉（Poplack, 1993）把语码转换限制在同一次连续的讲话中的多种语言的夹杂运用，而且在这种夹杂运用时各种语言片段必须符合各自语言的内部规则。这里不管从哪种意义上理解都是可以的。

通常人们使用的语言接触概念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可以泛指一种或几种语言在空间分布上出现叠置时所发生的各种相关语言现象。如第三章（§ 3.2.1）所讨论的各种现象，都是人们这种泛指的语言接触现象，这里既有语言社会功能的转换（如语言兼用、语言替换），也有语言系统的变异（如借贷和干扰）。为了更加集中深入地讨论语言接触尤其是混合语现象的形成机制，本研究在具体讨论语言接触现象时，必须对语言接触概念作一些限制，采用了一个狭义语言接触概念，即试图凭藉一种语言系统去感知另一语言系统所传达的信息内容，或者以一种语言系统去表现另一种语言系统所表达的信息内容时，我们说，这两种语言发生了接触关系，简言之就是试图凭藉一种语言去觉知、或者表现另一种语言（所传达的信息内容）。

把“藉一种语言感知、或表现另一种语言”视作关于语言接触的更为严格和狭义的定义，还有一个依据和缘由是，我们重视的是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异及其机制；尽管我们也关心语言功能的变化，但是只有当功能的变化引起了语言变异或影响变异的具体表现时，功能变化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如果没有语言变异，仅仅是语言的社会功能和语言运用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不在我们的探讨范围之内。当然广义的理解与狭义的理解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问题。狭义的语言接触讨论，并不妨碍人们可以在泛指意义的语言接触层面上加以相关研究。

另外，由于本章涉及了一系列新的术语概念或者对已有概念的在本研究中的特别界定，为了论述的顺利展开，对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在这里再集中略加说明。

母语：在本研究中限定为指称自幼在单一语言影响下获得，并且在后天可以熟练运用的语言。自然可以包括单语人的语言，

以及后天习得形成熟练双语或多语者的第一语言。

母语性语言：母语，以及自幼习得或后天习得的、熟练程度与母语相当的语言，例如双语人、多语人的语言，两种或多种语言都和母语一样熟练。母语性语言包括母语，母语是最典型的母语性语言。

外语：本研究专指不是母语的言，是与母语相对应的概念。外语既可以是母语性的语言，也可能不是母语性的语言。为避免涉及多语现象时发生混乱不取“第二语言”的说法。这个“外语”概念因此与《现代语言学词典》的“foreign language”（第197页）概念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

目的语：语言觉知、语言习得和语言接触中的目标语言。

始发语：当事人自身拥有的、赖以觉知、习得和接触其他语言的语言。

始发语人群、目的语人群：如果承担语言觉知、习得或接触的是一个语言社团，则所用语言处于始发语地位的人群称之为始发语人群；相应的所用语言处于目的语地位的人群称之为目的语人群。

始发语、目的语和母语性语言、外语的关系。通常始发语都是母语性语言，目的语都外语，但是特殊情况下母语性语言也可以处于目的语的地位；同样，外语也可以是始发语。

源语言：一种语言中拥有来自另一语言的成分时，后一种语言称之为这些语言成分来源的源语言。如借词，总有其来自何种语言的“源语言”。混合语中的各种层次成分也可以分析来自何种语言的“源语言”。

二、语言系统的模型与倒话的共时模型

在讨论倒话的这种典型的“异源结构”的形成机制时，我们想采用一些形式化的表达方式。一方面是为了求得简明起见：倒话的共时异源结构相当复杂，用语言文字表述已经显得相当繁

琐，所以在第三章最后部分我们尝试采用了一个图表（图 3.12），比较直观的展示倒话的异源结构；但是使用图表展示共时的结构尚可，要表达历时的过程还是显得麻烦了一些。另一方面，倒话的异源结构现象，尽管非常复杂，但是却非常有序；尤其当我们采用了“结构与要素”的分析方法后，这种有序性被充分地揭示出来，也有利于形式化的表达。我们相信这样的表述能够更清楚地表达我们的分析过程。

这里试图借用数学中的集合论的基本表达方式来描写语言的结构。即为了讨论的方便，把语言系统用一个集合来表示，或者说把语言系统看作是一个集合。那么同样可以把语言系统中的一些子系统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个集合，自然这些集合就是语言系统大集合的子集。例如，以往人们通常认为“语音、词汇、语法”是语言的三要素，假如我们就按这种理解来构建语言系统的集合，那么就是把语音、语法和词汇三个要素作为语言这个大集合的子集。我们用 L 表示语言 (language)；G 表示语法 (grammar)，V 表示词汇 (vocabulary，避免用 lexis 的简称与语言的简称 L 相混)，P 表示语音 (phonetic)，那么语言系统这个大集合可以表示为：

$$L = \{P, V, G\}$$

即集合 L (语言) 等于以子集合 P (语音)、V (词汇)、G (语法) 为元素的合集。当然，语言系统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绝非几种元素的简单加和，而是各子系统有机结合的产物；不过，由于本研究不涉及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也不涉及各子系统是如何构成语言系统之类的复杂问题，关心的是源语言的成分在混合语系统中的分布，所以用集合的方法来表示对语言系统内在

结构的分析是可行的。^①通常，人们用斜体大写字母表示集合，但是这里由于不必担心引起歧义，除在表示一些抽象的集合之外，直接用正常字体不用斜体。

当然，语言系统内部的结构如何划分，是有多种答案的，一是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划分；二是即使是相同的角度，不同的学者也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在这里必须采用某种划分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能是这样的划分。在这个意义上，对本章采用的划分方法如果有疑问和不同意见，与本研究所要建立的关于倒话历时发生机制的模型可以没有关系。因为同样在倒话形成机制的模型下，可以换用别的关于语言系统内部结构的分析方案，而对于我们来说，需要的只是必须择善而从某种方案而已。而且这绝不是说：这只是暂时的迁就采用，一

^① 当然如果更为精确的表示语言系统的结构，用函数来表示可能是最理想的了。仍然以L表示语言；G表示语法，V表示词汇，P表示语音，那么语言系统可以用函数 $L=f(P, V, G)$ 来表示；如果考虑语言系统还包括语义（用S表示）即“四要素”，则可表示为 $L=f(P, V, G, S)$ 。和在集合里把词汇、语音和语法等等看作平等的元素不同，采用函数的方法还可以表示出这些要素在构成语言系统时的某种特定关系 f 。但是这样使得模型形式复杂化，不只是多一个符号 f ，而且在往下每一个层次上的进一步分析中，都得要相应层面上各要素关系的符号 f^1, f^2, f^3, \dots 另外，在我们的相关讨论中，不涉及语言系统各要素（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等）之间的关系，尚涉及不到这些要素是如何结构成为语言系统的问题，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们所能讨论、也不需要在这里讨论的问题。这里分析语言系统的内在层次，最终是为了分析像倒话这样的语言系统，其内在异源成分的复杂分布，而不是试图揭示语言系统本身这些层次成分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讨论倒话的内在混合层次分布时，是潜在地把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层面只看作分布的位置而平等对待，不关心这些层面如何结合成复杂的语言系统；或者说目前我们的研究水平尚无法深入到关心各子系统间“关系”的地步。因此这时使用集合来表示是可以的。使用集合另外还有个方便是我们在往后讨论到混合语的语源分析时，可以以模糊集合的方式表示混合语的各种层面上源语言成分的分布是一种指向性的、“阶”状的分布。——感谢南开大学数学所博士生吴纯杰、董骝煊、硕士生赵杰，以及化学所博士生尹学博等学友对此问题的热烈讨论与指导。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完全是我的责任——而且他们都主张，如果非要用数学方法，就用函数来表示语言系统及其各“要素”的关系最好。

挨某一标准正确的分析方案被发现,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使用它。因为实际上这样的标准答案永远也不可能有:不仅对客观对象的认识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真正合乎对象实际的答案恰恰是“合对象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即真理只能是合乎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实践要求和可能的真理,抽象的、脱离人的实际要求的纯粹的合“对象”的真理是不存在的。^①

① 我们在选择语言结构的分析方法的时候,更主要考虑的就是:一、是否比较合乎现阶段人们对于语言系统的认识。二、是否符合自身的研究目的需要。前者是求“真”,后者是求“善”或求“理”;或者以哲学语言来说,在这里,前者的本质可以看作是要求“合对象性”,后者的本质则是求“合目的性”。合对象性和合目的性,正是现实的、具体的真理或者说具体真理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而怎么理解真理或者一种理论是否合乎对象的实际,对象实际的客观性如何理解,是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实际上所谓纯粹与主观无涉的客观对象只能是个假设。落实到如像对语言系统内在结构层次的分析,更是从根本上不可能有完全标准正确答案的问题(如像一种语言区域内的方言、次方言分区,以及词类的划分问题,都是如此)。这里略加讨论。

首先,从本质上说,一切客观对象都是一个内在无限联系的统一体,是一个“全体”;对于任何一个有机的系统而言,试图作某种彻底截然的切分或分类,是不可能的,这种分析,只能相对地分析,是“不可分析的分析”(意西微萨·阿错 2000),这是大前提。其次,人们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化,对于语言系统的认识也是如此,没有止境。想找到一种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任何一种理论结论,反而只能是关于对象的一定阶段的认识水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认为尽管人们也许还没找到,但是应该有一种无条件的、完全客观正确的关于语言结构的标准答案,这样的要求实际上就是一个假命题。再次,关于是否符合对象的客观实际,也就是真理性的问题。真理是“合对象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所谓“对象的客观实际”,实际上永远只能是一定历史阶段上,人们对于对象的实际认识水平;也就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实践对于认识深度和广度的要求,意即合目的性的产物。认识是永无止境的,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实践,也就只能要求并检验认识活动达到相应历史阶段的要求。因此,真理是具体的历史的真理,如果不理解“真理”的这种阶段性、历史性、具体性,则科学的每一个进步永远是在不断推翻以往的认识结论,似乎也就永远证明前人是“错”的,人类也就永远与真理无缘。实际上无缘的只是那种终极的、抽象的真理;但是人们可以掌握现实的、具体的真理。

所以我们在选择语言结构的分析方法的时候,更主要的考虑的就是:一、是否比较合乎现阶段人们对于语言系统的认识;二、是否符合自身的研究目的需要。

在此我们主要以“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的分析方案为基础。

如果按此种分析方法，然后用集合符号来表示，关于语言结构的模型就可以这样表示（以 S 表示语义 semantic）：

$$L = \{P, V, G, S\}$$

这就是一个“四分法”语言结构的分析模式。

从“三分法”到“四分法”实际上是和人们对于语言面貌认识的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分不开的。实际上是人们对于“语义”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入的结果。所以以“四分法”为基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语言系统的认识深度。目前我们对语言系统的描写主要是在这四个领域里，对于倒话也是这样。不过，相对而言，对于语言现象的了解和描写，语义方面还做得很不够，对于语义方面的许多问题无法深入下去。我们对于倒话的描写分析也一样，对于语义认识很不够。不过也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所以，我们的进一步分析也勉强可以在“四分法”的基础上加以进行。另一方面，“四分法”也比较有利于我们的研究工作，合乎研究目的的要求。

基于合乎对象了解的深度和合乎研究工作需要的要求，我们还得对“四分法”及其进一步的分析和整理。对于语言系统内部结构的分析，“迄今为止，各派的看法还不一致。目前，多数人赞成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的四分法。但这四个要素分几个层次尚有不同的看法”。（林杏光，1999，第 45 页）林先生还进一步集中归纳了人们对“四分法”继续层次分析的各种认识：

“一、分为两个层次

把语音、词汇、语法、语义分为两个层次。语音和语义是一个层次，语法和词汇是另一个层次。语法和词汇都具有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语音和语义都属于语法现象和词汇现象。语法和词汇不仅相互作用，而且互为条件。词汇靠语法组织起来，但脱离了词汇，语法便失去存在的基础。整个语言就是词汇语法系统。

语音和语义处于语言另一组织层次。语音系统既存在于词汇系统，也存在于语法系统；同样的，词汇里有语义，语法里也有语义。

“二、分为三个层次

把语义、语法、词汇、语音分为三个层次：语义层；语法、词汇层（有时简称词汇层）；语音层。按这种分法，语言存在两端，或者说语言有两极，即语音和语义。语音这一极用以传达语义，或者说语义靠语音来传达。语音这一极是最外层的東西，是物质的外壳，是可以听得到或可以用仪器测量得出来的物理现象。但是没有意义的声音不是语音，或者说能表达意义的声音才是语音。语义是另一极，或说是另一端，它是最内层的東西，它是客观的，可借助我们的经验证明它的存在。但目前的心理语言学和生理语言学尚未发展到能用仪器来分析语义结构的程度。介乎语音和语义中间的是语法和词汇。因为语义不能通过语音或语音以外的其他东西直接表达出来，所以需要语法和词汇这个中间层次。语法像建筑的结构原则，词汇是建筑的材料。语法和词汇结合起来才能把语义抽象化，进而用线性方法（时间先后顺序方法）表达出来。”（同上，第46页）

诚如这些分析，这里至少可以看到，相对地说，语音与语义是处于同一个层次的概念，语法与词汇是处于另一层面；同时，语音/语义，语法/词汇，这两组之间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颇显复杂。实际上，只要从这种区分之后的逻辑依据上去考察，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两对概念，其实是对同一个对象（即语言系统）分别从不同的观察视角分析出来的结果。角度不同，结果不一；但对象同一，自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两种观察角度，相对地说，语法/词汇这一对概念是从系统的结构与要素的视角划分的；即相对地说，词汇对于语法来说，处于一种要素的地位；相应地，语法对于词汇来说，表现为

一种结构面貌。而语音/语义的分析，其实是基于对象的形式与内容的角度划分的。也就是说，相对于语音来说语义属于内容，而相对于语义来说，语音是表现语义内容的外在形式。明确了两对概念之后的不同的划分标准，我们就容易理解这四个概念之间看似错综复杂的关系了。结构/要素和形式/内容的对立，不仅是语言“四要素”之间层次关系的依据，而且也是我们对于语言四要素继续往下分析的重要依据。

当然，从结构和要素的层面要给语言系统划分层次，第一个层次如果说就是词汇/语法，未必竟然。重要的是，从结构和要素的角度，给语言系统的层次划分，人们事实上首先分出了语法/词汇。同样，从形式和内容对立的范畴分析语言系统的内在层次，如果第一个层次就是语音/语义，也未必确实；可是，以人们目前对语言研究的深度，首先分出了语音/语义的层面，却是一个既成的事实。

所以基于以上的了解，我们可以这样描绘语言系统的模型：

从结构和要素对立的范畴分析： $L = \{V, G\}$

从形式和内容对立的范畴分析： $L = \{P, S\}$

如果我们用上标 s 来表示结构 (structure)，上标 e 来表示要素 (element)；上标 c 来表示内容 (content)，上标 f 来表示形式 (form)，则上述分析过程可以表示为：

从结构和要素对立的范畴分析语言系统： $L = \{L^e, L^s\}$
 $= \{V, G\}$

从形式和内容对立的范畴分析语言系统： $L = \{L^c, L^f\}$
 $= \{P, S\}$

对“四要素”做了这样两个层次的分解后，我们可以把从不同视角分析的语言系统再次综合起来。

可表示为： $L = \{a|a = \text{从不同的视角对语言系统的认识的各}$

种结果为要素|^①

由于实际上只是从结构/要素，形式/内容两个视角加以考察的，所以

$$L = \{\text{结构要素组, 内容形式组}\}$$
$$\text{也就是: } L = \{\{L^s, L^c\}, \{L^f, L^r\}\}$$
$$= \{\{V, G\}, \{P, S\}\}$$

这就是我们在本书中所采用的、根据“四分法”加以整理后关于语言内在结构的分析模式。

进一步，在每一个要素下面，还可以根据“同一次划分必须使用同一个标准”的原则，继续对各个要素（亦即子集合）加以划分。例如语音部分还可以根据结构与要素的分野分析为“语音结构和语音要素”（典型地分析为“音节结构/音素格局”，但语音结构和语音要素的分析并不等于“音节结构/音素格局”）。则语音子集 P 分析为语音结构 P^s 和语音要素 P^c，可以表示为：P =

① 这里也涉及一个颇为“哲学化”的问题，需要略加分析交代：即这时候的 L 代表的到底是客观的语言系统本身，还是我们对于这个客观对象的认识结果？因为我们“以视角的不同为标准”，就是将不同的视角下对语言的认识结果汇集成为集合的意思。亦即汇集的是认识结果。那么接着会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模型是针对客观的语言系统，还是针对主观的认识结论？这里可以证明的是，相应于我们的研究要求而言，这两个“针对”的结果其实是一致的。首先，人类的认识活动当然是指向客观对象，但是，所把握到的“客观对象”实际上永远是有限度的阶段性的认识；所以，人们所谓的客观对象，也就只能是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能把握到的“客观对象”，也就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关于客观对象的认识结论。由于这一理所当然的背景，人们在述说某个客观对象时，往往直接述说这个客观对象如何如何，不必甚至感觉不到有必要区别开“客观对象”与“对于客观对象当下的认识结论”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L 既是我们关于客观的语言系统的模型，也是对目前人们所达到的关于语言系统认识结论的综合。其次，对于一个对象的认识，可以而且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进行，愈是试图对对象有全面的认识，愈是需要综合各种视角的认识结果。所以当我们在“从不同的视角对语言系统的认识的各种结果为要素”来构建集合，以表现语言系统的模型的时候，正是试图将不同视角的认识结论综合起来观照语言现象的意思。

$\{P^s, P^c\}$ 。又如，我们也可以根据形式和内容的不同来分析语法系统。那么，语法形式主要就是一些语法功能的音声表现（另外还有要素的空间排列顺序如语序等等），而与语法形式相应的“内容”，则应该就是这些语法形式所体现的功能了。通常，“形式”应该与“内容”是对举的概念（在通行的哲学范畴中，形式和内容是极其重要的对举范畴），而在语言学中，却往往将“形式”与“功能”对举，由此也可见，对于语法来说，功能就相当于“内容”。因此我们从“形式/内容”的视角将语法现象语法手段分析为语法的“形式表现”与“功能内容”。意即语法子集 G 可以分析为形式表现 G^f 和功能内容 G^c ，记作 $G = \{G^f, G^c\}$ 。

那么我们关于语言系统的分析模式可以进一步补充为：

$$\begin{aligned} L &= \{\{L^c, L^s\}, \{L^c, L^f\}\} \\ &= \{\{V, G\}, \{P, S\}\} \\ &= \{\{V, \{G^c, G^f\}\}, \{\{P^s, P^c\}, S\}\} \end{aligned}$$

同样，如果对于词汇、语义，只要有条件继续往下分析也可以。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不同的层次上可以用不同的划分标准，但是，在系统内同一层次上的划分，必须要用同一个标准，否则必然发生逻辑上的混乱。

不过实际上，人们对于语义系统和词汇系统的了解相对不够，反映到我们对于倒话这样的具体语言现象的分析，在词汇系统和语义系统以下仍然难有作为。因此我们对于语言系统的结构分析也到此为止。

做了以上的分析和设定，我们就可以把第三章所表现的关于倒话的共时结构的分析，即用图 3.2 所表示的复杂关系，用集合的方法简明地表示为以下形式（我们用 z 代表倒话， x 代表藏语， y 代表汉语）：

$$\begin{aligned} L_z &= \{\{L^c_z, L^s_z\}, \{L^c_z, L^f_z\}\} \\ &= \{\{V_z, G_z\}, \{P_z, S_z\}\} \end{aligned}$$

$$= \{ \{ \{ V_y, G_x \}, \{ P_y, S(x, y) \} \} \\ = \{ \{ \{ V_y, \{ G^c_x, G^f(x, y) \} \}, \{ \{ P^s_y, P^c_x \}, S(x, y) \} \} \}$$

如果用汉字表示上述形式，倒话的共时结构就是如下形式：
 语言 z = { {语言 z 的要素, 语言 z 的结构}, {语言 z 的形式, 语言 z 的内容} }
 = { {语言 z 的词汇, 语言 z 的语法}, {语言 z 的语音, 语言 z 的语义} }
 = { {语言 y 的词汇, 语言 x 的语法}, {语言 y 的语音, 语言 x、y 的语义} }
 = { { {y 的词汇, {x 的语法功能, x、y 的语法形式} }, {y 的语音结构, x 的音素格局}, x、y 的语义} } }

为了简明起见，后文不再用汉字一一注释。在这个 L_z 的结构面貌的形式化描写中，L_z 后四个“=”号及其表达式，是一步一步的细致分析，但是后一步的结果并不能代替前一步。也就是说，L_z 的共时面貌并不是最后一步所表现的状况，而是等号“=”后的四个表达式来共同揭示的，后文中相似情形下都是这样。

这一组表达式，也就是第三章图 3.2 的形式化表现，就是基于共时结构机制描写成果的形式化，也就是倒话现象的共时语言面貌的一个结构模型。

那么，我们讨论倒话形成的历时发生机制，也就是讨论如何从藏语的

L_x = { { { V_x, { G^s_x, G^c_x } }, { { P^s_x, P^c_x }, S_x } } } 结构, 以及汉语的
 L_y = { { { V_y, { G^s_y, G^c_y } }, { { P^s_y, P^c_y }, S_y } } } 结构, 经过特定的条件, 发生出倒话及其异源结构 L_z。

而尽可能细致地找出这些“特定的条件”，便是对倒话现象形成机制力所能尽的揭示。以下，具体加以分析。

三、基本的规则：习得性原则与第一始发语人群的作用

许多混合语形成理论，往往从语言习得这一方面去讨论混合语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习得性原则的确在混合语的形成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两种不同的语言加以接触以致形成混合语，最初都有一个互相接触、试图了解对方表达的信息的过程。试图从新的语言了解信息，便得对这一语言试图加以了解；这一过程的开始，也就是一种语言习得的开始。形成混合语的最初的语言接触，从其中说任何一种语言的人群而言，都是对对方语言的一种习得性的接触。这个开始和其他语言习得的开始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开始后的发展路向及其结果不同；另外，语言接触形成混合语的开始是接触语言双方同时进行的一种双向性活动，而正常的语言习得特别是教学中的语言习得过程，主要是学习者单方面对目的语言的习得性接触。这里把混合语形成之初的习得性接触对于混合语形成必然发生影响与制约，称之为习得性原则。

(一) 直接由倒话的共时面貌所归纳出的基本规则

为了使前述对于语言结构的分析及其形式化的表现运用于倒话形成机制的描写，尚需要进一步约定几个符号： Π 语言接触， Γ 接触方向（“ Π ”在命题逻辑中可以表示全体大项的合取，与此无关；这里用 Π 表示语言接触，完全是主观设定）；在各大写拉丁字母后用小写拉丁字母 x 、 y 、 z ……来表示各种具体的语言或者语言现象，如 L_x 就是语言 x ， V_y 就是 y 语言的词汇，那么 P^z 就是 z 语言的语音结构。其中，小写字母 m 特指母语或母语性语言（mother language 首字母）， f 特指外语（即非母语性的目的语，取 foreign language 的首字母）。另外， L_x 、 L_y 、 L_z ……既可以是独立语言，也可以是方言、中介语或者“皮钦语”、“土汉语”等语言混合现象，或者“克里奥耳”的混合语；相应地，在需要特别指出的时候，用小写字母 x' 、 y' 、 z' ……来特指没有独立

语言地位的方言、土语，以及中介语等语言现象^①。II 是语言接触，如 $L_x \text{ II } L_y$ ，表示语言 x 与语言 y 接触； Γ 是接触方向， $\Gamma(x \searrow y)$ 就表示语言 x 到语言 y 的接触方向。

集中回顾一下所有的约定符号：大写字母 L：语言；G 语法，V 词汇，P 语音，S 语义；同时这些大写字母也就表示相应的各种集合。上标 s：结构，上标 e：要素，上标 f：形式，上标 c：内容；下标 x, y, z, \dots 各种具体的语言； L_m 母语或者母语性语言， L_f 外语（即非母语性的目的语）。II 语言接触，如 $L_x \text{ II } L_y$ ：语言 x 与语言 y 接触；符号可以结合使用， P_s 是语音结构， P_{sm} 是母语的语音结构。其他符号是逻辑和集合的通用符号。

据此，我们试图把语言接触形成混合语的机制作个最基本的形式化表达，也就是关于混合语形成机制的第一个规则，^② 并记为规则 1：

$$L_x \text{ II } L_y \rightarrow L_z$$

解释为：语言 x 与语言 y 接触，形成语言 z 。这里的 x, y 是源语言， z 是混合语。“ \rightarrow ”是逻辑中的“条件联结词”，用以连接条件与相应的结果，如“ $P \rightarrow Q$ ”表示“若 P 则 Q ”。在这里，形成 L_z 的条件是 $L_x \text{ II } L_y$ ，把这一条件记作“条件 1”。通过进一

① 这里所谓的“独立语言地位”有两个含义：1) 不是母语性语言的语言都是没有独立地位的语言；2) 一个语言的地域变体之间的关系是方言间的关系，而不是独立语言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方言不具有独立的语言地位。前者是就一个语言现象自身而言的；后者则是从语言间的关系而言。这里同时用采用两种限制，如果仅仅依据前一种理解，方言也是一种拥有母语地位的独立语言。

② 这里所说的规则当然不同于通常人们所说的、“规定出来让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现代汉语词典》第二版，商务）的意义，而是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对于语言现象的一种形式化说明。“规则的语言学涵义因此有别于传统的用法，后者视为正确用法的规定，……语言学所说的‘规则’没有任何规定或禁用的含义。”（《现代语言学词典》戴维·克里斯特尔编，沈家煊译，商务印书馆 2000）

步的分析，本章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将混合语形成的各种条件发掘出来。条件 1 是最基本的条件，如果没有语言接触，自然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混合语（注意这里的语言接触是狭义的语言接触，双语现象中的许多“接触”现象如语码转换等便排除在外了，因此这一条件并非一个空洞的条件）。

并且，通过第三章以及本章前一节的分析，我们知道，源语言 L_x 和 L_y 所形成的和混合语 L_z ，又有如下异源结构：

$$\begin{aligned} L_z &= \{ \{L^c z, L^s z\}, \{L^e z, L^f z\} \} \\ &= \{ \{V_z, G_z\}, \{P_z, S_z\} \} \\ &= \{ \{V_y, G_x\}, \{P_y, S(x, y)\} \} \\ &= \{ \{ \{V_y, \{G^c x, G^f(x, y)\} \}, \{ \{P^e y, P^e x\}, S(x, y) \} \} \} \end{aligned}$$

因此，规则 1 可以详尽地表达为：

$L_x \amalg L_y \rightarrow L_z$ ，并且，

$$\begin{aligned} L_z &= \{ \{L^c z, L^s z\}, \{L^e z, L^f z\} \} \\ &= \{ \{V_z, G_z\}, \{P_z, S_z\} \} \\ &= \{ \{V_y, G_x\}, \{P_y, S(x, y)\} \} \\ &= \{ \{ \{V_y, \{G^c x, G^f(x, y)\} \}, \{ \{P^e y, P^e x\}, S(x, y) \} \} \} \end{aligned}$$

进一步，根据我们对于混合语形成的一个前提（所接触语言互相不是对方的方言），这里所讨论的混合语形成机制，首先就得有这个前提条件。记为条件 2: $(L_x \neq L_y') \wedge (L_y \neq L_x')$ 。意即，源语言互不相属为对方的方言； \wedge ，为逻辑合取符号，这里可读为“并且”。

加上这个条件，就有了规则 2：

$$\begin{aligned} (L_x \amalg L_y) &\dots\dots\dots \text{条件 1} \\ \wedge ((L_x \neq L_y') \wedge (L_y \neq L_x')) &\dots\dots\dots \text{条件 2} \\ \rightarrow L_z, &\text{并且} \end{aligned}$$

$$\begin{aligned} L_z &= \{ \{L^c z, L^s z\}, \{L^e z, L^f z\} \} \\ &= \{ \{V_z, G_z\}, \{P_z, S_z\} \} \end{aligned}$$

$$= \{ \{ V_y, G_x \}, \{ P_y, S(x, y) \} \}$$

$$= \{ \{ \{ V_y, \{ G^c x, G^f(x, y) \} \}, \{ \{ P^s y, P^c x \}, S(x, y) \} \} \}$$

这个规则可以解释为：(1) 当语言 x 和语言 y 接触（条件 1），且语言 x 和语言 y 互相不是对方的方言（条件 2），就形成了新语言 z ；(2) 并且语言 z 的面貌表现为，倾向于 y 语言的词汇系统，倾向于 x 语言的语法系统，和倾向于 x 语言的语义系统，倾向于 y 语言的语音系统；(3) 倾向于 x 语言的语法手段的功能内容，倾向于 x 、 y 语言的语法手段语音形式；以及倾向于 y 语言的语音结构，倾向于 x 语言的语音要素格局。

这两个“规则”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关于倒话语言事实的描写。由于语言事实的存在，使得我们可以确信当 x 取值藏语， y 取值汉语， z 取值倒话的时候，上面的表达式成立。亦即以下推论成立：

$$x = \text{藏语}, y = \text{汉语}, z = \text{倒话}, L_x \Pi L_y \rightarrow L_z$$

然而当 x 、 y 、 z 取任意值时这个规则能否成立呢，很难说。事实上显然不可能。因为 $x \Pi y$ 以及其他两个条件太宽，如果成立，则意味着由此可以解释两种语言接触的所有可能的现象，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 x 、 y 仍然取值藏语和汉语，只有 z 作任意取值，这个规则也难以成立，这实际上意味着要求这条规则囊括藏、汉两种语言接触的全部可能情况。那么需要对前提作出限制。也就是需要进一步由藏、汉语言接触各种可能性方式之中，找出适合这一种个案接触方式的特殊条件，亦即找出藏、汉语言从最初的接触到最后形成倒话的中间环节机制。

而首先，即使 x 、 y 仍然取值藏语和汉语，只有 z 作任意取值时规则 1 成立，也无法保证语言 z 的词汇一定倾向语言 y 、而语法倾向语言 x ，而不是相反。这就涉及一个不同的语言接触方向的问题。

(二) 习得性原则下的语言接触方向及其显著性分析

由于习得性接触中接触方向的不同,使得目的语的各个部分表现出不同的“显著性”,并且由此对于即将形成的混合语的内在混合层次发生根本的影响。为了明了这种影响及其机制,需要引进和细致讨论“差异显著水平”、“语言接触方向”等概念,进而发掘出形成倒话的新的控制条件,并且归纳为新的规则。

1. 显著水平/显著性

从哲学认识论来说,人们接触对象观察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一定的角度下展开的。没有一个无条件的无角度的、或全角度的可以一览无余的观察和认识方式(意西微萨·阿错 2001)。当人们在特定的条件下从特定的角度面对对象时,对象的某些信息对于观察者来说相对地成为显著的信息,而另一些信息则相应地成为隐蔽的信息。对象的各种信息所呈现的这种显著性和隐蔽性,不仅取决于对象,而且与观察者有关;不仅与对象和观察者有关,而且与对象和观察者之间的特定关系的性质有关。

“‘显著(salience)’也是知觉心理学中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显著的事物是容易引人注意的事物,是容易识别、处理和记忆的事物。……心理语言学也证明,语词的理解过程中,显著的词义比不显著的词义优先处理(Giora 1997)。”(沈家煊, 1999a, 第7页)认知语言学也把“显著度”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事物的显著度还跟人的主观因素有关,当人把注意力有意识地集中到某一种事物上时,一般不显著的事物也就成了显著事物,心理学有著名的‘图形/背景倒换试验’”。(同上, 第7页)

听觉语音学(auditory phonetics)中,有所谓“突显(度)”(prominence)的说法,是指一个音素或者音节在其语音环境中突出的程度(戴维·克里斯特尔编、沈家煊译 2000, 第288页),这是指语言本身纯粹的性质而言。而在语言接触过程中,不同母语背景的人对于同一种音素的感知情况也可能大不一样。例如,

“说英语的人对 VOT 不同的清音和浊音表现出范畴知觉，但对浊音和前发声（p-re-voiced）的音就不能区别。前发声的音 VOT 为负值，发这种音时，在口张开除阻前，声带就开始振动。英语没有这种音，因此说英语的人不能把它和浊音加以区别。同样，在另一个研究中，向被试呈现从 ra 到 la 的一系列刺激，说英语的被试有范畴知觉现象，而对说日语的被试，由于日语中 r 和 l 不是两个音位，因此这些刺激就像同一音位内的各个音一样，不能分辨。”（朱曼殊等，1990，第 169~70 页）这种现象，在不同的汉语方言区的人们对同一个音素的感知区别中也表现得很明显。如所谓有的汉语方言舌尖舌后不分，有的方言 n、l 不分，有的方言 h、f 不分等等，在一些方言区那里非常清楚地能够感知的区别，另一些方言区的人们就是无法分辨或分辨困难。

那么，人们接收对象的各种信息时，首先接收到的自然就是最为显著的信息，主体与对象之间，信息交流深入的程度、先后顺序，就与主体与对象在特定的联系中形成的、关于对象信息的这种显著水平/显著性有重要的关系。

因此，第一，各种语言在具体的接触中，目的语系统中的各种信息对于当事者来说，可以有不同的显著水平。比如，通常人们接触和了解一种新的语言时，也就是说目的语是一种外语时，就“语法/词汇”两者相对而言，零星的词汇成分首先成为人们感知的对象，而相对来说语法则显得更为隐蔽。当两种语言接触并全面整合时，两种源语言的成分在新的语言中如何加以分布，就与接触时期的这种“显著性”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通常，两种接触语言中的显著性成分优先进入即将形成的异源结构语言。

第二，目的语系统中的哪些东西表现为显著性哪些东西表现为隐蔽性，不仅与作为信息来源的对象语言的属性有关，而且与作为信息接受一方语言属性有关；具体表现为两种语言属性的差异，因此显著度又与两种语言或者两种语言的具体属性的“差异

性”有密切的关系。现实生活中，在比较类似的事物之间，不同的部分往往显得显著，如北京人对于南方人说普通话时舌尖舌后不分往往感觉非常深刻，就在于对方口音中和普通话系统不同的地方感觉显著。这是“同中之异”。同样异中之同也往往显得突出，如完全不同的事物之间，少量相似的地方可能就比较显著。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显著性和相比较的两种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有重要的关系。

第三，进一步地，语言接触中显著性不仅与语言系统自身的性质有关，而且更重要的是，与语言接触具体当事者那里所体现的某种“方向性”有重要的关系。例如同样是 n、l 不分，舌尖舌后不分，对于说西南官话的人（西南官话中也有分舌尖舌后的，此不论）来说，北方官话的相应区分他们就感觉迟钝，而相反，说北方官话的人则能很刺耳地听出西南官话中的相应混同。所以同样的差别，方向性不同，显著性也不同。以下进一步讨论“方向性”。

2. 趋近方向/方向性

当我们说“观察者与对象”时，其实就已经给两个互相接触的事物作了方向性的理解：把研究对象分析为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从观察者到被观察者是一种观察关系，从被观察者到观察者是一种被观察的关系，也就是说方向的改变意味着两者关系的根本改变。

在语言接触现象中，接触中的两种语言，其所处的某种方向性地位如何，对语言接触发生语言变异的结果，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语言接触，什么语言处于母语的地位，什么语言处于第二语言，这对学习中形成的中介语等现象的具体面貌有直接的影响。研究语言接触的学者们都注意到了语言接触中，一种方向性的因素的重要性。例如，借贷就有从什么语言向什么语言借入的问题，干扰不管是底层干扰说还是母语干扰

说，同样也都有一个从什么语言干扰什么语言的问题；陈保亚先生（1996）在傣—汉，汉—傣语言接触的各个阶段，更是具体分析了由于方向性的原因对语言接触结果的重要影响，并且提出了“干扰不可逆”的方向性重要原则（陈保亚，1996，第71页）。

在倒话等异源结构语言的研究中，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方向性对于语言接触机制的重要意义。不过和语言接触中通常的这种方向性理解有所不同，本书探讨混合语的历时机制时，为了讨论的深入，对方向性的理解还进一步作了一些限制和界定。

我们将语言接触的方向性界定为：藉一种语言系统去感知另一语言系统所传达的信息内容，或者以一种语言系统去表现另一种语言系统所表达的信息内容，这时我们认为由前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发生了语言接触。

这一界定中的限制，实际上也就是基于我们对于“语言接触”这个概念本身的一些限制性理解，这是一种狭义的语言接触概念。

那么，语言接触中的这种方向性对于语言接触发生语言变异的过程和结局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同样是汉语和傣语，由于傣—汉或者汉—傣这样不同的接触方向，使得接触后的“傣汉语”和“汉傣语”的面貌大相径庭（陈保亚，1996），差别之大按陈保亚先生的观点可以各自划归到不同语言的方言中去。

而语言接触中方向性的重要性，更根本的在于，由方向的不同，引起了前述显著性的不同，进而使语言接触的具体路向和结果也大相径庭。如果不联系这种显著性的不同，方向性的分析就没有意义。简要说明了“显著性”和“方向性”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联系倒话尝试进一步分析在不同的方向下的各种显著性表现。

3. 特定趋近方向下的显著水平

我们具体来看两种语言在最初的接触状态下的接触方向与显

著性的具体表现。

对于当事者们来说，刚接触的外语的哪些东西对于他来说更为显著呢？就语法/词汇，语音/语义来说，我们很容易想见，相对来说，词汇的显著性高于语法，语音的显著性高于语义。最为简单的事实是，人们在习得第二语言时（指的是自然习得，这里不讨论教学习得和研究性的了解），总是从最简单的一些词、句开始，也就是从一些简单的要素单位开始，然后才逐步掌握这些要素的组合方式。我们无法想象，对于一种语言的习得，首先是从语法开始，然后再逐步到词汇和语音。从词开始——先于语法；也有人一开始便学到一些完整的句子，然而从句开始时，在习得简单的句子时未必感觉得到语法，只是把整个句子作为一个单位来记下来，这样的单位在这里从本质上与词汇无别：即作为单元、要素，而不是作为要素的结构（语法）来感知的。因此可以说，就在最初接触新的语言时，并且相对于语法/词汇，要素显著于结构，即词汇显著于语法。

根据第二章的分析我们知道，在倒话的内在混合层次中，词汇指向汉语，而语法结构，尤其是句法结构指向藏语。前面已经讨论，语言接触之初的性质和语言习得有重要的联系，那么，从词汇和语法结构的这种指向，不难想象，倒话形成之初最基本的语言接触方向，只能是藏语——汉语的方向，我们表示为：

作为始发语的藏语 \searrow 作为目的语的汉语

并且表示为 $\Gamma(x \searrow y)$ ，(x 表示藏语，y 表示汉语)。

由于语言接触乃至形成倒话这样的混合语并非从说藏语者到说汉语者单方面的接触，而是两种人群互动的结果。所以从藏语到汉语的这种接触方向，称之为**第一接触方向**；这里的始发语和目的语，就可以称为**第一始发语**和**第一目的语**。相应的，以汉语为始发语的接触方向，称为**第二接触方向**；这里的始发语和目的语，就可以称为**第二始发语**和**第二目的语**。

如果我们作相反的设想，即把第一接触方向的始发语看做是汉语，就无法理解这样的结果：将汉语作为始发语的人群在接触藏语之初，就撇开藏语的词汇而试图去吸收隐藏在词汇之后的藏语语法结构（顺带一提的是，如果以基本词汇作为划分语言归属的标准，则倒话毫无疑问归属汉语，那么其语法表现只能是从外部受藏语的影响，而汉语又如何越过词汇去吸收藏语的语法结构呢？很难想象）。另外从交际的角度看，如今的倒话这样的混合语，拿来和汉语交流，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而反过来，如果将其用来与藏语交流，却根本无法实现。毕竟倒话的词汇是来自汉语的，懂得西南官话的人们，只要留意听一听，单个单个的语词还能听明白，也就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与汉语西南官话的交流。而假如面对藏语为母语的单语人，倒话这个语言的基本词汇他一个也不懂，这时即使这个语言拥有和母语一样的结构，他也无从感知，意即倒话至今无法与藏语交流。所以，倒话形成之初语言交际的对话目标，不可能是藏语。

通过上述分析，对于第一接触方向可以做这样明确的推定：在两种语言的接触并形成语言混合现象或者混合语的异源结构面貌时，基本的接触方向是提供词汇方的源语言向提供语法结构一方的源语言的接触方向。

在语音/语义层面而言，显著性情况又如何呢？当事者接触外语，从一个一个的词汇和小句这些要素性的东西开始时，这些要素当然是语音、语义结合的，音义不可缺一的要素。这些要素所表现的语义往往是最基本的一些概念或义项，指称人们最熟悉的事物或意象；而让人们感觉突显的则是语音表现，即这些熟悉的语义义项在新的语言中的语音表现。相同的基本语义在不同语言中的巨大的语音差异甚至让人感觉不可思议。赵元任先生曾经编过一个故事，说一个老太婆“初次跟外国话有点儿接触，她就希奇得简直不相信”，“这明明是水，英国人要叫它‘窝头’”

(Water), 法国人偏偏儿要叫它‘滴漏’ (de l’eao) ……咱们不但是管它叫‘水’, 诶, 这东西明明儿是‘水’嚟。” (赵元任 1980, 第3页) 可见熟悉的事物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语音表现可以突显到如此程度。同时也就可以想见尽管各种语言中的“水”这个语词的语义也有很大的差别, 可是初次接触外语的人并不容易感知。因此, 在母语到外语的接触方向下, 语音的显著性相对的显然高于语义, 即在这种条件下, 形式显著于内容。倒话的语音系统倾向于汉语而语义系统倾向于藏语, 也可见倒话所反映的基本的接触方向是藏语到汉语的方向。

实际上, 这种显著性的不同, 正好与通常人们认为相对于词汇, 语法是比较深层的东西 (这里的“深层”显然不是生成语法的深层概念), 因而就是词汇往往比语法更加易于流变之类的认识等等说法相一致。同样往往认为相对于语义, 语音是比较表层的的东西之类, 那么可不可以认为, 用表层/深层的说法足够解释这些现象, 而不必另立“方向性”? 这里的显著性分析似乎却正好确证了这些观点。其实这只是因为相应的条件即 $m \searrow f$ (母语到外语) 的这种方向性上, 对于当事者而言所接触语言的显著性和语言通常所谓的表层/深层的表现正好一致的。在别的情况下并不一定如此, 根据以下的分析可以看到, 笼统地说语言系统中某一部分更易于变化这种说法, 并没有道理。那么, 能否找出一个在不同的接触方向下, 显著性果然也就不同, 以至语法就比词汇更易于变异的情况呢?

这样的现象是有的。典型的是两种语言间的翻译活动。先以书面翻译为例, 我们常说有关西方 (欧洲) 文献的汉语译文有大量“欧化的句式”, 但是, 往往我们很少抱怨译文中有大量“欧式的词汇”, 因为即使有新名词我们大多加以“意译”, 是用中文既有的词或者词素。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汉语文而言, 在西方语言影响下, 相对于词汇, 语法更易于受到其他语文

的影响。书面翻译如此，口语翻译中往往更是如此，由于在较短的时间里，不及深思熟虑的考虑目的语的表达，更容易出现被翻译语言的语法结构等影响。欧化句式就这样从书面到口语的翻译活动逐步进入外交辞令、新闻播报等准口头语言、甚而进入到日常口头语言中去。从翻译活动中可以看到，某一种特定方向下的语言接触中，语法的确比词汇显得更为易受影响。而翻译活动中的接触方向是什么呢？就是 $f \rightarrow m$ 这样的方向：即从一种外语系统到母语系统的表达。

翻译中的这种接触方向对于常见的语言接触现象来说，往往不被人们注意。但是这种事实的存在证明了我们不得不考虑这种方向性的影响。顺带一提的是，汉语史上，汉语语法受到两次大的影响的时期是魏晋和五四时期，相应的正好也是两次域外文化大规模输入的时代，而这种文化的输入，主要是通过大量的翻译工作，这是很耐人寻味的。至于蒙古语对元代汉语主要表现在语法上的深刻影响，更是对于不问具体条件地认为词汇/语法某一方面更为稳固的说法的一个鲜明反证。

以下，进一步分析语言系统中，四个子系统下各层次中的显著水平，以及和倒话语言系统中异源成分分布情况的关系。

如在语音系统中，语音结构和语音要素，哪个更为显著一些呢？前面已分析，通常，当一个人在接触一种全新的语言时，从一个一个简单的要素如词汇开始。那么，语音的感知也最先从这些要素片断的语音开始。对于这些要素片断的语音而言，可以想见，通常，相对地更为显著的不是一个一个的语素（音素或音位），而是表示某个义项的这些语音要素的结合体。即是从整体上感知这个语音音素的结合体，也就是说相对地来分析，是结构显著于要素。联系到倒话的语音结构和语音要素格局的不同指向，也是与藏语—汉语这种第一接触方向是相吻合的。

随着当事者对于新语言的认识的不断加深，对于该语言的语

法和语义的认识也逐步开始这也应该是一种“语言觉知”(language awareness),^① 吕叔湘先生(1985)曾说:“人们常说‘语感’,这是个总的名称。里面包括语义感,就是对一词的意义和色彩的敏感。包括语法感,就是对一种语法现象是正常还是特殊,几种语法格式之间的相同相异等等的敏感。当然也包括语音,有人学话总是学不像。就是对语音不敏感。”那么对于语法和语义的感知上,是否可以分析出显著性的差别呢?语义方面前面已经说了,至少在倒话现象中,我们尚无法进一步往下分解;而在语法方面,却可以分析为语法形式表现和功能内容。具体说,语法功能和语法形式对于最初开始接触外语的人来说,相对地,形式更显著一些,而且可以想见的是,通常有标记的形式显著于没有标记的形式。

综合以上显著性分析,可以得到,对于 m↘f 方向(从母语到外语的方向)的始发语人群来说,两种语言在各个层次层面上的相对显著水平(±显著),列表如下:

表 4.1

项 目	V(词汇)	G(语法)	P(语音)	S(语义)
显著水平	+	—	+	—
项 目	G ^f (语法手段的形式表现)	G ^c (语法手段的功能内容)	P ^a (语音结构)	P ^c (音素格局)
显著水平	+/-	—	+	—

① 又译“语言觉识”(language awareness), 参考王培光 1991; Clark, E. V. 1978, Awareness of language: some evidence from what children say and so. In A. Sinclair, R. J. Jarvella, & W. J. M. Levelt (Eds.)

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分析结果与倒话的共时结构面貌有着特殊的联系：在倒话的共时“异源结构”中，凡是指向汉语的部分正好是前述显著性高的部分，如词汇、语音结构、语法手段的形式等等。这说明语言感知中的这种显著性与语言接触后的语言变异面貌有着重要的联系。那么，为什么恰恰是汉语成分处于这种显著性的地位，而来自藏语的成分处于非显著性的地位呢？从理论上，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藏、汉两种语言接触的结果，也可能出现和倒话所反映的藏、汉语言在其异源结构中的地位相反的情况，亦即来自藏语的成分处于显著性高的地位。这说明了语言接触中，尽管同样是两种语言，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有完全相反的“异源结构”面貌出现，决定这种具体面貌不同的自然可以用前述的语言接触中的“方向性”来解释。由于在具体的语言接触中，两种语言在“始发/目的”的关系中的地位不一样，所以结果也就不一样。这样，我们结合方向性和显著性的分析，可以成功地解释倒话的异源结构的基本面貌。

在 $x \searrow y$ (当然包括 $m \searrow f$) 的情况下，两种接触中的语言，何者为始发何者为目的，根本上是由社会的因素决定的：目的语往往是优势语言（不是数量上的，国外研究者发现，产生混合语的优势语言往往是深入异域但是数量上反而处于劣势，但从政治、经济或文化上处于优势地位的语言）。

(三) 习得性原则下的基本规则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两种语言接触，而且在由以藏语为第一始发语，汉语为第一目的语的情况下，既在 $\Gamma(x \searrow y)$ 的情况下，倒话这样的语言现象才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在原有的 $L_x \parallel L_y$ (藏语和汉语接触) 等三个条件之上，再追加条件 3: $\Gamma(x \searrow y)$ 。于是得到规则 3:

- ($L_x \parallel L_y$) 条件 1
 $\wedge ((L_x \neq L_y) \wedge (L_y \neq L_x'))$ 条件 2

$\wedge (\Gamma(x \searrow y)) \dots \dots \dots$ 条件 3

$\rightarrow Lz$, 并且

$$\begin{aligned}
Lz &= \{ \{L^c z, L^s z\}, \{L^c z, L^f z\} \} \\
&= \{ \{Vz, Gz\}, \{Pz, Sz\} \} \\
&= \{ \{Vy, Gx\}, \{Py, Sx\} \} \\
&= \{ \{ \{Vy, \{G^c x, G^f(x, y)\} \} \}, \{ \{P^s y, P^c x\}, Sx \} \} \}
\end{aligned}$$

这一结果用自然语言表达起来比较繁琐，我们大体可以有如下简要表述。第一，藏语和汉语接触；第二，并且藏语不从属于汉语，汉语也不从属于藏语；第三，并且接触方向为藏语到汉语。在这样的条件下所形成的新的混合语言，将拥有如下特征：第一，词汇系统倾向于接近汉语，语法系统倾向接近于藏语；语音系统倾向于接近汉语，语义系统倾向于接近藏语。第二，在语法系统中，语法手段的语音形式倾向于接近藏汉兼备，而语法手段的功能内容倾向于接近藏语。第三，在语音系统中，语音结构倾向于接近汉语，而语音要素倾向于接近藏语。

四、基本的规则：妥协性原则与第二始发语人群的作用

通过上述探讨，尤其是通过具体接触方向的确定，以及由此引发的显著性分析，相当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藏语和汉语接触后所形成的倒话现象，其内在混合层次如此这般分布的问题。但是这还不够，还有一些细节性问题需要进一步解释。例如前述的语义的问题，仅仅根据基本规则一的分析结果，似乎表明形成后的混合语系统中的每一个“指向”的部分应该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指向，即纯粹的汉语词汇，藏语语法，纯粹的藏语语义等等，这和实际情况自然是有距离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语言接触以至形成混合语（倒话），是第一接触方向始发语人群（藏）的单独行为，还是接触语言双方的共同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述解释中，语言接触的参与者，尽管就语言而言有藏语和汉语两种；但是，从语言接

触的具体承担者的人群而言，似乎主要只是第一始发语人群的习得性活动。整个语言接触的过程只是第一始发语人群接触新语言，感知新语言，并在习得新语言的途中形成这样一个特殊的异源结构的过程。实际上，这样的解释方法，正好是“不完全习得论”的理论框架。尽管相对于这一理论，我们的关于“习得性原则”的探讨已经到更加微观、更加深入的地步，但是，没有第二始发语人群（汉）参与的混合语言形成过程似乎令人难以信服。毕竟社会交际中的语言接触，与第二语言习得尤其是教学中的第二语言习得的目的、环境和条件是大为不同的。第二始发语人群在语言接触乃至形成混合语中到底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第二始发语（汉）系统对混合语形成后的结构面貌到底起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还得尽可能地加以探讨。

如果按照“不完全习得”的思路考虑，倒话这样的混合语，其形成过程就是语言习得者在习得过程中一种不完全学习、并且被固化下来的一种单方面的机制：学习者开始学习接触目标语，在这个过程中，母语不可避免的对其习得活动加以干扰，学习者不断克服这种干扰并向目标语不断迈进。成功的学习者成为“双语者”，而有些学习者则因为种种原因停留在一种过渡阶段，甚至这种中间阶段的语言成为后代学习的母语，于是混合语便产生了。在这一过程中，目标语言对混合语形成的影响，就是持续不断地施加以正确学习的规范和标准；“学习成绩”不好，并不是“老师”的过错，因为目标语言本身无疑显然是“正确的和标准的”；不完全学习的责任不在目标语言，而在学习者自身。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一）关于倒话现象共时面貌认识过程的启示

对于倒话现象的认识，我们也有了一个过程。原来最初接触倒话，也曾认为倒话就是藏族人没能学好汉语的结果。就像语言习得中的母语干扰一样，藏语的语法等结构因素影响了汉语学习

并带进了不完全习得的目的语（汉语），因而形成主要由藏语的语法和汉语的词汇相结合的混合语言。1995年，在笔者的本科毕业论文《“麻子石倒话”的词汇与语法特征述要》（未刊）一文中就说倒话是“藏语语法和汉语词汇结合的产物”。

但是，2000年前后经过进一步调查，感觉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 藏汉语言的混合，在倒话这里，不仅是语法/词汇的混合，而是整个语言系统方方面面的混合。2) 关于语法/词汇的混合，并且“完全使用一种语言的语法系统去组织另一种语言的词汇（尤其是在语言类型上差异较大的语言之间）是不可能彻底实现的。”（意西微萨·阿错，2001）3) 来自藏语的语法和来自汉语的词汇的这种结合，“必然会引起许多冲突、对立的因素；而这种结合的实现则必然和必须产生解决这些冲突与对立的手段。对于倒话而言，来自藏语的语法结构与来自汉语的词汇成分之间的这种结合，以及由这种结合而产生的冲突和对立，进而冲突的解决和对立的统一，也就必然地形成了倒话自身独有的特色。”（同上）这时的认识已经深入，但是潜在的认识框架仍然是第一始发语人群“用母语的语法去组织目的语的词汇”这样的一种单一方向的行为。

语言接触现象显然不是一种单向的行为，而是一种“互协”（陈保亚，1996）的过程。尽管人们在理论上可以有这样认识，但是在实际的分析材料的时候仍不易重视两种语言“共同协作”的过程，这也可能和现象本身的特性有关，也和对于这种语言现象的认识深度的需要有关。

随着对倒话这一语言现象的深入调查，以及对倒话与藏、汉语言关系的进一步微观考察，我们对倒话语言系统“内在混合层次”有了较为细致的了解。这使我们感觉到，如果想深入了解和解释语言接触现象，必须考察在同一接触方向中的目的语言（汉语）对语言接触影响的后果及其机制。在获得这种认识的过程

中，原来工作中的一个疏漏进一步提醒了我。在第二次调查期间，我的一位调查合作者告诉我，《倒话述略》中的有些例句“不是倒话”，主要是《倒话述略》“一些句式举例”（原文§4.4）小节中的复句例句中有些句子不是倒话。这使我十分震动，因为这不仅仅是前期研究具体工作中的一个疏漏，而且说明了整个研究工作中思路上的问题。《倒话述略》“一些句式举例”部分主要列举了所谓递进、因果、条件、转折、选择等几个复句类型。当初在调查时，以两个调查对象为核心外，还利用零碎的时间同时在其他人中收集材料。其中有一位调查对象，即提供这些复句例句的人同时有藏语的母语背景。当时虽然了解这一背景，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方面当地同时通藏语、倒话的人也不少，不以为怪；另一方面当事人自认为“完全能说”倒话；而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我们不自觉地认为倒话的语法本来就是来自藏语，向有藏语背景的人调查倒话语法是可以的，加上这个人长期说倒话，所以向这样的对象调查语法没问题（相应地在词汇和语音调查时当时就特别注意）。然而经过二次调查中被人提醒，才知道，原来这些例句主要是母语为藏语的人所说的“倒话”！

这件事情说明，单纯考虑倒话是藏语语法组织汉语词汇，是有问题的。即使藏语语法组织汉语词汇，并且“必然出现的对立和冲突”，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样的“倒话”在语法上和地道的倒话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当然，我们也从来不认为倒话的语法就是当地藏语的语法，但是我们把倒话与藏语语法方面的区别主要地看做是藏语语法结构组织汉语词汇无法贯彻到底时才出现的“相应的解决办法”（意西微萨·阿错，2001）。研究工作中的这一疏漏不仅让人感到惭愧，而且进一步提醒了我，在对倒话现象的理解，尤其是在其成因的理解上，必须作更细致的考虑，不能单纯地从“学习者”一方考虑。必须注意作为混合语言来源另一方的汉语，以及作为第二始发语人群的、当初说汉语者的作用。

认真注意倒话中有关语法方面与藏语不一致的地方时，首先可以感觉到以前所谓的“语法主要来源于藏语和词汇主要来源于汉语”的认识必须加以限定范域，必须认为“基本词汇主要来自汉语和句法主要来自藏语”（阿错，2002），即在语法领域内，句法和词法首先得分开讨论。在词法层面上许多问题必须联系汉语才能加以解释。即使在句法层面，也并非单纯就是藏语语法以及为了“解决冲突”而自有特色的地方。动词的使动态、动补语短语等问题上，仍然还得联系汉语才能解决（参看本书第三章“关于倒话语法系统的内在层次”）。

凡此种种，越是深入地了解这种语言现象，越是让人觉得，不能不重视作为第二始发语人群在学习者发生“不完全学习”中的作用。汉语母语者在倒话形成中的具体作用，决不能仅仅认为是一个学习者模仿学习的“标准答案”作用。看来当初的第二始发语人群也具体参与了制造混合语这一奇妙的工作，“这种学习的错误”不仅仅是学习者的“错误”，而且是老师和学习者共同的作品！

像倒话这样的混合语，其异质系统的混合的程度是如此极端地深入，以至我们曾经用“系统的整合”来表述——甚至“混合”的说法似难以揭示其实质。两种语言的接触中，第二始发语人群不可能不对这种混合语言的产生发生影响，而这种影响自然也不可能与第一始发语人群的方向一致。

（二）第二始发语人群的接触方向及其显著性分析

那么第二始发语人群及其语言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对新的异源结构的形成发生影响的呢？我们已经通过前文的分析看到，在倒话的形成中，基本的接触方向是藏语到汉语，即 $\Gamma(x \searrow y)$ ；那么从说汉语的人群看的接触方向，是不是从汉语到藏语，即 $\Gamma(y \searrow x)$ 呢？

此前我们把第一目的语人群在异源结构语言形成中的语言接

触方向，叫做异源结构形成中的第二接触方向。这里，从语种而言，第二始发语也就等于第一目的语。

那么，如果第二接触方向是从汉语到藏语，即 $\Gamma(y \searrow x)$ ，会怎么样呢？可以想见，第二接触方向的始发语人群，即说汉语的人群，他们对于藏语语言系统感知中的显著性表现，也应该是藏语的词汇显著于语法，语音显著于语义。这样一来，从说藏语的人群和说汉语的人群看，不同方向的显著性表现正好是相冲突的，请看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的显著性分析结果（以词汇/语法为例）：

表 4.2

各个成分的 不同的 显著性表现 观察角度	汉语 (第二始发语)		藏语 (第一始发语)		备注接 触方向
	词汇	语法	词汇	语法	
从说藏语的人的角度看	+	-	-	+	$\Gamma(x \searrow y)$
从说汉语的人的角度看	-	+	+	-	$\Gamma(y \searrow x)$

如果是这样的冲突面貌，我们就无法解释或者预测接触后形成的混合语的结构面貌；无法解释或预测有没有可能按结构的因素呈现异源的趋势；也无法知道，如果可能出现结构异源现象，某一成分如词汇究竟倾向于汉语还是藏语？如语法究竟倾向于藏语还是汉语？这说明这样方向分析显然有问题。看来说汉语的人群考察的接触方向并非是 $\Gamma(y \searrow x)$ 即汉语 \searrow 藏语的接触方向。那么到底是什么？

混合语形成理论中有一种“简化理论”（simplification theory）。简化理论肇源于 L. Bloomfield (1933) 在分析相关语言现象的初期形式时的现象，用来比喻大人与孩子沟通时使用的“孩子

的语言”(baby talk), 又叫“外国人说话”(foreigner talk)。这种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各种语言混合现象, 尤其是混合语。比如倒话, 无论从语法、词汇还是从词汇、语义方面, 都不能说是目的语(汉语)的一种简化, 更不是始发语(藏语)的简化: 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倒话语言系统的丰富复杂和精密的程度不及当地的藏汉口语。但是, 和“不完全习得”理论正好相反, “简化理论”的特点在于, 其所考察的角度正是从第二始发语的角度。而这种角度正是“不完全习得”理论所欠缺的。同样, 由于单纯是从第二始发语的视角出发, 难以彻底解释混合语及其结构异源现象, 但是却提供了从第二始发语的角度出发的重要线索, 亦即从第二始发语来说, 混合语的形成更是第二始发语人群的一种妥协过程。“孩子的语言”或者“外国人说话”, 都是对说不好目的语的孩子或外国人的一种迁就和妥协。那么这种迁就指向的是外国人或孩子原来的母语吗? 刚学语言的孩子没有所谓“原来”; 而指向外国人原来的母语, 正是如表 4.2 所示的不可能的方向。实际上, “孩子的语言”或者“外国人说话”所迁就的就是孩子或者外国人尚未学好的目的语言。从这里可以有一个启发是, 第二始发语人群的语言接触方向并非指向第一始发语言, 而是第一始发语人群所说的不地道的目的语。意即指向的是第一始发语人群由于母语干扰而习得的“中介语”性质的临时语言现象。这里用 z 来指代这种中介语性质的临时语言状态, 那么在形成倒话的第二始发语人群(汉)的接触方向正应该是: $\Gamma(y \searrow z)$, 而不是指向藏语的 $\Gamma(y \searrow x)$ 。这种接触方向下的语言变异与参与语言交际的第二始发语人群一方的妥协性策略有关, 所以我们称之为妥协性原则。

而所谓的**妥协性策略**, 就是第二接触方向中, 始发语人群(汉), 对目的语人群(藏)在第一接触方向中的母语干扰结果采取的一种有限制的认同态度。与第一接触方向中 $\Gamma(x \searrow y)$ 的情

况相对应地是，第二接触方向中，始发语人群语言（汉）的接触方向并不是指向始目的语人群语言（藏）的 $\Gamma(y \searrow x)$ ，而是第一始发语人群（藏）所说的新的临时语言 z' ，即为 $\Gamma(y \searrow z')$ 。当然，不是单纯的认同、妥协，还有引进新的东西，还有竞争；即使是认同和妥协，也只能是其所能够妥协的妥协，所以说是有限制的认同。

第二接触方向中的始发语人群（汉）的语言接触方向不是指向第一始发语言（藏），而是指向第一接触方向所形成的临时中介语，这便是从第二接触方向和第二始发语人群（汉）方面进一步揭示混合语形成机制的重要枢纽。在这样的方向之下进行的显著性分析，结合获得性原则下第一始发语人群的显著性分析就可以进一步贴切地解释异源结构面貌的形成机制了。

在进一步分析这种接触方向下的显著性之前，还得在此补充说明一下这种“临时的中介语”的性质。首先，语言接触以至形成混合语，在历时时间上并不存在作为一种第一接触方向下实际的中介物，即并没有一种形成稳定系统的临时中介语这样实际的阶段。原因在于，所谓的第一接触方向和第二接触方向，也并非是在时间上可以划分出的先后两个历史阶段。在现实的语言接触中，尤其是在立即需要交际的情况下（混合语产生的社会机制是高水平的“交际压力度”，这一问题将在后文专节分析），两个源语言的人群的语言接触是持续互动的，两个接触方向在时间层面上可以说是同时进行的，无法具体地分出先后来；我们作“基本”和“第二”的不同方向分析，是一种逻辑的分析，用哲学语言来说，这两个阶段的所谓先后，是逻辑的先后，而不是时间的先后。那么在时间层面上同时进行的两个接触方向，自然也不容许在某一时间段上先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中介语。因此我们说这种“临时的中介语”也非时间上的实存，而是逻辑上的存在。但是这样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它逻辑地存在于同时互动的语言接触中，存在于第二始

发语人群的言语中。实际上就是对于第一始发语人群在互动的接触过程中的言语表现的一个抽象。因此这和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中介语现象既相似又有实质性区别。它们都有类似的结构异源表现,因为都有一个共同的习得性原则制约。它们又有根本的区别,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中介语,无论在逻辑层面还是在时间层面都是一个实存的、相对稳定的语言形态;而这种“临时的中介语”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因此,为了避免误解,这里把这种临时的中介语又称之为“假想中介语”,以示分别。

那么通过面向“假想中介语”的第二接触方向,到底妥协了什么,引进了什么呢?通过分析第二接触方向下新假想中介语对于妥协者的显著性表现就可以得到答案。

人们在感知对象、尤其是在比较中感知对象时,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都容易成为相对显著的部分。如果,接触中的这些语言在最初的接触和觉知中可以感觉有“异中之同”或者“同中之异”,则在第一接触方向的显著性分析中,还得考虑这种“异中之同”“同中之异”对显著性表现的影响;甚至,接触中的语言甚至是“大同小异”的情况(比如方言间的接触),则更得重视“异中之同”对显著性的影响了。如果接触中的语言系统的许多部分大面积的相似,则相异的部分可能将成为显著的部分,而且这种显著性表现甚至可能与通常完全相异语言间的情况完全相反。

在像倒话这样的异源结构的分析中,第一接触方向部分尚未需要考虑到“异中之同”的因素,更不必要考虑“同中之异”的情况了。所以,前述第一接触方向下的显著性分析,正是在通常情况下的分析,也就是主要从完全相异的情况下的分析。可是在第二接触方向下,就不同了。现在试加分析。

中介语的功能本质,是为了实现与目的语的沟通。作为藏语到汉语的第一接触方向的产物,“假想中介语”的对话目标是汉语,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和汉语交流的。通过第一接触方向的结

果，我们可以看到，它尽力采用汉语词汇（以及语音结构、表现语法功能的语音形式等等），因此与第二始发语——汉语有了大量相似的地方。这时候，“同中之异”更加显著的情况就开始突显出来。试想，如果我们听见一个日本人颠三倒四地说汉语，这种“汉语”对于我们，相对地来讲什么东西更为显著呢？显然是“颠三倒四”的组织方式——语法，还有“怪腔怪调”的口音——外国人的母语音素匹配汉语音节的结果——语音要素。这种“同中之异”下的显著性表现正好和“互相全异”语言间接触的显著性表现相反。除了语法系统显著于词汇，语音要素显著于语音结构之外，由于语义的隐蔽性，语音的显著性仍然大于语义；在语法手段的形式表现和语法手段的功能内容这方面，由于假想中介语大体上倾向于极力使用汉语的语音表现，于是倾向藏语的功能用法则成为了显著的东西（对于倒话形成初期来说，假想中介语由于竭力希望用汉语的语音形式来表现藏语语法手段的功能。一方面找到一些这样的语音形式，另一方面在找不到恰当的语音形式时，也不得不采用一些藏语的语法功能表现形式。这时，这些从功能到形式都是藏语的语法手段也必然是突兀的、显著的东西）。

综上所述，对于第二接触方向中的始发语人群（汉）来说，在 $\Gamma(y \searrow z)$ 情况下的显著水平，应有如下局面：

表 4.3

项 目	V(词汇)	G(语法)	P(语音)	S(语义)
显著水平	-	+	+	-
项 目	G ^f (语法手段的表现形式)	G ^c (语法手段的功能内容)	P ^a 语音结构	P ^e (音素格局)
显著水平	-(+)	+	-	+

和第一接触方向下的显著表现作个比较，用“/”符隔开，前为第一接触方向下的显著性表现，后为第二接触方向下的显著性表现：

表 4.4

项 目	V(词汇)	G(语法)	P(语音)	S(语义)
显著水平	+/-	-/+	+/+	-/-
项 目	G ^f (语法手段的表现形式)	G ^c (语法手段的功能内容)	P ^s 语音结构	P ^c (音素格局)
显著水平	+ / (-、+)	- / +	+ / -	- / +

第一始发语人群（藏）和第二始发语人群（汉），对对方在接触中的语言所表现的不同这种显著性格局，其意义是什么呢，以词汇/语法为例试加分析。对于说藏语的人群来说，汉语词汇的显著性大于语法，其结果是力图使用汉语词汇，又不自觉地带进藏语的语法；而对于说汉语的人群来说，对方（说藏语者）所说“汉语”的语法表现的显著性高于所用的汉语词汇，于是极力迎合对方奇特的语法表现，而又放心使用汉语词汇（为使得交流顺利进行，自然选用最基本的词汇）。于是两方尽管是从相反的方向接触，但是在对于源语言的选材上却原则性地达成了一致。具体分析显著性表现（+和-）组合的涵义，两个接触方向中不同的始发语人群的综合表现，这种表现与表 4.2 所示的处处冲突对立的显著性表现又有很大的不同。表 4.5 所体现的就是两种接触方向下不同的显著性表现及其结果，以及两种接触方向之后的综合结果。这种综合结果的面貌，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倒话共时面貌的体现。

表 4.5

不同的人群 及其态度 不同的 显著性组合		第一始发语人群 (藏)及其态度	第二始发语人群 (汉)及其态度	两种接触方向 的综合结果	
+ / +	语音系统	趋向汉语语音	认同前者的语音 取向	倾向汉语	
- / -	语义系统	引进藏语语义	引进汉语语义	相互竞争	
- / +	语法系统	引进藏语语法	迁就藏语语法	倾向藏语	
	语音要素格局	引进藏语语音 要素	迁就藏语语音要 素	倾向藏语	
	语法手段的功能	引进藏语语法 功能	迁就藏语语法功 能	倾向藏语	
+ / -	词汇	趋向汉语词汇	认同前者的词汇 趋向	倾向汉语	
	语音结构	趋向汉语语音 结构	认同前者的语音 结构取向	倾向汉语	
+ / (- , +)	语法手 段的语 音形式	有汉语形 式(-)	趋向汉语语音 形式	认同汉语的语音 形式	混合使用
		无汉语形 式(+)	引进藏语语音 形式	迁就藏语的语音 形式	

这样,在语言系统的不同的子系统中,便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结
局和过程。同时,在具体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子系统领域内,分别
由不同的人群分起主导作用。例如,在语法系统中,第一始发语人
群(藏)不自觉地引进自身的语法结构,而对方则竭力迁就,这时引
导者是第一始发语人群(藏),最终的结果也就指向第一始发语言
(藏)。

而在词汇系统中,第一始发语人群(藏)尽力习得汉语词汇,对方也不加妥协地使用自己的系统。这里的引导者是第二始发语人群(汉),目的也是第一目的语(汉)。

如此等等。另外,在语义系统部分和语法手段的语音形式部分,有了与其他部分不同的表现。如语义,各自都将母语的原有系统不自觉地引进新的混合系统,这一领域的互动运作,在双方都是一种不自觉地引进,结果却是一种不知不觉得互不相让地竞争。

另一个与众不同的表现是在语法功能的语音表现中,由于语音形式上希望竭力倾向汉语,第一始发语人群(藏)在能够找到相应的汉语形式时,使用汉语(例如对象格标志“上”,使动态标志“叫”等),而在没有合适的汉语语音形式时也就直接使用藏语的相应表现形式(如作格标志 ki,表正在进行的 k'e 等),第二始发语人群(汉)也就采取相应的认同态度,于是表现为一种混合使用。

$\Gamma(y \searrow z)$ 从根本上已经认同了始发语人群的 $\Gamma(x \searrow z)$ 指向,因而表现为一种妥协。但是,毕竟第二始发语人群的母语不等于第一始发语也不等于假想中介语,即 $y \neq x \neq z, y \neq z'$,无法“体贴入微”的妥协模仿第一始发语人群的所有“创新”,必然要带进自身的一些东西。因此,他们的妥协只能是他们所能够的妥协。其结果是在各个领域里实际上形成了两种源语言系统的一种竞争。

不同的趋近、认同与引进意味着两种源语言对于最终形成的混合语所施加的竞争性影响及其方式。表明在以第一始发语人群(藏)为主导的“习得性原则”所带来的假想中介语基础上,第二始发语人群(汉)以其母语对中介语的发展所作的协同性影响。这种影响意味着第二始发语人群(汉)不同程度地将自身语言的一些东西,从相反的方向带进来。于是使得新的语言不再是简单的一种“中介语”。也就意味着在形成混合语过程中,说两种源语言的人群在相互协同条件下的一种竞争。

也正是 $\Gamma(y \searrow z')$ 从根本上对第一始发语人群(藏)的 $\Gamma(x \searrow z)$

指向的认同和妥协,表现了自然语言接触与第二语言习得,尤其是与教学活动中第二语言习得方式的分野。在教学中的第二语言习得那里,始发语人群(学生)力图的语言趋近方向,和目的语人群(教师)施加的趋近方向是始终一致地指向正确标准的目的语,可以说不存在一个可以起重大作用的“第二接触方向”。而在自然语言接触中,为了交际的需要,最初始发语人群的交际用语的趋近方向,经过目的语人群基于交际行为中的妥协性原则而得到一种竞争性的认同。因此通过教学活动产生的“中介语”现象永远不会有上升为独立语言的外在条件,而自然接触中的“假想中介语”现象则有了进一步发展为独立语言的可能。这也就是西方关于混合语形成理论中所谓的“不完全学习”理论所不能最终解释语言事实的症结所在。

(三)妥协性原则下的语言接触规则

根据前述分析,妥协性原则对混合语形成的机制施加了新的限制,这里把它记为条件4: $\Gamma(y \searrow z)$;于是又有规则4:

- $(L_x \Pi L_y)$ 条件1
 $\wedge ((L_x \neq L_y) \wedge (L_y \neq L_x))$ 条件2
 $\wedge (\Gamma(x \searrow y))$ 条件3
 $\wedge (\Gamma(y \searrow z))$ 条件4
 $\rightarrow L_z$, 并且

$$\begin{aligned}
 L_z &= \{ \{L^c z, L^s z\}, \{L^c z, L^f z\} \} \\
 &= \{ \{V_z, G_z\}, \{P_z, S_z\} \} \\
 &= \{ \{V_y, G_x\}, \{P_y, S(x, y)\} \} \\
 &= \{ \{ \{V_y, \{G^c x, G^f(x, y)\} \}, \{ \{P^s y, P^c x\}, S(x, y) \} \} \}
 \end{aligned}$$

这里增加了第四个条件 $\Gamma(y \searrow z)$, 并且把语义部分修正为“S(x, y)”。

五、指向性原则与混合成分的阶分布

经过第三章的分析看到,混合语系统在每个细小成分每个层

次层面，都可以看到来自两种源语言的信息，这是系统整合的有机性；但是，同时根据混合语系统的结构性质又可以分析出不同层次层面的不同的源语言倾向，这是系统整合的有序性。根据这种有机性和有序性的统一，本书在分析倒话等“结构异源”现象，讨论一些层次层面的不同源语言来源的时候，总是用“趋近于”“倾向于”或者“指向”等措辞。具体说来，从横向看，结构异源现象中某一层次层面上，说是来自某一源语言，但不可能纯粹就是这一源语言的成分。例如倒话的词汇成分尤其是基本词汇主要来自汉语，但是在一些动植物名词、宗教文化词等方面，也有许多藏语词。从纵向看，在某一层次继续往下作结构性分析（如结构/要素，形式/内容的分析）的时候，下一层面中的各个部分，又可以有不同的指向。例如说词汇来自汉语，但是在进一步的分析中，这些词汇的语音上与汉语有对应关系，但是在语义上却表现为藏汉语言的一种混合。

因此，分布在混合语系统中的各种源语言成分，不完全就是源语言的成分，而表现为倾向于某一源语言，或指向于某一源语言，这种分布表现，我们把它叫做异源系统分布的“指向性”。

那么，由于每一个层次层面或者每一个要素成分，都是两种系统的有机整合，那么具体层次层面上的有序性指向又怎么来确定呢？某种指示的方向不仅在于“量”的指向，更重要的是质的指向。比如，要考察一种结构异源的语言现象的词汇面貌，分析其词汇来源的语源指向，人们可以注重词汇绝对量的大小，更重要的是关注词汇的具体分布，如来自某一语言的词在基本词汇里更多，还是外围词汇里更多的问题。例如日语中来源于汉语的词总量比例很高，但是相对的说在基本词汇里还是固有词所占的比例更高。所以从日语词汇的这种表现，人们仍然不会把日语词汇“历史谱系”上的语源指向看作是汉语。

又如，对于倒话的词汇来说，表现词汇的语音结构是汉语

的，但是，其音素格局又是藏语的，那么为什么来自藏语的要素结构和来自汉语的音节结构结合的语音系统，就可以说是倾向于汉语的呢？要知道在许多语言学家看来，音素格局甚至是一个语言根本的、不易变易的“沿流”性质的东西（萨丕尔）。然而，我们可以想见，尽管由于藏语的音素格局匹配汉语后充满“藏语味”，可是由于匹配的目标指向的是汉语语音结构，因此，最后说出来的语词从语音上说仍然是汉语词。

由于是一种指向，所以在表现出一种质的指向时，也就自然有量的程度问题。而且正由于是一种指向，源语言的成分在新的混合语言中，往往表现为核心部分的分布量大一些，边缘部分的分布量小一些。亦即这种指向性及其程度，往往具体表现为一种从核心到边缘嬗变的“阶”状分布。例如我们在说倒话的词汇指向汉语时，其实倒话的词汇系统中既有来自汉语的词汇，也有来自藏语的词汇。但是从总量上说是汉语的多，同时更重要的是，越是基本的词汇，越是核心的词汇，汉语的比例越高。来自汉语和藏语的词汇的这种分布就表现为一种渐变的“阶”。

语言接触的“无界有阶性”思想，是陈保亚先生（1996）对语言接触理论乃至普通语言理论的重要贡献。这一思想说明，首先，语言接触可以深入到语言系统的任何层次层面，是无界的；其次，又是有“阶”的，即接触如何具体深入的“这个‘度’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但是度的演进是有阶的，这个阶是由结构因素决定的。”（陈保亚，1996，第152页）倒话的异源结构面貌，充分表现了语言接触的这种“无界有阶性”：系统整合的有机性是接触无界性的最好说明，而系统整合的有序性中“有阶性”也是其重要内容。

“有阶性不仅存在于词汇层面，也存在于结构层面。”（陈保亚，1996，第184页）从倒话的共时面貌中可以看到（参见本书第二章），语言系统各个子系统中，不仅是词汇系统，语法结构

也表现出不同的稳定性面貌，只是“结构的项目较少，确定适用于人类各种语言比较的阶很困难。……如果将来有某种方法能够确定全人类语言结构比较的阶，通过有阶性判定同源关系和接触关系可能会更加准确。”（同上，第 184 页）尽管语法结构要分出细致的“阶”不容易，但是至少从倒话所表现的情况来看，接触中的汉语和藏语，句法比短语结构更加稳定，短语支配性句法关系比修饰性补充性的句法关系更稳定，至于词法则是最为容易混合的地方。

这里参考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也是极具启发意义的，研究表明，“所有儿童都经历大致相同的语言习得过程：一岁到两岁期间开始用语序标志语义关系，两岁到两岁半开始使用语法形态，两岁半到三岁期间开始使用情态动词，三岁到三岁半时开始使用内嵌句，三岁半到四岁时开始出现复句，对语法的习得大致完成”，并且“这些现象是所有的研究者都毫无争议、一致认同的”现象（程工，1999，第 478 页），如此等等，也表现为一种“阶状”共性。

词汇部分的有阶分布更为明显。试看我们在第二章的统计结果，越是基本词汇，汉语词的比例越高，来自藏语的词则分布在词汇系统的外围。语音部分，大体也是如此，如在辅音音素格局中，塞音清送气、清不送气、浊三套对立的主要格局是藏语的，但是在一些要素中也出现了零星的汉语成分，如双唇音 f；三套对立的塞音中，舌根音则也出现了浊音消失的迹象。亦即在边缘部分也有汉语成分的影响。

混合语的语言系统中，本书第三章关于异源结构共时面貌分析所体现的混合层次，如果说是从横向的方面对系统整合有序性的揭示，那么，在各个具体层次上异源成分的这种有阶分布，则是从纵的方面对系统整合有序性的一种揭示。

对于混合语来说，在通过前述基本规则所制约的异源结构面

貌确定下来之后，具体层面上的“异源指向”的“度”便是在特定因素条件下两种源语言成分的一种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竞争的结果便是混合语言各子系统中源语言分布表现为有阶性。

所以，“有阶性”作为系统整合有序性的一个重要表现，理应在我们的共时模型和历时生成模型中得到反映。由于我们已经采用了集合方式来表示语言结构、表示混合语系统各个结构层面上的语源指向的方法，也就可以很方便地把集合修正为模糊集合，并对集合中代表源语言的变量加以取值，来表示这种有阶分布。

例如倒话的语音系统在结构上的汉语指向和要素上的藏语指向，可以用模糊集合来表示： $P_z = \{P^y_{y[0,1]}, P^x_{x[0,1]}\}$ 。亦即倒话的语音系统 P_z 中，语音结构 P^y 指向汉语 y ，语音要素 P^x 指向藏语 x ；指向的程度可以用 $0 \sim 1$ 来表示，记作 $y_{[0,1]}$ 或 $x_{[0,1]}$ 。实际上，当我们承认异源结构语源的这种指向性时，也就承认了这种指向程度的模糊性。我们在前述的结构模型里，种种语源指向直接以 x 、 y 、 z 来标记，从模糊集合的视角来看，这就意味着各量的取值是 1，这样就与实际的有阶分布情况不符。如在前述倒话语言系统模型中的 x 和 y ，代表藏语和汉语，但是实际在混合语系统的分布是一种倾向性、指向性的，并非“就是”或“等于”藏语和汉语，而是指向藏语和汉语。

当然，对于系统中的各个层次层面上的有阶分布情况，我们还很难做到量化统计，但是通过这种模式，可以表现其有阶分布的性质：可以表现“是什么”，尽管不能进一步说“怎么样”。

现在把这些因素引进我们的模型即规则，把 x 和 y 的取值修正为模糊取值。在基本规则里 x 和 y 只能是一种语言； x 和 y 非藏语即汉语，非此即彼，没有第三种可能。现在我们要把他们变作一种可以模糊取值的量，表示为 $x_{[0,1]}$ 。 x 可以从 0 到 1 的取值，亦即可以作“是藏语—很像藏语—像藏语—……—不是藏

语”之类的表达，y也一样。

这样可以把新的规则归纳为规则 5:

$(L_x \Pi L_y \dots\dots\dots$ 条件 1
 $\wedge ((L_x \neq L_y') \wedge (L_y \neq L_x')) \dots\dots\dots$ 条件 2
 $\wedge (\Gamma(x \searrow y)) \dots\dots\dots$ 条件 3
 $\wedge (\Gamma(y \searrow z')) \dots\dots\dots$ 条件 4
 $\rightarrow L_z$, 并且

$$\begin{aligned} L_z &= \{ \{ L^c z, L^s z \}, \{ L^c z, L^f z \} \} \\ &= \{ \{ V z, G z \}, \{ P z, S z \} \} \\ &= \{ \{ V_{y[0,1]}, G_{x[0,1]} \}, \{ P_{y[0,1]}, S_{x[0,1]} \} \} \\ &= \{ \{ \{ V_{y[0,1]}, \{ G^c x_{[0,1]}, G^f x_{[0,1]}, y_{[0,1]} \} \}, \{ \{ P^c y_{[0,1]}, \\ &\quad P^e x_{[0,1]} \}, S(x_{[0,1]}, y_{[0,1]}) \} \} \} \end{aligned}$$

有阶分布的阶，取决于结构，而具体的分布的程度的“这个‘度’”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具体地说是由接触时间、双语方向、双语人口决定的……因此接触的无界有阶性是由社会因素和结构因素共同决定的。”(陈保亚 1996, 第 152 页) 在混合语的内在混合层次上的这种有阶分布也是由社会因素和结构因素共同决定的，不过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混合语的形成通常不是在双语环境下形成的。因此，各部分的 $_{[0,1]}$ 的具体取值，还得进一步考察具体语言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目前还无法对此作出详细具体的取值，挖掘到这一地步，只是为将来进一步可能的分析留下空间。

考察混合语言中内在有阶分布上的具体因素，我们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对于阶的具体分布有重要影响。异源结构各层次上异源指向的程度，实际上就表现为这些因素影响下两种源语言之间的一种竞争。

1) 语用频率/常用性

不管是语法手段还是词汇运用，目的语言成分的具体运用频

率，对于始发语人群来说，能够加深印象，提升“显著度”是很自然的。因此越是常用的、语用频率高的，越能够在阶分布中占据高阶分布（越是核心的阶越高）。倒话词汇中汉语基本词汇、核心词汇的高阶分布，正是因为基本词汇和核心词汇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

2) 复合要素的凝固度/稳定性

在第三章里曾经谈到倒话的构词法中，有许多汉语式的构词方式，与倒话中来自藏语构词方式形成“逆序构词”现象。这是倒话的语法系统在总体上指向藏语的同时，又有汉语语法影响的主要表现。这和作为基本目标语的汉语，其“复合要素的凝固度”有重要的关系。所谓复合要素的凝固度，是指由语素构成的词，或者由词构成的短语等复合性的语言单位其经常共现的程度的大小。由于一些复合单位经常共现，表现为一种稳定的共现结构，于是始发语人群就容易将它视作一个不可分析的语言单位，一并吸收，于是形成和通常结构不同的“逆序构词”方式。

3) 知识互补原则/互补性

知识的互补性是指，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接触中，有时某种语言在一些领域中有更多更细致的概念和相应的语词这些概念和语词便容易吸收到新的语言系统中来，也就成为他们增加相应知识的一个方式。如汉语亲属称谓的极端细致和复杂与藏语亲属称谓的简单粗略表现出很大的差别。同时，藏语关于宗教方面的词汇也就吸收到倒话的词汇系统中来了。

六、最后的规则：社会动力原则与交际压力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混合语现象的成因可以而且必须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是社会背景，二是语言自身的原因。形成这样的语言现象的根本的原因自然在于社会实践的原因，而这样的语言现象得以最终实现，同时又是语言自身结构的制约。在习得性原则和妥协性原则里面是这样；而在指向性原则中，通过分析也

可以发现，社会的因素的影响如何通过语言自身的结构并且最终被实现。

在以上三个原则的控制下，我们相当细致地找出了混合语形成的若干重要的限制性条件，尤其是区分了第一始发语人群（藏）和第二始发语人群（汉）不同的接触方向和机制。这样可以解释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倒话现象大部分复杂结构面貌。同时，还意味着可以进一步加以预测，亦即对于同样条件下的语言接触及其结果面貌，加以预测。

尽管如此，我们还想进一步探究更为深层的问题。那么语言接触以至形成混合语的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何处呢？是什么原因使得接触中的语言和人群如此孜孜不倦地努力遵守这些习得性、妥协性的原则，并把创造新语言的工作进行到底呢？以下加以讨论。

（一）历史的启示：倒话现象发生的社会动力背景

这样的动因，最终必然要从社会因素里去找。在前述的条件下形成混合语的异源结构分析中，离不开社会因素的作用，而探求“最终的动力”更离不开社会的原因。可以说，语言接触及其一切现象，从最更本的动因上说，都有深刻的社会背景。语言活动的基本功能是社会交际，语言现象之所以存在的基本依据是社会交际的需要。因此，语言接触以至生成混合语的这种社会动因，根本上也是由于交际的需要。

据相关历史记载，现在使用倒话的地区，正是从1719年以来，清廷把守进藏咽喉，守卫雅砻江渡口的汉族驻军和船夫工作、生活的地区。清廷为了安抚驻军和船夫，实现渡口的长治久安，一方面划拨军饷粮草，一方面又圈划土地和荒山，鼓励和组织就地开垦荒地，以保障驻军船夫的后勤供给；同时，为了安定军心，鼓励士兵、船夫与当地妇女联姻。

有史可查最早进入这个地区的汉族人可上溯到两百年以前。

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兵曾在河口（即今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河口镇，倒话主要使用区）设渡口驻兵镇守，《清实录》卷284载：“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六月丁未（1719.7.23）四川总督年羹尧疏报：……臣等已调兵防守中渡河口，又耐调提标兵丁于打箭炉附近地方驻扎……”后又从内地征集了大量船夫经营渡口，汉地船夫驻河口经营渡口一制延续到清末。清末治康藏，进一步“招致内地中户农民，由官资遣……迅速前往开垦”（吴丰培1984，第46页），并鼓励驻兵与当地入联姻，“我兵思归否，娶妇之风如何，凡娶妇者，必拨地与种……如何能为持久计、筹覆。”（同上，第145页）。

我们能够找到的文献的记载虽然非常有限，但是，人群接触和语言接触的基本面貌由此反映得很清楚。可以看出，深入康藏腹地的这批汉族人世代居住下来，并逐渐与当地入联姻，逐渐繁衍成为如今使用倒话的居民。如今倒话使用区一带的居民，绝大多数都保存着汉族姓氏，只是汉族“姓”之后的“名”大多则采用了藏语名，形成奇特的混合命名风俗。

这样，进入藏区的这批汉族人，在这里扎下根，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一个集中的、相对独立的，集军事、耕作、渡口营运为一体的生活社团。和在两个民族聚居区交界地区人们长期、逐渐的接触不同，当时的汉族籍士兵一下深入藏区，为了开展工作和生活，必须与当地入接触；而这时的两个语言集团之间并没有有效的沟通工具。没有有效的交通工具而且必须立即要求实现交际——这种矛盾，正是语言混合的一个根本社会动因。如果就像在两个民族交界的地方，通过渐进持续地人群接触，进而双方相互或者某一方习得对方的语言，形成所谓的“双语现象”，这时两个集团之间便有了有效的交际工具，这时候无论如何，没有需要产生第三种语言的社会需要。

而当他们普遍与当地妇女联姻后，藏族妇女进入这个社团

后，两个语言集团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社团中，更加尖锐地面对了这个矛盾：要求立即实现交际而没有共通的交际语。

另一方面，在这个新的社团中，汉语集团是占主导地位的语言集团，汉语是其中的“官方语言”，是全部的工作语言。妇女在社团和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使得她们之间的交流机会很少，主要的交流对象是汉族士兵；而汉族士兵除了需要和妻子交流之外，还可以与其他士兵共享汉语交流。两种语言的地位和交流活动空间的不同——正是两种语言接触中，形成“藏语↘汉语”第一接触方向的重要原因。

那么在这样需要立即实现交际而没有有效工具的压力下，逼迫立即出现的交际工具如何实现呢，与此类似的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中介语“石化”现象为我们提供了现实的旁证。

（二）现实的旁证：中介语“石化”现象的启示

前面已经讨论，习得性原则是混合语形成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参考语言习得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混合语研究有莫大帮助。在这方面，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给我们以很好的佐证：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有关“交际压力”对中介语“石化”现象的研究。

所谓中介语的“石化”现象，英文作 fossilization，也有人翻译为“僵化”、“固化”等等。中介语的石化现象是第二语言习得中相当热门的研究对象。中介语研究的先行者 Selinker 在 1996 年重申对石化现象的定义时指出：“语言石化现象是指外语学习者的中介语中一些语言项目、语法规则和系统性知识趋向于固定下来的状态，年龄增长和学习量的变化对改变这种固定状态不起作用。”（戴炜栋等，1999）相关研究表明，第二语言习得是个不断向着目的语趋近的渐进过程；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外语学习者在外语习得到达一定程度之后，语言能力不是继续向前发展，而是普遍地表现出一种停滞不前的徘徊状态，这便是中介语的石化现象。

中介语本来是一个不断向目标语渐进发展的、动态的语言系统，但是，中介语的石化却使这种不稳定的动态发展的语言现象停滞下来，固化成为相对稳定的语言系统。这种现象和混合语现象的形成极其相似。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知道，(1) 混合语形成之初的语言接触，习得性的接触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与第二语言习得有共通之处；(2) 混合语形成之中，也有一个抽象的类似中介语的阶段，这不仅是第一始发语人群的不完全习得目标语的结果，而且是第二始发语人群进一步接触的目的语；(3) 混合语的最终形成，也就是“第一始发语人群”主导的抽象中介语的动态发生，以及“第二始发语人群”主导的妥协性接受，共同协作和竞争的产物，这也与中介语的石化类似。根据 Selinker 的观点，石化现象还可以分为个体石化 (individual fossilization) 和群体石化 (group fossilization)。而群体石化便是指石化了的外语能力具有了普遍性，成为社会大多数人的正常语言现象，导致了一种新的方言的出现，如印度英语等——这时，群体石化其实已经与语言混合并走向皮软化 (pidginization) 很难分开了。因此，中介语及其石化现象的研究对混合语研究的启发是可以想见的，这里略加分析中介语石化现象的各种根源。

中介语的石化现象往往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根源主要有学习策略、交际反馈、缺乏正确形式输入，以及交际压力等等因素。

1) 关于学习策略。据相关资料表明 (戴炜栋等, 1999), Coulter (1968)、Selinker (1972) 都发现，为了克服困难达到交际目的，学习者在具备了一定的语言能力后，倾向于使用回避 (avoidance)、简化 (simplification) 等策略。更重要的是，当交际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时，学习者往往停止学习，要么不再像初期那样注重语言能力的提高，因而产生石化。

2) 关于交际反馈。Vigil 与 Oller 认为 (陈慧媛, 1999): 在

交际过程中，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存在两种信息交流：一种是情感 (affective) 方面的信息；另一种是认知 (cognitive) 方面的信息。前者通过超语言的形式如面部表情、声调或手势来实现；后者包括事实、猜想与信念。两种信息的交流各有三种状况，即肯定、中立和否定。这样交际过程中就有了九种组合情况。其中肯定的情感反馈与肯定的认知反馈会鼓励学习者继续使用同样的语言形式或表达方式，因此容易导致石化的产生（而肯定的情感反馈与否定的认知反馈则会抑止石化现象的发生）。

3) 关于缺乏正确形式输入。某些中介语石化的形成可能是受教师课堂训练方式的影响。Lyster 认为，石化现象的形成往往和缺乏正确的语言形式 (form) 的输入 (input) 有关 (陈慧媛, 1999)。

4) 关于交际压力。Higgs 与 Clifford 认为：如果学习者经常处于交际压力 (communicative pressure) 之中，即其语言能力不能满足交际任务的需要时，也会导致石化 (杨文秀, 2000)。也就是说，非学生实际语言能力所及的任务，易使学生产生交际压力，从而导致石化。

综观以上 4 种因素，关于中介语的石化的形成，有这样一些启发：第一，目的语人群的妥协甚至不正确的影响，是石化发生的外部根源（如交际反馈、缺乏正确形式输入等等）。第二，交际压力、交际实现的程度以及相应的策略是内在的根本缘由。

可以说，至少有一种石化的道路，那就是：由于一定的交际压力，迫使学习者把尚未正确习得的目的语直接付诸交际活动的需要；而一旦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交际目的，便缓解了或者释放了交际压力，学习者也就失去了进一步学习的压力，采取了消极停滞的学习策略，于是石化现象得以发生。在这样的连续过程中，“交际压力”是个核心的力量，它的存在和缓解的要求自始至终制约着石化现象的发生和发展。

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并非所有的学习者被施加以过度的交际压力；而在类似倒话现象形成前期的语言接触中，“交际压力”一开始就空前的强大：一方面，两个社团及其语言之间完全无法实现交流，另一方面，现实生活又要求立即实现充分的交流。可以想见，这样的交际压力，使得：(1) 两个社团的人群不得不立即试图互相理解对方的语言，自然也就免不了试图习得对方的语言；(2) 由于交际压力的存在，来不及完整习得对方的语言（与通常语言学习的情况不同的是，人们的目的和压力并非习得标准的目的语，而是为了实现交际），不自觉地采取一定的“策略”，其结果是母语干扰等结果的发生，形成临时的交际语言“抽象的中介语”；(3) 由于交际压力的存在，互相在交际上加以妥协，形成妥协性的“交际反馈”及其竞争（与通常语言学习的情况不同的是，不是单向的尝试学习与被反馈，而是互相的妥协和反馈）；(4) 当交际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交际压力也就得到缓解，经过妥协和竞争的临时交际语言就逐渐被固定下来——并充当全部日常的交际需要（与通常语言学习的情况不同的是，混合语形成之前的交际压力，强大到要求一开始就担当其两个社团之间的交际功能，甚至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可能要求承担全部生活中的交际），也就成为一种母语性的语言，混合语也就得以诞生。

（三）交际压力度的限制条件及其母语化规则

因此，我们认为，在混合语的形成过程中，具备高度的社会交际压力，是最为根本的社会根源。这不仅从混合语的共时面貌以及混合语形成之初的社会背景可以看出，而且从语言习得关于中介语的石化现象研究中得到了启发与旁证。为此，根据人们对于“交际压力”的研究以及我们的相关认识，为了更好地理清混合语现象的形成机制，分清其与其他诸如皮钦语等现象的复杂关系，这里进一步提出“交际压力度”的概念。交际压力度就是对于交际当事人来说，要求面向某种不熟悉的语言变体形式实现交

际在其全部语言交流活动中所占的比重程度。不熟悉的语言变体的极端表现就是从未接触过的外语。根据本研究的需要，这里主要讨论交际当事人面对外语时的交际压力情况（请注意本书前文对“外语”有专门的界定），并且将交际压力度初步分为5个级别（0度为最低）。

4度压力：立即面向某种外语实现全部的交际活动；

3度压力：要求面向某种外语在主要日常生活（如家庭中）之中实现交际，但同时享有家庭外使用母语性语言实现交际的自由；

2度压力：要求面向某种外语在主要日常生活（如家庭中）之外的社会交往中实现交际，但同时享有主要日常生活（如家庭中）使用母语性语言的自由；

1度压力：可以使用外语交际，同时也可以使用母语性语言交际；

0度压力：完全使用母语，没有面向外语的交际要求。

显然，接触中的语言，其语言变异的发生、程度和走向，与交际压力度的高低有重要的联系。通常的单语社团，也就是交际压力度为0的语言社团，没有什么语言接触现象发生；交际压力度为1的情况，典型的如双语社团的交际环境，双语非常流利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需要换用不同的语言，交际压力非常低，不容易形成语言混合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两种或者几种语言社会功能的变化和发展，容易引发的是语言转换，而不是引发语言融合。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可以明确地说，语言融合现象总是在没有很好的沟通语言的情况下发生，而流利的使用几种语言的情况下，则无从产生混合语。

在交际中的一方承受2~4度交际压力的情况下，语言接触并且各种语言混合现象开始发生；而要形成独立的拥有母语性语言地位的混合语，则至少使得接触中的双方，持续地处于3~4

度交际压力的环境。或者保守地说如果语言接触中的某一方，持续地受到4度交际压力，则可能形成混合语。因为这样，就提供了使下一代在完全的混合语语境中成长的环境，这样的条件也就最有机会使混合语母语化。

倒话形成之初，藏语和汉语两个语言社团在发生交流时，互相承受着2度以上的交际压力。同时汉语代表着权威的官方语言地位，汉族士兵驻守交通要道和经营渡口，从政治上和经济利益上在当地都占据着有利的地位。两种语言的这种不同的社会地位为其在具体接触中所处的地位打下了基础。

为了适应长期据守的需要，清廷鼓励兵士与当地入联姻，并且“拨地与种”，以安定军心。这些军士同时也是船夫水手，通过经营这一川藏要冲的通航获得收益。随着汉族士兵逐步与当地妇女联姻定居，并有专门划拨的土地，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聚居村落。现在属于嘎拉乡西岸的大部分村庄，是当年划拨给这些兵士水手的给养地。如今也是倒话语言的主要使用区。这些水手兵士陆续娶了当地妇女，同时有了固定的土地，就在如今的雅江县河口镇、嘎拉乡一带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聚居区，也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团人群。

在这样的社团中，对于说汉语的兵士水手，亦即汉语集团而言，是在家庭中面向藏语的交际和家庭外母语运用的自由，即表现为3度面向藏语的交际压力。而对于说藏语者的藏族妇女而言，与娘家分离、进入相对封闭的军事化的这个新社团，面对的交际对象主要是说汉语的士兵，与其他藏族妇女交流的机会是很少，也就是说，相对于汉语集团而言，藏语集团基本上是面向汉语的交际压力，计为4度；这种交际压力度的分野，以及汉语在社团中的地位，根本上决定了始发语、目的语的接触方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显著性，也就造就了倒话的深度异源结构。这种交际压力格局同时造就了新形成的倒话担当

第一交际语的必然性。

交际压力度用 DCP (degree of communicative pressure) 来表示, 可以取不同的值。由于涉及不同的方向, 在 DCP 后用不同的方向“ \searrow ”表示。如在倒话形成初期, 第一始发语人群(说藏语者)面向汉语的交际压力度为 4, 记为 $DCP(x \searrow y) = 4$; 而第二始发语人群的交际压力度则为: $DCP(y \searrow x) = 3$, 即第二始发语人群(说汉语者)要求面向藏语交际的压力为 3 度; 于是混合语形成的机制进一步有了更为严格的限制, 记为条件 5 和条件 6:

条件 5, $(DCP(x \searrow y) = 4)$

条件 6, $(DCP(y \searrow x) = 3)$

引进了条件 5 和条件 6, 并且条件 5、6 实际上先于条件 3、4, 形成最后的规则 6:

$(L_x \Pi L_y)$ 条件 1
 $\wedge((L_x \neq L_y') \wedge (L_y \neq L_x'))$ 条件 2
 $\wedge(DCP(x \searrow y) = 4)$ 条件 5
 $\wedge(DCP(y \searrow x) = 3)$ 条件 6
 $\wedge(\Gamma(x \searrow y))$ 条件 3
 $\wedge(\Gamma(y \searrow z))$ 条件 4
 $\rightarrow L_z$, 并且

$L_z = \{ \{ L^e z, L^s z \}, \{ L^c z, L^f z \} \}$
 $= \{ \{ V_z, G_z \}, \{ P_z, S_z \} \}$
 $= \{ \{ V_{y[0,1]}, G_{x[0,1]} \}, \{ P_{y[0,1]}, S_{x[0,1]} \} \}$
 $= \{ \{ \{ V_{y[0,1]}, \{ G^c x_{[0,1]}, G^f Cx_{[0,1]}, y_{[0,1]} \} \}, \{ \{ P^s y_{[0,1]}, P^c x_{[0,1]} \}, S(x_{[0,1]}, y_{[0,1]}) \} \} \}$

规则 6 说明, 倒话产生之初的交际压力度, 使得这些船夫和士兵家庭内成员的主要交际语只能是新的正在形成中的混合语言。

最初, 这种语言只是酝酿和使用于新家庭中的二人世界, 以

及以这样的家庭为单位的相对稳定甚至较为封闭的社团。这时，新的语言尽管是这一社团中通行的三种语言中最主要语言，但是仍然不是独立的语言，仍然不是很稳定，有一定的随意性。但是，当家庭中开始出现下一代时，这种情况就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了。

当这些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时，他们所面对的语言环境是这样的：他们的父亲以及同事们在工作场合（守关、摆渡）使用着汉语；母亲们，则分别经营各自的家务或分别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同时也有较少的时间可以互相用藏语交流；在家里父母则使用他们正在共同创造的新的混合语言。这些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最有可能被接受的自然也就是这种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当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以新的混合语为第一语言的第一代，新的语言也就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主人，这也就使得正在形成中的新语言迅速完善、丰富，并且稳定下来，混合语言的母语化便得以完成，独立的混合语也就宣告诞生。

至此，我们关于倒话的，亦即典型的两个源语言的混合语，其历时形成的机制的探讨，全部结束。不过，这样的规则，就像现代语言学中的许多形式规则一样，是我们对于试图解释语言现象的一种形式化说明，而不是“规定出来让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这样的规则。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假说，一种解释模式。

通过这六个条件的限制和相应的规则，我们基本可以解释倒话形成以及形成后的异源结构面貌，甚至可能预测同样典型的混合语现象的产生及其结构面貌。这六个条件是：

- 1) 深度地狭义语言接触 “ $LxIIIy$ ”;
- 2) 源语言互为独立语言 “ $(Lx \neq Ly) \wedge (Ly \neq Lx')$ ”;
- 3) 第一接触方向（藏语到汉语）“ $\Gamma(x \searrow y)$ ”;
- 4) 第二接触方向（从汉语到假想中介语）“ $\Gamma(y \searrow z)$ ”;

5) 面向第一目的语的 4 度交际压力 “ $DCP(x \searrow y) = 4$ ”;

6) 面向第二目的语的 3 度交际压力 “ $DCP(y \searrow x) = 3$ ”。

而其中,最为根本的条件便是相应要求的“交际压力度”。正是这种没有共同的交际语言与立即实现交际的要求,所带来的尖锐矛盾,是新的第三种语言发生机制的根本所在。

在这个模式中,对于混合语现象的解释,综合了既有的语言接触理论,以及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中介语理论等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根据语言事实特点设计和采用了一系列新的分析方法,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下四个分析方法:

- 1) 交际压力度分析;
- 2) 语言接触方向分析;
- 3) 特定接触方向下的显著性分析;
- 4) 异源结构指向性分布的“阶”分析。

对倒话现象历时机制的探讨也就是对倒话的共时结构面貌何以如此的解释。倒话现象的历时发生机制,也就是异源系统全面整合现象所体现的“混合语”现象产生的内在逻辑。需要说明的是,首先,毕竟历史现象不可能重演,本章所谓的历时发展机制,是在深入发掘语言现象共时面貌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种假说、一种模型,重在解释现象,不在恢复历史。其次,本章所提供的这种模式首先是从倒话现象中归纳出来的,是用来解释倒话的共时机制面貌的;这种模式也许对其他类似现象有借鉴作用但未必适用于其他一切混合语现象。

从理论上说,如果具备这样与倒话现象产生类似的历史条件,尤其是两种语言在接触中具备同样程度持续的交际压力度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并最终形成典型的异源结构混合语。另外,倒话是在两种语言接触中形成的混合语,所以本书讨论的所谓混合语也就主要是指两种语言接触所形成的混合语,不涉及三种甚至三种以上语言混合的情形;但是,两种语言接触形成混合语又

是语言混合中最为典型、最为基本的方式，对这种混合方式及其个案的细致解剖必定有助于认识其他更加复杂的情形，是深入认识其他多语混合现象的基础。

第五章 与其他类似现象的比较及 倒话语言性质的最后界定

此前，我们主要分析了倒话的内在混合层次即共时的异源结构，分析了其历时的发生机制。但是，倒话的语言性质到底如何确定，还需要通过和其他语言现象的比较进一步分析。由于倒话现象的特殊性质，这一语言的历史发生地位，无法单纯通过一般的亲属语言历史比较方法来确定。所以本章的比较对象，不是看是否“亲属语言”，而是看是否和倒话的语言性质相类似。通过比较进一步分析倒话的语言性质。

从前面各章的对于倒话自身系统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倒话是一个具有异源结构性质的混合语言。通过比较其他类似现象的目的，也就是进一步观察倒话的这种异源结构性质，到底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现象，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现象？从更广泛的范围看，异源结构本身到底意味着什么？了解了这些问题也就更加了解了倒话的语言性质。

根据这样的思路，本章一方面比较分析了和倒话性质非常类似，而又关系极远的语言，如作为阿尔泰语和印欧语的混合语的新疆艾努语，以及在语言系统面貌上与倒话有特殊相似性的日语；另一方面又重点比较分析了另一个藏汉混合语青海五屯话（桑格雄语）的异源结构表现。在此基础上，进而讨论了异源结构现象的普遍性以及倒话的语言性质问题。

第一节 倒话：作为一个独立的语言

一、倒话的独立地位不容歧视

在本书的研究中，倒话首先是一种混合语，一种藏、汉混合语。是两种语言全面深入的、有机有序的混合，是两种系统的全面整合。倒话，无疑又是两种语言混合形成新语言的极为典型的个案，也就为这种混合方式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语言事实材料。

倒话是一个典型的两种语言混合的异源结构。同时，倒话，无论是从其外部的社会功能上说，还是从语言系统自身的严密形式上说，都是一个丰富完整的、与任何一个自然语言相当的独立的语言。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畸形的、不完全的或者是简化的、低级的语言。它的出现及其历史源流是奇特的，但是，形成后的它却与人类语言大家庭中的其他任何语言一样，是健康的、积极的、优美的。而且充满活力地作为一个哺育孩子们成长的伟大的母语而存在。它尽心尽职地为使用它的人群服务，为人们的信息交流、感情表达、知识传承以及为表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服务。尽管它的来源是特殊的，是不与通常的、大多数的语言现象相一致，以致不知道让人应该将它划归在哪一个兄弟语言的大家庭中。这就像是一个“黑户口”的小孩一样，尽管其出生的时机与方式可能与大多数孩子不尽一致，但是，孩子无罪，孩子仍然是无数纯洁而高贵的幼儿之中不容歧视的一员。

倒话现象及其异源结构属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许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实，是一个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的事实；然而，这却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存在。在考察任何一类现象的规律时，即便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事实，只要这一事实存在，人们就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在考察亲属语言的历史发生机制时，即使只有一个案例，但是只要它代表的是一种和其他绝大多

数现象迥然不同的类型，也得认真对待这种特殊的历史发生类型。“说有易、说无难”，更何况已经有了，即使是一个，也是决不可忽略的。

二、倒话的“系属”地位及其困惑

倒话有无资格讨论系属地位？混合语有没有讨论发生学源流的权利？从“发生”这一概念的最基本含义的角度说，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的条件和发生的方式、发生的过程，因此倒话或者其他任何混合语，自然也都有自身的“发生学”来源。但是，如果把“语言发生学”理解为“亲属语言的发生是原始语言通过不断分化形成，每一种语言只能有一个单一的原始系统来源”，那么，我们得承认：混合语的确不能纳入发生学分类的范畴，自然也就难以找到它的发生学“谱系”地位。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不仅没有谱系地位，实际上传统的语言发生学是根本不承认有混合语存在的，否则，“假如有一天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形，语言学家的的工作就很不容易了。……因而一切证明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尽管有这样的假设，幸亏语言学家还没有实际遇到过这样的困难。”（梅耶 1957，第 69 页）看来，如果倒话这样的语言希望争取谱系地位，实在是自讨苦吃的事情。

这样，这些语言事实的存在，和发生学对它的不允许存在，便有了期望调和的要求。著名语言接触研究专家托马森和考夫曼就认为，“混合语（mixed languages）确实存在，包括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但又限于这两种，把混合语置于发生学关系的模式中是不合适的，因此，不能对它们进行发生学分类。”（S.G.Thomason and T.Kaufman, 1988，第 3 页）。

不过，不把混合语纳入发生学分类这样的调和方式，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前文已经谈到，类似倒话这样的混合语和其他任何语言一样的精妙和完善，和任何一种具有“发生学”意义的独立语言一样，成功地承担着它的社会功能；如今很少有人继续坚持

混合语言畸形论和语言污染论的观点。同时世界各地大量的混合语现象的存在，说明混合语的产生和存在绝非一个偶然的现象。而倒话、五屯话（桑格雄语）等现象的存在，更是说明，混合语现象并非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殖民主义的产物。语言深度接触以致产生混合语、产生新语言的可能性应该说是亘古就有的，而混合语言一旦形成并取得一定语言社团的母语地位，就和其他任何一种语言一样发展、演化勃兴或者湮灭。既然如此，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语言，也并不能排除发端于混合语的可能。

因此，这样一来不把混合语纳入发生学分类，就有了麻烦。一方面，面对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世界上的确有通过融合而不是通过分化形成的独立语言，并且这种语言从结构上和社会功能上与其他自然语言没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我们又得认为这样的语言，不能纳入发生学分类框架之中。这实际上是意味着，发生学分类把一批同样完善和独立的语言排除在外，也就意味着限制其理论的普适性。

另外，发生学分类的原则不允许纳入的这些混合语，但是发生学分类的具体方法却并不能有效地排斥混合语。例如核心词汇的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是目前认为比较有效的鉴别语言亲属关系的方法，如果用来考察倒话与汉语的关系，可以看到两者无论是在基本词汇里还是在核心词汇里，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也就是说，认为可以有效鉴别语言亲缘关系的有效方法本身，却并不能有效地排除混合语进入发生学分类，这是倒话给我们带来的又一个难堪。

不妨以核心词汇的语音对应关系为标准，来考察倒话的前述表现，那么毫无疑问倒话与汉语是同源关系的。因为倒话在基本词汇、核心词汇的语音表现上不仅是系统的严格规则的与汉语对应，而且，不管是词族、同源体系、词阶分布的表现上，都毫无疑问地可以确证这一结论。实际上，倒话的词汇系统中，汉语词

的比例是那样的高，分布的是那样的核心，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汉语的一个方言了。要知道，倒话和成都话、北京话在斯瓦迪士 100、200 核心词中的对应比率是 100%，远远超过汉语各大方言之间的对应比率。这里参看徐通锵先生（1991，第 422 页）统计的汉语七大方言在 100 词表中的“同源百分比”。

表 5.1

	梅县	广州	南昌	长沙	苏州	北京
厦门（闽）	68	63	64	61	59	56
梅县（客）		79	77	72	73	69
广州（粤）			78	76	77	74
南昌（赣）				88	84	76
长沙（湘）					86	79
苏州（吴）						73

因此，按照如今普遍认为检验语言亲缘关系最为有效的方法看，倒话应该是一个汉语方言。事实上，同样和倒话完全类似的五屯话（桑格雄语）就因为核心词汇上与汉语的高度严整的语音对应，而有人认为是汉语方言，例如 2001 年 10 月，在第 34 届国际汉藏语会议上，关于五屯话（桑格雄语）是混合语（Keith W. Slater 2001）和是汉语方言（Juha Janhunen 2001）的论争仍然针锋相对。

可是，如果把倒话、五屯话（桑格雄语）等看成是汉语方言，那么，且不说不好解释这两种语言表现出来的两种语言全面混合的特点，仅仅从语法类型方面看，也够让人难堪的了。SOV 型的语言结构类型、作格型的语言特征、黏着语似的语法手段，以及名词的丰富的格范畴，动词的与人称又密切关系的情态范畴……如此等等，让人就觉得倒话等不过是基本词汇被替换了的

藏语（实际上，混合语形成理论就有一种所谓的词汇替换“relexification”理论）。这样一看，这一语言跟藏语更为亲近。如果这样的语言也可以看做是汉语方言，那么汉语的个性特点几不知为何，就不知怎么界定“汉语”这一语言概念了……其实，倒话归属汉语还是归属藏语的问题，说到底也就是：对于语言系统来说，语法结构和词汇体系究竟何者更为本质的问题，这一问题绝非是自明的。

如此等等，只要讨论起倒话的“系属”地位，就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然而倒话这样的混合语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而且无法把它归到一种语言的名下。因此，在无法通过传统的历史比较方法给倒话找到合理的地位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和其他类似现象的比较，来确认这种特殊语言现象的性质及其特殊的意义。

第二节 倒话的语言系统结构与 同类语言现象的比较

在我国境内的许多语言现象之中，尤其是被认为是混合语的许多语言中，都有类似的异源混合面貌。例如湖南泸溪的瓦乡话，广西的五色话，甘肃青海的河州话等等。不仅是藏缅语、汉语，汉语、侗台语等汉藏语言之间的，而且还有汉藏、阿尔泰语，乃至阿尔泰语和印欧语之间的语言混合现象。尽管我们对于这些语言的情况了解有限，但是从现有的一些材料看来，很可能也表现为异源结构。这里略举一二，然后在下一节集中再分析藏、汉语言接触的又一个典型：青海同仁五屯话（桑格雄语）。

一、倒话与艾努语等语言的系统特征比较

新疆的艾努语，是我国报道的境内第一例混合语。如果我们按照结构/要素分析方法一看，艾努语典型地表现了和倒话相似的异源结构的特征。亦即是印欧语（伊朗语支波斯语）和阿尔泰

语（突厥语族维吾尔语）之间的异源结构语言。

从词汇上看，艾努语的基本词汇属于波斯语。“艾努语中保留着大量与波斯语同源的词。这些词汇仍然是艾努语词汇的主要组成部分。……艾努语至今仍然保持其自己词汇特点的本质部分，尤其是生命力最强的基本词汇。”

从语法上看，“与维吾尔语基本相同”。“名词有数、人称和格的变化。其构形附加成分完全与维吾尔语相同。”“艾努语动词的各种黏附形式与维吾尔语相同，连形动词、副动词、动名词和助动词等几种特殊形式，也与维吾尔语相同。”句子成分与语序也与维吾尔语相同。

从音系格局上看也完全与维吾尔语一致。“艾努语的元音数目和发音都和维吾尔语相同”，“艾努语有二十二个辅音音位，与维吾尔语口语的辅音音位的数目完全一致”。

从语音结构上说，“可以说保留了许多波斯语的特点，如，词尾可以出现 b、d、g 浊塞音和为数不少的辅音丛；词中音节尾或词尾 r、j、h 辅音脱落现象”等等（以上内容引自赵相如、阿西木，1982，第 259~79 页）。

最为有意思的是，艾努语的构词词缀中，正好也是波斯语和维吾尔语混杂使用。合成词的词素序中，表现为两种语言的形式都有，这一切和倒话的异源结构特征是多么的相似！

又如，甘青一带的河州话，表现为汉语和阿尔泰语之间的异源结构。“河州话的词汇主要来自汉语”，但是“语法方面，主要语序是 SOV，用附加成分表示格”，“总而言之，河州话的材料是汉语的，框架接近阿尔泰语，具有明显的混合语性质”（陈其光，1999，第 249 页）。

因此看来，异源结构形式，不仅仅是藏—汉语言接触中的偶然形式，在其他不同语系语言之间也是可能出现的结构方式。因而，通过倒话现象反映出来的异源结构特征，在两种语言深度接

触形成的混合语中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

二、倒话与五屯话（桑格雄语）的语言结构特征比较

五屯话又称桑格雄语，使用于我国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县，也是一种藏汉混合语。五屯话（桑格雄语）的语言结构特点，以及藏、汉语言在其中的内在混合层次再一次说明，异源结构并非仅仅是倒话所反映的一种偶然的现象，而可能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本节将按照倒话语言系统的内在层次所反映的异源结构特点，观察五屯话（桑格雄语）的语言系统结构特征。

（一）五屯话（桑格雄语）概述

1. 历史背景与语言的基本特点

以使用五屯话（桑格雄语）的三个村庄为核心的热贡地区，是一个蜚声海内外的藏族艺术之乡。著名的藏传佛教艺术流派“热贡藏族艺术”就发源于此，并且繁盛至今。佛教最初传入这个地区可以追溯到9世纪朗达玛灭佛时期。而“热贡艺术”发端的渊源，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元代巴思八派瑜伽师阿米拉杰尊者和随行的画师到热贡地区传教建寺，到1630年（崇祯三年）隆务大寺显宗学院建成，热贡艺术已经有名师代表出现了（《黄南藏族自治州志》1999，第1132~4页）。至此以降，热贡艺术历代名匠大师辈出，他们的足迹遍及青藏高原以及北京、山西五台、浙江灵隐等内地佛门圣地，还有蒙古、尼泊尔、印度、泰国等历史上尊崇佛教的国度。如今的热贡艺人和他们的作品更是流播包括欧美在内的世界各地。

“热贡艺术”原有几种称呼，1981年经中共青海省委批准，青海省文联正式定名为“热贡藏族艺术”（《黄南藏族自治州志》1999，第1131页），这个著名的藏族艺术之乡的居民除了都通藏语之外，一部分村庄则使用极富争议的五屯话（桑格雄语）。而且，这里的居民虽然都通藏语，但五屯话（桑格雄语），才是他们内部各自使用的主要交际语言和孩子们学习的母语。这也就是

前人曾多次报道过的“五屯话”（陈乃雄，1982、1988、1989）；“吴屯语”（席元麟，1983；半一之、席元麟 1985；《黄南藏族自治州志》，1999）等等。

五屯（桑格雄）人的语言是一种藏汉混合语，五屯（桑格雄）人的来源上自然也有藏汉两个源头。当地藏族人称五屯人是“甲麻吾”，意即非藏非汉（半一之、席元麟，1985，第 177 页）。有意思的是说倒话的人也被当地藏族称为“甲麻博”，同样是藏语 rgya ma bod，即非藏非汉的意思，“吾、博”的不同，是藏语安多方言和康方言对同一个 bod 字的不同读法。

根据种种历史记载考察，五屯（桑格雄）人的汉族先祖“来自江南和河州，系‘内地民人’、‘汉人’，来的时间是永乐四年（1406 年），至今已有五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先民为明初军户。”（半一之、席元麟，1985，第 175 页），尽管有多种其他观点，但是现在看来，上述说法是可信的。有关遗传基因研究的结果也可能无意中证实了五屯人的汉族先祖来自江南的说法。王士元先生在《语言的变异及语言的关系》一文中，曾谈到赵桐茂等（1991）关于中国境内人群的遗传学研究成果中的一些“例外”情况：“……有一些例外情况令人惊奇。例如，跟江苏南通（33）的汉族人关系最密切的是甘肃的保安人（32），而不是同在江苏的徐州汉族人（31）。”（王士元，2000a，第 130 页）^①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外”，遗传学家的研究出发点并不在五屯人的来源，他们选取了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数据样本，同时选取了多处汉族人群的数据样本，正巧其中有一个点是江苏南通人。要知道

^① 王士元先生在此提到的赵桐茂等（1991）的研究成果是《中国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的一个假设》，发表于《遗传学报》第 18 卷，研究的是中国各民族的免疫学特征及其类聚关系。（33）、（32）（31）等是取样人群在类聚图上的代号。

甘肃保安人正是从青海同仁县五屯地区分化出去的，与五屯（桑格雄）人的族源是一致的。于是遗传学家的研究结果无意中旁证，五屯人的祖上至少有来自江南汉族的血缘成分。

五屯（桑格雄）人的语言的特殊性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也引发了许多争论。我们通过进一步实地田野考察，认为这一语言现象是藏语和汉语的一种混合语；在其语言系统的方方面面，都表现为藏汉两种语言复杂而有机有序的混合，而且其内在的混合性质和层次与同样作为藏汉混合语的“倒话”基本一致；这样两种相隔遥远，互相间并无直接联系的语言，在语言系统内在复杂混合层次表现出如此惊人的内在一致性，是值得注意的。原因正是在于它们都有相同的混合源语言和相似的形成机制。对于五屯话（桑格雄语）的来源和性质，人们一向争议不绝，直到2001年第34届国际汉藏语会议时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仍然针锋相对（参见与会论文 Keith W. Slater, 2001；以及 Juha Janhunen, 2001），有人认为是一种汉语方言，有人认为是混合语。

五屯话（桑格雄语）的语言系统主要有藏语和汉语两个来源。以结构/要素比较分析的方法，可以看到，五屯话完全符合异源结构语言的特征。我们不妨按前述异源结构特征的代表方法表示为：

表 5.2

不同的源语言 \ 不同的结构或要素	结 构		要 素	
	语 法	语音结构	词 汇	语音格局
来自汉语	-	+	+	-
来自藏语	+	-	-	+

而既非藏语又非汉语的超音段“声调重音”模式更是藏汉两

种语言系统在桑格雄语有机整合的典型表现。

陈乃雄、席元麟两位先生都是研究蒙古语族的专家，同时也都调查和研究过五屯话（桑格雄语），他们都一致认为五屯话（桑格雄语）中蒙古语族语言的影响很少。陈乃雄先生说五屯话“是一种长期受藏语强烈影响的以汉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独特语言”，并非有人认为是“五种语言的混合体”（陈乃雄，1982，第10页）。席元麟先生执笔、“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同仁考察组”在《同仁土族考察报告》中说道：“……吴屯上下庄和加查麻三个大队的土族所操的是不同于藏语，又与汉语有别，更与土语无关的一种语言。”（席元麟，1983，第2页）

因此，五屯话（桑格雄语）的主要源语言还是汉语和藏语。

2. 关于五屯话（桑格雄语）的名称问题

本书所讨论的五屯话（桑格雄语）使用于作为“热贡艺术”传承地区的吴屯上庄、吴屯下庄以及加查麻三个村庄。当地人自称此地为“桑格雄”，来源于藏语 *seng ge gshong* 意为狮子滩，周围的藏族、土族居民也称此地为桑格雄；同样，当地藏族则称其语言为“桑格雄以格恰（*seng ge gshong gi skag cha*，亦即桑格雄语）”。在五屯人自己的文献著作中（以藏文写作）也称为“桑格雄以格恰”，例如当地著名高僧格西·诺萨嘉措（*Ges hi Blo gsal rgyal mtshos*，1988）著，五屯下寺木刻本《金色热贡地域的支系桑格雄记录右旋白螺之妙音》（*Reb gong gser ldzongs yul gyi bye brg seng gshod deb ther g - yas bgyil dung gi sgra dbyangs zhesbha ba bzhuags so*）记述“桑格雄”地区的历史和艺术源流，同时还有专门讨论“桑格雄语（*seng ge gshong gi skag cha*）”的内容，分析了“桑格雄语”中的藏语词汇，以及“桑格雄语”中的藏语词汇发音和当地藏语（安多话）的区别。

由于桑格雄语是当地人的自称与周边人的他称，似应尊重；而“五屯话”则在学术界已经习见，利于交流，故本书采取折中

并举的办法，记作五屯话（桑格雄语），这里进一步对相关问题稍加说明。“五屯”这一地名在当地汉语文书中的写法很乱。《黄南藏族自治州志》作“吴屯”，同仁县公安局制的居民门牌上作“吾桐”，同仁县政府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文上则作“吾屯”。相应的桑格雄语也有“吴屯语”“吾屯语”“五屯话”等多种写法。参考“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青海土族社会调查》，则相关地名是“吴屯”、“五屯”、“吾屯”并举，该书认为，“吾屯”为“吴屯”之讹；而“五屯”、“吴屯”各有所指并不同义，“五屯”包括“吴屯”，是“吴屯”加上说同仁保安语^①的其他“四屯”在内的“五”屯（席元麟，1983，第171页）。如此说来，把这个语言记作“吴屯语”还可理解，但作“五屯话”就似乎不甚恰当了；即便把《青海土族社会调查》的说法仅作一家之言而不据以为据，那么，“五屯话”的“五屯”也只能是“吴屯”的误写，因为相关汉文历史典籍碑文多作“吴屯”。

然而不管记作“五屯话”还是记作“吴屯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首先，“五屯”或“吴屯”只包括现在的五屯上下庄两

^① 同仁保安语，也就是邻近五屯（桑格雄）地区另外四个土族村寨（年都乎、郭么日、尕洒日、保安下庄）居民所说的语言。本文主要引用有关五屯话（桑格雄语）研究文献中，在涉及这四个村寨语言的归属时有所分歧，如本文提到的《同仁土族考察报告》、《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认为是土族语，属土语“帝三方言”；《黄南藏族自治州志》则“兼顾”两种观点：“这种语言……称保安语同仁方言，或称土族语第三方言”（黄南藏族自治州志，1999，第1479页）。实际上这一语言应该是属于保安语的；现在主要分布在甘肃境内的保安族的源头，本来就是青海同仁的保安，语言上也是很接近的。清格尔泰先生（1985）在《中国蒙古语族语言及其研究》中的“保安族”一节下就说：“居住在青海同仁县年都乎、郭麻日、尕洒日、保安下庄等地的三千四百人的土族使用的语言基本部分与保安语相同。”陈乃雄先生在讨论五屯话的文章中也明确指出“同甘肃临夏大河家保安族的语言基本一致，是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保安语的一种方言。”（陈乃雄，1982，第10页）。关于这一问题，陈乃雄先生更有详尽的论述，见《保安语及其方言土语》（陈乃雄，1994）。本文以“同仁保安语”相称。

村，不包括同样说桑格雄语的加查麻村，称“五屯话”或“吴屯语”则忽视了说桑格雄语的三个村庄中的一个；第二，当地人自称其地多用“桑格雄”，亦用“吴屯”：对藏族和内部多用“桑格雄”，对汉族才用“吴屯”。周围的藏族人称其地为“桑格雄”，其语为“桑格雄以格恰”，汉族人多称呼其地为“吴屯”。而当地藏族居民占大多数，藏语为主要语言，当地各民族之间交流多用藏语；当地汉族人口少，又多是后来迁入或在这里行政事业机关供职的干部职工。总之，当地民间无论自称还是他称，地名用“桑格雄”多而用“吴屯”者少。凡此种种，实际上这个语言称作“桑格雄语”应该还是比较恰当的，只是由于前述学术交流方便，本书仍作折中处理。

（二）五屯话（桑格雄语）的词汇结构与汉语

倒话的词汇系统中，是汉语词汇占绝对优势的地位。这种优势地位不仅是数量上的绝对多数，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分布上占词汇系统最为核心的部分。那么五屯话（桑格雄语）又如何呢？事实上说到五屯话（桑格雄语），给人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大量的汉语词。组成桑格雄语词汇系统的语词从来源上可以分为汉语、藏语和其他三个部分。词汇尤其是基本词汇主要来自汉语的词汇组成。而且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越是基本词汇、“核心词汇”，汉语词的比例越高。这也是许多人要把五屯话（桑格雄语）看作是汉语方言的重要依据。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牟一之、席元麟,1985)的调查结果“汉语词约占63%”,藏语词“约占37%”(同上,第178页);“藏语借词775个,占36.9%。”当

时的调查总数应该是 2100 个。^①

陈乃雄先生在《五电话初探》中记载：“根据三千个词的记音材料统计，汉语词占 65% 弱”，（陈乃雄，1982，第 10 页），“藏语词约占五电话语词的 20%”（同上，第 11 页），“汉藏通用和汉藏混合的词，在五电话语词中占 5% 强”，“还存在一部分目前尚不能肯定起来源的语词。……这类词约占五电话语词的 10%”。（同上，第 12 页），

我们还注意到，汉语词不仅在总体上占绝对大多数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来自汉语的词在基本词汇的分布中，越是基本核心的层面汉语词的比例越高。伊斯瓦迪士百词表为例，共有 98 个使用了来自汉语的词，如果“头 tolo”也是来自汉语，则是 99 个了。而“一、二、好、新、满、热、石、沙、死”等 10 个词是藏、汉语词并用；另外，身体词中的“手、牙、鼻、眼、头、头发”6 词还同时并用来自藏语的敬语词（脚、膝盖、嘴、耳朵则一般不用敬语）；这样，总共 82 个核心词都是纯粹使用汉语词。只有“山 w^ʰa”^② 和“头 tolo”^③ 可能是来自当地保安语。

① 该书没有提到调查词数，但是席元麟先生在其执笔的油印的该次调查的结果中记载，当时作者调查了 2100 个词，其中还有部分词“不明词源”：“汉语基本词九百零五个，占 43.1%；不明词源的词四百廿个，占 20%；藏语借词七百七十五个，占 36.9%。”（席元麟，1983，第 2 页）作者在后来正式出版的《青海土族社会调查》中的汉语词已统计为 63%（半一之、席元麟，1985），可见“不明词源”的 20% 也已被认定为汉语词。

② 据《蒙古语族语言词典》（孙竹主编，1990）“山”保安语为 hi ~ ulə，土族语为 ula:。另外，在五电话中，有一部分元音表现为带擦元音。主要出现在中低元音上，低元音带擦部位在小舌，我们用上标小舌擦音表示。例如潮湿的“潮”读作 tʰʷə；“山”读作 w^ʰa 等等。“打”读作 tʰa 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弱读时便读作 tʰa。中元音带擦部位在舌根，我们用上标舌根擦音表示。如“脂肪”为 tʰʷə ju；“眼睛”是 ɲien tsʰə 等等。

③ “头”，据席元麟（1983）同仁保安语为 thorəŋ；据照那斯图（1981）《土族语简志》为 tolguai；据布和、刘照雄（1982）《保安语简志》为 tərung。但同时，tolo 表示“头”也许来源于汉语的“头颅”或者“骷髅”。

以下是五屯话的一百词表：

1. 我 ŋo (作格) ŋa (通格)

3. 我们 ŋo cçi kə

5. 那 ku

7. 什么 ma kə

9. 全部 ji ta tsɿ

11. 一 ji tsɿ (ji tsʸə)、

aŋ daŋ wu

(藏语, 第一)

13. 大 ta (tʰa)

15. 小 ka

17. 男人 wa ren (娃人)

19. 鱼 xui jaŋ

21. 狗 kə

23. 树 ŋu

25. 叶子 je tsɿ

27. 树皮 ŋu pi zi

29. 肉 rə

31. 骨头 ku tʰiu

33. 蛋 tɛ

35. 尾巴 li p'a

37. 头发 tʰiu χua、ko tʃa

(藏语敬语 dbu skra)

39. 耳朵 χə to

41. 鼻子 pi koŋ

43. 牙齿 nɛia tʃa、tsʰən

(藏语敬语 tsem)

2. 你 ni (作格) na (通格)

4. 这 cçə

6. 谁 a kə

8. 不 pə、pɛ li

10. 许多 to to

12. 二 χə、aŋ ni wu

(藏语, 第二)

14. 长 tɛaŋ

16. 女人 nə xə (nə xə ren)

18. 人 ren

20. 鸟 ma tsʰio tə rə (rʸə)

22. 虱子 ŋɛ tsɿ

24. 种子 tsɿ (籽)

26. 根 kən

28. 皮肤 χə pi zi

30. 血 sie

32. 脂肪 tʃʸə ju

34. 角 kə

36. 毛 mo

38. 头 to lo (保安语)、

ko (藏语敬语 dbo)

40. 眼睛 nien tsʸə、tɛien

(藏语敬语 spyan)

42. 嘴 kə、tsui

44. 舌头 ŋə tʰiu

45. 瓜子 tʂɔtsɿ
 47. 膝盖 k'ə cɛn、p'o lo ke tsɿ
 49. 肚子 t'u tsɿ
 51. 乳房 nɛ t'iu
 53. 肝 ken
 55. 吃 cɕ'ə
 57. 看见 k'ɛn cɕien
 59. 知道 cɕə tə
 61. 死 sɿ
 63. 游泳 cɕio xui t'a、hɔ
 (浮、鬼?)
 65. 走 xin (行)、cɕi (去)
 67. 躺 t'aŋ (躺, 多指人)、
 wo (卧, 多用于动物躺卧)
 69. 站 tʂɛn
 71. 说 ʂuə
 73. 月亮 je laŋ
 75. 水 xui
 77. 石头 ʂɿt'əu
 (“大石头”来自
 藏语 do p'a laŋ)
 79. 地 t'i
 81. 烟 jen
 83. 灰 hi
 85. 路 lu
 87. 红 hən
 89. 黄 ɣoŋ
46. 脚 cɕo (无藏语敬语)
 48. 手 ʂəu、cəŋ
 (藏语敬语 phyag)
 50. 脖子 pen cɕin
 52. 心 sin
 54. 喝 xə
 56. 咬 nɔ
 58. 听 t'in
 60. 睡 xui
 62. 杀 ʂ'a
 64. 飞 hi
 66. 来 le
 68. 坐 ts'o
 70. 给 ki
 72. 太阳 rə t'iu (热头)
 74. 星星 si cəŋ
 76. 雨 t'ɛ je (天爷)
 78. 沙 ʂ'a tsɿ、cə ma
 (来自藏语 bye ma)
 80. 云 wun ts'ɛ (云彩)
 82. 火 ho
 84. 燃 ren
 86. 山 w^ɣa
 88. 绿 lu
 90. 白 p'ɛ

- | | | | |
|-------|---------------------------------------|---------|-------------------------|
| 91. 黑 | xi | 92. 夜 | je |
| 93. 热 | re、tʂo(来自藏语 dro) | 94. 冷 | tun (冻) |
| 95. 满 | men (多指无生命事物)、kaŋ (来自藏语, 专指有生命事物的“满”) | 96. 新 | cin、soma
(来自藏语 soma) |
| 97. 好 | χo、ʂa gə
(来自藏语) | 98. 圆 | juen |
| 99. 千 | ken | 100. 名字 | min tsɿ |

从这里可以充分看出汉语词在五屯话（桑格雄语）中的地位。这种情况和倒话非常类似，不过五屯话（桑格雄语）的历史比倒话早得多，核心词汇中，已经有藏语甚至当地保安语的成分了。

（三）五屯话（桑格雄语）的句法与藏语

倒话在词汇系统上表现为汉语词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同时，另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倒话在语法系统上与藏语高度的同构。五屯话也是如此。

在陈乃雄先生曾经讨论过的关于五屯话（桑格雄语）的三篇文章中（1982、1988、1989），第一篇《五屯话初探》和第三篇《五屯话的动词形态》都涉及到了五屯话（桑格雄语）的语法问题，并且认为“由于周围藏语或许保安语几百年来对它的影响，使它具有了一种与汉语迥异的语法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陈乃雄，1989，第27页）。诚如所言，五屯话的语法系统的源头主要还得从藏语发掘。可以说，五屯话（桑格雄语）语法结构与藏语语法系统是基本同构的。当然五屯话（桑格雄语）也有一些同仁当地保安语言语法的零星影响。另外汉语语法在五屯话中也有零星表现，例如构词法，可以想见，词汇主体作为汉语词，汉语词法在其中的影响；和倒话一样，语法标志的语音形式也有许多

来源于汉语。如此等等，本书此后随文提示，不再专节分析。

五屯话（桑格雄语）是一个 SOV 型的语言，也是一种黏着型的语言，这与当地藏语、当地保安语乃至其他蒙古语族语言都是类似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五屯话（桑格雄语）在第一、第二人称作主语时还有“作格型”语言的特征表现；^① 另一方面，动词的“主观—客观”对立的情态范畴的具体表现，都是藏语语法最为典型的特征。以下从动词的体、态、式和名词的数、格等方面略加分析。

1. 主观与客观范畴与动词的体、态、式

在倒话的相关章节介绍过，藏语以及倒话的动词通过后附语缀表示不同的“体、态、式”的同时，十分细腻的分所表现的动作行为是否叙述者深知主观的情态。这种情态范畴我们总结为“主观—客观”情态。五屯话（桑格雄语）也正是如此。这里结合动词的体、态、式加以介绍。

(1) 动词的体

五屯话（桑格雄语）动词通过后附语缀表现的体范畴，至少可以分为以下五种体：现行持续体、将行体、即行体、已行体和完成体。分别简要分析如下：

1) 现行持续体。表现动作行为和状态正在持续进行。有两个表现不同情态表现行的语缀，请看下表（本条将倒话的相应语缀及其例句对照分析，以后各条不再一一与倒话对照）：

^① 有人不承认五屯话有作格型语言表现（参考 Keith W. Slater 2001），但是本文不同意这一观点，具体请见后文分析。

表 5.3

情 态	语 缀	倒话的相应语缀
主观	di jiu	k'e - ʂl / di - jiu ³
客观	ti li	k'e - se / di - liu ³ li

现行持续体例句：

(215) ŋo_我 χuɛn_饭 xə_喝 ti jiu. (我正在吃饭。)

(216) nɛi_你 χuɛn_饭 xə_喝 ti jiu mo? (你正在吃饭吗?)

(217) ku_他 χuɛn_饭 xə_喝 ti jiu. (他正在吃饭。—主观意味)

(218) ku_他 χuɛn_饭 xə_喝 ti li. (他正在吃饭。—客观陈述无主观意味)

(219) nɛi_你 χuɛn_饭 xə_喝 ti li. (你正在吃饭。)

五屯话(桑格雄语)表现行持续体的方式与藏语是一致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其后续语、后附语缀与倒话是如此的相似,令人惊叹;同样用来自汉语的“的-有(ti-jiu)”和“的-哩(ti-li)”分别表示主观和客观两种不同的情态。这里再以倒话持续体的相应例句加以对照:

(220) 我饭吃 di - jiu³. (我正在吃着饭。)

(221) 你饭吃 di - jiu³ 不? (你正在吃着饭吗?)

(222) 他 ki 饭吃 di - jiu³. (他正在吃着饭。—主观意味)

(223) 他 ki 饭吃 di - jiu³li. (他正在吃着饭。—客观陈述无主观意味)

(224) 你饭吃 di - jiu³li. (你正在吃着饭。)

2) 将行体。表现动作行为将要进行或经常将要进行。使用的后缀标志为:

表 5.4

情 态	语 缀	相 应 人 称
主观	dzə	对称疑问式, 自称
客观	tə re	对称陈述式, 他称

将行体例句:

(225) ŋo_我 cç'ət dzə. (我将要吃。)

(226) nɪ_你 cç'ət dzə mo? (你吃吗?)

(227) nɪ_你 cç'ət tə re. (你会吃的。)

(228) a pa_{爸爸} cç'ət tə re. (爸爸会吃的。)

尚不知道这两个后缀语音形式的具体来源。

3) 即行体。表示尚未进行但短时间内即将进行的变化、状态。

表 5.5

情 态	语 缀	相 应 人 称
主观	dzə sʷə ti jiu	自称/对称/他称
客观	dzə sʷə ti li	对称/他称

酌举例句如下:

(229) ŋo_我 χuɛn_饭 xə_喝 dzə sʷə ti jiu. (我正要吃饭。)

(230) nɪ_你/ku_他 χuɛn_饭 xə_喝 dzə sʷə ti jiu. (你/他正要吃饭。——
主观意味)

(231) nɪ_你/ku_他 χuɛn_饭 xə_喝 dzə sʷə ti li. (你/他正要吃饭。——
无主观意味)

和倒话一样, 即行体是由两部分后缀组合起来表现的。即表将要进行的 dzə, 以及语音形式来自汉语的“说”“的”“有/哩”

的 ʃuə ti jiu/li 。使用 ʃuə （说）这一后缀的原因是当地藏语表达相应语法意义时也使用了一个虚化的“说（zer）”。如当地藏语表示“我正要吃饭”：

(232) ηa 我 za ma 饭 za 吃 rgyu - zer “说” gi - yod “有”。

4) 已行体。表示动作行为已经进行，状态已实现。没有主观与否的差别。使用后缀为：“ ʃl liə ”。“ liə ”的语音形式应该是来自汉语的“了”；“ ʃl ”是一个连接成分，其语音形式来源尚待考证。例句：

(233) $\eta\text{ə}$ 我 χuən 饭 xə 喝 ʃl liə 。（我吃了饭。）

(234) ηi 你 χuən 饭 xə 喝 ʃl liə mo ?（你吃饭吗？）

(235) ku 他 χuən 饭 xə 喝 ʃl liə 。（他吃了饭。）

5) 经验体。表示曾经进行过某种动作行为或经历的体验，所用后缀为 ʃl ko liə ，例句：

(236) $\eta\text{ə}$ 我 χuən 饭 xə 喝 ʃl ko liə 。（我吃过了饭。）

(237) ηi 你 χuən 饭 xə 喝 ʃl ko liə mo ?（你吃过了饭吗？）

(238) ku 他 χuən 饭 xə 喝 ʃl ko liə 。（他吃过了饭。）

表经验体的语缀中， ko 很明显来源于汉语助词“过”。

(2) 动词的态

五屯话（桑格雄语）动词的态，也可以分为自动态和使动态。区分自动态和使动态的方式是：用动词原形表示自动态，用后加语缀“ kə ”的方式来表示使动态。表动态的这个前缀应该是来源于当地藏语表使动态的“ $-\text{ki zug}$ （藏文转写）”中的“ ki （实际读音为 kə ）”。

表 5.6

语 种		五屯话 (桑格雄语)		当地藏语 (用藏文转写表示)	
		自动态	使动态	自动态	使动态
自主 动词	吃	ɕʂə	ɕʂə - kə	za	za - ki zug
	喝	xə	xə - kə	fithuŋ	fithuŋ - ki zug
非自主 动词	疼	fɪn	fɪn - kə	na	na - ki zug
	死	sɿ	sɿ - kə	shi	shi - ki zug

与倒话使用前缀的方式不同的是,五屯话(桑格雄语)使用的是后附语缀;倒话的表使动的语缀“ təio^2 ”来自汉语“叫”,而五屯话(桑格雄语)的使动语缀则来自藏语,接缀位置(后附)也与藏语一致。

(3) 动词的式

五屯话(桑格雄语)动词的式,可以分为陈述、疑问(正问、反问)、祈使(命令、禁止、请求、邀约)、拟测、传闻等式。除命令式和陈述式外,都是用动词加后附语缀方式表示。

表 5.7

		语法手段	语缀的语音形式来源	以“ ɕʂə (吃,自动态)”为例	
				各种变式	汉语意义
祈使式	命令	零语缀	无	ɕʂə	吃
	禁止	前缀 pɛ-	汉语“别”	pɛ ɕʂə	别吃
陈述式		动词(包括两种态)各体后,不加其他语缀(零语缀)	无	$\text{ɕʂə}\dots\dots$	(正在/将要/已经/……)吃
拟测式		后缀 $-\text{tə rə wo}$	待考	$\text{ɕʂə} - \text{tə rə wo}$	(你、他)可能吃

续表

		语法手段	语缀的语音形式来源	以“cç'ə (吃, 自动态)”为例	
				各种变式	汉语意义
疑问式	正问	后缀 - dɿə mo/ - dɿa (升调)	mo: 汉语“么”, 其余待考	cç'ə - dɿə mo / cç'ə - dɿa	吃吗
	反问	后缀 - tə rə mo		sç'ə - tə rə mo	(怎么会) 吃
传闻式		动词 (包括两种 态) 各体后, 加 后缀 - şuə ti li	汉语“说/ 的/哩”	cç'ə…… şuə ti li	据说 (正在/ 将要/已经/ ……) 吃

(4) 动词的名物化

表 5.8

动词分类 例词		及物动词		不及物动词	
		自主	非自主	自主	自主
名物化 标志	说: şuə	见: cçien	死: sɿ	走: cç'i (去)	
	名物化后形式 şuə ti	cçien ti	sɿ ti	cç'i ti	
名物化 标志 ti	名物化后的意义	将要言说的内容	复指“见” 这个动作 (只用于表否定)	复指“死” 这个动作 (只用于表否定)	指行走这个动作本身
名物化 标志 cç'u	名物化后形式 şuə cç'u	cçien cç'u	sɿ cç'u	cç'i cç'u	
	名物化后的意义	言说的地点	发现对象的范围	死亡地点	行走的道路 目标或工具
名物化 标志 şua	名物化后形式 şuə şua	cçien şua	sɿ şua	cç'i şua	
	名物化后的意义	言说的方式方法	发现方式	死亡方式	行走的方式方法

如表 5.8, 和藏语、倒话一样, 五屯话 (桑格雄语) 的动词也有一套后附语缀 ti 、 $ç'u$ 、 χua , 接在动词后使动词名词化。可分别表示动作直接涉及对象 (自主不及物动词复指动作本身的模样)、动作发生地点或凭借工具、动作的方式方法。名物化标志也可以接在主谓结构后使整个主谓结构名物化, 构成名词性短语。根据动词的自主、非自主与及物、非及物的不同各有不同的表现。而这些都和藏语的相应表达方式是相对应的。

这三个名物化标志的语音形式来源显然是汉语的“的”、“处”、“法”, 但是功能上却是与藏语相对应的。这也与倒话的情况完全类似, 尤其是具体标志的汉语来源十分一致。

2. 作格型的语言特征与名词、代词的格

藏语是一种作格型的语言 (ergative language)。亦即不是主格 (nominative) 与宾格 (accusative) 对立, 而是作格 (ergative) 和通格 (absolutive) 对立的语言。所谓作格是表及物动词的施动者的格; 而及物动词的宾语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 格形式一致, 称之为通格。在五屯话 (桑格雄语) 的名词、代词的格系统中, 也可以见到一些通格和作格对立的特征。这也就成为五屯话 (桑格雄语) 的语法系统主要来自藏语的重要证据。

(1) 作格特征

五屯话 (桑格雄语) 不是完全的作格型语言, 但是作格语言的特征, 还典型地表现在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的格形式之中。汉语人称代词没有“格”的分别, 而五屯话 (桑格雄语) 的人称代词和藏语一样, 不仅有格的分别, 而且, 这种格的不同, 不是主格 - 宾格对立, 而是作格 - 通格对立。如五屯话 (桑格雄语) 的“我”有 ηo (作格)、 ηa (通格) 两种形式; “你”也有两种形式: ηi (作格) 和 ηia (通格)。试举几个例句:

(239) ηo 我 χuen 饭 $xə$ 吃 ti 正在 jiu 这里 ηo 处于主语位置)

(240) ŋa^{*} 我 tin^{*} 病 ti jiu. (我正在病中。这里 ŋa 处于主语位置)

(241) ŋi 你 χuen^{*} 饭 xə^{*} 喝 ti li. (你正在吃饭。)

(242) ŋia 你 tin^{*} 病 ti li. (你正在病中。)

(243) ŋo 我 ŋia 你 suə^{*} 说 liə^{*} 了. (我给你说了。)

(244) ŋi 你 ŋa 我 suə^{*} 说 liə^{*} 了. (你给我说了。)

可以见到，同样处在主语位置，但(239)、(240)中的“我”分别是 ŋo 和 ŋa 两个不同的形式，同时这两个句子中的动词有及物不及物的分别；而在(240)和(244)中，“我”分别处于主语和宾语位置，但都是同一种形式 ŋa。“你”的情况也是如此。亦即人称代词不是主格、宾格的对立，而是作格和通格的对立。不过五屯话（桑格雄语）不是彻底的作格型语言。作格和通格的对立只保留在人称代词的格形式中，其他情况下及物、不及物的主语以及宾语都采取同一个形式，即不加任何标志的零形式，主要是靠分析性的语序手段来表现。实际上，从书面藏语到现代藏语方言，作格—通格的对立在格系统的范围中也呈不断缩小的趋势。

(2) 其他格形式

除在人称代词中的作格—通格对立表现外，五屯话（桑格雄语）使用各种后附格标志（包括零形式）来表示名词、代词及名词性句法成分的格形式，具体可以分为具格、领格、与格、位格、从格、属格等等。以下简要看看五屯话（桑格雄语）的其他格形式。

1) 具格。具格主要用以表示动作所凭借的条件、手段或工具。由后附格标志“lien kə”表示。例如：

(245) ŋo 我 ho^{*} tiu^{*} 斧头 lien kə^{*} 具格标志 wen len^{*} 作 liə^{*} 了. (我用斧子解决了。)

2) 与格、位格与领格。与格表受动者，如谓语动词为使动态时施动者的役使对象，以及不能直接作用而只能抽象涉及对象

的活动，如情感态度话语称谓眼光呼喊等所涉及的对象；位格表示某种时间或空间位置；领格表示某对象的领有者以及某种性质状态的拥有和不自主的获得者。与格、位格和领格的标志是“ha”。例如：

与格表受动者：

(246) ŋo 我 Xa pa 哈巴狗 ha 与格标志 ga 爱 la li. (我喜欢哈巴狗。)

位格表示某种时空位置：

(247) cɕ'u ji 初一 ha 位格标志 gun 寺庙 ndza la 朝拜 cɕ'i 去 jia 呀？

(初一去朝拜寺庙吗？)

领格表示某对象的领有者，性质状态的拥有者、不自主获得者：

(248) ku 他 ha 领格标志 ma 马 tuə tuə 多多 jiu 有. (他有许多马。)

格标志“ha”的语音形式似乎来源于汉语词“下”，但表达的语法意义与用法却与藏语格标志“la”相当，和倒话一样，用经过改造的汉语语音形式行使藏语语法功能，也是五屯话（桑格雄语）语法的特有方式。特别有意思的是，倒话用虚化的“上”而五屯话（桑格雄语）用虚化的“下”来表示与格、位格与领格。和“上”类似，汉语的“下”有“表示属于一定范围、情况、条件等”意义（《现代汉语词典》，1983，第1239页），如“在……条件下”、“在……情况下”等等。正是这种意义，一定程度上利于表达藏语 la 类格标志的相应语法功能。

3) 从格。从格表示事物事态起始的场所、出处和来源。用格标志“la”表示，例如：

(249) cɕ'ɔ ɕi 桥上 la 从格标志 cɕ'i 去 ta 连词表假定 dze kə 稍微 cɕ'in 近 li.

(从桥上走近一些。)

4) 属格。属格用以表示限定、修饰的关系。领格与属格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领格一般充当主语，属格一般充当定语。属格的标志是“tə”。例如：

两种语言8个舌面元音的格局几乎就像是翻版一样。至于五屯话（桑格雄语）归纳的两个舌面元音，根据互补的原则，完全可以合并到ə韵母中去（和倒话的元音系统的处理一样，为了利于和汉语的比较，本书在五屯话的元音系统中，仍然保留了舌尖元音并且归为一个/ɿ/音位）。不过即使承认五屯话（桑格雄语）比当地藏语多出了舌尖元音，也不奇怪。我们在倒话的相关内容里分析过，类似倒话这样的语言，绝非来自不同语言成分的机械加和，说词汇/语法或者语音结构/语音要素来自不同语言，也是指主要来自某一语言，同时也可以有少量的另一语言的成分。如倒话的辅音系统主要来自藏语，但同时也吸收了来自汉语的/f/。

我们知道，对于同一种语言，不同的研究者在归纳音系时往往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因而整理出的音系可能有一定的出入，但是这里，作为两位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里作出的调查归纳，^①都是如此的相近，也可以想见五屯话（桑格雄语）和当地藏语在元音格局上的接近程度。

再来看辅音格局的比较。以下是我们对五屯话（桑格雄语）辅音格局的归纳：

^① 陈乃雄先生是已故著名蒙古语学家，原内蒙古大学教授；华侃先生是西北民族学院教授，著名藏语文学家。

p	p'	b				m	f	(v)	w
			ts	ts'	dz		s	z	
t	t'	d				n			ɬ l
			tʂ	tʂ'	dʂ		ʂ	ʂ'	r
			tɕ	tɕ'	dʒ	ɲ	ɕ		
			cɕ	cɕ'	ʃj				j
k	k'	g				ŋ	x	ɣ	
(q)							χ	(ɣ)	
(ʔ)							h		

几点说明:

1) 打括弧的部分往往是有条件的在音变中出现, 可以不看作是独立的音位。

2) /ʂ/音位的实际发音, 擦音表现不明显, 只是很快地闪一下, 接近同部位清化的闪音, 即实际音值相当于 [t]。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音位, 作为和同部位擦音/ʂ/对立的音位, 在来自汉语的词中, /ʂ/专门用于一些“生”母字如“生”、“沙”、“傻”、“筛”等字的声母, 而“书”母则用不送气的/ʂ/来表示。舌尖后擦(闪)音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 以及“生”、“书”二母字的声母的分别是此前对五屯话的描写所没有报道的。

3) 除/ʂ/、/ʂ'/的对立以外, 本格局和席元麟、陈乃雄两位先生对五屯话(桑格雄语)音系的描写还有较大的出入, 将在后文专节讨论。

再用当地藏语辅音格局来加以比较。关于同仁藏语的音系目前看到有玉珍(1993)和华侃(2002)所归纳的辅音音系格局基本一致。华侃先生(2002, 第30页)归纳的同仁县年都乎村(年都乎紧邻五屯上下庄)藏语的辅音格局:

p	p'	b				m	f	(v)	w
			ts	ts'	dz		s	s'	z
t	t'	d				n			ɬ
			tʂ	tʂ'	dʒ		ʃ		r
			tɕ	tɕ'	dʒ	ŋ	ç		
			cç	cç'	ʃj				j
k	k'	g				ŋ	x	ɣ	
							χ		
(ʔ)							h		

说明：原文单辅音表中没有 v 和 ʔ，但在说明部分说“元音起首的音节前，均带有轻微的喉塞音 ʔ”、“w 与非 a 元音结合时，常读成唇齿半元音 v”。

从两种语言的辅音格局可以看出，两者是非常接近的，尤其是四组塞擦音以及各部位浊音、还有送气擦音等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各部位的浊音，五电话（桑格雄语）中的汉语词中古的浊音已经清化，与汉语的浊音无关，而是出现在弱化音节和藏语词中。

关于五电话的浊音问题，由于前人的描写和我们的有所不同，故拟在后文专节讨论。

2. 五电话（桑格雄语）的语音结构与汉语

五电话（桑格雄语）的语音系统，从要素格局上是来自藏语的；但是前面又说，五电话（桑格雄语）的大多数词汇尤其是核心词和基本词汇来自汉语，因为这些词项在语音上与汉语有着严格的对应关系。在音系格局来自藏语的情况下，词汇的语音又和汉语严格对应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这些来自藏语的音素组合起来表示特定的意义的词项时，这种组合的依据是

汉语。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屯话（桑格雄语）的语音要素来自藏语，但是这些要素的组合方式——语音结构是指向汉语的。换句话说，五屯话（桑格雄语）是用来自藏语的音素去构造与汉语对应的音节。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一，在倒话的相关分析部分，我们已经指出过，语音要素和语音结构的对立，已不仅是指一般意义上元音和辅音组合 CVVC 之类的音节结构，即两大音类的组合结构；而是更进一步的指一个个音素的具体的组合结构。即表现某个词项（如以第一人称代词为例）时，为何是这几个元、辅音的组合（如 η 、 o 的组合）而不是其他元、辅音的组合；或者某一音素（如 ζ' ），分布在特定的一系列词项中（如“生”母字中）而不是其他词项中。尽管这一音素的来源不是汉语，但是这一音素在组合中的分布表现，取决于汉语、各个语音要素的组合规则，或者组合限制，也正是语音对应关系所体现的结构性对应的实质。其二，本书关于结构/要素分野的分析，绝非说是某某部分的结构或者要素一定就是属于某一源语言，这种分布是一种倾向性、指向性的分布。因而在某一子系统的结构或要素范域里，倾向于某一语言时，同时也可能有一些边缘部分有另一源语言的影响。语音结构（包括在音节结构中）也可以是这样，如五屯话的音节结构中，可以有辅音尾，而且这种辅音尾是来自藏语而不是汉语，因为这些辅音尾不出现在汉语词中。其三，由于不同的源语言各子系统在类型上的相似性，导致不容易判断源语言的情况也是有的，比如汉语和侗台语之间的混合语，在语法结构方面很难判断源语言归属。而在藏缅语和汉语的混合语中又正好相反，非常容易区别语源。藏汉混合语包括五屯话（桑格雄语）的音节结构也是由于相似而不好判断的地方，但是当我们把藏语和阿尔泰语、汉语加以比较的时候，则又很方便了，因为藏汉语和阿尔泰语的

音节结构大不相同。

(五) 五屯话(桑格雄语)异源结构表现的其他证据

1. 关于五屯话(桑格雄语)的语义调查及其启示

与倒话的混合层次的表现一样,所谓词汇上来自汉语,主要是指这些词项在语音上与汉语词严格对应。问题是,词是音义结合体,语音和语义对于语词来说缺一不可。倒话的词汇在语音上倾向汉语时,往往语义上则接近藏语或者藏汉兼备。我们曾经以动词“打”为例统计分析过倒话和藏、汉语的语义关系,那么五屯话又如何呢?我们同样以“打”字为例,用在倒话中的语义调查方式,来看五屯话(桑格雄语)的相应表现。五屯话(桑格雄语)的“打”的读音是 ta 或者 $t^{\text{h}}a$ 。^①

《汉藏对照词典》所收“打”字起头的汉语词、词组和熟语共有 282 个条目。其中,像“打包机”之类所反映的事物在当地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条目,像“打蛇不死,反被蛇咬”、“打落水狗”这样一些无法找到以词、词组和熟语等简洁对当的表达方式的条目,以及其他一些倒话里没有的事物、概念的条目共 38 条,将其除开,实际用于比较的条目为 244 条。这里仍将五屯话(桑格雄语)的相应表达方式逐一与汉语词和该词典藏语译文进行比较,结果有如下统计数据:

^① 五屯话(桑格雄语)的一些词的中低音韵母可以是带擦元音,低音带小舌擦音,中元音带舌根擦音,如“潮”读若 $ç^{\text{h}}\text{ɔ}$ 。低音开口的带擦小舌音往往也发成小舌塞音,这样就在声母和韵母之间插入了一个 q 。如打可以读 ta ,也可以在声韵母之间插上一个 q ,读作 $t^{\text{h}}a$ 。“打”读 $t^{\text{h}}a$ 应该是从带擦元音发展来的,因为“打”轻读的时候似乎可以读若 $t^{\text{h}}a$ 。

表 5.9

“打”字起头的汉语词条目数	实际用于比较的条目数 (A)	五电话相应表达出现“打 [ta]”的条目总数 (B)	藏语译文中出现“rgjag pa”的条目数 (C)
282 条	244 条	112 条	68 条

表 5.10

藏语译文出现“rgjag pa”而五电话未出现“打 [ta]”的条目数 (D)	藏语译文“rgjag pa”与五电话“打 [ta]”对应的条目数 (E)	汉语“打”字头条目五电话不出现“打 [ta]”的条目数 (F)
24 条	44 条	122 条

那么，五电话（桑格雄语）的“ta”与汉语“打”的同现程度为 $B/A = 112/244 = 48.07\%$ ；而五电话（桑格雄语）的“ta”与藏语“rgjag pa”的同现程度为 $E/C = 44/68 = 64.70\%$ 。也就是说，从这样的调查情况看来，五电话（桑格雄语）语词的语义，也可以说是更加接近藏语。不过和倒话的情况相比，五电话（桑格雄语）的语义接近藏语的程度不及倒话明显，这也与五电话比倒话久远的历史背景是相吻合的。

这里另举出几个《汉藏对照词典》无法表现出来，而五电话与藏语之间语义联系密切的例子。亦即汉语不用“打”而藏语用“rgjag pa”，同时五电话（桑格雄语）也用“ta”的例子：

五电话 ta (打):	ts'oŋ ~	tso pa ~	te ~	saŋ w ^a ~
藏语 rgyab (打):	tshoŋ ~	tsod pa ~	gter ~	la ~
意义:	做生意	辩论	埋“伏藏”	翻山

2. 清浊对立的辅音格局：藏语要素来源的重要证据

关于五电话（桑格雄语）的辅音格局我们的归纳和前人有些

不同，并且关乎音系格局与藏汉语言的比较，这里需要加以分析说明。陈乃雄先生（1988）的描写：

p	p'			m	f		w
		ts	ts'		s	z	
t	t'			n			l
		tʂ	tʂ'		ʂ		r
		tɕ	tɕ'	ɲ	ɕ	ʐ	
		cɕ	cɕ'				j
k	k'			ŋ	x		
ʔ					h		

可以看到的是，陈先生和我们的主要差别在于，我们的单辅音格局中有一套浊塞音，而陈先生的则是清送气、不送气两套对立的格局，没有浊塞音。我们多出的各部位浊音，在陈先生的系统中大多表现为浊喉擦音和清塞音（清塞擦音）合成的复辅音，即 ʔp 、 ʔt 、 ʔk 、 ʔts 、 ʔtɕ ^① 这样的复辅音形式。因此从音系的角度看，能够区分这组的音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从五屯话（桑格雄语）和藏、汉语言辅音格局相比较的角度说，准确的音值显得很重要。实际上，从听辨试验、计算机语音试验和这些语音的来源上看，这些塞音都应该是浊塞音。

从语音来源上说，陈先生所记录的先喉舌复辅音也正是藏文中前置辅音而在当地藏语中保留为浊音的这些辅音。例如：

① 陈乃雄先生（1988）五屯话的音系，塞音只有清送气、清不送气两套对立，所以用 b、d、g 等代表清不送气塞音，而用 p、t、k 等代表清送气塞音。为避免混淆，本文引用时，用国际音标按实际符号转写。

表 5.11

词 项	陈乃雄 记音	藏文转写	当地藏语①	我们的 记音	备 注
帐子	ʔbi	sbra	ra②	^h ba	其实 h- (实际音 值为 ɦ-) 就是浊
平安	ʔde mo	bde mo	^h de mo	^h de mo	
刺猬	ʔgaŋ	rgaŋ	ngaŋ	^h gaŋ	塞音在词首的一种
敌人	ʔdz ₁ a ʔo	dgra bo	—	^h dz ₁ a ʔo	伴随特征, 所以
棋	ʔdz ₂ ɣ	rgyag	dz ₂ ək	^h dz ₂ ə	不记出也应可以

笔者的母语也是塞音、塞擦音为清、清送气、浊“三套对立”格局的语言,并且,浊音的来源也正是历史上有前置辅音的浊音。我们在调查过程中,觉得五屯话(桑格雄语)的辅音系统也正是这样,但是鉴于前人的描写结果,十分慎重地反复做了核实,结果仍然确认是“三套对立”的辅音格局。为了切实的验证这个结论,我们采取了三个求证方式。听辨试验一:请当地藏族人(他们的语言中也是“三套对立”辅音格局)听辨五屯话(桑格雄语)的“浊音”材料,试验证实和自己语言中的浊音完全一致。听辨试验二:请五屯人听辨当地藏语中的浊音,和自己语言中的“浊音”是否一致,听辨结果也表明是一致的。计算机分析:我们把采样来的“浊音”语音材料通过计算机试验发现,从语图表现上可以明确看到,相应的语音也是前有伴随浊擦音的浊辅音。

实际上,这些词的辅音声母的发音和当地藏语是类似的。华侃先生(2002)和玉珍女士(1993)在描写当地藏语时都认为,浊塞浊塞擦音在词首时,在该音素之前都有一个轻微的浊擦音,也都归纳为 h-(实际音值华侃先生记为 ɣ-,玉珍女士记为-ɦ-)。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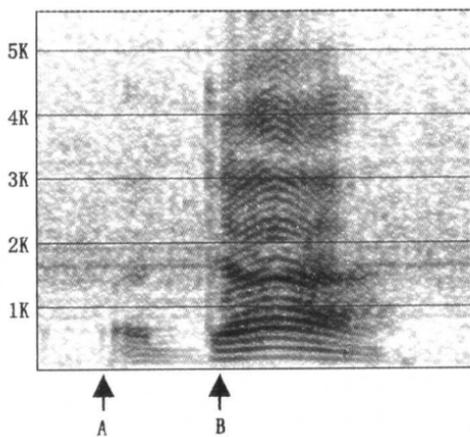
① 据华侃(2002)《藏语安多方言词汇》,为同仁县年都乎村话记音,其中,“敌人”一词该书未记。

② 这一词,据华侃(2002)《藏语安多方言词汇》,循化读作 hba,拉萨读作 pa。

屯话的情形也是如此。从共时的面貌来说，h-（实际音值为 f-）只是某些词在词首时的一种伴随现象，可以看作是有条件、可预测的一种派生音现象（参考王洪君，1999）。显然，藏语和五屯话（桑格雄语）在一些相同来源的词中，某些塞音在词首伴随轻微的浊擦音——这已经反映了这些塞音音素与藏语相应语素的密切联系。陈乃雄先生的记音也完全反映了这一点，不同的只是辅音的轻重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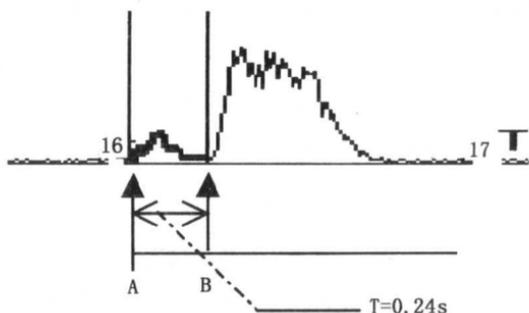
图 5.1 和图 5.2 是用南开大学“桌上语音工作室（Mini Speech Lab）”语音分析软件试验的结果。^①所做试验的词是“hda”即“信号”（藏文为 brda，当地藏语读为 hda）的意思，以下是这一音节的窄带谱图（5.1）和波形图（5.2）。

图 5.1 采样频率 = 11025 语谱显示：语谱图



^① 发音人：李本才让，男，1953年生，五屯小学教师，幼时一直在五屯，曾就读中师，也是在当地。谨此致谢！语料采集时间、地点：2001年10月，青海省同仁县五屯下庄。计算机语音试验时间：2001年12月2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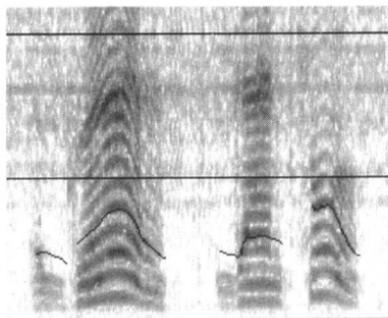
图 5.2 波形: T=6.07—6.31 (秒)



从 5.1 的窄带谱图上可以看出,五屯话在发“^hda”音时,箭头 B 所指向的位置“冲直条”非常明显,表明这一个音是一个塞音,同时冲直条后噪音连续带声,没有正值的 VOT 间隙。箭头 A 到 B 也是一个带声的部分,而且噪音震动和后面的塞音的噪音是连续的,因此,这个塞音是一个浊塞音。A 到 B 的这个带声部分,很像是浊塞音爆破前的噪音起始发声过程(即表现为负

图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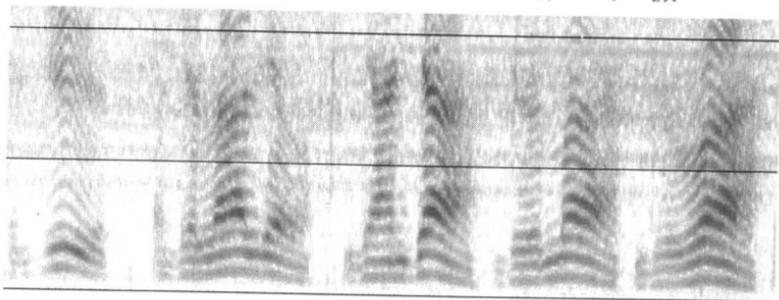
hgun 寺院 hgen tɕ'oŋ 匣子



值的 VOT), 不过通过图 5.2 波形图上的测算(手工定点, 计算机测算距离), 从发音部位爆破点(B)到嗓音起始点(A)的距离所反映的时间为 $6.31 - 6.07 = 0.24\text{s} = 240$ 毫秒, 对于浊音的 VOT (Voice Onset Time: 浊音起始时间) 起始时间来说略微长了一些, 所以把它看做一个轻微的浊擦音是恰当的。再请看图 5.3 的两个舌根浊塞音和图 5.4 的一组浊塞擦音的谱图, 都是同样的表现。

图 5.4 依次为下列词语

^hdz₂ɔ雷、^hdz₂elali₂嫩成了、^hndz₂ɛndza₂一样、^hdz₂oma₂度母、^hndz₂uwa₂客人



因而, 五屯话(桑格雄语)的辅音格局, 描写为清送、清不送和浊三套对立是可以的。陈乃雄先生对于五屯话音系的归纳, 少用了一组浊音符号, 音系更加简洁。但是又掩盖了五屯话(桑格雄语)和藏语在语音要素格局上的联系。

3. 重音模式: 语音系统异源混合的绝妙实例

陈其光先生在研究甘青一带的河州话时, 曾经讨论过有声调的汉语和没有声调的阿尔泰语混合, 并提出了“声调重音”的重要概念, 认为河州话的多音节词中, “音高几乎不区别词……其中轻重差别最为明显, 而多数重读音节的音高与单字调相同, 我把这种混合的语音现象称为声调重音。”(陈其光, 1999, 第 264 页)

这一成果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通过调查发现，五屯话（桑格雄语）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具体表现上有其独特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混合仍然体现了结构/要素异源的混合机制，是以藏语的重音要素（习惯音高）匹配汉语声调结构的结果。

“五屯话原先有过声调，这种声调长期受没有声调的同仁藏语的影响，逐渐改变了它的本来面貌，退化了。作为声调的补偿，它转化为一种词重音，表现为每一个多音节结构里总有一个或多于一个音高较高，音强较强的音节。”（陈乃雄，1988，第5页）

这一论断是正确的，稍微可能需要修正的是，不是“五屯话原先有过声调”，确切地说应该是，“作为五屯话（桑格雄语）源语言的汉语是有声调的”，汉族人在五屯地区屯兵始于明朝永乐年间，此时的汉语方言早已有了声调。青海同仁当地的藏语“无辨义声调，只是有习惯音高”（华侃，2002，第31页），而作为藏、汉语言的混合体，五屯话（桑格雄语）也没有了声调。当然，所谓“没有声调”是指音节的高低已经没有了辨义的功能，而不一定说音节没有高低音调的变化。然而，只要认真考察分析，五屯话（桑格雄语）里还能找到原来汉语声调对立的一些痕迹。而且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五屯话的重音模式，体现了混合语中，重音模式和声调模式互相结合的绝佳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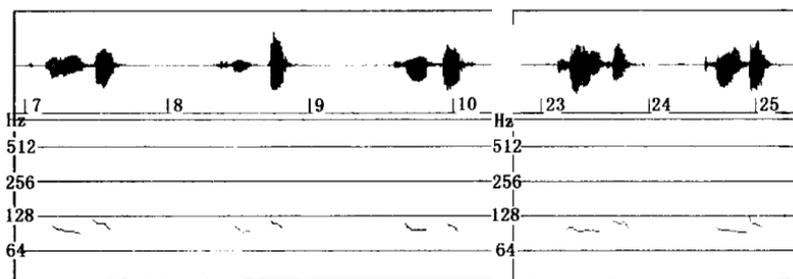
人们认为，五屯话（桑格雄语）的多音节词中，重音忽前忽后，似乎没有什么规律。但是通过认真考察我们发现，其中有一定的规律，而且这种规律既和当地藏语的语音模式有关，又和汉语的声调有关。其中一个基本的表现就是汉语词中去声和非去声的不同表现。这里以双音节词且最多出现一个去声音节的情况为例来讨论，首先从当地藏语的情况谈起。

青海当地藏语“无辨义声调，只是有习惯音高”（华侃，2002，第31页）不辨意义的这一习惯音高，把它理解为习惯重音也没有什么问题。重音未必一定“重”，在不同的语言中可以

有不同的表现，如表现为音长、音强、音高等等，英语和汉语中重音就主要体现为音长（参考 Duanmu san, 2000）。通过以下的试验我们可以看到，当地藏语的“习惯音高”和五电话的“重音”都有音调高低的明显表现。因此，反过来把五电话的重音理解为习惯音高也问题不大，正如陈乃雄先生所说的一样是一个“音高较高，音强较强的音节”。研究藏汉语言的人们愿意说习惯音高，而研究阿尔泰语的学者喜欢说重音，这与语种背景和研究传统有关。这里从陈先生说仍称重音。

图 5.5 依次为下列词语

ʂən pa(云)、hloŋ pa(风)、təa pa(雨)、hjam tsho(大海)、təhə doŋ(水井)



藏语安多话的习惯音高（重音）由于不辨意义，很少有人去注意。通过语音试验可以看到，当地藏语的双音节词的音调模式总是表现为一高一低，或前高后低，或后高前低。一个基本方式为后高模式，请看图 5.5（上是波形图，下为基频曲线：表现音调走向，下同）。^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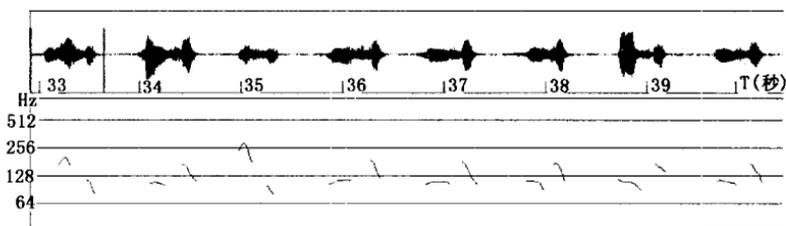
从图上还可以看到，高音音节的音调调型大体上是一个高降

^① 当地藏语的发音人为多吉加，男，39岁，同仁县民族师范学校教师。谨此致谢。

的形式。另外请注意，从波形图上也可以看到，相对的，高降部分的音节在音强上也表现得更强一些。

五屯话（桑格雄语）的大多数双音节词也表现这样的高低或者低高模式。其音高模式到底受什么条件控制，还不完全清楚，但是，经过分析发现，如果这些双音节词中有去声音节（自然是来自汉语的字词），则高音节必定是这个去声字，请看图 5.6。

图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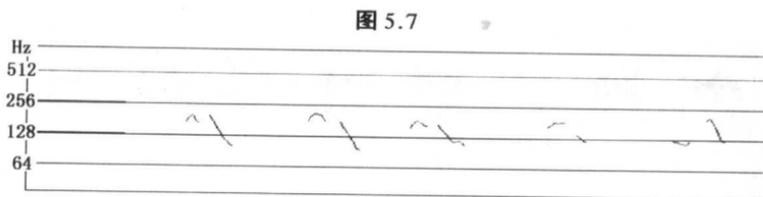
图中的波形图和基频图中依次是从“二十”、“三十”……直到“九十”的表整十的词（不用说，这些词在五屯话（桑格雄语）中，都是来自汉语的词，由于本节讨论的主要是汉语词在五屯话中的音高模型，为简明起见，直接用汉语标注，不附注国际音标，下同）。可以看到大多数词呈现“低—高”模式，但是有两处则是高低模式，原来，正是“二十”、“四十”两个词，二和四都是一个去声字。^① 根据一系列这样的情况，关于五屯话（桑格雄语）双音节词的重音模式，或者说是音高模式，大致可以总结这么两条规则：

^① 请注意，现代汉语中的视作去声“六”这里没有呈现高一低表现。“六”为古入声，可能作为五屯话源语言的汉语方言，其入声的分派与普通话并不相同。从以下关于“一”、“七”、“灭”等字的表现中也可以看出。这里包含了关于五屯话源语言的重要信息，但是由于本文的目的及时间和精力，这里无暇讨论。

1) 五屯话 (桑格雄语) 双音节词的音高模式, 表现为高低或者低高模式。

2) 来自汉语的双音节词中, 如果只有一个去声, 则去声音节表现为高音节。

以下再请看“七天、七斤、七斤、七把、七件”(“七斤”有两次)这几个词的基频图(图 5.7):



这一组词大多表现为前高, 而最后一个表现为后高, 因为后一个音节是来自汉语去声的“件”字。再请看“一天、一斤、一把、一件”(图 5.8 为基频图, 图 5.9 为窄带谱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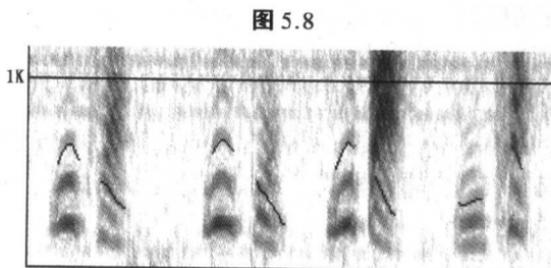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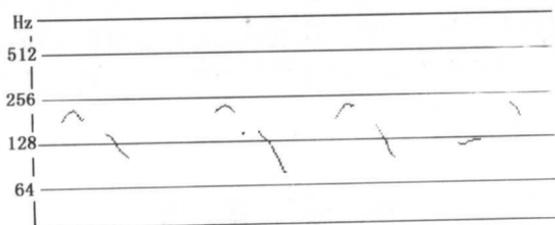


图 5.9



以串、穿两字为例，看汉字同声韵而声调为去声、非去声不同的字在五电话中的表现。五电话有的动词后有一个词缀“ ʂl ”，动词“串、穿”就表现为“串 ʂl 、穿 ʂl ”，看这两个词的窄带谱图（图 5.10）和基频图（图 5.11）：

图 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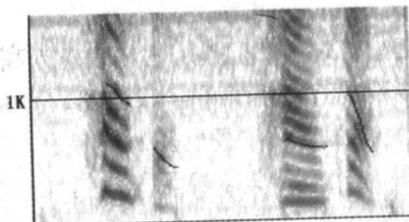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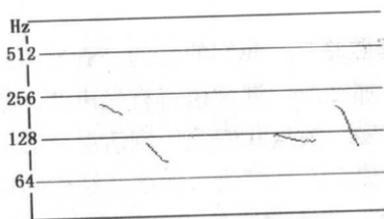


图 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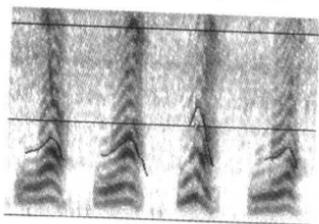


如此等等，揭示五电话（桑格雄语）音高模式的全部规则有

待时日。但是，现在我们了解了一点，即通常只要有了去声，高音自然落在去声上。当然，这里只是找出了重音（高音）出现的一个条件：如果有去声，高音落在去声上；但是反过来，并非凡是高音都是去声。

图 5.12

棉、免、面、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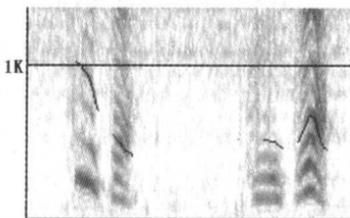
本节乃至本书的目标和精力都不足以论证五电话（桑格雄语）音高模式的全部规则。但是，去声表现为高音这一点极为重要。如果进一步看看五电话的单字调表现，就更加明白这一点。图 5.12 是棉、免、面、灭（平上去入各一字）四字的单字声调对比的窄带谱图，图上用线条表示的是基频曲线，亦即音调调型。来自汉语词的这四个声调中去声与非去声的表现相当突出，也就是去声表现为一个高降调，而其余的调则都表现为一种曲折的低调。

讨论到这里得说明，我们的目的是看有声调的汉语在和无声调的藏语混合，那么新的混合语言有无声调，声调如何表现，为何如此表现的问题。根据我们关于倒话混合形成机制的认识，知道：语音要素的提供方是藏语，而语音结构的提供方是汉语。我们前面已经分析，当地藏语的“习惯音高”的基本要素是和高和低，以这样的高低要素格局去匹配汉语的四声声调格局的结果，最终把汉语的各种声调，感知、匹配为去声（高）和非去声

(低) 两组，并且形成凡去声必为高音的结果。从这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作为五屯话的源语言之一的那个汉语方言，其去声当是个高降调。同时，前文已经交代，源语言之一的藏语习惯音高的这种“高”，不但是单纯的高，同时又表现为“降”和“强”的特征，因此这种特征使得其在匹配汉语的声调时只能匹配高降的去声，而不能把高平（通常汉语各方言都有高平调）或者低升（如果有的话）之类的调型纳入“高”的范畴。

图 5.13

锯子 虬子



因此，从作为源语言的汉语的声调的角度看，可以认为，在五屯话中汉语声调的去声得以保留，五屯话也可以认为有两个声调：去声和非去声。这两个调的不同，往往还能区别意义，例如从图 5.12 可以看到，面与棉、兔的区别；又如图 5.11 表现了“串 η_1 、穿 η_1 ”两个动词的区别。这里再请看图 5.13 所表现的是“锯子/虬子”（*cci tsi*）的差别。

在倒话的声调分析时，由于倒话的两个源语言的声调格局非常类似，难以分析其要素和结构源流；而在五屯话这里，由于源语言在这方面的巨大差别，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语音系统整合的绝佳机会。正如我们在倒话的形成机制中总结到的那样，系统的相似程度对于语言混合的面貌有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对研究者形成不同的观察条件。例如，在汉语和侗傣、苗瑶语言之间，由于语法结

构特征非常类似,即使有一些语言混合的现象,也很不容易观察到“词汇/语法”的结构异源性质。陈保亚先生曾经深刻地分析了语言接触中“相似性借贷”和方言接触的“对应性借贷”的区别,例如汉语方言之间的借贷中,在声调上就表现为:不是按照调值的相似原则,而是调类的对应原则来借贷,这样就和语言间的相似性借贷不同(陈保亚,1996,p162~3)。这也是由于系统的相似程度的不同而使得语言接触方式不同的例子。同时也是由于相似程度的不同,使得语言觉知中对象显著性表现不相同的一个生动例证:在方言之间的借贷中,人们语言觉知已经能够深入到调类的差别,而对于语言间接触者而言,只能区别调值的不同。

而本节的情形给我们的启示是,无声调的当地藏语对于有声调的汉语的接触,则更退一步,只能感知对方的调值高降与否,更无法感知具体的调值——相似性接触也由于系统之间相似程度的不同,而有这样不同的表现。

三、倒话与日语:汉语词汇的两种不同分布

异源结构语言的判定,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哪一个子系统的结构或者要素,到底倾向于哪一种语言,除了从数量的角度观察之外,还需要从分布的角度去看。例如词汇/语法异源是倒话的异源结构性质的一个根本表现。那么就两种语言的词汇关系而言,什么程度的密切联系才算是“倾向于”某一语言呢?通过日语与倒话的比较,我们将看到:确定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是否倾向一种语言,首先需要有一定量的词汇音义对应关系,但是更为重要的标准不在音义对应的词汇量的大小,而在于这些词汇的分布特征。

(一) 貌似孪生姊妹的倒话与日语

倒话与日语,的确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不管从同源或者是接触上,互相都扯不上边。但是如果我们说,倒话和日语从词汇到语法都非常类似,绝非一派胡言。从某种意义上,这种相似性甚

至远甚于倒话和藏语或者倒话和汉语的相似性。倒话和日语都拥有大量的汉语词,同时组织这些汉语词的句法类型也极其相似。

两者都拥有大量的汉语词不难理解,但是两者在语法类型上的相似性,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简要地说来,倒话的语法系统主要来自藏语,而藏语语法结构类型又与阿尔泰语极其相似(藏语在基本词汇上与汉语的密切联系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藏语和汉语亲缘关系的重要证据;但是藏语乃至藏缅语在语法类型上与汉语大为不同而与阿尔泰语更为接近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本书作者的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便是分析藏语和阿尔泰语在语法系统上的相似性);同样,尽管日语的谱系地位难以确定,但是日语在语法结构类型方面与阿尔泰语极其一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正是一些主张日语与阿尔泰语同源的观点的证据之一)。因此日语与倒话的语法结构类型,都与阿尔泰语极为相似,加上两者都有大量的汉语词,于是这两种语言就显得相当类似,这种相似的情形几乎像个孪生姊妹一样。谨以动词的部分“体”的表达为例,散举几例,以窥一斑。

如,表动作正在进行(现行体),以“我正在吃饭”为例:

(251) 日语: 私が^s(格助) ご飯を(格助) 食べし-て(接助)
-いる(助动“有”)

(252) 倒话: 我 - ki(格助) 饭 吃 - di(接助) -
jiu(助动“有”)

如,表动作状态的正在发生,以“开始下起雨来了”为例:

(253) 日语: 雨が^s(格助) 降 -つて(接助) -き(助动“来”)
-た(助词:完了义)

(254) 倒话: 雨 (da^s(格助)) 下 - da(接助) - le²(助动“来”)
- lo(助词:“了”)

如,表动作状态的保持、持续(持续体),以“(先)打个电话(为某事作准备)”为例:

(255) 日语: 電話を(格助) 挂-て(接助) -おく(助动“置、放”)

(256) 倒话: 电话 go 打-da(接助) -k'o⁴(助动“搁”)

两种语言不仅词汇接近、语序一致,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动词之后用来表现动作状态的助动词,其实意动词来源也惊人的一致。

例如日语表动作状态现行体的“-ている”来源于实意动词“いる”即“有”的意思;倒话的持续体也恰恰用一个虚化的“有”(jiu)来表示。表动作状态的持续,日语用“-てきる”,实意动词是“きる”即“来”的意思;而倒话恰恰也用“来”(le)来表即行体。表动作状态持续体日语用“-ておく”,实意动词是“おく”即“置放”的意思;而倒话恰恰也用“搁”(k'o)来表状态的持续,具体情形如表 5.12 所示。

表 5.12

		动作状态正在进行		动作状态的正在发生			动作状态的保持持续	
		接助	助动	接助	助动		接助	助动
日 语	语法标志	-て	-いる	-って	-き	-た	-て	-おく
	及其读音	-te	-iru	-te	-ki	-ta	-te	-oku
	助动实意动词来源	—	有 (いる)	—	来 (き)	表完成	—	置放 (おく)
倒 话	语法标志	-di	-jiu	-da	-le	-lo	-da	k'o
	及其读音	-di	-jiu	-da	-le	-lo	-da	k'o
	实意动词来源	—	有 (jiu ³)	—	来 (le ²)	表完成	—	搁 (k'o ⁴)

(二) 日语中的汉语词

倒话和日语中都大量的拥有来自汉语的词。用 2240 个基本词汇的统计结果是汉语词在倒话中占 88.57% (意西微萨·阿错 2000)。而在日语中,来自汉语的词语比例也很高。“现代日语中

的汉语词究竟有多少呢？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大型汉和辞典收录的汉语词大概有几十万。现在一般使用的小型国语辞典收录了大概 70000 到 80000 词。其中占二分之一的 35000 到 40000 是汉语词。但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像‘健康的’‘都市化’等三音节及‘大学受験’‘補正予算案’四音节以上的词。”（野村雅昭，2002，第 2 页）

关于汉语词在日语中的分布情况，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野村雅昭先生（2002）有一个系统的统计资料“漢語の比率一覽”表，表格本身几乎不用翻译就可看明白，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日语中汉语词的比率之一斑了，这里用楷体字加（）略加注释，其他照原文兹录于此：

表 5.13

	調査対象	年代	語數 (词数)	語種構成(词汇构成)百分比			
				和語	漢語	外來語	混種語
A	万葉集	8C 後半	6, 505	99.6	0.3	-	0.1
B	源氏物語	1000ごろ (左右)	11, 423	87.1	8.8	-	4.1
C	徒然草	1310ごろ (左右)	4, 242	68.6	28.1	-	3.3
D	工学字彙	1888	2, 523	10.9	83.9	3.9	1.3
E	言海	1889	39, 103	55.8	34.7	1.4	8.1
F	學術用語集 23 種	1954 - 81	19, 853	10.1	59.6	30.1	0.4
G	現代雑誌 90 种	1956	30, 331	36.7	47.5	9.8	6.0
H	例解国語辞典	1956	40, 393	36.6	53.6	3.5	6.2
I	角川国語辞典	1969	60, 218	37.1	52.9	7.8	2.2

续表

	調査対象	年代	語數 (词数)	語種構成(词汇构成)百分比			
				和語	漢語	外來語	混種語
J	高等学校教科書	1974	12, 448	18.3	73.2	7.6	0.9
K	兒童讀物	1978	3, 736	64.0	29.7	4.0	2.3
L	知識階層の話しことば (知识阶层用语)	1979	5, 341	46.9	40.0	10.1	3.0
M	中学教科書	1980	6, 927	28.6	65.5	5.7	0.7
N	現代用語の基礎知識	1980	23, 448	1.9	28.8	57.6	11.7
O	日本語教育基本語	1984	6, 880	45.4	46.9	4.5	3.2
P	テレビ放送用語 (电视播音用语)	1989	25, 617	61.3	21.5	3.5	10.1
Q	新選国語辞典 (第8版)	2002	73, 181	33.8	49.1	8.8	8.3

表内材料来源:A、B、C 宫岛达夫(1971), D 汤浅茂雄(1985), E 大槻文彦(1889), F 野村雅昭、石井正彦(1989), G 国立国语研究所报告 25(1964), H 宫岛达夫(1958), I 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1973), J 国立国语研究所报告 76(1983), K 野村雅昭、柳濑智子(1979), L 野元菊雄他(1980), M 国立国语研究所报告 87(1986), N 野村雅昭(1984), O 国立国语研究所报告 78(1984), P 国立国语研究所报告 112(1995), Q 野村雅昭(2001)。

表中的“和語”是日本固有的词,“漢語”是来自汉语的词(包括由汉语词素新造的“漢語词”),“外來語”是除“漢語”之外的外来词。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今在《新选国语辞典》这样的中小型辞典中,汉语词仍然占有高达 49.1% 的比例;20 世纪 50~60 年代的《例解国语辞典》、《角川国语辞典》等辞

书中也大体相当，分别是 53.6% 和 52.9%。在一些学术性的用语中比例更高，1888 年的《工学字汇》竟然高达 83.9%，当代的高校（指高中）教科书也高达 73.2%。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汉语词在文学作品中，从 8 世纪后半叶的 0.3% 到 11 世纪的 8.8% 再到 14 世纪的 28.1%，表现为不断增多的局面；而到了现代，其他来自欧美语言的“外来语”比例逐渐增大，相应的汉语词的比例有所减少。如此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日语中的所谓的“汉语词”中，除了直接由中国传入日本的汉语词之外，还有一部分是日本人用汉语的语素创造的一些汉语词，例如“科学”、“演说”、“工业”等等。不过，这些词不仅是用汉语的语素创造的，而且也不同于用汉语标记日语固有词的“训读词”，新创的词的读音也是根据汉语借音，所以不被日本人看作是固有的日语词“和语”，而看作是“汉语词”。野村雅昭先生也说：“无论哪一种语言，从词汇的成立来看都可以分为‘固有词’和‘借用词’。……从此意义上讲，‘汉语词’也属于借用词。”（野村雅昭，2002，第 1 页）

（三）汉语词在两种语言中的不同分布

倒话和日语的貌似孪生姊妹的关系，是由于两者在词汇和语法类型上都有相似的接近倾向。但是，两者的根本的区别之一，就是汉语词在两种语言中的不同的分布表现。可以说，这反映了人类语言的词汇通过继承、借贷等传播过程中的两种基本方式，也就是从词汇的角度判定异源结构语言的不同方式。

汉语词在倒话中的分布，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细致分析，也就是越是核心的部分汉语词越多，藏语则分布在文化词等非核心的、边缘的词汇中。与此相应的是，汉语词在日语中的分布则是汉语词分布在边缘，越是核心词汉语词的比例越来越少。实际上，在两种语言中，汉语词的分布是一个方向相反的“阶”状分

布。

例话中的汉语词的“阶”状分布在第二章的表 2.1 中已经揭示,我们把其中的汉语部分拿出来单独作一个表,即表 5.14:

表 5.14

词汇分级	所用词表	汉语词数目	所占比例
100 词、200 词	斯瓦迪士词表	100、200	100%
1000 词	《藏语简志》920 词	910	98.91%
2000 词以上	实地调查的 2240 词	1984	88.57%

与此相应,我们从表 5.13 中取出三个材料另作一个新表,来比较日语中汉语词的分布,其结果是表 5.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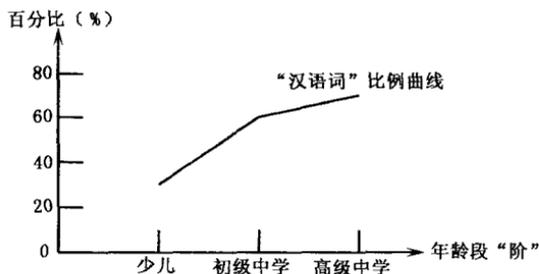
表 5.15

原表 代号	调查对象	年代	总 词 数	各种来源词汇百分比			
				日语固有词 (和語)	汉语词 (漢語)	其 他	
						外来語	混種語
J	高等学校 教科書	1974	12, 448	18.3	73.2	7.6	0.9
M	中学教科書	1980	6, 927	28.6	65.5	5.7	0.7
K	兒童讀物	1978	3, 736	64.0	29.7	4.0	2.3

从上表可以看到,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三种教科书性质的读物中,汉语词的比例,表现出极其有趣的序列差异:少儿读物 29.7% < 中学读物 65.5% < 高校读物 73.2% (日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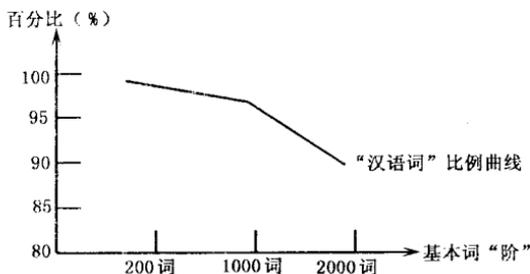
“中学”相当于我国的初中，“高校”相当于我国的高中)。由此可见，面对年龄段小的读者的读物，所用的词汇多是基本词汇，面向年龄段高的读者的读物，非基本词和文化词越来越多。也就是说，这一个“阶”状序列其实就是日语中汉语词从基本词到非基本词比例越来越大的一个分布表现。注意这三个读物中的收词也大致以两倍的关系翻番：少儿读物：中学读物：高校读物 = 3736：6927：12448 \approx 1：2：4。这样各级读物中汉语词的绝对数的差距序列可以想见必定更加显著。这种随着年龄段的不同汉语词的比例等级序列不妨也可以用一个坐标图形象地表示出来（见图 5.14）。

图 5.14 日语教科书中的汉语词分布图



同时可以把前述倒话中汉语词的分布比例用同样类似的坐标表示出来（见图 5.15）。可以看到，两个图所表现出来的曲线走向正好是相反的。

图 5.15 倒话基本词汇中的汉语词分布图



倒话和日语中汉语词的不同分布表现了两种语言在酷似面貌中的重要区别，同时也就表现了一种词汇在传承、流播中的两种不同的方式。

汉语词在两种语言中不同分布的实质是：汉语词在一种语言（倒话）中表现为从边缘到核心越来越多的分布趋势；在另一种语言（日语）中，则刚好相反，表现为从核心到边缘越来越多的分布趋势。这也就是判定两种语言在词汇上是否有源流关系的一个标准：就倒话和日语而言，日语和汉语在词汇关系上是接触关系，而倒话与汉语在词汇关系上，则是同源关系。

那么当语法与某一语言相异，而词汇上都与该语言有密切关系时，判定异源结构关系的标准也是这样：从边缘到核心词汇越来越多的分布，便是异源结构语言，相反词汇分布是从核心到边缘逐渐增多的表现，便不能说是异源结构语言。所以，倒话是异源结构语言，而日语不是。显然上述方法，得益于词阶理论（陈保亚，1999）。基本词汇的“阶”分布与语言的词汇间同源、借贷关系的揭示，是我国学者对于语言理论的重要贡献。词阶理论及其分析方法的一个核心前提为，愈是核心词汇愈是难以借贷的这一众所公认的假设。当然，在本研究看来，词汇系统的同源未必能够保证语言系属上的同源。

日语和倒话中汉语词汇的不同分布，也就体现了语言接触中的两种不同方式：突发式接触（倒话）与渐进式接触（日语）；同时也就体现了语言历史发展中词汇传承的两种不同方式：以核心词汇为中心的直接继承的核心继承方式（倒话），与从词汇系统边缘向中心的逐步吸收的边缘吸收方式（日语）。

第三节 “异源结构”混合语：倒话语言性质的最后总结

综上，倒话语言系统的方方面面都表现为藏、汉语言的全面混合。这样的语言既似藏语又似汉语，既非藏语又非汉语，只能理解为是藏、汉语言深度接触全面融合形成的第三种语言。我们的结论是：倒话是一种混合语，是一种典型的异源结构混合语。结构异源何以可能？其实非特是在语言现象中，异源发生和结构异源在客观事物的起源发生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本节进一步总结这种异源结构概念以及倒话的异源结构性质。

一、异源结构、结构异源性及其基本特征

（一）新事物的结构异源发生的可能性

面对一个系统完整的认识对象，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加以观察和认识。无论从系统的结构和要素的角度，还是从对象的形式和内容都可以进行行之有效的观察。例如，一个教师分析一篇学生作文，可以说它采用了说明文、议论文或者是记叙文等等体裁，这是指文章的“形式”；说它反映了什么具体思想内涵，则是指文章的“内容”。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讨论这篇文章的“结构”以及构成这样结构的一个个“要素”成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下，结构和要素往往容易与形式联系起来，但是不仅对于“形式”可以进行结构和

要素的分析，而且对思想内容也可以进行结构/要素的分析。也就是说结构/要素的分析和形式/内容的分析都是各自独立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方法，互不从属。又如一幢建筑，我们自然也可以从结构以及构成建筑结构的各个要素的角度加以分析，也可以从建筑的外在形式以及其性能、功能、用途等内在的内容方面去分析。

就这样，一切对象，都可以从形式和内容方面去分析，也可以从结构和要素方面去分析。这种可分析性也就说明了事物的结构和要素之间、内容和形式之间一定程度上的相对独立性。同时我们知道，一方面，对于一个既成的、具体的对象来说，其结构和要素，形式和内容总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未来的事物而言，同样的形式可以表现不同的内容，同样的内容也可以选取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同样的结构可以用不同的要素材料来构建，同样的要素材料也可以构建不同的结构。换句话说，对于将要产生的事物而言，形式和内容，结构和要素，都可以有不同的取舍和来源。典型的是建筑物，既可以从结构和要素材料都采用传统的民族方式；也可以一边采用传统的民族的结构，一边又用现代的西化的要素材

料。^①亦即结构和要素从来源上说，可以是同源的，也完全可以异源的。当然不仅是有源的而且也可能是创新的，不过这不是本书需要讨论的。

由此可见，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物，结构和要素，内容和形式，通常是可以异源的，或者说是具有异源发生的可能性。

（二）异源性与结构异源性

当然也不是任何形式和任何内容都可以结合，任何要素都可以构建任意结构。就像传统的土石木材不可能构筑摩天大楼，一首小诗无法细致表现波浪壮阔的历史画卷一样，不同的结构和要素，不同的形式和内容的结合有其互相制约互相限制的地方。但是，由于有这种可能性，现实中，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结构/要素

① 建筑结构和材料可不可以看作是系统的结构和要素，可能有些分歧。毕竟系统论产生以前，人们就已经在称说建筑的结构和材料了，因此通常所说建筑的材料、结构之类，当然不是从严格意义上系统论的角度说的。但是，从系统的结构和要素的观点来看，建筑的结构和材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结构和要素。结构，其实也是可以多个角度考察的，结构和要素也并非绝对对立严格分离。在一个系统中，有把各种要素组织起来的结构——即组合结构，通常人们在结构和要素并举的时候，指的就是这种组合结构；同时要素自身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性质形成其不同的类聚——即聚合结构。可见要素也有其结构。因此通常所说的结构与要素的对立，更准确地说，其实是组合结构和聚合结构的对立。因此，把建筑材料看作系统意义上的一种要素，并将由其构成的建筑结构看作其组合结构，未尝不可。

另外，顺便一提的是，我们在分析上述问题的时候，不说对象“是”什么什么，而是说对象“可以分析为”或“可以看作是”什么什么，如说对象可以分析为形式/内容，结构/要素等等，而不说对象是由形式和内容、结构和要素构成的。从哲学意义上说，我们见到的对象未必就“是”对象自身，而且可能永远都不是对象自身；我们观察到的不过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对象。不管怎么样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不妨只说我们看见了什么而不说看见的就“是”什么。比如我们不必说对象就是形式和内容构成的，而说，对象可以从形式和内容的视角去观察，这总是不错的。实际上说到底，所谓的形式和内容、结构和要素不过是一定程度上适合观察对象的方式，未必就是对象本身的固有属性。真正的对象“自身”（亦即任何对象）是一个无限联系的不可分析的“全体”。人们永远可以逼近它而永远不可能全部把握它，说它“是”什么。

或者形式/内容不同来源的结构系统。如像现代材质的仿古建筑，表现出现代的要素材料来源和传统的结构方式的异源性质，又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表现为西方的艺术形式和民族的剧情内容的异源性质。这种以结构/要素或者内容/形式为分野标准，表现出对象从来源上拥有不同源头的性质，我们把它叫做对象的结构异源性，相应地，按照结构/要素或者内容/形式为分野，拥有不同来源形成的系统结构叫做异源结构。

既然通常的事物有结构异源的可能性，那么语言又如何呢？从倒话以及分布在世界各地、分别由不同语系的语言融合形成的各种混合语来看，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更主要的是，从本书对于倒话的语言系统内在混合层次的分析，以及和其他类似现象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倒话和五屯话（桑格雄语）的语言系统正是这样，按照系统的结构（如句法、语音结构）和要素（如词汇、音素格局）、形式（如语音系统）和内容（如语义内容）的分野，表现为藏汉语言的不同来源。

因此，一方面，倒话是一个独立的作为母语使用的语言；另一方面，倒话的语言系统的方方面面又表现为藏、汉语言的全面混合。作为母语使用的倒话，即似藏语又似汉语，即非藏语又非汉语。这样的语言只能理解为是藏、汉语言深度接触全面融合形成的独立的第三种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结论是：倒话是一种混合语，是一种异源结构混合语。而且，通过在其他类似语言现象中的考察看到，倒话还是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典型的结构异源混合语。

在语言研究中确立了结构异源概念以后，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不是结构/要素，或者形式/内容的不同来源，而仅仅是要素内部（或者仅仅是结构内部）有不同来源，如零星的借音、借词，这样的零星现象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异源现象或异源性，但是不能说是“结构异源”或者“异源结构性”。也就是只有结构来自

一方，要素来自另一方这样的异源，才叫做异源结构。

在具体判定来源问题上，还得有一些原则性的标准。例如像日语这样拥有大量外来词汇的语言，我们可以说它的词汇系统本身是异源的，但是如果上升到词汇和语法相对的高度时，尽管词汇表现为一种多源性，但是，我们不能说日语在语法/词汇对举的层面是异源的，意即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异源结构。因为，日语的词汇系统就其内部而言表现为异源性，但是从根本源流上说，日语的词汇来源不能说是外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参考词阶理论（陈保亚，1996）是极有意义的：考察词汇系统的“根本来源”不能仅仅依据数量的多少为标准，还得以词汇的分布是否更为核心的标准来衡量。

（三）深度结构异源与典型的异源结构

在语言现象中，典型的异源结构现象首推语法/词汇的异源结合。相对于语法结构来说，词汇表现为一种要素性质，相对于词汇，语法结构尤其是句法也就体现为一种要素组合的结构性质。A·梅耶曾说：“有时甚至整个词汇所属的语系和形态所属的语系不同：亚尔明尼亚的齐干语(Tsigane)的形态和语音完全是亚尔明尼亚语的，而词汇却完全是齐干语的。”(A·梅耶，1957，第29页)梅耶在这里所谓的形态，“就是用来变化词、组合词以构成句子的全部规则”(同上，第19页)，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里所说的语法。

从倒话的语言系统的面貌看，异源现象可以深入到语言系统的方方面面。为研究的需要，可以进一步把词汇/语法、语音/语义、语音结构/语音要素等等，在语言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上都表现为异源结构的语言现象，叫做深度结构异源，或者深度异源结构，以此与一些可能有的单纯的异源结构相区别。例如上述梅耶所说的词汇/语法异源的情况，尽管我们觉得词汇和语法“完全是”来自不同源语言的语言，很难不在语言系统的其他方方面面也表现出异源性来（即表现为深度异源结构），但是，在不了解

事实的情况下，暂时只能说这种现象可能是异源结构而不说是深度异源结构。又如，有的人习得的第二语言，尽管用词和语法上都没有问题，但是仍然可以有浓重的母语“口音”，这种口音往往就是以母语的语音格局“匹配”第二语言的语音的结果，这时语音要素的来源（母语）和语音结构的来源（第二语言）可以不同，也就一定程度上在语音系统中表现为异源结构。但是也不能说是深度异源结构。

从这个意义上说，倒话的语言系统是最为典型的深度结构异源。由于藏汉语言的深度接触，以及倒话的历史较短，受外来影响小等因素，倒话至今得以很好地保存了这种典型的深度异源结构。如果由于认识深度不够，或者由于历史的变迁，典型的结构异源现象很可能无法深入发掘或者已经无从发掘。不过，语言系统的各个层次层面的演化的速度和程度并不一致，在一些层次层面已经了无踪迹的东西，在另一些层次层面还可能继续得以保留。因此在具体的分析中，只要语法/词汇，语音结构/语音要素的异源现象得到保持，我们就认为这种语言系统反映了深度结构异源性，把它看作是深度异源结构。原因在于：一方面，通常来说语法系统和语音系统是语言各子系统中系统性最强的部分，表现在这里的异源结构相对易于保存；另一方面是根据，词汇/语法，语音结构/语音要素在语言系统中所占有的重要的地位——传统上对语言作“三要素”分析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都已经涉及到了。所以，如果在一个语言系统中，出现了词汇/语法，并且语音结构/语音要素的异源表现，我们就说这一种语言现象表现为深度异源结构。

从倒话以及前文分析的各种异源结构语言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词汇/语法、语音结构/语音要素不仅表现为异源性，而且，这两个对立组中，也并非结构都来自同一语言、要素来自另一语言。同为结构性质的语法结构/语音结构和同为要素性质的

词汇/语音的来源，也正好表现为相反的来源。在还没有见到相反的例证之前，也把这种表现视作是深度结构异源现象的伴随特征。以图标例示如下：

表 5.16

不同的结构 或要素 不同的源语言	结 构		要 素	
	语 法	语音结构	词 汇	语音格局
来自源语言 A	-	+	+	-
来自源语言 B	+	-	-	+

综合两种角度看，词汇、语法、语音结构、语音要素之间来源异同的情况可全面比较如下（纵行横列为两轴相互交叉比较）：

表 5.17

纵 轴 \ 横 轴		语音结构/语音要素		语法/词汇	
		语音结构	语音要素	语 法	词 汇
语音结构/ 语音要素	语音结构	/	异	异	同
	语音要素	异	/	同	异
语法/词汇	语 法	异	同	/	异
	词 汇	同	异	异	/

这样，通过两种源语言形成的深度异源结构（或称深度结构异源性），可以总结出两组异源特征：

语法结构/词汇系统异源，语音结构/语音要素异源；

语音结构/语法结构异源，词汇系统/语音要素异源。

“语法结构/词汇系统异源，语音结构/语音要素异源”是基

本特征，而“语音结构/语法结构异源，词汇系统/语音要素异源”是伴随特征。拥有了基本特征，也就决定了伴随特征。尽管如此，也不能舍去伴随特征，两个特征的统一，才完整反映了异源结构现象的基本属性。在实际语言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伴随特征预测或者论证基本特征。

当然，这是最为严格的判定标准和方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果出现明显的“语法结构/词汇系统异源”，就可以初步确定为异源结构语言。因为，在还没有反例之前，我们可以认为，不仅基本特征蕴涵着（implication）伴随特征，而且“语法结构/词汇系统异源”这一核心特征蕴涵着“语音结构/语音要素异源”特征。

而词汇和语法的异源，其根本标准，就词汇而言必须是面向核心词汇的分布：亦即不仅是一种量的增加，而且体现为一种面向核心的聚合的结构。不同的分布形成的不同的聚合结构，可能反映着截然不同的词汇来源。对于语法系统而言，必须是在符合绝大多数结构特征（尤其是句法结构）的同时，还有大量表现语法功能的“特殊事实”（梅耶语）之间的音义对应关系。

总之，诚如我们在倒话的异源结构特性部分所总结的那样，深度异源结构语言有如下三个基本的特性：

- 1) 根据结构/要素的不同表现出不同语言来源的对立分布。
- 2) 同一结构或者要素项中根据核心/边缘为不同指向的阶状分布。
- 3) 异质整合的有机有序性在语言系统方方面面的全息表现。

前两个特性表现的是不同语言系统在倒话中全面整合的“有机性”一面，而第三个特性则表现的是倒话异源结构性质的“有序性”一面。

二、有关倒话共时历时机制分析的方法论小结

倒话现象，是如此完整地保存了两种语言全面整合形成结构异源性混合语的典型，使得我们有机会对语言深度接触及其混合现象，从共时到历时作深入的分析了解。

通过对倒话及其他异源结构语言的调查分析，不仅使我们初步领略了这些珍贵语言现象的奇特而精妙的结构面貌，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更广的启发和思索。同时，面对这些不同常规的奇特的语言现象，为了能够深入了解它，不能不探索和采取特殊的方法；并且随着对这些现象的逐步了解，逐步修正和完善着这些方法。这样，不仅是这些方法使我们更加了解了对象，而且实际上，也正是这些语言事实，教会了我们了解它们的方法。

这些方法，主要有结构/要素二分的分析方法，异源结构语言的判定分析方法，以及混合语历时形成机制的新模式，和在分析历时机制时综合采用的各种方法等等。这些方法在前文已经有相应的界说，这些方法的科学性，自然还有待方家进一步评判和更多事实的检验。但是无论如何。在论述即将结束的时候，有必要对这些方法略加小结。

（一）结构/要素二分的系统分析方法

结构/要素二分的系统分析方法，是我们在深入调查分析倒话这一奇特语言现象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一种相当有效的方法。倒话现象的异源性、异源成分在新语言中的分布与系统的结构和要素的密切联系，使得我们不能不采用结构/要素二分的分析方法。

这种方法，首先是十分注重语言的系统性，把语言以及语言这一大系统下的各种层次层面都看作不同层级的子系统。其次，在每一个子系统中，考察系统的结构和要素是否有接近不同语言的倾向。第三，考察是否接近某一语言的标准，是看相应系统的

核心部分是否倾向这一语言。例如，在词汇系统中，考察是否越核心的词汇越是倾向于这一语言。第四，结构和要素的分野，并非两者机械的划分，而是体现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往往是以一种分“阶”的、有层次的渐变趋势。

结构/要素的二分实际上也就是组合结构和聚合结构的分野。系统的要素也有自己的结构，也就是聚合结构。因此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语音系统来说音系格局（元音格局、辅音格局等）不属于结构范畴而是要素范畴，或者说属于聚合结构而不是组合结构；语音结构也就不完全等于音节结构。

本研究中，通过这一分析方法，理出了倒话这样的混合语言的内在混合层次，同时在其他一些类似的语言现象中，看到了结构异源现象的普遍意义。结构/要素二分的分析方法及这一方法在异源结构语言分析中的有效使用，充分说明异源成分在混合语系统中的结合不仅是系统的、深入的，而且是有机的、有序的。同时也就说明了结构/要素二分的分析方法在语言接触研究中的价值。

（二）倒话的历时机制的解释模式及其综合方法

由于倒话本身历史较新，给我们保存了异源结构面貌的宝贵材料；由于藏语和汉语在语法类型上的巨大差别，又给我们考察不同结构语言相混合的绝佳机会。同时，也就给我们提供了考察两种语言深度接触形成混合语的结果及其机制以及检验相关理论的绝佳机会。

历久以来，混合语言形成的各种理论各具特色。但是只要仔细推敲，就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特点：自觉不自觉地总是以一种源语言为核心解释混合语的形成。往往不是偏向用某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影响，就是偏向于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的借贷；或者总是基于说某一源语言人群的行为为核心。这样，也就不自觉的把源语言中的两种语言放在不同的主次地位上。例如在本书第四

章关于混合语形成理论的回顾一节讨论过，人们解释混合语的两个重要概念借贷和干扰本身就是以一种语言为主的角度观察语言接触。而关于混合语起源的各种具体理论模式，总是循着这种由某一源语言为核心的解释方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简化理论（simplification）和不完全学习理论（imperfect learning），两种理论都与语言习得有关，又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考察混合语的形成。简化理论是以语言习得的目标语使用者简化自身的语言为混合语形成的主要线索，而不完全学习理论则正好是从母语对目标语的干扰的角度解释混合语的形成。

直到最近极具影响的托马森（S.G.Thomason, 2001），也是以借贷——极度借贷；干扰——到突然的克里奥耳化两种基本方式解释混合语的形成。自然，借贷和干扰，仍然是从不同的语言为核心来加以解释的。

倒话的存在，反映了两种语言全面接触，进而形成混合语的新的机制。本书对这种机制的解释模式，与前述既有理论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于本书对于倒话形成机制的解释模式，不是基于源语言中的任何一种语言为核心。这里的第一个原则是，“作为结构异源体的混合语，是其异源成分的提供者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然后，又强调“异源成分提供者双方在构造新的语言系统时有不同的运作机制。”（参见第四章）这种“共同作用”的思想，绝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与原有的混合语理论相区别。这种思想首先是由倒话自身的语言特点所决定的。通过对倒话共时面貌的逐步深入了解可以看到，两种源语言在倒话的语言系统中的混合是那样的深入，完全可以说系统的每一个层次层面和每一个要素中，都能够看到两种语言全面整合的信息。这种面貌给我们的第一个感受是，在倒话形成过程中，两种源语言的地位没有主次关系，任何在一种源语言基础上通过另一语言的接触方式形成倒话的解释，都难以揭示两种语言如此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整合。

倒话的形成机制的解释模式同时也吸收了前人有价值的思想。例如在混合语形成过程中对于语言习得性原则的重视；关于混合语可能不经过皮钦语阶段而“突然”形成的思想；关于语言接触的结果和语言之间“类型学距离”的关系等等合理的思想。当然，这种吸收首先是建立在适合倒话的语言事实基础上。

在倒话的形成机制的解释模式中还强调，语言接触中的一种“方向性”因素，决定异源成分在将要形成的新语言中的具体分布指向；而“方向性”为何可以决定混合语的这种异源结构面貌，其客观依据在于语言觉知中的一种“显著性”现象；同时，语言接触可以形成各种“异源结构体”；而是否可以形成作为独立语言的混合语，还取决于语言接触之初的一种“交际压力度”。这样，在倒话所体现的混合语形成机制中，综合采用了以下具体分析方法：

语言接触方向分析；

特定接触方向下的显著性分析；

异源结构指向性分布的“阶”分析；

交际压力度分析。

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可望能够较好地揭示典型的两种语言接触形成的异源结构语言的历时机制。当然，这些方法的设计运用，和对于倒话历时机制的解释是否成功，还有待评判和检验。

附录一

词汇材料

说明：词汇表中词汇的排列，是根据词汇来源的不同，先是来自汉语的词，接着是来自藏语的词，最后还有一些特殊的不知来源的词。来自汉语的词中还包括语素是汉语，但是词的结构方式为藏语式的一些词，这些词在国际音标后将相应的汉语语素作了注释。一些特殊的方言词也尽可能标注了汉字。

1. 来自汉语的词汇

挨打	$\eta\epsilon^2 ta^3$	挨近	$\eta\epsilon^1 do$ (挨到)
矮	$\eta\epsilon^3$	矮子	$\eta\epsilon^3 ko^2 ts_1$
艾灸	$\eta\epsilon^4 t\epsilon o^1$	安排	$\eta\epsilon^1 p\epsilon^2$
安装	$\eta\epsilon^1$	安罪名	$ts'o^4 ta^3$ (错 - 打)
鞍子	$\eta\epsilon^1 ts_1$	按跷 (摔跤)	$\eta\epsilon^4 t\epsilon io^1$
案板	$\eta\epsilon^4 p\epsilon^3$	昂贵	kui^4
熬	ηo^2	傲慢	ηo^4
八	pa^2	八百	$pa^2 p\epsilon^2$
八角 (作料)	$pa^2 ko^2$	八十	$pa^2 \eta_1^2$
八月份	$pa^2 jye^2 fe^2$	拔 (~草)	$t\eta^3 e^3$ (扯)
把 (量词)	pa^3	坝子	$pa^4 ts_1$
爸爸	$pa^2 pa$	掰开	$p\epsilon^3$

白(名词、形容词) pe²
 白菜 pe²tse⁴
 白酒 pe²tɕiu³
 拜年 pe⁴niē²
 斑鸠 pē¹tɕiu¹
 搬 p'ē¹
 板子 pē³tsɿ
 半斤 pe⁴tɕi¹
 半夜 pē⁴je²
 帮助 pɔ¹
 包包 pɔ¹pɔ
 饱 pɔ³
 报应 pɔ⁴ji⁴
 豹子 pɔ⁴tsɿ
 北方 pe²fɔ¹
 背(动词) pe¹
 背(名词) pe⁴
 背后 pe⁴xəu
 被子 pi⁴ke⁴
 辈份 pe⁴fē⁴
 本钱 pē³tɕiē²
 笨 pē⁴
 鼻孔 bi²k'ō³
 鼻涕 pi²tsɿ
 比赛 pi³se⁴
 必须 pi²ey¹
 篾子 pi³tsɿ

白白拉拉 pe²pe²la¹la¹
 白碱 pe²tɕiē³
 摆放 pe³
 扳(动词) pē¹
 搬 pē¹
 板凳 pē³ndē
 办法 pē⁴fa²
 半天 pē⁴t'iē¹
 帮忙 mɔ²pɔ¹(忙-帮)
 膀胱 niɔ⁴p'ɔ¹(尿泡)
 包括 pɔ¹k'ue²
 保佑 pɔ³jiu⁴
 抱(动词) pɔ⁴
 北斗星 pe²təu³tɕi¹
 北京 pe²tɕi¹
 背(名词) pe⁴xī¹(背心)
 背兜 pe⁴təu¹
 背心 pe⁴tɕi
 被子 p'u¹ke⁴(铺盖)
 本来 pē³le
 本事 pē³sɿ
 逼迫 pie¹
 鼻梁 bi²liɔ²ku²(鼻梁骨)
 比如 pi³z'u²
 比试 pi³
 闭嘴 tsui³pa tɕia²dɔ
 (嘴巴夹到)
 边上 piē¹piē¹ʂɔ⁴

边油 piē¹ jiu²
 编织 piē¹
 贬低别人 t'ē² pō³ li
 扁担 piē¹ ndē
 变化 piē⁴
 辩论 piē⁴ lē⁴
 辫子 piē⁴ tsɿ
 骠 piō¹
 表哥 piō³ ko¹
 表妹 piō³ me²
 别 ~ (不要) pē -
 冰 (名词) pī¹
 冰 (形容词) pī¹
 病 (动词) tē² (疼)

 病 (名词) pī⁴
 波浪 po¹ lō²
 波浪 lō² tsɿ (浪子)
 剥离 po²
 伯伯 pe² pe
 薄 po² po² (薄薄)
 跛子 pe¹ tsɿ
 不 pō²

 不肯 kē³ pō² se
 (肯 - 不是)
 不理睬 pō - t'ē³

边缘 piē¹ mbiē (边边)
 鞭子 piē¹ tsɿ
 扁 (形容词) piē³
 便宜 piē¹ ji⁴
 遍 (量词) piē⁴
 辩 (动词) piē⁴
 辫子 mō² kē³ tsɿ
 表弟 piō³ ti⁴
 表姐 piō³ tēie³
 表示 piō³ sɿ
 别人 z'ē² ndz'ia (人家)
 冰 (名词) lī² pī¹ (凌冰)
 冰雹 cye² mi³ tsɿ (雪米子)
 病 (动词) tē² ti tē² lō
 (疼的 - 得了)
 病 (名词) tē² ti (疼的)
 波浪 sɿi³ lō² (水浪)
 玻璃 po¹ li
 脖子 po² tsɿ
 伯母 ta² ma¹ (大妈)
 跛子 be³ tsɿ
 补 pu³
 不甘心 eī¹ pō² kē¹
 (心 - 不甘)
 不恳 pō - kē³

 不理睬 li³ xē⁴ pō - tsu⁴ li
 (理 - 不作理)

不能做	tsu ⁴ pə - te ² (做得 - 不是)	不能做	tsu ⁴ te ² pə ² se
不然 (连词)	pə ² - ʂl	不要	pə - jo ⁴
不要	jo ⁴ pə ² se (要 - 不是)	布	pu ⁴
布料	liɔ ⁴ tsɿ (料子, 专指 现代化纤布料)	布鞋	pu ⁴ xɛ ²
擦拭	ts'a ²	擦桌子	tʂo ² tsɿ ts'a ² (桌子 - 擦)
猜	ts'ɛ ¹	材料	t'ɛ ² liɔ ⁴
裁开	ts'ɛ ²	彩色	t'ɛ ³ se ²
踩	ts'ɛ ³	菜 (蔬~, 饭~)	t'ɛ ⁴
菜刀	ts'ɛ ² to ¹	参加	ts'ɛ ¹ tɕia ¹
苍蝇、蚊子	wɛ ² tsɿ (蚊子)	藏药	tsɔ̄ ⁴ jo ²
藏族	tsɔ̄ ⁴ ʒɛ ² (藏人)	藏族	mɛ ² ndzɿa (蛮家)
藏族	tsɔ̄ ⁴ ts'u ²	操心	ts'ɔ̄ ¹ ɕi ¹
草	ts'ɔ̄ ³	草坪	ts'ɔ̄ ³ pa ² tsi (草坝子)
测量	liɔ ⁴	又又 (图案)	tʂ'a ¹ tʂ'a ¹
杈杈	tʂ'a ¹ tʂ'a (用来挑草的工具)	插	tʂ'a ²
茶	tʂ'a ²	茶壶	tʂ'a ² xu
茶壶	tʂ'a ² fu	茶叶	tʂ'a ² jie
拆 (动词, ~开)	ts'ɛ ²	柴垛	tʂ'ɛ ² lo ⁴ tsɿ (柴垛子)
柴禾	ts'ɛ ² xo ³	掺合	ts'ɛ ¹
掺水	ʂui ³ ts'ɛ ¹ (水 - 掺)	缠绕	tʂ'ɛ ²
产量	tʂɛ ³ liɔ ⁴	铲子	ts'ɛ ³ ts'ɛ ³ (铲铲)
铲子	jiɔ ² ts'ɛ ³ (洋铲)	长 (形容词)	tʂ'ɔ̄ ²
长久	tɕiu ³ tɕiu ³ (久久)	长寿	tʂ'ɔ̄ ² ʂəu ⁴
肠子	tʂ'ɔ̄ ² tsɿ	尝试	ʂ'ɔ̄ ²
尝试	ko ⁴	唱	tʂ'ɔ̄ ⁴

唱歌	jo ¹ jo ¹ tɕɔ ⁴ (歌-唱)	朝拜	tɕɔ ²
吵闹	tɕɔ ³	吵嘴	tɕɔ ³ tsui ³
炒(动词)	tɕɔ ³	车票	tɕe ¹ piɔ ⁴
车子	tɕe ¹ tsɿ	扯	tɕe ³
扯烂	tɕe ³ le ⁴	衬衫	ʃe ¹ tsɿ
称(~重量)	tɕe ¹	称秤	tɕe ⁴ tɕe ¹ (秤~称)
成(动词, ~成)	tɕe ²	成都	tɕe ² tu ¹
秤	tɕe ⁴	秤杆	tɕe ⁴ ke ³
秤盘	tɕe ⁴ pe ²	秤砣	tɕe ⁴ to ²
吃	tɕɿ ²	吃亏	tɕɿ ² kui ¹
吃力	lo ³ xo ³	池塘	ʃui ³ tɔ ² tɔ ¹ (水塘塘)
池塘	ʃui ³ tɔ ² tsɿ(水塘子)	迟到	tɕɿ ² to ⁴
尺(长度单位)	tɕɿ ²	尺子	tɕɿ ² tsɿ
冲(动词)	tɕɔ ¹	虫子	tɕɔ ²
虫子	tɕɔ ² tɕɔ ² (虫虫)	抽拉	tɕəu ¹
抽屈	tɕəu ¹ ti ²	抽屈	tɕəu ¹ tɕəu ¹ (抽抽)
抽烟	jiɛ ¹ tɕəu ¹ (烟-抽)	仇家	tɕəu ² tɕia ¹
仇人	tɕəu ² zɛ ²	绸缎	tuɛ ⁴ tsɿ(缎子)
绸子	tɕəu ² tsɿ	瞅	tɕo ³
臭(形容词)	tɕəu ⁴	臭虫	tɕəu ⁴ ʃe ² (臭虱)
出彩虹	ko ⁴ tɕe ¹ (虹-伸)	出嫁	ki ³ tɕɿ ² tɕe ¹ (给出去)
出来	tɕɿ ² le	出去	tɕɿ ² tɕe ¹
出生(牛)	ɕia ⁴ (下)	出生(牛、羊、猪)	tui ⁴ (退)
出生(人、马)	se ¹ (生)	出生(小鸡)	tɕɿ ² (出)
初八	tɕɿ ¹ pa ²	初二	tɕɿ ¹ ɕe ⁴
初九	tɕɿ ¹ tɕiu ³	初六	tɕɿ ¹ lu ²
初七	tɕɿ ¹ tɕe ¹	初三	tɕɿ ¹ se ¹

初十	tʂu ¹ ʂɿ ²	初四	tʂu ¹ si ⁴
初五	tʂu ¹ wu ³	初一	tʂu ¹ ji ²
锄头	tʂu ² təu	穿	tʂuē ¹
传染	ʒe ³ (惹)	船	tʂuē ²
喘 (动词, ~气)	tʂuē ³	窗子	tʂuō ¹ tsɿ
床	tʂuō ²	床	tʂuō ² p'u ¹ (床铺)
床单	pa ² tē ¹	吹	tʂui ¹
吹火筒	tʂui ¹ xo ³ t'ō ²	吹捧	p'ō ³
锤子	tʂue ² tsɿ	戳	tʂo ²
戳刀	tō ¹ tsɿ tʂo ² (刀子 - 戳)	绰号	wē ³ xo (歪号)
次 (量词)	tsɿ ⁴	刺 (名词, 植物利刺)	tsɿ ² pa
葱	ts'ō ¹ tsɿ	粗	ts'u ¹
醋	ts'u ⁴	村庄	ts'e ¹ tsɿ
村庄	ts'uō ¹ tsɿ	存储	ts'e ²
寸 (量词)	ts'uō ⁴	搓	ts'o ¹
锉 (名词)	ts'o ² tsɿ	错 (动词)	ts'o ⁴
错误	mi - tui ⁴ (没对)	错误	ts'o ⁴ wu
褙裪	ta ² liē ⁴ tsɿ	答应	ta ² ji ⁴
打 (动词)	ta ³	打扮	ta ³ pē
打扮	ke ² ʂɿ tsu ⁴ (格式 - 做, 过于打扮, 含贬义)	打倒 (打翻)	ta ³ tō ⁴
打赌	ta ³ tu ³	打新	p'u ² xē ⁴ tʂe ³ (解 - 扯)
打呵欠	xo ¹ xē ² ta ³ (哈欠 - 打)	打中	tʂo ² (着)
大	ta ⁴	大大的	ta - ta ⁴
大方	ʂe ³ te ² ti (舍得的)	大粪	ta ⁴ fē ⁴
大河	ta ⁴ xo ²	大后天	wē ⁴ xəu ⁴ t'ie ¹ (外后天)

大家	ta ² ndzia	大梁	ta ⁴ liō ²
大门	ta ⁴ mē ²	大孃	ta ² niō ¹
大前天	ʂō ⁴ tciē ² t'iē ¹ (上前天)	大人	ta ⁴ z ₂ ē ²
大水桶	xuō ² t'ō ³ (黄桶)	大腿	ta ⁴ tui ³
代表	tē ² piō ³	带领	ji ³ (引)
带子	tē ⁴ ts ₁	逮住	tē ³
逮住	tē ³ dō (逮到)	戴 (动词)	tē ⁴
戴帽子	mō ⁴ ts ₁ tē ⁴ (帽子 - 戴)	耽搁	tē ¹ ŋgo
胆	tē ³	胆	tē ³ ts ₁
淡 (形容词)	tē ⁴	当兵	tō ¹ pī ¹
挡住	tō ⁴	党员	tō ³ juē ²
刀	tō ¹ ts ₁	刀把	tō ¹ pa ts ₁
刀鞘	qio ⁴ ts ₁ (鞘子)	刀鞘	tō ¹ k'ō ² ts ₁ (刀壳子)
刀刃	tō ¹ k'əu ³ (刀口)	倒 (~水)	tō ⁴
倒 (~下)	tō ³	倒茶	tʂ'a ² tō ⁴ (茶 - 倒)
到达	tō ⁴	道理	tō ⁴ li ³
得到	tē ²	得到	tē ² tō
灯	tē ¹	灯	tē ¹ ŋdz ₂ ē (灯盏)
灯盏	tē ¹ tse ²	等 (动词)	tē ³
邓 (姓氏)	tē ⁴	凳子	tē ⁴ ts ₁
地方	ti ⁴ fō ¹	地基	ti ⁴ tci ¹
地震	ti ⁴ tʂē ³	地震	ti ⁴ tō ⁴ (地动)
弟弟	qō ¹ ndi	第八	ti ⁴ pa ²
第二	ti ⁴ ʔē ⁴	第九	ti ⁴ tciu ³
第六	ti ⁴ lu ²	第七	ti ⁴ tci ²
第三	ti ⁴ sē ¹	第十	ti ⁴ ʂ ₁ ²

第四	ti ⁴ si ⁴	第五	ti ⁴ wu ³
第一	ti ⁴ ji ²	点头 (同意)	lo ³ ko ² tiε ³ (脑壳-点)
电池	tiε ⁴ tʂ ¹	电灯	tiε ⁴ tε ¹
电灯	tiε ⁴ tī ¹	电视	tiε ⁴ ʂi ⁴
电话	tiε ⁴ xua ³	电筒	tiε ⁴ tō ²
电线	tiε ⁴ ciε ⁴	电影	tiε ⁴ ji ³
垫子	tiε ⁴ ts ¹	叼 (~烟)	ɲo ⁴ (拗)
叼 (老鹰~小鸡)	tʂua ¹ (抓)	雕刻	tio ¹
雕刻 (动词)	wa ¹ (挖)	吊 (动词)	tio ⁴
钓 (~鱼)	tio ⁴	钉 (动词)	tī ⁴
钉子	tī ¹ ts ¹	钉子	ji ² tī ¹ (洋钉)
定 (决~)	tī ⁴	丢弃、丢失	tiu ¹
丢失	tio ⁴ (掉)	东	tō ¹
东方	tō ¹ fō ¹	东家	tʂuē ¹ ji ¹ ² nɔdzia
东西	tō ¹ ci ¹	冬天	tō ¹ tīε ¹
	(主人家)		
懂 (动词)	tō ³	动 (动词)	tō ⁴
动 (动词)	nɲiu ⁴ (自动, 动作幅度较小)	冻 (动词)	tō ⁴
斗 (动词, 拼合、对准)	tou ⁴	斗 (容积单位)	pē ¹
陡 (坡~)	tou ³	逗弄	tou ⁴
毒药	tu ²	毒药	lo ⁴ jo ² (闹药)
堵	tu ³	赌咒	tʂou ⁴ tu ³ (咒-赌)
肚脐、脐带	ji ² tε ⁴ ts ¹ (脐带子)	肚子	tu ⁴ ts ¹
渡 (~河)	tu ⁴	端 (动词)	tuε ¹
端正	tuε ¹ nɔdzε	短	tuε ³
断 (动词)	tiε ⁴	缎子	tuε ⁴ ts ¹

锻炼	tuɛ ⁴ ɲiɛ ⁴	堆放	tui ¹
对齐 (动词)	tue ⁴	顿 (量词)	tē ⁴
多	to ¹	多多	to - to ¹
多少	xo ³ to ¹ (好多)	躲藏	ts'ɔ ²
躲藏	tɕɔ ²	躲闪	to ³
舵	to ⁴	鹅	wo ²
蛾	ŋo ² ŋo ³ tsɿ	额头	ŋe ² ləu (额颅)
饿	ŋo ⁴	恩	ŋē ¹
儿媳	ɕi ² fiu - tsɿ	儿女	ʔe ² ŋy ³
儿子	ʔe ² tsɿ	耳环	lō ¹ t'əu tɕ'ue ¹ tsɿ (龙头圈子)
耳屎	ʔe ³ ʂɿ ³	二	ʔe ⁴
二爸 (伯)	ʔe ⁴ pa ²	二百	ʔe ⁴ pe ²
二百二十八	ʔe ⁴ pe ² ʔe ⁴ ʂɿ ² pa ²	二嬢	ʔe ⁴ ŋiɔ ¹
二十	ʔo ⁴ ʂɿ ²	二十二	ʔe ⁴ ʂɿ ² ʔe ⁴
二十三	ʔe ⁴ ʂɿ ² sē ¹	二十四	ʔe ⁴ ʂɿ ² si ⁴
二叔	ʔe ⁴ pa ²	二月份	ʔe ⁴ jye ² fē ²
发财	fa ² ts'e ²	发愁	ts'əu ²
发抖	t'əu ³ t'əu ta ³ (抖抖 - 打)	发髻	mɔ ² ke ³ tsɿ
发困	k'ue ³	发困	fa ² (乏)
罚款	fa ² k'ue ³	翻动	fē ¹
翻过来	fē ¹ ko ² le ²	翻山	ʂe ¹ fē ¹ (山 - 翻)
反过来	fē ³ ko ² le	犯法	fē ⁴ fa ²
饭	fē ⁴	方便	fō ¹ pie ⁴
方形	fō ¹	房顶	fō ² ʂɔ ⁴ (房上)
房间	fō ² tɕ'ue ¹ (房圈)	房梁	liɔ ²
房子	fō ² tsɿ	放 (释 -, ~置)	fō ⁴

放炮	p'ɔ ⁴ fɔ ⁴ (炮-放)	飞	fē ¹
肥	fē ²	肥肉	fē ² zəu
肥皂	fē ² tsɔ ⁴	肥皂	jɔ ² tɕiē ³ (洋碱)
肺	fē ⁴	痲子	tsɔ ¹ tsɿ ³ tsɿ (痲子子)
分 (货币单位)	fē ¹	分家	fē ¹ tɕia ¹
分开	k'ɛ ¹ k'ɛ ¹ tsu ⁴ (开开-做)	分配	fē ¹
分散	fē ¹ sē ⁴	坟墓	fē ² ʂē ¹ (坟山)
坟墓	fē ² jiē ³	粉状物	fē ³ fē (粉粉)
份子	fē ⁴ tsɿ	风	fō ¹
风车	fō ¹ tʂe ¹	风箱	fō ¹ eiɔ ¹
封闭	fō ¹	痲子	fō ¹ tsɿ
蜂刺	tɕiē ⁴ (箭)	蜂箱	ma ² t'ɔ ¹ wo ¹ wo (麻糖窝窝)
缝 (动词, 缝补)	fō ⁴	缝隙	fō ⁴
缝隙	fō ⁴ tsɿ (缝子)	缝隙	fō ⁴ fō (缝缝)
麸子	fuw ¹ tsɿ	福气	fuw ² tɕi
斧头	fuw ³ t'u	腐烂	tʂəu ⁴ (臭)
富裕	fuw ⁴	改 (动词)	ke ³
盖子	ke ⁴ tsɿ	干部	kē ⁴ pu
干活	xo ² lu ⁴ tsu ⁴ (活路-做)	干净	kē ¹ nɔdī
干燥	kē ¹	肝	kē ¹
敢不敢	kē ³ pə ke ⁻³	感冒	liɔ ² pī ⁴ (凉病)
感情	kē ³ tɕi ²	刚才	ts'ɛ ² tɕiɔ ¹
刚好	tɕiɔ ¹ tɕiɔ ¹ (刚刚)	钢	kɔ ¹
高	kɔ ¹	睾丸	luē ³ mi ³ tsɿ (卵米子)
告诉	ʂo ² (说)	告状	kɔ ⁴

疙瘩	ke ² ta	哥哥	ŋe ² ko ³
胳肢窝	tɕia ² wo ¹ ti ⁴ (夹窝底)	鸽子	ko ² tsɿ
割	ko ²	割草	ts'ɔ ³ ko ² (草-割)
歌	ko ¹	隔壁	ke ² pi - tsɿ
个 (量词)	ko ⁴	各家各户	ko ² tɕia ¹ ko ² fu ²
各种	ko ² tɕə ³	各种各样	ka ¹ ŋa ma ¹ ta
根	kē ¹ kē ¹	根	kē ¹ ŋgē
根 (量词)	kē ¹	跟 (连词)	kē ¹ ndɔ (跟到)
跟前	kē ¹ tɕiē ²	跟着	kē ¹ tɔ
更加	kē ⁴ tɕiē ⁴ (更见)	耕地	ti ⁴ tɕ'ɔ ⁴ (地-秒)
耕地 (名词)	ti ⁴	哽住	kē ³
工厂	ko ¹ ts'ɔ ³	工钱	ko ¹ tɕiē ²
工作	ko ¹ ndzo	公黄牛	xuɔ ² ŋiu ²
公家	ko ¹ ŋdzia	公社	ko ¹ ɕe ⁴
功劳	ko ¹ lɔ ²	供养	ko ¹ jiɔ ³
拱 (动词)	ko ³	共产党	ko ⁴ tɕ'ɛ ³ tɔ ³
沟沟	kəu ¹ kəu ¹	狗	kəu ³
狗吠	kəu ³ tɕiɔ ⁴ (狗叫)	狗腿子	kəu ⁴ t'ui ³ tsɿ
姑父	ku ¹ fu	姑娘	ŋy ³ tsɿ
姑妈	ŋiɔ ¹ ŋiɔ ¹ (嬢嬢)	孤儿	ku ¹ ŋe ²
古时候	ku ³ ɕi ² xəu ⁴	骨头	ku ² təu
鼓 (名词)	ku ³	故事	ku ⁴ ɕi ⁴
雇 (动词)	ku ⁴	雇佣工	ɕiɔ ³ wa ² tsɿ (小娃子)
刮	kua ²	寡妇	kua ³ mu ³ tsɿ (有贬义)
卦师	mī ⁴ suē ⁴ z̥ē (命-算-人)	乖	kuē ¹

拐棍	tʂu ³ lu ⁴ kɛ̃ ¹ (柞路杆)	怪	kuɛ ⁴
关 (动词)	kuɛ̃ ¹	关节	kuɛ̃ ¹ tɕie ²
关门	mɛ̃ ² kuɛ̃ ¹ (门-关)	官员	kuɛ̃ ¹ kuɛ̃ ¹
棺材	kuɛ̃ ¹ tsɛ̃ ²	棺材	ʂəu ⁴ mu ² (寿木)
棺材	fɔ̃ ¹ tsɿ (方子)	馆子	kuɛ̃ ³ tsɿ
管 (动词)	kuɛ̃ ³	管子	kuɛ̃ ³ tsɿ
管子	kuɛ̃ ³ ŋguɛ̃ (管管)	惯 (迁就)	kuɛ̃ ⁴
灌 (动词)	kuɛ̃ ⁴	罐子	kuɛ̃ ⁴ ŋguɛ̃ (罐罐)
光	kuɔ̃ ¹	归还	xuɛ̃ ²
规矩	kui ¹ tɕy	鬼	kui ³
柜子	kui ⁴ tsɿ	桂花 (人名)	kui ⁴ xua ¹
跪	kui ⁴	跪下	kui ⁴ dɔ (跪到)
棍棒	kuɛ̃ ⁴	棍棒	pɔ̃ ² mbɔ (棒棒)
锅	ko ¹	锅铲	ko ¹ tʂuɛ̃ ³
锅耳	ko ¹ ʔɛ̃ ³ tsɿ	锅盖	ko ¹ kɛ ⁴
国家	kuɛ ² tɕia ¹	果核	fu ² tsɿ
过去 (动词)	ko ⁴ tɕi ⁴	孩子	wa ² wa (娃娃)
海子 (湖泊)	xɛ ³ tsɿ	害 (动词)	xɛ ⁴ (招致不利后果, 多用于为鬼神降害)
害羞	xɛ ² ɕiu ¹	汉族人	xɛ̃ ⁴ ʒɛ̃ ²
汗	xɛ̃ ⁴	汗毛	xɛ̃ ⁴ mɔ ²
汗衫	xɛ̃ ³ ʂɛ̃ ¹	汗水	xɛ̃ ⁴ ʂui ³
好	xɔ ³	好吃 (东西~)	xɔ ³ tʂɿ ²
好吃 (人~)	xɔ ⁴ tʂɿ ¹ ²	好看	xɔ ³ k'ɛ̃ ⁴
喝	xo ¹	和 (~面)	ʒua ²
和气	xɔ ² tɕi	河	xo ²
河对岸	xo ² la ⁴ ŋɛ̃ ⁴ (河那岸)	河对岸	xo ² tui ⁴ mɛ̃ ² (河对门)

河滩	xo ² pa ⁴ (河坝)	核桃	xε ² t'o
盒子	xo ² xo (盒盒)	黑(名词、形容词)	xε ²
很(副词)	xē ³	很(副词)	xē ³ ti (很地)
很(副词)	tʂa ² ʂɿ (扎实)	恨	xē ⁴
恒心	xē ² ɕi ¹	横蛮	xuē ²
横直	xuē ²	哄(~孩子、~骗)	xō ³
红(名词、形容词)	xō ²	洪水	xō ² ʂui ³
虹	kō ⁴	喉咙	xəu ² lō ¹
猴子	xəu ² tsɿ	吼叫	xəu ³
后颈窝	xəu ² ji ⁴ wo ¹	后天	xəu ² t'iē ¹
后头	xəu ² t'əu	呼喊	xē ³
呼叫	tɕio ⁴	狐狸	fu ² li
胡(姓氏)	xu ²	胡须	fu ² tsɿ (胡子)
湖水	xε ³ tsɿ (海子)	花(名词、形容词)	xua ¹
花椒	xua ¹ tɕio ¹	花蕾	xua ¹ pō ¹ pō (花苞苞)
铧头	xua ² t'əu	滑(动词、形容词)	xua ²
划(动词)	xua ²	划船	tʂ'uē ² xua ² (船-划)
画(动词)	xua ⁴	画片	xua ⁴
怀抱(名词)	xuē ² li (怀里)	怀疑	xuē ² ŋi ²
踝子骨	lo ² si ¹ kue ³ (螺丝拐)	坏(动词)	xuē ⁴ (用于机械出故障)
坏(动词)	lē ⁴ (烂, 用于其他器物损坏)	坏人	xuē ⁴ z'ē ²
欢喜	ɕi ¹ xuē	欢迎	xuē ¹ ji ²
还是(副词)	xuē ² ʂɿ	还是(副词)	xε ² ʂɿ
荒芜	xuō ¹	慌张	xuō ¹
黄(名词、形容词)	xuō ²	黄的	xuō ² ti
黄牛	xuō ² ŋiu ²	黄牛, 种牛	sō ¹ xuō ² ŋiu ² (骚黄牛)
黄色	xuō ² se	谎言	k'o ² tsɿ (壳子)

灰尘	xui ¹	回 (量词)	xui ²
回家	xui ² tɕia ¹	回来	xui ² le
回头	tɔ ⁴ xui ² (倒回)	茴香	xui ² ɕiɔ ¹
昏晕	xue ¹	浑浊	xue ¹
魂魄	xue ²	混 (厮~, ~杂)	xue ⁴
豁嘴	xo ¹ xo (豁豁)	活 (动词、形容词)	xo ²
火	xo ³	火柴	jiɔ ² xo ³ (洋火)
火銃	mɪ ² xo ³ tɕiɔ ¹ (明火枪)	火燎	liɔ ³
火盆	xo ³ p'e ²	火钳	xo ³ tɕ'iɛ ²
火炭	xo ³ t'ɛ ⁴	火塘	tso ⁴ mɛ ² k'əu ³ (灶门口)
火药	xo ³ jiɔ ²	伙伴	p'e ⁴
伙伴	xo ³ dziɛ (伙计)	伙在一起	p'o ²
祸事	xo ⁴ si	机灵	tɕi ¹ li ²
肌肉	tɕi ¹ zəu ⁴	鸡	tɕi ¹
鸡蛋	tɕi ¹ tɕ	鸡冠	tɕi ¹ kuɛ ¹ tsɿ
鸡鸣	tɕi ¹ tɕiɔ ⁴ (鸡叫)	鸡嗦子	tɕi ¹ su ⁴ tsɿ
鸡爪	tɕi ¹ tɕo ² kɛ ³ (鸡脚杆)	积攒	tsɛ ³
急躁	pi ² tɕi ⁴ tuɛ ³ tuɛ ³ (脾气短短)	虻子	tɕi ¹ tsɿ
挤 (动词、形容词)	tɕi ³	脊椎骨	pe ⁴ tɕi ² ku ² (背脊骨)
鹿子	tɕi ¹ tsɿ	计算	suɛ ⁴
记仇	tɕəu ² fɔ ⁴ (仇 - 放)	记号	tɕi ⁴ xɔ ⁴
技术	tɕi ⁴ su ²	继父	xəu ⁴ pa ² (后爸)
继母	xəu ⁴ ma ¹ (后妈)	继续	tɕi ⁴ cy ⁴
加	tɕia ¹	夹袄	tɕia ² tɕia (夹夹)
夹住	tɕia ² tɔ (夹到)	家	tɕia ¹
家里	wu ² t'əu (屋头)	价	tɕia ⁴

架子(搭~;摆~) tɕia⁴tsɿ
 嫁 tɕia⁴
 肩膀 tɕiɛ¹mbō
 减去 tɕiɛ³
 剪刀 tɕiɛ³tō¹
 件(量词) tɕiɛ⁴
 溅 tsiɛ⁴
 姜 tɕiō¹
 讲(动词) tɕiō³
 奖状 tɕiō³ŋdʒuō
 酱油 tɕiō⁴jiu²
 交换 xuɛ⁴
 焦(形容词) tɕiō¹
 角(牛~) kō²ko
 饺子 tɕiō³tsɿ
 脚板 tɕō²pɛ³ɕi¹
 脚后跟 tɕō²xəu⁴kɛ¹
 脚趾头 tɕō²tsɿ³təu
 叫唤 tɕiō⁴xuɛ
 揭开 tɕiɛ²kɛ¹
 街坊 kɛ¹fə
 结巴 tɕiɛ²tsɿ(结子)
 姐姐 ʔɛ²tɕiɛ³
 解开 kɛ³
 借 tɕiɛ⁴
 今天 tɕi¹tɕiɛ¹

假(形容词) tɕia³
 奸 tɕiɛ¹fɛ¹ʂɛ¹(奸翻山,“奸”也许是“尖”,待考)
 捡起 tɕiɛ³
 剪 tɕiɛ³
 简单 tɕiɛ¹ndɛ
 健康 tɕiɛ⁴k'ō¹
 箭 tɕiɛ⁴
 缰绳 tɕiō¹ʂuɛ²
 讲故事 ku⁴ʂɿ⁴pɛ³(故事-摆)
 降神(萨满仪式) kō⁴ʂɛ²
 交付 tɕiō¹
 浇(~水) tō⁴(倒)
 角(货币单位) tɕō²
 狡猾 tɕiō³xua²
 脚 tɕō²kɛ(脚杆)
 脚背 tɕō²pɛ⁴
 脚印 tɕō²ji⁴
 搅拌 tɕiō³
 教(~书) tɕiō¹
 街道 kɛ¹ʂō(街上)
 节气 tɕiɛ²tɕi⁴
 睫毛 jiɛ³mō²(眼毛)
 姐姐 tɕiɛ¹tɕiɛ¹
 解开 kɛ³kɛ¹
 今年 tɕi¹niɛ²
 今天 tɕeyɛ¹tɕiɛ

今晚	tɛi ¹ wɛ ³ ci	斤(量词)	tɛi ¹
金子	tɛi ¹ tsɿ	金属合页	xo ² jie
筋	tɛi ¹	紧(动词)	tɛi ³
紧(形容词)	tɛi ³	劲儿	tɛi ⁴
近	tɛi ⁴	进去	tɛi ⁴ tɛi
经常	tɛi ¹ ʂɔ ²	经幡	tɛi ⁴ pu ⁴ (敬布)
经书	tɛi ¹ ʂu ¹	精神	tɛi ¹ ʂɛ ²
镜子	tɛi ⁴ tsɿ	纠结(名词)	tɛiu ¹ tɛiu tsɿ (纠缠子)
纠(动词)	tɛiu ¹	九	tɛiu ³
九百	tɛiu ³ pe ²	九十	tɛiu ³ ʂɿ ²
九月份	tɛiu ³ jye ² fe ²	韭菜	tɛiu ³ ts'ɛ ⁴
酒	tɛiu ³	酒曲子	tɛ'y ² tsɿ
酒窝儿	tɛi ¹ wo ¹ (鸡窝)	酒糟子	tɛiu ³ tsɔ ¹
旧	tɛiu ⁴	白齿	ta ⁴ jia ² (大牙)
就(副词)	tɛiu ⁴	舅舅	tɛiu ⁴ tɛiu
舅母	tɛiu ² mu ³	居住	tsuo ⁴ (坐)
举	tɛy ³	距离	tɛy ⁴ li
锯子	tɛy ⁴ tsɿ	卷(动词)	tɛuɛ ³
菌子(蘑菇)	tɛy ⁴ tsɿ	开(水烧~)	tɕɔ ³ (涨)
开始	k'ɛ ¹ ʂɿ ³	砍	k'ɛ ³
看	k'ɛ ⁴	看病	pɿ ⁴ k'ɛ ⁴ (病-看)
看法(观看的方式)	k'ɛ ⁴ fa	看法(态度、看法)	k'ɛ ⁴ fa ²
看见	tɛiɛ ⁴	看书	ʂu ¹ k'ɛ ⁴ (书-看)
糠	k'ɔ ¹	考虑	kɔ ³ ly ⁴
烤	k'ɔ ³	靠(动词)	k'ɔ ⁴
棵(量词)	wo ¹	颗(量词)	k'ɔ ³
瞌睡	k'ɔ ² ʂui ¹	磕头	k'ɔ ² t'əu ²
磕头	t'əu ² k'ɔ ² (头-磕)	蝌蚪	ma ¹ ʂɿ ³ k'ɔ ² lo ²

咳嗽	k'e ²		(马屎壳)
可惡	kə ³ wu ⁴		
可憐	tsə ⁴ n̄ie ²	(造孽)	可惜
客气	ke ² tɕi		k'o ⁴ ɕi ²
肯 (动词)	k'e ³		客人
空 (名词、 动词, ~ 闲)	k'o ⁴		啃
抠门儿	k'əu ²		空 (形容词)
口信	k'əu ³ ɕi		k'o ¹
哭	k'u ²		口水
裤裆	k'a ⁴ tɕ ¹	(胯裆)	k'əu ³ ʂui ³
裤子	ɕiə ⁴ ji ¹	(小衣)	扣 (动词)
胯下	k'a ⁴ ti ³ pa	(胯底下)	k'əu ⁴
快 (形容词)	k'ue ⁴		苦
筷子	k'ue ⁴ ts ₁		k'u ³
困难	k'ue ⁴ le ²		裤子
拉	la ¹		k'u ⁴ ts ₁
腊肉	la ² zəu ³		垮
辣	la ²		k'ua ³
癞子	le ⁴ ts ₁		块 (货币单位: 元)
蓝色	le ³ se		k'ue ³
篮子	p'u ² le ² ts ₁	(蒲篮子)	筷筒
懒	le ³		k'ue ⁴ lo ² ts ₁
狼	lɔ ²		(筷笼子)
老 (形容词)	lɔ ³		框框
老幺	lɔ ³ jiə ¹		k'uə ¹ k'uə ¹
老实	lɔ ³ ʂ ₁		困难 (形容词)
老鼠	xə ⁴ ts ₁		lɔ ³ xo ³
			拉屎
			ʂ ₁ ³ wo ¹
			(屎 - 厕)
			腊月
			la ² jye
			来
			le ²
			栏杆
			le ² kə ¹
			篮子
			t'i ² liə ² ts ₁
			(提篮子)
			缆绳
			le ³ ʂue ²
			烂 (动词)
			le ⁴
			捞
			lɔ ¹
			老虎
			lɔ ³ fu ³
			老师
			lɔ ³ s ₁ ¹
			老鼠
			lɔ ³ ʂui ³ ts ₁
			老乡
			lɔ ³ ɕiə ¹

老鹰	lɔ ³ ji ¹	勒 (动词)	le ²
肋骨	le ² pa ¹ ku ² (肋巴骨)	累 (形容词)	fa ² (乏)
冷	le ³	梨子	li ² tsɿ
犁头	li ² t'əu	篱笆	tʂa ² tsɿ (柵子)
李 (姓氏)	li ³	里面	li ³ t'əu (里头)
理睬	li ³	力气	li ² tɕ'i
利息	li ⁴ ɕi ²	镰刀	liɛ ² tɔ ¹
脸	liɛ ³	凉 (形容词)	liɔ ²
凉快	liɔ ² k'ue	粮食	liɔ ² ʂɿ
两个	liɛ ¹ ŋgɔ	两口子	liɛ ¹ k'əu ³ tsɿ
亮 (动词、形容词)	liɔ ⁴	晾干	ʂɛ ⁴ kɛ ¹ (晒干)
猎狗	ŋiɛ ³ ʂɛ ¹ kəu ³ (撵山狗)	吝嗒	k'əu ² (抠)
吝嗒	se ² tɕia ¹ tsɿ (蒿家子)	铃子	li ² tsɿ
零散	sɛ ³	溜 (动词、形容词)	liu ¹
六	lu ²	六百	lu ² pɛ ²
六十	lu ² ʂɿ ²	六月份	lu ² jye ² fɛ ²
龙	lɔ ²	龙门阵	lɔ ² mɛ ² ŋdzɿɛ
胧 (名词)	lɔ ²	笼子	lɔ ² lɔ
聋子	lɔ ¹ tsɿ	拢 (动词, 靠近、到达)	lɔ ³
楼梯	xɛ ⁴ ləu ² t'i (汉 楼梯, 木板做的楼梯)	楼梯	tsɔ ⁴ ləu ² t'i (藏楼梯, 独木做的楼梯)
漏	ləu ⁴	炉子	lu ² tsɿ
卤门	p'a ¹ ku ² (? 骨)	橹	lu ³
鹿子	lu ² tsɿ	滤 (动词)	li ⁴
路	lu ⁴	驴	ly ² ly (驴 ² 驴)
卵子 (擲丸)	luɛ ³ tsɿ	乱 (形容词)	luɛ ⁴

轮子	lɛ ² tsɿ	罗 (姓氏)	lo ²
萝卜	lo ² pu ³	锣	lo ²
笋兜	lo ² tu ¹	骡子	lo ² tsɿ
络腮胡子	lo ² ɤfw ²	搽 (动词)	lo ⁴
妈妈	ma ¹ ma ¹	妈妈	ɤ ² ma (阿妈)
麻 (形容词)	ma ²	麻雀	ma ² tɕiō
麻子	ma ² tsɿ	马	ma ³
马	ɕɛ ¹ k'əu (牲口)	马鞍	ma ³ ŋɛ ¹
马鞭子	ma ³ piɛ ¹ tsɿ	马驹	ma ³ tɕy ¹ ɤ ² tsɿ
马嚼子	ma ³ tɕa ² tsɿ (马驹儿子)	马笼头	ma ³ lō ² təu
马掌	ma ³ tɕsɔ ³	蚂蚁	ma ³ ji ³ tsɿ
骂	ma ⁴	埋 (动词)	mɛ ²
埋怨	juɛ ⁴	买	mɛ ³
买卖	sɛ ¹ ji ² (生意)	麦子	mɛ ² tsɿ
卖	mɛ ⁴	脉搏	mɛ ²
蛮干	mɛ ² kɛ ⁴	蛮家 (指藏民)	mɛ ² tɕia ¹
瞒住	mɛ ² tɔ (瞒到)	满 (形容词)	mɛ ³
慢	mɛ ⁴	忙碌	mɔ ²
毛	mɔ ²	毛病	mɔ ² pɿ ⁴
毛衣	mɔ ² ji ¹	茅厕	mɔ ² si
帽子	mɔ ⁴ tsɿ	没有	mi ² jiu
没有	mi ² ti	没有	mɔ ² te
眉毛	mi ² mɔ	妹妹	mi ² mi
妹妹	mɛ ² me	门	mɛ ²
门坎	mɛ ² kɛ ³	门闩	ɕuɛ ¹ tsɿ
门牙	mɛ ² ji ²	闷 (形容词)	mɛ ⁴
蒙住	mō ²	梦	mō ⁴

谜语	mi ² ɟy ³	密 (形容词)	mi ²
蜜蜂	fɔ ¹ tsɿ	蜜蜂	ma ² tɔ ¹ wɔ ¹ tsɿ (麻糖喻子)
绵羊	miɛ ² ɟiɔ	棉袄	miɛ ² ʔɔ ³ tsɿ
棉布	miɛ ² pu	棉絮	miɛ ² sui ⁴
面粉	miɛ ⁴	面皮	miɛ ⁴ pi ² tsɿ
面状物	miɛ ⁴ miɛ (面面)	瞄准	miɔ ²
蔑条	mi ² t'io	名字	mɿ ² tsɿ
明亮	liɔ ⁴	明年	mɿ ² niɛ ² tsɿ
明天	mɿ ² t'ie ¹	明晚	mɿ ² wɛ ³ ɟi
命令	mɿ ⁴ li ²	摸	mo ¹
馍馍	mo ² mo	模样	ɟiɔ ⁴ tsɿ (样子)
磨 (动词)	mo ²	磨刀石	mo ² tɔ ¹ ʃɿ ²
磨子	mo ⁴ tsɿ	抹 (动词)	ma ²
墨斗	me ² təu ³	母马	mu ³ ma ³
母牛	ne ³ niu ²	母亲	niɔ ² (娘)
母子	niɔ ² mu ³ (娘母)	亩 (面积单位)	mu ³
拇指	ta ⁴ mu ³ tsɿ (大拇指)	木板	pɛ ³ tsɿ (板子)
木耳	ʔɛ ² tsɿ (耳子)	木杆	kɛ ¹ ŋgɛ (杆杆)
木匠	mu ² tɕiɔ ⁴	木瓢	kua ¹ tɔ
木炭	mu ² t'ɛ ⁴	木头	mu ² t'əu
牧场	niui ² tsɿ ³	牧羊	ɟɔ ² tsɿ ³ kɛ ⁴ (羊子-看)
拿	la ²	哪个	le ³ gə
哪里	la ¹ ts'ɛ ²	那边	la ⁴ ŋɛ (那岸)
那个	lɔ ⁴ gə	那家人	le ⁴ tɕia ¹ tsɿ
那时候	le ⁴ ŋɬɛ (那阵)	那种	le ⁴ tsɔ ³
奶牛	ne ³ niui ²	奶酪	ne ³ pi ³ tsɿ

奶水	nɛ ³ tsɿ	男	lɛ ² di (男的)
男阴	tɕ'ɔ ² tɕ'ɔ	男阴	tɕ'iu ²
南	lɛ ²	南瓜	pe ² kua ¹ (南瓜)
难过	lɛ ² ko ⁴	难看	pə - xo ³ kɛ ⁴
挠痒	wa ³ tɕua ¹	脑髓	lo ³ sui ³
闹	lo ⁴	呢子	nɪ ² tsɿ
嫩	lɛ ⁴	能干	lɛ ² kɛ ⁴
泥巴	nɪ ² pa	泥水匠	nɪ ² tɕiɔ ⁴
你	nɪ ³	你俩	nɪ ³ məliɛ ¹ go (你们两个)
你们	nɪ ³ mə	拈阄	pō ² mbō tɕ'əu ¹ (棒棒 - 抽)
年	nɪɛ ²	年轻	nɪɛ ² tɕ'ɿ ¹
念 (~明, ~颂)	nɪɛ ⁴	念经	tɕ'ɿ ¹ nɪɛ ⁴ (经 - 念)
嬢	ʔɛ ² nɪiō	嬢	ʔɛ ³ nɪiō
鸟	tɕ'ɔ ² ʔɛ (雀儿)	鸟	tɕ'ɔ ² tɕ'ɔ (雀雀)
尿	nɪiɔ ⁴	尿布	nɪiɔ ⁴ piɛ ⁴ tsɿ
捏	nɪɛ ²	拧	tɕ'iu ³
凝固	li ²	牛	nɪiu ²
牛軛	tɕ'ia ² tɛ ⁴ (夹担)	牛皮	nɪiu ² pi ²
牛圈	nɪiu ² tɕuɛ ¹	牛肉	nɪiu ² zɔu ⁴
扭转	nɪiu ³	钮扣	k'əu ⁴ tsɿ (扣子)
钮扣	nɪiu ³ tsɿ	浓 (形容词)	lo ²
努力	tsɛ ³ tɕ'ɿ ⁴ (攒劲)	女儿	nɪy ³ tsɿ
女人	nɪy ³ ti	女人	nɪy ³ wa ² tsɿ (女娃子)
女婿	nɪy ³ ɕy ²	女阴	pi ¹
呕吐	t'u ³	趴下	pa ²

爬	pa ¹	爬	pa ²
怕	p'a ⁴	拍打	p'e ²
排队	p'e ² tui ⁴	盘 (动词: 搬动)	p'e ²
胖	p'o ⁴	胖子	p'o ⁴ tsɿ
刨子	p'o ⁴ tsɿ	跑	p'o ³
泡 (动词)	p'o ⁴	泡菜	p'o ⁴ ts'e ⁴
佩服	p'e ⁴ fu ²	喷射	pi'o ¹ (飙)
盆子	p'e ² tsɿ	朋友	p'o ² jiu ³
彭 (姓氏)	p'e ²	棚子	p'o ² tsɿ
蓬蓬	p'o ² p'o	披 (动词)	p'e ¹
皮袄	pi ² o ³ tsɿ	皮肤	pi ² fu
皮球	pi ² t'eiu ²	皮子	pi ² tsɿ
脾气	pi ² t'eɿ	屁	pi ⁴
屁股	kəu ¹ tsɿ	片 (量词)	pi'e ⁴
片开 (动词)	pi'e ³ k'e ¹	偏僻	pi'e ¹
骗 (动词)	pi'e ⁴	骗子	pi'e ⁴ tsɿ
漂亮	pi'o ¹ li'o ⁴	漂亮	xo ³ k'e ⁴ (好看)
瓢 (锅碗 - 盆)	pi'o ² pi'o	拼搏	pi ¹
拼命	mi ⁴ pi ¹ (命 - 拼)	平 (形容词)	pi ²
平均	pi ² t'eɿ ¹ (样样 - 做)	平均	ji'o ⁴ ji'o ⁴ tsu ⁴
凭借	pi ²	苹果	pi ² ko ³
瓶 (量词)	pi ²	瓶塞	tsəu ² tsəu
瓶子	pi ² tsɿ	泼 (动词)	p'o ²
婆婆	ʒe ² p'o (阿婆)	婆婆	p'o ² po (婆婆)
扑 (动词)	pu ²	铺 (动词)	pa ⁴
铺 (名词, 床 -)	pu ¹	菩萨	pu ² sa ¹
七	t'eɿ ²	七百	t'eɿ ² pe ²

七千零六	tɕi ² tɕiɛ ¹ li ² lu ²	七十	tɕi ² sɿ ²
七月份	tɕi ² jyɛ ² fɛ ²	妻子	pa ² mi ¹
欺负	tɕi ¹ fu ²	乞丐	tɕiɔ ² xua ¹ tsɿ(叫化子)
乞丐	tɕɔ ³ k'əu ³ tsɿ(叫化子)	乞讨	tɕɔ ³ k'əu ³ (讨口)
掐	tɕia ²	恰好	tɕia ² tɕia ²
千	tɕiɛ ¹	牵	tɕiɛ ¹
前	tɕiɛ ²	前年	tɕiɛ ² nɛ ²
前天	tɕiɛ ² tɕiɛ ¹	前头	tɕiɛ ² t'əu
钱	tɕiɛ ²	钳子	tɕiɛ ² tsɿ
浅	tɕiɛ ³	枪	tɕiɔ ¹
强	tɕiɔ ²	墙	tɕiɔ ²
抢	tɕiɔ ³	悄悄	tɕiɔ ¹ tɕiɔ ¹
悄悄	tɕiɔ ¹ tɕiɔ ¹ mi ¹ mi ¹	敲门	mɛ ² k'ɔ ¹ (门-敲)
荞麦	tɕiɔ ² tsɿ	切割	tɕiɛ ²
茄子	tɕiɛ ² tsɿ ³	亲家	tɕi ¹ ndzia
亲戚	tɕi ¹ tɕi ²	亲嘴	pɔ ¹ mbɔtsu ⁴
勤快	tɕi ¹ k'ue ⁴	青(形容词)	tɕi ¹
青稞红酒	tɕɔ ⁴ tɕiɔ ³ (冲酒)	轻	tɕi ¹
轻巧	tɕi ¹ tɕiɔ	轻重	ta ¹ tɕɔ ⁴
清澈	tɕi ¹	情况	tɕi ¹ k'ue ⁴
情面	tɕi ¹ mɛ ⁴	晴(形容词)	tɕi ¹
穷	tɕiɔ ²	蚯蚓	tɕy ² sɛ ⁴ tsɿ(蝮蟥子)
求助	tɕiu ²	区(-公所)	tɕy ¹
曲里拐弯	tɕy ² li ³ kue ³ wɛ ¹	蛆	tɕy ¹
取(动词)	tɕy ³	娶亲	tɕi ¹ sɿ ⁴ tsu ⁴ (亲事-做)
去	tɕi ⁴	去年	tso ² nɛ(昨年)
全部	tɕiɛ ² pu	全部	ji ² pa(一把)

犬齿	liɔ ² ja ² (獠牙)	劝	tɕ'ue ⁴
痂子	tɕ'ye ² tsɿ	雀斑	wɛ ² tsɿ ³ ʂɿ ³ (蚊子屎)
雀儿	tɕ'io ² ʔɛ	然后	tse ⁴ (再)
燃烧	z _ɿ ɛ ²	染	z _ɿ ɛ ³
瓢 (瓜~)	z _ɿ ɔ ² z _ɿ ɔ	嚷嚷	tɕ'io ³ xuɛ ⁴ (叫唤)
让	z _ɿ ɔ ³	桡片 (桨)	z _ɿ ɔ ² p'iɛ
热	z _ɿ e ²	热闹	lo ⁴ z _ɿ e ² (闹热)
人	z _ɿ ɛ ²	忍	z _ɿ ɛ ³
认识	z _ɿ ɛ ⁴ to (认道)	认识	z _ɿ ɛ ⁴ ʂɿ ²
日冕	z _ɿ ue ⁴ jiɛ ¹	日子	z _ɿ ɿ ² tsɿ
容易	z _ɿ o ² ji ⁴	融化	xua ⁴
揉	z _ɿ əu ²	肉	z _ɿ əu ⁴
肉馅	z _ɿ ɔ ² z _ɿ ɔ	乳房	ne ³ tsɿ
软	z _ɿ ue ³	软	p'a ¹
软	p'a ¹ xo ²	闰年	z _ɿ ue ⁴ nɛ ²
闰月	z _ɿ ue ⁴ jye ²	润 (形容词)	z _ɿ ue ⁴
撒 (~种)	sa ³	撒尿	nɛio ⁴ wo ¹ (尿-屙)
腮帮	ʔɛ ³ kɛ - tsɿ (耳根子)	三	sɛ ¹
三百	sɛ ¹ pe ²	三楼	sɛ ¹ lɔu ²
三壤	sɛ ¹ nɛio ¹	三十	sɛ ¹ ʂɿ ²
三叔	sɛ ¹ pa	三月份	sɛ ¹ jye ² fɛ ²
伞	sɛ ³	散开	sɛ ⁴ ke ¹
扫地	so ³ ti ⁴	扫帚	so ² pa
嫂子	da ⁴ so ²	嫂子	so ³ so
杀害	ʂa ² (用于人不用于动物)	杀牛	nɛiu ² tse ³ (牛-宰)
杀人	z _ɿ ɛ ² ʂa ² (人-杀)	沙子	ʂa ¹ tsɿ
傻瓜	xa ³ (傻)	傻瓜	kua ¹ (瓜)
傻子	kua ¹ wa ² tsɿ (瓜娃子)	筛子	ʂɛ ¹ tsɿ

晒	ʂɛ ⁴	山	ʂɛ ¹
山歌	jiɔ ¹ jiɔ ¹	山谷	kəu ¹ kəu ¹ (沟沟)
山脚	kəu ¹ ti ³ li (沟底里)	山梁	ʂɛ ¹ liɔ ² tsɿ
山坡	p'o ¹ p'o	山羊	ʂɛ ¹ jiɔ ²
杉木	ʂɛ ¹ mu ³	珊瑚	ʂɛ ¹ xo ²
扇 (动词)	ʂɛ ¹	闪电	xo ³ ʂɛ (火闪)
扇子	ʂɛ ⁴ tsɿ	骗牛	ʂɛ ⁴ ŋiu ²
伤疤	ʔɛ ² ja ¹	伤疤	ʔɛ ² ja ¹ pa ¹ pa
伤疤	ʂɔ ¹ pa ¹	晌午	ʂɔ ¹ wu ⁴
上边	ko ¹ t'əu (高头)	上当	ʂɔ ⁴ tɔ ⁴
上楼	ləu ² ʂɔ tɛi ⁴ (楼上去)	上坡 (名词)	ʂɔ ⁴ p'o ¹ tsɿ
烧	ʂɔ ¹	筲箕	ʂɔ ¹ tɛi ¹
少	ʂɔ ³	梢水	so ⁴ ʂui ³
舌尖	ʂɛ ² tɛiɛ ¹	舌头	ʂɛ ² t'əu
蛇	ʂɛ ²	舍不得	ʂɛ ³ pə ² te ²
麝香	ʂɛ ⁴ ɛiɔ ¹	伸出	tʂɛ ¹
身体	ʂɛ ¹ tsɿ	深	ʂɛ ¹ ʂɛ ¹ (深深)
神仙	ʂɛ ² ɛiɛ ¹	神仙	ʂɛ ²
婶母	tɕəu ⁴ mu (舅母)	婶母	ʂɛ ¹ ʂɛ (婶婶)
肾脏	jiɔ ¹ tsɿ (腰子)	渗 (动词)	ʂɛ ⁴
生长	tʂɔ ³	生活	sɛ ¹ xo ²
生命	mī ⁴	生气	tɕi ⁴ le ² lo (气来了)
声气	ʂɛ ¹ tɕi ²	声音	ʂɛ ¹ ji ¹
绳子	ʂuɛ ² tsɿ	省 (四川~)	sɛ ³
剩	ʂɛ ⁴	尸骨	ku ² ʂɿ ¹
尸首	ʂɿ ¹ ʂu ³ (多用于人)	失魂	xuɛ ² tiɔ ⁴ (魂-掉)
师傅	sɿ ¹ fɯ	虱子	ʂɛ ² tsɿ
施救	tɕiu ⁴	狮子	sɿ ¹ tsɿ

湿 (形容词)	ʂɿ ²	湿润	z ₁ ue ⁴
十	ʂɿ ²	十八	ʂɿ ² pa ²
十二	ʂɿ ² ɤ ⁴	十二 (月期)	tʂu ¹ ʂɿ ² ɤ ⁴
十二月份	ʂɿ ² ɤ ⁴ jye ² fē ²	十分为难	lɔ ³ k'ɔ ² nɛ ² (脑壳-捏)
十九	ʂɿ ² tɕiu ³	十六	ʂɿ ² lu ²
十七	ʂɿ ² tɕi ²	十三	ʂɿ ² sɛ ¹
十四	ʂɿ ² si ⁴	十五	ʂɿ ² wu ³
十一	ʂɿ ² ji ²	十一 (日期)	tʂu ¹ ʂɿ ² ji ¹
十一月份	ʂɿ ² ji ² jye ² fē ²	十月份	ʂɿ ² jye ² fē ²
什么	ha ⁴ tsɿ (啥子)	石灰	ʂɿ ² xui ¹
石匠	ʂɿ ² tɕiɔ ⁴	石阶	ʂɿ ² ti ¹ tsɿ (石梯子)
石头	ʂɿ ² təu	时候	ʂɿ ² xəu ⁴
时间	ʂɿ ² tɕiɛ ¹	食槽 (喂猪狗牛用)	tɕo ² p'ɛ ²
屎	ʂɿ ³	世界	ʂɿ ³ tɕɛ ⁴
事情	ʂɿ ⁴ tɕi ²	是 (动词)	ʂɿ ⁴ (熟知主观情态)
是 (动词)	se ² (客观情态)	是 (动词)	ʂɿ ⁴ se (一般主观情态)
释放	fɔ ⁴	收取	ʂəu ¹
手	ʂəu ³ kɛ	手背	ʂəu ³ pe ²
手表	ʂəu ³ piɔ ³	手劲	ʂəu ³ tɕi ⁴
手套	ʂəu ³ tɔ ⁴ tsɿ	手腕	ʂəu ³ wɛ ³ tsɿ
手心	ʂəu ³ ɕi ¹	手艺	ʂəu ³ nɛ ²
手印	ʂəu ³ ji ⁴	手艺人	ʂəu ³ nɛ ² z ₁ e ²
手指	tʂɿ ³ təu tsɿ (指头子)	手肘	tɔ ⁴ kue ³ tsɿ (倒拐子)
手镯	tʂo ² təu (镯头)	守护	ʂəu ³
受气	tɕi ⁴ ʂəu ⁴ (气-受)	瘦	səu ⁴
瘦肉	səu ³ z ₁ au ⁴	书	ʂu ¹
叔叔	su ² su	梳子	ʂu ¹ tsɿ

输	su ¹	熟(形容词,煮-)	su ²
熟人	su ² z ₄ e ²	树刺	ts ¹ 4
树刺	ts ¹ 4pa	树林	li ² li ² (林林)
树林里	li ² li ² t'au (林林头)	树枝	su ⁴ jia ¹ ts ¹ 1 (树桠枝)
树桩	su ² tsu ⁵ 1	树子	su ⁴ ts ¹
竖立	li ²	数(动词)	su ³
数(名词)	su ⁴	刷(动词)	su ²
刷子	su ² ts ¹	衰败	pe ⁴
甩	su ³	拴	su ³ e ¹
涮(动词)	su ³ e ⁴	双胞胎	su ⁵ 1su ⁵ 1 (双双)
水	su ³	水井	su ³ tc ¹ 1 ts ¹
水渠	su ³ kau ¹ (水沟)	水獭	su ³ t'a ²
水突然漫出	p'u ²	税	su ⁴
睡	su ⁴	吮吸	tcy ¹
顺利	su ³ e ⁴	说(动词)	so ²
说话	xua ⁴ so ² (话-说)	丝绸	ts'au ² ts ¹ (绸子)
私人	s ¹ z ₄ e ²	死	s ¹ 3
四	si ⁴	四百	si ⁴ pe ²
四层	si ⁴ ts'e ²	四季	s ¹ 4ji ²
四千五百	si ⁴ tc ¹ ie ¹ wu ³ pe ²	四十	si ⁴ s ¹ 2
四月份	si ⁴ jye ² fe ²	寺庙	mi ⁵ 4ts ¹ (庙子)
松(形容词)	s ⁵ 1	松木	so ¹ mu ⁴
送	so ⁴	酥油	su ¹ jiu ²
酥油茶	su ¹ jiu ² ts'a ²	塑(动词)	su ⁴
酸	su ³ e ¹	酸菜	su ³ e ¹ ts'e ⁴
蒜	su ³ e ⁴	算卦	kua ⁴ ta ³ (卦-打)
算命	mi ⁴ su ³ e ⁴ (命-算)	算盘	su ³ e ⁴ pe ²
随便(任凭)	su ² pie ⁴	岁(年龄单位)	su ⁴

孙子、孙女	sē ¹ sē ¹	榫头	sē ³ təu
缩小	so ²	锁 (动词、名词)	so ³
他	t'a ¹	他俩	t'a ¹ mə liē ¹ ŋgə (他们两个)
他们	t'a ¹ mə	塔	t'a ² tsɿ
台子	t'e ² tsɿ	台子	t'e ² t'e (台台)
太大	t'e ⁴ ta ⁴	太阳	t'e ⁴ jə
太阳穴	t'e ⁴ jə ² kuō ¹ (太阳光)	态度	t'e ⁴ tu
坛子	t'e ² tsɿ	痰	k'əu ³ t'e ² (口痰)
檀香	t'e ² çai ¹	毯子	t'e ³ tsɿ
汤	tō ¹	堂屋	tō ² wu
堂屋	tso ⁴ tō ² (坐房)	糖	tō ²
糖	ma ² tō	躺下	su ¹ do (睡到)
烫	tō ³	趟 (量词)	tō ⁴
掏	tō ¹	掏出来	tō ¹ tʂ'u ² le
逃跑	tō ²	淘气	tō ² tç'i
讨口	tō ⁴ ku ³	讨人嫌	tō ³ z'e ² çie ²
讨要	jiō ⁴	套 (动词)	tō ⁴
特殊	te ² su ¹	藤藤	t'e ² t'e
藤子	t'e ² tsɿ	踢	t'i ²
提 (动词)	t'i ²	蹄子	t'i ² tsɿ
天	t'iē ¹	天花板	wō ⁴ pē ³ (望板)
天气	t'iē ¹ tç'i	天天	t'iē ¹ t'iē ¹
添加	t'iē ¹	甜 (形容词)	t'iē ²
舔	t'iē ³	挑选	tō ¹
条件	t'io ² tçie ⁴	跳	t'io ⁴
跳舞	wu ³ t'io ⁴ (舞-跳)	跳蚤	ke ² tso ³
铁	t'iē ²	铁铲	jiō ² tçē ³ (洋铲)

铁匠	tʰie ² tɕiɔ ⁴	听 (动词)	tʰi ¹
停 (动词)	tʰi ²	通 (动词, - 过)	tʰo ¹
铜	tʰo ²	铜锅	tʰo ² ko ¹
铜盆	tʰo ² pɛ ²	捅 (动词)	tʰo ³
桶	tʰo ³ tʰo	痛	tʰɛ ² (疼)
偷	tʰəu ¹	头	tʰəu ²
头	lɔ ³ k'o (脑壳)	头发	tʰəu ² fa
头帕	pa ⁴ tsɿ	徒弟	tʰu ² ti
土兵	tʰu ³ bɿ ¹	土钵	po ² po
	(旧时地方 势力的非正规兵士)		
土匪	tʰu ³ fɛ ³	吐	tʰu ³
吐痰	k'əu ³ tʰɛ ² tʰu ³	兔子	tʰu ⁴ tsɿ
	(口痰 - 吐)		
推	ts'əu ¹	腿	tʰui ³ kɛ ³ (腿杆)
腿肚子	tʰo ² tu ³ tsɿ (脚肚子)	退让	zɔ ⁴
吞	tʰɛ ¹	拖	tʰo ¹
脱	tʰo ²	驮 (动词)	tʰo ²
驮子	to ⁴ tsɿ	坨 (量词)	tʰo ²
驮子	tʰo ² pɛ ⁴ tsɿ (驼背子)	瓦	wa ³
袜子	wa ² tsɿ	歪嘴	wɛ ³ tsui ³ pa
外面	wuɛ ⁴ tɕiɛ (外前)	弯刀 (砍柴用)	wuɛ ¹ tɔ ¹
弯曲	wuɛ ¹	豌豆	wuɛ ¹ təu ⁴
完	wuɛ ²	玩耍	ʃua ³
晚饭	ʃɔ ³ wu (晌午)	碗	wuɛ ³
碗柜	wuɛ ³ tɕia ⁴ tsɿ (碗架子)	万	wɛ ⁴
王 (姓氏)	wuɔ ²	忘记	wuɔ ⁴ ndzi
危险	wui ² ɕiɛ ³	微温	wuɛ ¹ wuɛ ¹ tsɿ (温温子)

尾巴	wue ³ pa	尾巴	ji ¹ pa
胃	wui ⁴ tsɿ (人的胃)	胃	tu ³ tsɿ (肚子, 指动物的胃)
喂	wui ⁴	文化	wue ² xua
稳当	wue ³	问 (动词)	wue ⁴
窝子	wo ¹ tsɿ	我	ŋo ³
我俩	ŋo ³ mə liē ¹ ŋə	握手	wo ² ʂəu ³
我们	ŋo ³ mə	握手	ʂəu ³ wo ² (手-握)
乌龟	wu ¹ kui ¹	乌鸦	lo ³ wa ¹ (老鸱)
污垢	kəu ⁴ təia ²	屋里	wu ² təu (屋头)
无眼光	mo ² ŋiē ¹ ʂui ⁴ (莫眼水)	吴 (姓氏)	wu ²
蜈蚣	wu ² kō ¹	舞蹈	wu ³
五	wu ³	五百	wu ³ pe ²
五十	wu ³ ʂɿ ²	五月份	wu ³ jye ² fē ²
午饭	ʔe ⁴ tē (二顿)	雾	tʂo ⁴ tsɿ (罩子)
吸气	xo ¹ təi ⁴ (吸气)	稀	əi ¹
稀饭	əi ¹ fē ²	稀奇	əi ¹ təi ²
熄灭	mie ²	熄灭	əi ²
膝盖	k'e ² əi ¹	膝盖	k'e ² əi ¹ təu
习惯	əi ² kuē ⁴	媳妇	əi ² fu
洗	əi ³	洗锅刷	ʂua ² pa (刷把)
喜爱	ŋe ⁴	喜鹊	əi ³ təi ⁵
戏曲	əi ⁴	细	əi ⁴ əi ⁴ (-di) (细细的)
细碎	sui ⁴ sui ⁴ (-tsɿ) (碎碎子)	瞎 (动词)	əia ²
瞎子	əia ² tsɿ	匣子	əia ² tsɿ
下 (量词)	xa ⁴	下巴	əia ⁴ pa
下来	xa ⁴ le ³	下坡 (名词)	əia ⁴ p'o ¹ tsɿ

下去	xa ⁴ tɕi ³	下午	ɕo ³ wu (晌午)
夏天	ʒe ² tiɛ ¹ (热天)	先	ɕiɛ ¹
掀开	ɕuɛ ¹	闲话	ɕiɛ ² xua ⁴
闲事	ɕiɛ ² sɿ	咸	xɛ ²
现在	ɕiɛ ⁴ ndzɛ	线	ɕiɛ ⁴
陷入	xɛ ⁴	乡 (~政府)	ɕiɔ ¹
相信	ɕiɔ ¹ ɕi	香(名词、形容词)	ɕiɔ ¹
箱子	ɕiɔ ¹ tsɿ	响(动词)	ɕiɔ ³
响亮	ɕiɔ ³	想	ɕiɔ ³
象牙	ɕiɔ ⁴ jia ²	像(动词)	ɕiɔ ⁴
相片	ɕiɔ ⁴	小斧子	ɕiɔ ³ tɔ ¹
小狗	kəu ³ ʔɛ ² tsɿ (狗儿子)	小孩	wa ² wa (娃娃)
小鸡	tɕi ¹ ʔɛ ² tsɿ (鸡儿子)	小看	ɕiɔ ³ k'ɛ ²
小梁 (在柱子 与大梁之间)	kue ³ p'a ² tsɿ	小牛	niu ² ʔɛ ² tsɿ (牛儿子)
小气	ɕiɔ ³ tɕi	小舌	ɕiɔ ³ ʂɛ ² t'əu
小偷	tsue ² wa tsɿ (贼娃子)	小羊羔	jɔ ² ŋɕɛ ʔɛ ² tsɿ (羊羔儿子)
小指	ɕiɔ ³ tsɿ ³ mu	小猪	tʂu ¹ ʔɛ ² tsɿ (猪儿子)
孝道	ɕiɔ ⁴ tɔ ⁴	笑	ɕiɔ ⁴
楔子	ɕiɛ ² tsɿ	鞋	xɛ ² tsɿ
写	ɕiɛ ³	写字	tsɿ ⁴ ɕiɛ ³ (字 - 写)
泻 (~肚子)	la ¹	谢谢	ɕiɛ ⁴ ɕiɛ
谢谢	to ¹ ɕiɛ ⁴ (多谢)	谢谢	la ² we ¹
心	ɕi ¹	心毒	ɕi ¹ tu ² ku ⁴ (心毒鬼)
心慌	ɕi ¹ xuɔ ¹	心里	ɕi ¹ li
心疼	ɕi ¹ tɛ ²	心脏	ɕi ¹
新	ɕi ¹	新鲜	ɕi ¹ ɕiɛ ¹

信函	eĩ ⁴	兴趣	eĩ ⁴ te'y ⁴
星星	eĩ ¹ eĩ ¹	擤 (~鼻涕)	eĩ ³
杏子	xě ⁴ tsɿ	姓	eĩ ⁴
凶 (凶恶、厉害)	eiō ¹	兄弟	eiō ¹ ndi
胸口	eĩ ¹ k'əu ³ tsɿ (胸口子)	熊	eiō ²
熊	lō ³ eiō ²	休息	eiu ¹ ei ²
休息	eiē ² (歇)	修理	eiu ¹
修路	lu ⁴ ei ¹ (路-修)	锈	eiu ⁴
虚 (心~)	ey ¹	畜生	tʂu ² ʂe ¹
畜生	tʂu ² sē	悬 (形容词)	euē ²
悬挂	kua ⁴	旋 (~吃~做)	euē ⁴
旋 (名词, 头~)	euē ²	选择	euē ³
癣	euē ³	靴子	eyē ¹ tsɿ
学生	eo ² sē ¹	学习	eo ² ei
学校	eyē ² t'ō (学堂)	雪	eyē ²
血	eiē ²	熏	euē ¹
压	ɲia ⁴	鸭子	jia ² tsɿ
牙齿	jia ² tsɿ ³	芽	jia ² tsɿ
衙门	jia ² mē	哑巴	jia ¹ pa
烟雾	jiē ¹ tsɿ (烟子)	淹	ŋē ¹
阉割	ʂe ⁴ (阉)	蒿	jiē ¹
严格	ɲiē ²	岩石	ŋe ² tsɿ (岩子)
盐巴	jiē ² pa	颜色	jiē ² se
眼皮	ɲiē ³ p'i ² tsɿ	眼睛	jiē ³ n.dz i
眼珠	jiē ³ tʂu ¹ tsɿ	厌弃	jiē ⁴ t'e ²
雁	ŋe ⁴ wo ²	酩	jiē ⁴ jiē ⁴ di (酩酊的)
燕子	jiē ⁴ tsɿ	秧子	jiō ¹ tsɿ
羊	jiō ² tsɿ	羊圈	jiō ² t'eue ¹

羊肉	jiɔ ² z ₂ əu ⁴	阳山	jiɔ ² ʂe ¹
洋芋 (土豆)	jiɛ ² ji ¹	洋芋 (土豆)	jiɔ ² ji ⁴
痒	jiɔ ³	样式	jiɔ ⁴ ʂi ²
腰	jiɔ ¹ kɛ ³ (腰杆)	邀请	tɕi ¹ ³
窑子 (烧木炭用的)	jiɔ ² tsɿ	摇	jiɔ ²
摇动	jiɔ ²	摇晃	xuɔ ⁴
摇头 (不同意)	lɔ ⁴ k'ɔ ² ʂue ³ (脑壳 - 甩)	咬	n ₂ io ³
药	jo ²	要求	jiɔ ¹ tɕiu
鸱鸢	jiɔ ⁴ tsɿ (鸱子)	爷爷	ʔe ² ji
野狗	tsɔ ⁴ kəu ³	野猪	jiɛ ³ tʂu ¹
叶子	jie ² tsɿ	夜饭	jie ⁴ fɛ ⁴
夜里	he ² lɔ (黑了)	腋下	tɕia ² wo ¹ tsɿ (夹窝子)
一	ji ²	一百	ji ² pe ²
一百二	ji ² pe ² ʔe ⁴	一百零二	ji ² pe ² li ² ʔe ⁴
一百零三	ji ² pe ² li ² sɛ ¹	一百零一	ji ² pe ² li ² ji ²
一百一	ji ² pe ² ji ²	一半	ji ² pe ⁴
一串串	ji ² tʂuɛ ⁴ tʂuɛ ⁴	一撮 (~麦子)	ji ² ts'ɔ ² ts'ɔ
一点点	ji ² tiɛ ³ tiɛ	一点点	ji ² se (一丝)
一点点	ji ² k'ɔ (一颗)	一节、一截	ji ² tɕye ²
一斤	ji ² tɕi ¹	一双	ji ² ʂuɔ ¹
一月份	ji ² jiɛ ² fɛ ²	一阵阵	ji ² tʂɛ ³ tʂɛ
一直	ji ² tsɿ ²	衣服	ji ¹ ʂɔ ² (衣裳)
衣服口袋	χɔ ² po ¹ (荷包)	衣领	li ³ tsɿ
衣袖	ɕiu ⁴ tsɿ (袖子)	姨爹	ji ² tiɛ ¹
姨夫	ji ² fu	姨孃	ji ² n ₂ io ¹
椅子	ji ¹ tsɿ	亿	ji ⁴
阴山	ji ¹ ʂɛ ¹	阴天	ji ¹ tiɛ ¹

银行	jī ² xō ²
银子	jī ² tsɿ
隐藏	tɕiō ²
印板(印刷经文用)	jī ⁴ pē ³
印刷	jī ⁴
应该	ke ¹
鸚鵡	jī ¹ wu ³
迎接	tɕie ²
赢(动词)	jī ²
硬	ŋe ⁴
犹豫	jiu ² jy ⁴
油滑	xua ² (滑)
油腻	ni ⁴
有	jiu ³
又	jiu ⁴
右边	jiu ⁴ piē ¹
幼苗	miō ² miō
鱼	jy ²
鱼钩	jy ² kəu ¹
雨	jy ³
玉米	jy ² mi ³
玉米秸	jy ² mi ³ kē ¹ ŋgē (玉米秆)
冤家	juē ¹ tɕia ¹
原来	juē ² le
原因	juē ² jī ¹
圆圈	tɕ'ue ¹ tɕ'ue ¹ (圈圈)

银腰带(女用)	k'əu ⁴ te ² (扣带)
引入	jī ³
隐瞒	jī ¹ tō (隐道)
印迹	jī ⁴ tsɿ (印子)
应该	jī ² ŋgē
英雄	jī ¹ cō ²
鸚鵡	jī ¹ ŋgō (鸚哥)
萤火虫	liō ⁴ xo ³ tɕō ² (亮火虫)
影子	jī ³ tsɿ
用	jiō ⁴
犹豫	ŋi ² ŋits ¹ t'ɿ ¹ (疑疑迟迟)
油滑	jiu ² (油)
游逛	kuō ⁴
有本事	pē ³ sɿ jiu ³ (本事-有)
右	jiu ⁴
右手	jiu ⁴ səu ³
于是	tse ⁴ (再)
鱼鳔	jy ² ŋiō ² pō (鱼尿泡)
鱼鳃	se ¹
雨停了	jy ³ tɕu ⁴ lō (雨住了)
玉米芭芭	jy ² mi ³ pō ¹ pō ¹
遇见	tɕ'uo ³ tɕie ² (撞见)
冤枉	juē ¹ wō ³
原谅	juē ² liō ⁴
圆	juē ²
远	juē ³

远看	tɕɔ ⁴ (照?)	院子	juɛ ⁴ tsɿ
院子	juɛ ⁴ pa (院坝)	月份	jye ²
月亮	jye ² liɔ	月数	jye ²
岳父、公公	tɛi ¹ je ¹	岳母、婆婆	tɛi ¹ nɿɔ ¹
钥匙	jo ² ɕɿ	运气 (名词)	jy ⁴ tɛi
砸	tɕa ²	栽 (~秧子)	tɕɛ ¹
宰杀	tɕɛ ³	再 (副词)	tɕɛ ⁴
鳌子	tɕɛ ⁴ tsɿ	脏 (形容词)	tsɔ ¹
遭殃	tsɔ ¹ jiɔ ¹	糟蹋	tsɔ ¹ jiɔ ¹
凿	ts'o ²	早饭	tsɔ ³ fɛ ⁴
早上	tsɔ ³ ɕɔ	灶头	tsɔ ⁴ t'əu
责怪	kue ⁴	责任	tɕɛ ² ʒɛ
怎么	tɕa ² gɔ (咋个)	怎么	tɕa ³
曾祖父、	tsu ³ jie ² (祖爷)	曾祖母、	tsu ³ p'o ² (祖婆)
	外曾祖父	外曾祖母	
渣滓	tɕa ¹ tɕa ¹ (渣渣)	闸断	tɕa ⁴
眨 (动词)	tɕa ²	栅栏	tɕa ⁴ tsɿ
炸 (油~)	tɕa ⁴	炸药	tɕa ⁴ jo ²
窄	tɕɛ ²	沾	tɕɛ ¹
粘稠	tɕ'əu ²	占住	tɕɛ ⁴
站	tɕɛ ⁴	蘸 (动词)	tɕɛ ⁴
蘸水	tɕɛ ⁴ ɕui ³	张 (量词)	tɕɔ ¹
张 (姓氏)	tɕɔ ¹	张开	tɕa ¹ k'ɛ ¹
獐子	tɕɔ ¹ tsɿ	樟树	tɕɔ ¹ ɕu ²
涨	tɕɔ ³	涨破	pie ⁴ k'ɛ (憋开)
丈 (长度单位)	tɕɔ ⁴	帐篷	tɕɔ ⁴ p'o ²
账	tɕɔ ⁴	招牌	p'ɛ ² pie
找	tɕɔ ³	照镜子	tɛi ⁴ tsɿ tɕɔ ⁴ (照-镜子)

罩 (动词)	tʂɔ ⁴	这辈子	tʂe ⁴ pe ⁴ tsɿ
这边	tʂe ⁴ tʂe (这岸)	这儿	tʂa ⁴
这个	tʂɔ ² gə	这家人	tse ⁴ tɕia ¹ tsɿ
这时候	tʂe ⁴ ŋdzɛ (这阵)	这种	tʂe ⁴ tʂɔ ³
针	tʂe ¹	真 (形容词)	tʂe ¹
砧板	tse ⁴ pe ³ (菜板)	枕头	tʂe ¹ t'əu
争执	tse ¹	蒸	tʂe ¹
蒸笼	tʂe ¹ lo ²	整	tʂe ³
		(动词, 使吃苦头)	
整齐	tɕi ² tɕi ² (- di) (齐齐的)	整整齐齐	tʂe ³ nɔdzɛ tɕi ² tɕi
正 (副词)	tʂe ⁴	正月	tʂe ¹ jye ²
枝桠	ja ¹ ja ¹	知道	ciə ³ te (晓得)
蜘蛛	tʂe ² tʂu ¹	侄儿	tʂɿ ² e ³ tsɿ
侄女	tʂɿ ² e ³ tsɿ	直 (形容词)	tʂɿ ²
指 (动词)	tʂɿ ³	指甲	tʂɿ ³ tɕia ² tsɿ
质量	tʂɿ ² liə ⁴	中间	tʂɔ ¹ nɔdzɛ
中午	tʂɔ ¹ wu ³	中药	zɿ ¹ jo ²
中指	tʂɔ ¹ tʂɿ ³ mu	钟	tʂɔ ¹
种植	tʂɔ ³	种子	tʂɔ ³ tsɿ
重 (形容词, 轻 ~)	tʂɔ ⁴	周 (姓氏)	tʂəu ¹
皱纹	tsə ⁴ ndə (皱皱)	珠子	tʂu ¹ tʂu ¹
猪	tʂu ¹	猪圈	tʂu ¹ tɕuē ⁴
猪肉	tʂu ¹ zɿəu ⁴	猪种	tɕə ² tʂu (脚猪)
竹节	tʂu ² tɕie ² tsɿ	竹子	tʂu ² tsɿ
主人家	tʂu ³ zɿē ² nɔdzia	主人家	tʂuē ³ ji ² nɔdzia
主任	tʂu ³ zɿē ²	主意	tʂu ³ ji
煮	tʂu ³	柱头	tʂu ⁴ t'u

抓 (动词)	tʂua ¹	瓜子	tʂo ³ tʂo (瓜瓜)
砖	tʂuē ¹	转 (~身)	tʂue ³
转动	tʂuē ⁴	赚 (~钱)	tʂuē ⁴
庄稼	tʂuā ¹ nɔdzia	装入	tʂɔ ¹
壮实	tʂuɔ ⁴	追赶	tsui ¹
追赶	nɛ ³ (撵)	准确	tʂuē ³
捉住	tɛ ³ dɔ (逮到)	桌子	tʂo ² tsɿ
着急	tʂɔ ² tɕi ²	子弹	tsɿ ³ tɛ ⁴
自己	tsɿ ⁴ tɕi ³	自己	tsɿ ² nɔdzia (自家)
自己人	tsɿ ³ tɕie ³ zɛ ²	自行车	tsɿ ³ ɕi ² tʂe
自行车	jɔ ² ma ³ (洋马)	鬃毛	tsɔ ¹
总共	tsɔ ³ kɔ ⁴	走	tsəu ³
租	tsu ¹	足够	kəu ⁴
组	tsu ³	祖父、外祖父	jie ² jie (爷爷)
祖父、外祖父	ʔe ² ji (阿爷)	祖母、外祖母	p'o ² p'o (婆婆)
祖母、外祖母	ʔe ² p'o (阿婆)	祖先	tsu ³ ɕie ¹
嘴巴	tsui ³ pa	嘴唇	tsui ³ pi - tsɿ(嘴皮子)
最	tsui ⁴	最后	tsui ⁴ xəu ⁴
醉	tsui ⁴	尊重	tsɛ ¹ ŋdzɔ
昨天	tsɔ ² tɕi ¹	昨夜	tsɔ ² wɛ ³ ɕi
左	tsɔ ³	左边	tsɔ ³ pi ¹
左手	tsɔ ³ ʂəu ³	做工 (名词)	xo ² lu (活路)
做生意	sɛ ¹ ji ² tsu ⁴ (生意 - 做)	作揖	tsɔ ² jie ⁴
坐	tsɔ ⁴	做	tsu ⁴
做油茶	tʂa ² ta ³ (茶 - 打)		

2. 来自藏语的词汇

be²ɕo³

大瓢

be²be

青蛙

bo ² tɕē ¹	锣	dzæ ² jie ¹	板壁
dzæ ² z ₁ ³ si ¹ ŋgi ¹	白狮子山(神山,	dzæ ² ge ¹	汉族人
-ke ⁴ bu	麻石石村神山, 下同。 大年初一祭祀)	dzæ ² za ¹ ma	汉族姑娘
dz _u ⁴ ti ²	村落名	da ² me ³ f ⁴	放任
dē ² k'a ³	祸害(名词, 专指 病人等因遇到外人 病情忽然加重)	do ² dz _u ³	舞姿
do ² dzi ³ jiō ¹ pē ¹	山羊名字	tʂə ² si ³	舞姿
do ² ts'a ³	细筛子	do ² dzi ³ tœ ³ pa	金刚经
gō ² t'u ³	刺猬	dzi ² bu ³	威风貌
gu ² zī ¹	耕地名	ge ² ja ³	情妇(夫)
ŋæ ² z ₁ ¹	毛织雨衣	gui ² sa ¹	郭萨寺
jiō ¹ se ³ ma	母牛名	ŋgo ² ly ¹	秃顶
jia ¹ ŋiu ²	牦牛	jī ² ndzu ³ wa ²	村落名
ɕī ¹ tō ³	啄木鸟	jia ³ tɕø ¹	夏季法会
ɕu ² ndzo ³	除草松土的木锄	ɕī ⁴	沉溺
ɕu ³ z _u ³	一种草名 (茎干可生吃, 味酸)	ɕə ² mi ⁴ ʔ ⁵ 2	萤火虫
ɕia ¹ mu ²	狗名	ɕi ² sa ¹ ma	寡妇
ɕy ¹ to ¹	固体奶酷	ɕu ¹ pē ³	柏树, 柏叶
za ² ba ¹	桦树	zæ ² da ¹	一种树名
kō ¹ zi ¹	耕地名	k'ō ¹ mpo ³	挎包
kuw ² ɕio ¹	灶塘边的石条	kō ¹ ndō ¹	小腿
kæ ² pi ¹	门楼	kæ ² pa	公牛名字
kæ ³ ndze ¹	新年初一的一种 活动	kuw ³ ŋu ³	山羊名字
k'a ² ji ¹	羊毛绒	ka ² wui ¹	护身符盒

ki ¹ z _i ¹ ku ² z _u ²	大雁	ko ¹ tʂu ⁵ ¹	锅庄舞
ko ¹ to ³ z _u ² ly ²	石磨之上自动进 粮的牛角漏斗	ku ³ dze ¹	项链
ku ³ ku ²	布谷鸟	kua ² tʂa ³	山羊名字
lɔ ² xui ³	村落名	lɛ ³ ŋdz _u ³ s ₁	南真寺（麻子石村民 所供奉的寺院）
lɔ ³ s ₁ ³ ŋɛ ¹	犹豫	la ¹ ma	喇嘛
lō ¹ ta ³	一种经幡	lo ¹ zō ¹	一种银制饰品
mɛ ² z _u ³ pa	吝嗇的人	mɛ ² ni ³	“麻尼”六字真言
mɛ ³ ja ³	孔雀	mɛ ³ tu ³ ɛi ²	村落名
ma ¹ tɕu ³ ka ¹	地名	ma ² ni ³ k'o ¹ lo ¹	手持转经筒
ma ³ z _o ¹	膘肥（牲畜）	ma ³ sɛ ¹	伤疤
ma ³ xo ³	伤疤	mbɔ ² dō ¹	打土块用的木锤
mbe ² tsɔ ³ ŋgu ² z _u ²	莲花生明咒	mbu ² le ²	村落名
mbu ⁴ ko ⁴ z _o ¹	野茧子	mbu ⁴ la ² ko ¹	蜗牛
mbu ⁴ s ₁ ¹ z _o ¹	蝉	mu ² ŋdz _u ³	女活鬼
mu ² ndu ³	单腿跪	nɔ ² z _o ³	唠叨
na ⁴ ly	奶牛名字	ndo ² z _u ¹	多绕寺
ndzu ⁴	深色动物身上的 白色斑点		
nɔ ² ts'e ³ fɔ ⁴	欺负	nɪ ³ na ³ ma	奶牛名字
ŋdz _u ² t'i ¹ la ³ -	“治提拉桑”山	pɔ ¹ sa ¹	耕地名
- zō ¹ ka ¹ bu	（神山，大年十五祭祀）		
pɔ ² tɕo ³	一种大壁柜	pɛ ² do ³	被误伤
pi ¹ mbɔ ³	礼物	pi ² mo ³ z _u ¹ l ²	旁姆林寺
pi ¹ u ³ bɛ	木桩	pa ¹ tɕ ¹	“巴统”（一种刀名）
pa ² mi ¹	妻子	sɔ ¹ dze ¹	烧煨桑时用的酥 油糌粑

sɛ ¹ gɔ ¹	豌豆角	sɔ ² li ¹	笛子
sɔ ⁴ mbe ¹	大铜锅	sɛ ¹ ndzɔ ³	马的名字
sɛ ¹ tu ³	公牛名字	sɪ ³ tsɔ ¹	祭祀用的酥油炒面
sa ³ ŋgi ³	地震	sɛ ¹ ŋdzɛw ³	活鬼
si ¹ si ¹ k'o ² lo ²	鸡、鸟喙子	so ¹ lɛ ³	搅拌茶桶的工具
so ¹ ma ¹	麦秸	tɕø ¹ k'ɔ ¹	经堂
t'ɔ ¹ kɔ ⁴	降神(萨满仪式)	tɕø ¹ lu ³	宗教
t'ɔ ¹ ma	巫师(萨满)	tɕø ¹ tʂu ³	供桌
tʂ'ɛ ² qui ¹	耕地名	tʂ'ɛ ³ mu	奶牛名字
tɕi ⁴	系(动词)	tɔ ² ŋga ¹	狗名
tɕɛ ² dzɔ ³	舔食糌粑	tʂu ² k'ɔ ¹	织布机
tɛ ² mbi ¹	瓶子	t'ɛ ³ ku ³ ti ²	耕地名
t'ɛ ³ pu ³	刘海儿	tʂ'ui ⁴ me	酷似
tu ¹ zɛw ¹	一种陶制茶罐	tɛ ² ɕi ¹	桑树
tɛ ² ly ³ (有贬义)	孤儿	tɛ ³ wu ¹ ɲɛ ² tsɪ	蚱蜢
tɕa ² ndu ¹	茶桶	tʂa ² sɛ ² mo	岩妖
tɕia ² pa	强盗	tɕia ² ts'ɛ ³ k'u ² ma	茶盐口袋
t'o ¹ ɲɛ - gɔ ⁴	托巴寺	tɕø ¹ wo ¹	摇篮
tʂu ² ŋɛ ¹ su ¹ ndɔ ³	村落名	tɕy ¹ lo ³	一种奶酪
ta ¹ ma ¹	杜鹃花	ta ³ sɛ ³ mbu ²	马蜂
ti ³ dza ³	一种柴刀	tɔ ² k'o ¹	转经房
tɔ ⁴	海螺	ts'ø ¹	颜料、染料
tsɔ ¹ ndzɔ ³ pa ³ zɔ ¹	壁虎	ts'ɛ ³	但是
ts'ɛ ³ ne	但是	ts'ɛ ³ zɛ ¹ k'u ² ma	一种盛有食盐引 诱牛羊的小口袋
ts'ɛ ² dɛ	但是	ts'ue ³ tsu ⁴	有分寸
wɛ ² ŋgu ³	猪食槽	wa ² zia ³	狐皮帽子
wa ² sa ¹	一种树名	wu ¹ sɪ ³ pa	乌斯巴(一种刀名)

wu ³ lu ¹ fui ²	猫头鹰	zɔ ² mbo ³	人名
z _u e ² dzɛ ³ tsu ²	将羊群分流	z _u e ² tse ³	羊毛
ʔe ³ ni ¹ ka ³ mu	尼姑	ʔe ² ko ¹ ni ² u ²	犏牛二代仔
ʔe ² mba ¹ dzia ²	村落名	ʔe ² pe ³ dzia ²	村落名
ʔe ³ ndzɔ ³ tu	公牛名字	ʔe ¹ ni ² u ³ z _u e ² ni ² u ³	“阿尼热尼”山 (神山, 大年初三祭祀)
ʔe ³ dz _u e ³	母牛名	ʔe ³ dz _u o ²	人名
ʔe ² ji ¹	伤口、伤疤	ʔe ¹ pi ¹	奶酪
ʔa ¹ t ^o 3z _u u ² ly ²	腓骨	ʔo ¹ ko ²	灌顶式

3. 几个特殊词汇 (这些词的确切来源, 尚待进一步考证)

lu ⁴ lu	炒麦粒 (一种零食)	mei ² ts ₁ lu ⁴ lu	炒麦粒
ji ^o 1 ji ^o 1	山歌	tɛ ² po ³ li	贬低别人
z _u ɛ ⁴ ji ^ɛ 1	日冕	kue ³ pa ² ts ₁	柱头与大梁间的小梁

附录二

长篇语料

由于倒话的特殊性质，在逐词标记汉语的时候，有汉字的音节尽量注出汉字，当意义与汉字的意义有出入的时候，用小字加注。一些语法标志，虽然语音形式上来自汉语，但是功能与汉语相应词或语素是不一样的（如“是”、“有”、“了是”等等），在第一篇语料中，这些语法标志写出汉字，并加上括号和简要加注语法功能；从第二篇开始，语法功能标志有汉字的直接标出汉字，不再加注。另外，声调除了在人名称呼、牲畜名等等专名中标注实际读法外，其余各处注的是本调，未注变调；语法功能标志的声调是随着中心词声调的不同而不同，视作轻声，不标。特予说明。

1. 手艺人的故事

ji³tɕiē² ji³tɕiē² sɛ³ lɛ⁴ŋdzɛ lɛ⁴ŋdzɛ di ku⁴ʂɿ go jiu³
以前 以前 (特别) 那阵 那阵 的故事 个 有
li. liɛ¹ti²ɕiō¹jiu³ lo sɿ, ji²ko lɛ, ɕiō¹ndi lɛ tɕiu⁴
(哩: 情态) 两 弟兄 有 (了是: 体、情态) 一个 呢 兄弟 呢 就
sɛ¹ji² tsu⁴ lo fa²tsɛ²di ʂɿ⁴ sɿ. ʔɛ²ko lɛ tɕiu⁴ mu²tɕiō⁴
生意 做 (了: 连词) 发财 的是 (是: 情态) 阿哥 呢 就 木匠

tsu⁴ lɔ fa² tsɛ² di, ʂəu³ nɛ² zɛ² — ɲo³ mə tʂa⁴ ʂo² lɔ
 做(了:连词)发财的 手艺人 我们这儿说(了:连词)
 ʂəu³ nɛ² tsu⁴ lɔ ʂɿ fa² tsɛ² di ʂɿ⁴ sɿ ɕiō¹ ndi fa² tsɛ²
 手艺 做(了是:连词)发财的是(是:情态)兄弟 发财
 lɔ ʂɿ fɿ² tsɿ ɕiu¹ ɕiō³ lɔ ʂɿ⁴ ɐ-lɔ. fɿ² tsɿ ɕiu¹ lɔ ʂɿ
 (了是:连词)房子 修 想(了是了:情态)房子 修(了是:连词)
 tse⁴ mu² tɕiō⁴ jo⁴ li ʂo² lɔ sɿ. mu² tɕiō⁴ lɛ xɔ³ di gɔ
 再 木匠 要(哩:情态)说(了是:体、情态)木匠 呢好的个
 tʂɔ³ ɕiō³ lɔ sɿ. tse⁴ mu² tɕiō⁴ tʂɔ³ lɔ tʂɔ³ tɕi tʂɔ³ lɛ² t'a¹ mə
 找 想(了是:体、情态)再 木匠 找了 找去 找来 他们
 ʔe² kɔ³ di tsui⁴ ʂəu³ nɛ² kɔ¹. tse⁴ t'a¹ mə ki ʔe² kɔ³ tʂɔ³
 阿哥 的 最 手艺 高 再 他们(作格) 阿哥 找到
 tɔ³ lɔ sɿ. tse⁴ ɕiō¹ ndi ki ʔe² kɔ³ ʂɛ tɕiu⁴ sɛ¹ nɛ² lɿ²
 (了是:体、情态)再 兄弟(作格)阿哥(与格) 就 三年零
 tɕi³ kɔ jye² tɕiō tsu⁴ lɔ sɿ. tse⁴ tɕiu⁴ t'a¹ mə tsɿ² dzie
 几个 月(叫:使动态) 做(了是:情态)再 就 他们 自己
 wu² lɿ³ zɛ² de ji⁴ jɔ̄ di tʂɿ². “ɲo³ mə ʔa⁴ tsɿ tʂɿ² lɔ tɕiu⁴ ʔa⁴ tsɿ tʂɿ²,
 屋里人(比格) 一样地 吃. 我们 啥子 吃了 就 啥子 吃
 ji² pa tsɿ² dzie zɛ² sɿ² ma, lɔ² gɔ ʔa⁴ p'a⁴ di jiu³ ne.” ʂo
 全部 自己人 是 嘛 那个 啥 怕的 有 呢 说
 lɔ ʂɿ⁴ ɐ-lɔ. ① ɕiō¹ ndi di ɕie² fu⁴ ki ʂo² lɔ ma “nɿ³ lɔ² mə
 (了是了:体、情态)兄弟 的 媳妇(作格) 说了 嘛 你 那么

① lɔ ʂɿ⁴ ɐ-lɔ (了是 ɐ-了) 和前面各句结尾的 lɔ se (了是) 一样都是表示体和情态的标志。到了此处叙述者将此前的句末的 lɔ se 更换为 lɔ ʂɿ⁴ ɐ-lɔ, 这样便有了一种转述的口吻, 用于讲故事表示所述内容并非自己亲身经历的客观情态。而用 lɔ se (了是) 则表示更有把握一些的一般主观情态。下一篇语料是自己叙述, 就没有本篇故事体的转述情态意味。这些微妙的情态含义对于倒话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用汉语却没法翻译出来。

pɛ-tsu³ pɔ²ʂɿ xɔ³ pə²sɿ, z₂ɛ²ŋdzɿe ʂəu³ŋi²z₂ɛ² sɿ², lə²gə
别做 (不是: 连词) 好 不是 人家 手艺人 是 那个

ʂɛ xɛ²ʂɿ xɔ³tʂɿ² di ji² sɿ ki³”ʂo² lɔ ʂɿ⁴ɛ-lɔ. ɕiɔ¹ ndi ʂo²
(与格) 还是 好吃的 一丝 给 说 (了是了: 体、情态) 兄弟 说

lɔ ma “ʔa⁴ tsɿ xɔ³tʂɿ² di tsu⁴, liɛ¹ ndi² ɕiɔ¹ ma, lə²mə xɔ³tʂɿ² de
了 嘛 啥子 好吃的 做 两弟兄 嘛 那么 好吃 (比格)

pə xɔ³ tʂɿ² di gɔ ɛ⁴tsɿ jiu³ ni, ji²tɕi³ tʂɿ² de p'ɛ⁴ pə²sɿ” ʂo²
不好吃的 个 啥子 有 呢 一起吃 (比格) 怕 不是 说

lɔ ʂɿ⁴ɛ-lɔ. tɕɛ⁴ tɕiu⁴ lə²mə tsu⁴ lɔ ʂɿ⁴ɛ-lɔ. ʔɛ²kɔ³
(了是了: 体、情态) 再 就 那么 做 (了是了: 体、情态) 阿哥

lɔ³xɔ³ sɿ² ma, z₂ɛ²ŋdzɿa pɛ³le ʂəu³ŋi²z₂ɛ² sɿ², la³ tsəu³ lɔ de

苦 是 嘛 人家 本来 手艺人 是哪 走了 (连词, 条件)

sɛ¹xɔ² xɔ³di k'ɛ¹ sɿ² ma. lə²tɕia¹tsɿ la tɕi⁴lɔ tɕiu⁴ tsɿ²tɕie di ɕiɔ¹ndi
生活 好的 开 是 嘛 那家子 那儿 去了 就 自己的 兄弟

ʂɿ⁴ sɿ, tɕɛ⁴tɕiu sɛ¹xɔ² k'ɛ¹di piɛ⁴di lɔ³xɔ³di tsu⁴
是 (是: 情态) 再就 生活 开的 孬的 艰苦的 做

lɔ ʂɿ⁴ɛ-lɔ. tsu⁴xəu⁴ ʔɛ²kɔ³ tsəu³di lɛ² k'a ɕiɔ¹ndi ki, t'a¹
(了是了: 体、情态) 最后 阿哥 走的 来 时候 兄弟 (作格) 他

jiu⁴ la¹ la¹ pɔ-fɔ¹piɛ⁴ li, la¹ la¹ sɛ¹ji² tsu⁴lɔ ŋia⁴di jiu³ka¹ʔa ma¹ta
又 哪 哪 不方便 哩 哪 哪 生意 做了 压的 有 各种 各种

tɕi²ʂo²pa²ʂo² tsu⁴ lɔ ʂɿ ʔɛ²kɔ³ ʂɛ kɔ¹tɕi ɛ⁻² di ki³
七 说 八 说 做 (了是: 连词) 阿哥 (与格) 工钱 (复指) 给

lɔ mi ʂɿ⁴ɛ-lɔ. ʔɛ²kɔ³ ki tɕiu⁴ tsu⁴xəu⁴ ji²kɔ mɛ² ʔɛ¹di
了 没 (是了: 体、情态) 阿哥 (作格) 就 最后 一个 门 安的

k'ɔ ʂɿ⁴ɛ-lɔ. lɛ⁴ ʂɿ²xəu⁴ mɛ² təu³tsɿ lə²mə wɔ¹wɔ
时候 (是了: 体、情态) 那 时候 门 斗子 那么 窝窝

wa³jiɔsɿ ma, tsɛ⁴ŋdzɿɛ xɔ²jie⁴ jiu li ma, lɛ ʂɿ²xəu⁴ xɔ²jie⁴
挖 要是 嘛 这阵 活页 有 (哩: 情态) 嘛 那 时候 活页

ts'o²ts₁ ki lə²mə di lu²lu³ go xua¹ lə²ɣ⁴e-lə, tse⁴ ts₁⁴ go
 凿子 (具格) 那么的路子个画 (了是了: 体、情态) 再字个
 ɕie³lə ɬ⁴ lə²mə tsu⁴ lə²ɣ⁴e-lə. lə²gə ts₁⁴ ma tɕiu⁴ "s₁¹fu
 写了放那么做 (了是了: 体、情态) 那个字嘛就师傅
 ɳio⁴wo¹、ɳio⁴wo¹" ʂo² lə ɕie³ lə²ɣ⁴e-lə. tɕə²mə tsu⁴
 尿屙 尿屙说了写 (了是了: 体、情态) 这么做
 lə²ɣ⁴ tse⁴ tsəu³ lə²ɣ⁴e-lə.

(了是: 连词) 再走 (了是了: 体、情态)

ʔe²ko³ tsəu³ di ti⁴ji² wē³ʂə xē²ɣ⁴ ʔe⁴ts₁ wē⁴ti² ge jiu³ lə
 阿哥走的第一晚上还是啥子问题个有了
 mi-ɣ⁴e-lə. di⁴ʔe² wē³ʂə tɕiu⁴ kē¹ɣ⁴ lə²ɣ⁴e-lə.

没是 (了: 体、情态) 第二晚上就开始 (了是了: 体、情态)

ɕio¹ndi ji² ɣui⁴ xa²tɕi⁴ lə tɕiu⁴ "s₁¹fu ɳio⁴wo¹、ɳio⁴wo¹"
 兄弟一睡下去了就师傅尿屙尿屙
 ʂo² lə²ɣ⁴ kua¹t¹ ji²ko lē² lə²ɣ⁴e-lə—mu²təu ki
 说 (了是: 连词) 木瓢一个来 (了是了: 体、情态) 木头 (具格)
 tsu⁴di pi²pi² ʂe "kua¹t¹" ʂo² s₁—wu³ lə²gə ki "s₁¹fu
 做的瓢瓢 (与格) "瓜当" 说是就那个 (作格) 师傅
 ɳio⁴wo¹、ɳio⁴wo¹" ʂo² lə²ɣ⁴e-lə. ɕio¹ndi pu⁴ li ɣui⁴di

尿屙尿屙"说 (了是了: 体、情态) 兄弟铺里睡的
 jiu⁴s₁ ma, ɳio⁴wo¹ ʂo² lə ne pu⁴ li wo¹di ji²ts₁; lə²ge kua¹t¹ tɕə²mə
 有是嘛尿屙说了呢铺里屙的样子那个木瓢这么做
 mo¹ lə ni ʔe⁴ts₁ mo¹ pə²t³ di、ɳiē³ tɕi kē⁴ lə ni jiu⁴la⁴ tɕē¹ de
 摸了呢啥子摸不到的眼睛看了呢又那伸 (连词)
 lē²di lə²mə go ɣ⁴ li ɣ⁴e-lə. ɕio¹ndi ʂe tɕiu⁴ tɕə²mə tsu⁴

来的那么个是 (哩是了: 体、情态) 兄弟 (与格) 就这么做
 lə²ɣ⁴ ji²wē³ʂə ji²wē³ʂə di tɕio ɣui⁴ lə mi²
 (了是: 连词) 一晚上 一晚上地 (叫: 使动态) 睡了没

ʂɿ⁴ɛ-lɔ. ciõ¹ndi di ciẽ²fuw ki ʂo² lɔ ʂɿ “tʂa⁴ nɿ³
是(了: 体、情态) 兄弟的 媳妇(作格) 说(了是: 连词) 这下你
lɔ²mə pe²tsu⁴, ŋo³mə liẽ¹gɔ ji²wẽ³ʂɔ tso² k'ue, pe²t'iẽ¹ nɿ³
那么 别做 我们 两个 一晚上 坐(邀约式) 白天 你
ʂui⁴ de k'o²ʂui¹ xɔ³ di gɔ le²di ʂɿ⁴ ʂo² lɔ ʂɿ⁴ɛ-lɔ.

睡(连词, 假设) 瞌睡 好的 个 来的是 说(了是了: 体、情态)
ts'ɛ³ xe²ʂɿ ci¹ lɔ mi-ʂɿ⁴ ɛ-lɔ, tsa²gɔ tsu⁴lɔ ci¹ lɔ mi² ʂɿ⁴
但 还是 行了 没是(了: 体、情态) 咋个 做了 行了 没是
ɛ-lɔ, ji²ʂui⁴ xa⁴tɛi⁴ lɔ jiõ⁴jiõ di tɛiu⁴le². tsui⁴xəu⁴ pẽ⁴fa²

(了: 体、情态) 一睡 下去了 样样地 就来 最后 办法
mi-jiu³ lɔ ʂɿ tse⁴ tɛiu⁴ kua⁴ ta³ tɛi⁴ lɔ ʂɿ⁴a-lɔ. tse⁴

没有(了是: 连词) 再 就 卦打去(了是了: 体、情态) 再
ciõ¹ndi de ciẽ²fuw liẽ¹gɔ kua⁴ta³ tɛi⁴ lɔ ʂɿ⁴ɛ-lɔ, lɔ²gɔ

兄弟(连词) 媳妇 两个 卦打去(了是了: 体、情态) 那个
ki ʂo² lɔ ʂɿ t'a¹di kua⁴li tɛiu⁴ lɔ²mə di “nɿiõ⁴wo¹、nɿiõ⁴wo¹”

(作格) 说(了是: 连词) 他的 卦里 就 那么的 尿屙 尿屙
so²lɔ le² li ts'e²de, ʔa⁴ tsɿjũe²jĩ¹ ʂɿ⁴ li ma t'a¹ ki

说了来(哩: 情态)(连词, 转折) 啥子 原因 是 哩吗 他(作格)
pə ciõ³ te² li ʂo² lɔ ʂɿ⁴ɛ-lɔ, “tse⁴ nɿ³ mə tsɿ⁴dɛie k'e³k'e

不晓得 哩 说(了是了: 体、情态) 再 你们 自己 另外
mĩ⁴ suẽ⁴zɛ tʂo³tɛi⁴” ʂo² lɔ ʂɿ²ɛ-lɔ. tse⁴ tɛiu⁴ jiu⁴ mĩ⁴ suẽ⁴zɛ

命算人 找去 说(了是了: 体、情态) 再 就 又 命算人
gɔ tʂo³ tɔ³ lɔ ʂɿ⁴ɛ-lɔ. tse⁴ mĩ⁴ suẽ⁴zɛ ki tsa²gɔ tsa²gɔ

个 找到(了是了: 体、情态) 再 命算人(作格) 咋个 咋个
ʂɿ⁴ ʂo² lɔ ʂɿ wɛ⁴ lɔ ʂɿ⁴ɛ-lɔ. ciõ¹ndi ki tɛiu⁴ ʔe²ko³

是 说(了是: 连词) 问(了是了: 体、情态) 兄弟(作格) 就 阿哥
t'a¹ʂɛ mu²tɛiõ⁴ jiu³ lɔ ʂɿ, tse⁴tɛiu⁴ tʂo²mə tsu⁴lɔ lɔ²mə

他(与格) 木匠 有(了是: 体、情态) 再 就 这么 做了 那么

tsu⁴lɔ ʂo² lɔ ʂɿ⁴ɐ-lɔ. le²ge mɿ⁴ suɛ⁴zɛ ki ʂo² lɔ ʂɿ
 做了说 (了是了: 体、情态) 那个 命算人 (作格) 说 (了是: 连词)
 “pi² ɕy¹ ʔe²ko³ le²lɔ tse² ni³ ʂe xo³di tɔ³, pə²ʂɿ ʔe²ko³
 必须 阿哥 来了 才 你 (与格) 好的 到 (不是: 连词) 阿哥
 pə-le²lɔ ni tʂə²gə xe²ʂɿ mɔ² pɿ tʂə³ pə tɔ³, xe²ʂɿ tʰa¹ tɕi³ tɕi²di
 不来了你 这个 还是 毛病 找 不到 还是 他 请 去的
 le²li” ʂo² lɔ ʂɿ⁴ɐ-lɔ, “ni³ tɕi³ tɕi⁴ lɔma tɕiu⁴ sɛ¹gɔ jye² ʔe²ko³
 来哩说 (了是了: 体、情态) 你 请 去了 嘛 就 三个月 阿哥
 ʂe tʂɿ²xɔ³、tso²xɔ³ ʂua³xɔ³, ni³mə liɛ¹gɔ təu¹ tʰa¹ kɛ¹ dɔ piɛ² tɔ tso²
 (与格) 吃好、坐好 要好 你们 两个 都 他 跟到 陪到 坐
 pə²ʂɿ ɕi² pə²ʂɿ. tse⁴ tseu³ k'ɛ³ le ni³ tɕiu⁴ kɔ¹tɕiɛ² zɛ²ndzɿa
 不是 行 不是 再 走 时候 你 就 工钱 人家
 ʂe ki³ wue².” lɔ²mə ʂo² lɔ ʂɿ⁴ɐ-lɔ. “tse⁴ni³ tɕi³ tɕi²di
 (与格) 给完 那么 说 (了是了: 体、情态) 再 你 请 去的
 ʂɿ²xəu⁴ ni³ tɕiu⁴ ʔe²ko³ ji²tɕiɛ⁴ lɔ tɕiu⁴ təu² sɛ¹gɔ k'o⁴.” ʂo²
 时候 你 就 阿哥 一 见 了 就 头 三个 磕 说
 lɔ ʂɿ⁴ɐ-lɔ.

(了是了: 体、情态)

tse⁴ ɕiɔ¹ndi ki ʔe²ko³ tʂə³ tɕi⁴ lɔ ʂɿ⁴ɐ-lɔ. mə² k'ɔ¹
 再 兄弟 (作格) 阿哥 找 去 (了是了: 体、情态) 门敲
 lɔ ʂɿ ji²xə⁴tsɿ tʰa⁴sɔ³ tʂu²le² lɔ ʂɿ⁴ɐ-lɔ, ɕiɔ¹ndi ki
 (了是: 连词) 一下子大嫂 出来 (了是了: 体、情态) 兄弟 (作格)
 tɕiu⁴ ʔe²ko³ ʂɿ⁴li pa ɕiɔ³ lɔ ʂɿ kɛ¹tɔ tɕiu⁴ təu² sɛ¹gɔ k'o⁴
 就 阿哥 是哩吧 想 (了是: 连词) 跟到 就 头 三个 磕
 lɔ ʂɿ⁴ɐ-lɔ. tse⁴ tʰa⁴sɔ³ ki “ni³ tʂa⁴ təu²k'o⁴ lɔ ʂɿ
 (了是了: 体、情态) 再 大嫂 (作格) 你 这儿 头 磕 (了是: 连词)
 xə⁴tsɿ tsu⁴ʂɿ, təu². pɛ-k'o⁴.” ʂo² lɔ ʂɿ⁴ɐ-lɔ. “ʔo pə²ʂɿ、pə²ʂɿ
 啥子 做 是 头 别 磕 说 (了是了: 体、情态) 噢 不是 不是

ni³ ʂe k'o⁴di pə²ʂi¹” ʂo² lo ʂi ʔe²ko³ tʂo³ lo ʂi
 你(与格) 磕的 不是说(了是:连词) 阿哥 找(了是:连词)
 ʔe²ko³ ʂe t'əu sɛ¹go k'o⁴lo ʂi⁴e-lo. tse⁴ ʔe²ko³ ki t'a¹
 阿哥(与格) 头 三个 磕(了是了:体、情态)再 阿哥(作格) 他
 le² k'o⁴ mi³ti t'a¹ tʂe⁴ŋdz, wu²t'əu lo³xo³ li, t'e²iē² jō² di mi³ti, xo²lu
 来空没得他 这阵 屋头 困难哩 钱用的没得活路
 tʂo³t'e⁴ jiō⁴ʂi, lə²mə ʂo² lo ʂi⁴e-lo, eiō¹ndi ki ʂo²
 找去 要是那么说(了是了:体、情态) 兄弟(作格) 说
 lo ʂi ni³le² xa tsu⁴də²ni t'e²iē² t'a¹ t'eiu⁴ ni³ ʂe
 (了是:连词) 你来一下 做(连词,条件) 钱 他就你(与格)
 ki³, ts'ɔ¹ɕi¹ pə-jio⁴. tse⁴ ʔe²ko³ ki ji²ʂi pē³t'e³ di jiō⁴ʂi tsu⁴
 给操心 不要再 阿哥(作格) 一丝 扳起的样子 做
 lo ʂi⁴e-lo. zē²ndzia ʂi⁴ ma, t'a¹ ʂe t'e²iē² t'əu lo²mə tʂe²ʂi
 (了是了:体、情态) 人家 是嘛 他(与格) 前头 那么 扎实
 lo³xo³ di tsu⁴ lo ʂi ʔo. tse⁴ eiō¹ndi ki ʂo² lo ʂi
 吃苦的 做(了是:体、情态) 哟再 兄弟(作格) 说(了是:连词)
 “ni³mə ji²t'eia¹ʂi də le² də, ŋo³mə kē¹t'e²iē² tʂi², tso⁴
 你们 一家子(复指:这) 来(连词,条件) 我们 跟前 吃坐
 də ni³ t'e²iē²ɕie ts'ɔ¹ɕi¹ pə-jio⁴” ʂo² lo ʂi⁴e-lo,
 (连词,条件) 你 钱(些:复数) 操心 不要说(了是了:体、情态)
 “tsu³ k'e³le xe² ni³ ʂe t'eiu⁴ sɛ¹ko jye²di kō¹t'e²iē² ji²t'e⁴i⁴ ki³ wē²” ʂo²
 走时候还你(与格) 就 三个月的工钱 一起给完说
 lo ʂi⁴e-lo. tse⁴ t'eiu⁴ lo²mə tsu⁴ lo ʂi⁴e-lo, ʔe²ko³
 (了是了:体、情态) 再 就 那么 做(了是了:体、情态) 阿哥
 ji²t'eia¹ sɛ¹go jye² t'eio tso⁴, t'eio tʂi² t'eio ʂua³, xe² tsu³ k'e³le
 一家 三个月(使动) 坐(使动) 吃(使动) 要还走时候
 kō¹t'e²iē² ɕie pa³ ki³ lo²mə tsu⁴ lo ʂi⁴e-lo. tse⁴ lo²gə
 工钱(些:复数) 全部给那么做(了是了:体、情态) 再 那个

tō¹ei¹ma bi²ey¹ ʔe²ko³ ki pə-tso³ lo ma tso³ pə-tō³. tse⁴ t'a¹ ʂe
 东西嘛 必须 阿哥 (作格) 不找了吗 找 不到 再 他 (与格)
 lo²mə xo³di tsu⁴ k'e³ te t'a¹ ki tɕiu⁴ lo²gə tō¹ei¹ p'ie³k'e¹. lo² gə lu²lu
 那么 好的 做 时候 他 (作格) 就 那个 东西 片开 那个 路子
 de lo²gə tsɿ⁴ ei³tō¹ ki tɕiu⁴ ji²xa⁴ p'ie³k'e¹ lo ʂɿ⁴e-lo. tse⁴
 和 那个 字 小刀 (具格) 就 一下 片开 (了是了: 体、情态) 再
 tɕiu⁴wē² lo.

就完了

tso²gə ʔe⁴tsɿ ji²si¹ ʂɿ⁴di so²lo, ʂəu³ni²zɕe² ʂe jye²te⁴ pə-te²,
 这个 啥子 意思 是 的 说了 手艺人 (与格) 虐待 不得
 ŋo³mə tsa⁴ di xua⁴ ki so²lo t'e⁴ tso¹t'a² pə-te², zɕe²ndzia ʂe
 我们 这儿 的话 (具格) 说了 太 糟蹋 不得 人家 (与格)
 xo³di tsu⁴ jio⁴sɿ, tse¹ŋdzɔ̄ jio⁴ pə²ʂɿ ʂəu³ni²zɕe² ki juē¹wɔ³
 好的 做 要是 尊重 要 (不是: 连词) 手艺人 (作格) 冤枉
 tse³lo ma tsa²ʂɿ tse³ sɿ so²di le⁴tso³ ji²si¹ ʂɿ⁴ sɿ.
 整了吗 扎实 整 是 说的 那种 意思是 (是: 情态)

译文:

有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有两兄弟，一个呢、弟弟呢是做生意发的财，哥哥呢是做木匠发的财、手艺人——用我们这儿的话来说就是做手艺发的财。弟弟发了财就想修房子了。修房子了就说要找木匠，木匠呢想找个好的。然后就找木匠，找来找去手艺最高的还是他哥哥。于是弟弟就让哥哥做了三年零几个月。然后就给哥哥像自己家里人一样吃饭，“我们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大家都是自己人嘛，那样有什么担心的”。弟弟的媳妇说“你不要那样做，不然不好，人家是手艺人，还是给他一点好吃的。”弟弟说道：“说什么做好吃的！两兄弟嘛，哪有什么好吃的不好吃的，一起吃，不用担心。”于是就这样做了。这样哥哥当然很

苦了，人家本来就是手艺人，到了什么地方，生活是开得很好的。到这家去了，由于是自己的弟弟，生活开得很差、做得（让哥哥）很苦。最后，哥哥走的时候，兄弟又说哪里哪里不方便、哪里哪里做生意资金被压住了之类，七说八说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没有给哥哥工钱。哥哥正在安装最后一道门，那时候的门轴子底下还要挖一个窝窝，现在有合页，那时候没有合页嘛，然后（哥哥）在挖小窝的时候，用凿子画了那么一道路子，还写了字放在那里。那个字嘛写的就是“师傅屙尿、屙尿”。这么做了之后，哥哥就走了。

哥哥走的第一天晚上还没有什么问题。第二天晚上就开始了。弟弟一睡下去的时候，听见“师傅屙尿、屙尿”，同时就有一个“瓜当”伸过来。——用木头做的瓢儿叫做“瓜当”——原来就是那个“瓜当”说的“师傅屙尿、屙尿”。弟弟是在被窝里睡着呢，要说屙尿好像就在被窝里撒尿一样；那个木瓢儿是：这么去摸呢什么也摸不到，用眼睛一看又伸过来的那么个东西。弟弟就这么样整夜整夜地没有睡觉。弟弟的媳妇说：“你别这样，让我们俩一夜都坐起来，你白天睡吧，这样肯定可以睡个好觉”。但是结果还是不行，怎么办都不行。只要一睡下去一样地还是有这样的事。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去占卦。于是弟弟和媳妇两人去占卦，那个卦师说，他的卦里也显出“屙尿、屙尿”，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们自己再去找其他算命的人吧。于是又找到了另外一个算命的人。这个算命的人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弟弟就把如何请哥哥做木匠，又如此这般对待哥哥的事情都说了。那个算命的人说道：“必须有你的哥哥来了你才会好起来，如果哥哥不来，你这个毛病还是找不到，还是得去请他来。”那人说：“你去请哥哥来，让他三个月吃好、睡好、玩好，并且你俩都要陪着他，不然是不行的。而且，哥哥走时要把欠下的工钱全部给完。”又说：“另外，你们去请的时候，你一见到哥哥就磕三个

头。”

于是弟弟就去找哥哥去了，敲门的时候一下子大嫂出来了，弟弟以为是哥哥出来，立即就磕了三个头。于是大嫂说：“你在这儿磕头干什么，别磕头。”“噢，不是，不是给你磕头。”说着弟弟就去找到哥哥磕了三个头。然后，哥哥就说，他没空去，他现在家里很困难、没有钱用，要出去找活儿干。弟弟说，你只要来一下，就给你钱，不用操心。于是哥哥做着有点倨傲的样子，人家也是，在前面吃了那么多的苦头哟。于是弟弟说：“你们一家人尽管都来，到我们这儿尽管吃、住，至于钱，你不用操心。”“而且，走的时候，欠下的三个月工钱一起付清。”于是就这么做了，让哥哥一家三个月吃、住、玩，而且，走的时候把工钱全都付清了。而那个东西嘛必须由哥哥来找，不然是找不到的。当弟弟这么好地待他哥哥的时候，哥哥也就把那个东西削掉了，用小斧子把那个路子和那些字一下子削掉了。然后故事就完了。

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手艺人不可以虐待，用我们这儿的话来说，就是不能太糟蹋，要好好地对待，要尊重的意思。要不然，手艺人如果整你的冤枉的话，是会整得很惨的，是那样的意思。

2. 有关羊的话题

tso²t'iē¹ jiō²ŋge tsɿ kɔ mi-le²e-lɔ, "pe²nē¹" di jiō²ŋge tsɿ
昨天 羊羔儿子 个 没 来了 白脸_{羊的名字} 的 羊羔儿子
tso²t'iē¹ tiɔ⁴ e-lɔ, tɕi¹ t'iē¹ jiō²ŋge tsɿ jī³ de le² pa ei³lɔ, ŋiō²
昨天 掉 了 今天 羊羔儿子 引 (连词) 来 吧 想了 娘
la²tɕe mi-ko⁴tɕi e-lɔ. jiō²ŋge tsɿ mi-tui⁴ kɔ³ tse⁴ ji²ko jye⁴ ts'e
那岸 没 过去 了 羊羔儿子 没退:出生 时候 再 一个 月 大约

wu²li wui⁴lo、ji²ŋge ts₁ x³di k^o tui⁴ ba ei³ lo wui²、wui²lo、
 屋里 喂了羊羔儿子 好的个 退：出生 吧 想了 喂 喂了
 tso²tiē¹ so² k'e ji²ŋge ts₁ mi-le² e-lo. tse⁴ n^oiō² ki tci^o4 xuē lo
 昨天 说 时候 羊羔儿子 没来 了 再 娘（作格） 叫唤 了
 ne³ts₁ d^o n^oiu²?e ts₁ se ki³ lo p^o?s₁ tse⁴ pē⁴fa² mi-ti² li.
 奶子 这 牛儿子（与格） 给了 不是 再 办法 没得 哩

tse⁴ ji²ts₁ di si⁴tē¹ se so² wē² di jiu³ k'e. ji²ts₁ n-dze¹
 再 羊子 的 事情（与格） 说完 的 有（反问） 羊子 人家
 nō²mu³ nō²mu³ pō² lo s₁ se¹sō² tso⁴ li ma. “dze²ma⁴” nō²mu³
 娘母 娘母 朋 了 是 山上 坐 哩 嘛 “佳玛”^{羊的名字} 娘母
 si⁴ko、wu³ko tse² le² li pa. “dze²ma⁴” ji²ŋge ts₁ ko tē¹ n^oiē² jiu⁴
 四个 五个 大约 来 哩 吧 “佳玛” 羊羔儿子 个 今年 又
 jy²mi³ ey²ma wua³ k'o jiu⁴ ji²ŋge ts₁ ti^o4 lo le² di mi-jiu³ lo. tse⁴
 玉米 除草松土 时候 又 羊羔儿子 掉了 来的 没有 了 再
 tse⁴ŋdz⁴e xe² ji²ŋge ts₁ nō²mu³ lu²ko jiu³li. lu²ko se “tē¹ ?e¹to¹”

这阵 还 羊羔儿子 娘母 六个 有 哩 六个（与格） 青耳朵
 di ji²ŋge ts₁ jiu³li, “pe²nē¹” ji²ŋge ts₁ ji² ko ti^o4 e-lo ji²ko di xe²
 的 羊羔儿子 有 哩 “白脸” 羊羔儿子 一个 掉 了 一个 的 还
 jiu³li. —tēiu⁴ lə²mə x³li p^o, so² ei^o4 ji^o4 k'o ?a⁴ts₁ ji²ko³ so² p^o
 有 哩 就 那么 好 哩 不 说 想 要 时候 啥子 一颗 说 不
 to³ li. tse⁴ ji²ts₁ cie n-dze¹ se¹sō² tso⁴ k'o ko²z⁴e nō²mu³ ku^o1s₁ ji²tē¹
 到 哩 再 羊子 些 人家 山上 坐 时候 各人 娘母 光 是 一起
 pō²ndo tso⁴ lo s₁, ko²z⁴e ji²ŋge ts₁ ko²z⁴e jī³, tse⁴ ji²ŋge ts₁ ki
 朋 到 坐 了 是 各人 羊羔儿子 各人 引 再 羊羔儿子（作格）
 ji²ŋge ts₁ jī³ di、ji²ŋge ts₁ ki ji²ŋge ts₁ jī³ di, tēiu⁴ lə²mə di
 羊羔儿子 引 的 羊羔儿子（作格） 羊羔儿子 引 的 就 那么 的
 nō²mu³ ji²ko、liē¹ko、se¹ko、si⁴ko, tēuē²pu tēiu⁴ lə²mə pō²ndo tso⁴s₁.
 娘母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全部 就 那么 朋到 坐 是

tse⁴ jio²ts¹ ji²ko se tciu⁴ jio²ŋge ts¹ ji³ tʂe²pə-j³ tʂe² jiu³s¹.

再 羊子 一个 (与格) 就 羊羔儿子 引成 不引成 有是
ji³ tʂe² so² lo ji⁴pəj⁴ so²s¹, “te⁴tʂe” so²di ji²si. tso²tʂe¹ se
引成 说了 衍不衍 说是 带成 说的 意思 昨天 (位格)
jio²ŋge ts¹ tio⁴di lo²gə se jio²ts¹ xē³ di ji³ tʂe² di mi-jiu³. tse⁴
羊羔儿子 掉的那个 (与格) 羊子 很的 引成的 没有再
“te¹ ʔe¹to¹” se jiu³ s¹ pa, ʔo? tse⁴ “te¹ ʔe¹to¹” lo²gə di
青耳朵 (与格) 有是 吧 是 吧 再 青耳朵 那个的
no²mu³ di no²mu³ tciu⁴ pa², tciu³ko ji²tʂi le²li pa, “pe²ʂe⁴jio²”、
娘母的 娘母 就 八 九个 一起来了吧 白山羊 羊的名字
“kua²tʂa³” ……ji²tʂi. zē² de jio³jio³ di, ʔe²ji, ʔa²p'o tʂu²mbu
“挂叉” 羊的名字 一起 人 (比格) 样样的 阿爷 阿婆 全部
ji²tʂi tso⁴di jiu³s¹. “ku³ŋu³” se¹no²mu³ jiu³ s¹ ma, ji²ko
一起 坐的 有是 “古尼” 羊的名字 三 娘母 有是 嘛 一个
tʂe²tʂe¹ tio⁴lo ma, ma¹tʂu³ka¹ xa³tʂi lo ma, le² di jiu³ li ma
前天 掉了 嘛 “马吉嘎” 地名 下去了 嘛 来的 有 哩 吗
pə-ɕio³te ma, tʂe²tʂe¹ de mi- le², lo²ji¹ ki la²lo ma,
不晓得 嘛 前天 (从格) 没来 老鹰 (作格) 拿了吗
sō¹mu²xo³ti tʂi⁴lo ma, kəu³ ki no³ si³ lo ma, ɕio³te pə²s¹ ma.
松木火地地名 去了 吗 狗 (作格) 咬 死了吗 晓得 不是 嘛
te¹ tʂe¹ji³ nde le² ʔe tsu⁴pa ɕio³ lo ta⁴ jio²ts¹ kē¹ndo mi-tʂi⁴
今天 引 (连词) 来下 做吧 想了 大 羊子 跟到 没去
e-lo ma.

了 嘛

“do²dzi³jio¹pē¹” ts¹t¹ te, xē²s¹ “te¹ ʔe¹to¹” di
“多吉拥培” 羊的名字 放生 是的 还是 青耳朵 的
jio²ŋge ts¹ s¹, “xu²ŋga¹” “te¹ ʔe¹to¹” di jio²ŋge ts¹ di
羊羔儿子 是 “黄嘎” 羊的名字 青耳朵 的 羊羔儿子的

jiō²ŋge tsɿ sɿ² tse⁴ “pe²ŋe⁴jiō²” xe²ŋɿ lə²gə “təi¹ ʔe¹to¹” di jiō²ŋge tsɿ
 羊羔儿子是再白山羊还是那个青耳朵的羊羔儿子
 sɿ², le⁴cie ke¹ŋge ji¹ko ŋiō²mu³ ŋɿ⁴ sɿ. “təi¹ ʔe¹to¹” jiō²tsɿ jye⁴
 是那些根根一个娘母是是青耳朵羊子越
 jie¹li ma. zε² ki tse⁴ te⁴ ʂu tsa³ pə-sue⁴, tʂu²sē ki tci³te⁴
 衍哩嘛人(作格)再代数怎么不算畜生(作格)几代
 pa xe² te⁴ di ŋɿ⁴e-lə ma, si²wu³te² sue⁴ sɿ. tse⁴ jiō²ŋge tsɿ di
 甚至还带的是了嘛四五代算是再羊羔儿子的
 jiō²ŋge tsɿ, tse⁴ ʔe²ji, ʔa²p'io, ʔe²ma, ŋiō¹ŋiō ……jiō² tsɿ cie ʂə
 羊羔儿子再阿爷阿婆阿妈孃孃羊子些(与格)
 ʂo²xua xui pə²sɿ pə²ŋɿ, tci²ue²pu sue⁴ di jiō²tsɿ ŋɿ⁴ sɿ. ŋi³ tē³ji²xa
 说话会不是不然全部算的样子是是你等一下
 tie¹tō² ta³ lə ŋɿ tci²ue⁴li ke⁴tci⁴ ma, tse⁴ ŋiō²mu³wu³ kə jiu³li ma,
 电筒打了是圈里看去嘛再娘母五个有哩嘛
 si⁴ko, lu²ko, ko²zε ko²zε tci²ue²pu tci²ue⁴ lə²mə tsu⁴lə pō² to ʂui⁴di
 四个六个各人各人全部就那么做了朋到睡的
 jiu³ sɿ. tsu³lə ŋiō²mu pō² to ji²tci¹ tsu³ sɿ. xua⁴ ʂo² xui⁴ pə²sɿ pə²ŋɿ
 有是走了娘母朋到一起走是话说会不是不然
 xe²ŋɿ zε² di jiō³ tsɿ ŋɿ⁴sɿ.
 还是人的样子是是

译文:

昨天一个小羊羔没有回来,母羊“白脸”的小羊羔昨天走丢了。今天以为会把小羊羔引来,结果母羊没到昨天去的那边去。小羊羔没有出生前,大约有一个月我们一直在家里喂着母羊,为了生个好的小羊羔,喂呀喂,结果,到了昨天小羊羔就没有回来了。母羊叫唤个不停,于是把她的奶子给了小牛犊,不然没有办法啊。

羊的事情哪里说得完呢，人家羊儿们一对母子一对母子地合伙结伴留在山上。“佳玛”母子大约都要有四五个吧。在今年玉米除草松土的时候，“佳玛”的一个小羊羔又丢失了没有回来。那么现在还有六对母子。六个羊羔中，有“青耳朵”的一个小羊羔。“白脸”的一个小羊羔弄丢了，一个还在。——我这样讲好不好？想要说的时候，一点也说不上来。

另外，人家羊儿们留在山上的时候，都是各个母子结伴在一起活动，自己的孩子自己带着，而且，孩子又带着孩子、孩子的孩子带着孩子，就那样，一连串的母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全部就那样各自聚集在一起。

对于一个羊来说，还有产仔能否“引成”的不同。所谓能否“引成”，就是“衍不衍”，是能否“成活”的意思。昨天丢掉小羊羔的那只羊，本来就不是很能带活小羊。可是“青耳朵”就很能带活。那个“青耳朵”和后代，包括“白山羊”、“挂叉”一共大约有八九个吧。就和人一样，阿爷、阿婆和后代全部生活在一起。母羊“古尼”共有三母子，一个前天弄丢了嘛，是不是到“马吉嘎”地方去了、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从前天起就没有回来过，不知道是不是被老鹰捉去了，是不是到“松木火地”去了、是不是被狗咬了。本来希望今天能够给母羊引回来，可是看来没有能和大羊们走到一起。

“多吉拥培”是被放生的羊，也是“青耳朵”的羊羔，“黄嘎”是“青耳朵”的羊羔的羊羔。另外，“白山羊”也是那个“青耳朵”的羊羔，那些都是同一个根的母子，“青耳朵”更加能够带活羊羔了。人的几代亲属能不算吗，连畜生到了几代都还带着呢，四五代都是要算的。于是，羊羔的羊羔，阿爷、阿婆、阿妈妈、嬢嬢……羊儿们不会说话，不然，就像是亲戚全都相认一样。你不信等一会儿打手电筒到羊圈去看嘛，不管有母子五个、四个还是六个，全都那样各自分别集中在一起睡觉。走路的时候

jiō²tsɿ “tɕi¹ ʔe¹to¹” ʂo²lɔ ma xē⁴mi² ʂɿ⁴ li pa. tsʻe²ni “do² dʒi³jiō¹pɛ¹”
 羊子 青耳朵 说了吗 汉名是了吧但是 “多吉拥培”
 ʂo²lɔ jiu⁴tsō⁴mī² sɿ², xē⁴mī²、tsō⁴mī² tsē¹tɕi³di ʂɿ⁴ sɿ. kəu³ ʂe
 说了又 藏名是 汉名 藏名 掺起的是是狗 (与格)
 tʂa¹pə²to xē⁴mi² ʂɿ⁴ sɿ. tsō⁴mī² xē²ʂɿ jiu³jiu³li. “hua¹tsʻe²”、“tɕi¹ lɔ²”
 差不多 汉名是是 藏名 还是有有哩 花财 青龙
 ʂo²lɔ xē⁴mi² sɿ², “tɔ²ŋga³”、“cia¹mu²” ʂo²lɔ tsō⁴mī² ʂɿ⁴ sɿ. tʂə⁴liē¹ŋiē²
 说了 汉名是 “荡嘎” “匣木” 说了 藏名是是这 两年
 “pē¹ndze¹” di ɕi²fu² to¹ sɿ² ma, tsɛ⁴ kəu³ ʂe tsō⁴mī² kʻe³di. tsɛ⁴
 “奔孜”_{地名}的 媳妇多是 嘛再 狗 (与格) 藏名 开的再
 “na²ku³” ʂo²lɔ jiu³ li ma, lə²gə tɕiu⁴ tsō⁴、xē⁴ tsē¹tɕi³di sɿ² ma,
 “拿固” 说了有哩 嘛那个就 藏汉 掺起的是 嘛
 “na²” ʂo²lɔ tsō⁴xua² sɿ²ma, xē²di ji²sɿ sɿ²; “ku³” ʂo²lɔ tɕiu⁴ “kəu³”
 “拿” 说了 藏话是 嘛黑的意思是 “固” 说了就 “狗”
 sɿ²ma, ji²tɕi tsu⁴lɔ tɕiu⁴ xē²kəu³ sɿ²ma.

是嘛一起做了就黑狗是嘛

zɕe² mī² tsɿ li³ tɕiu⁴ tsō⁴ mī² jiu³, xē⁴mi² jiu³, tsō⁴、xē⁴
 人 名字里就 藏名有 汉名有 藏汉
 tsē¹tɕi³di xē²ʂɿ jiu³sɿ. “jiō²wō¹ndy” ʂo²di、“tʂə¹do²dʒi³” ʂo²di, tsō⁴mī²、
 掺起的还是有是 “杨汪堆” 说的 “张多吉” 说的 藏名
 xē⁴mī² tsē¹tɕi³ le²di ʂɿ⁴ sɿ ma. tɕiu⁴ lə²gə ŋiu² ʂe tsō⁴mī² pə²ʂɿ
 汉名 掺起来的是是嘛就那个牛 (与格) 藏名 不然
 xē³di xē⁴mi² kʻe¹ɛ-lɔ di mɛ²te ma. ma³ ʂe xē²ʂɿ tsō⁴mī² pə²ʂɿ
 很的 汉名 开了的 没得 嘛马 (与格) 还是 藏名 不是
 mi-di², xē⁴mi² ʔe²tsɿ tɿ¹ tɔ³ mi-kɔ⁴.

没得汉名啥子听到 没过

译文:

所有的牛都各有一个名字。“拥色玛”、“娜倡”、“查姆”、“妮娜玛”、“拉佳玛”，这些是奶牛的名字；对于公牛就取“嘎巴”、“色都”、“叉结”、“阿仔都”那样的名字。牧民们由此去认一个一个的牛，没有计算牛的个数的规矩。我们这儿住在矮山上的人家，牛也就那么几头，奶牛和公牛不够计算头数，一家人只有七八头吧？牧场上有的人家可以拥有一百多头牛，但是全部都是取了名儿由此来识别的。

牛的名字大概全都是藏语名字。“色都”、“佳卧玛”之类全部是藏名，和藏族人取的牛名是一样的。叫做“佳卧玛”的呢，意思就是奶子茶的那个“佳卧（奶茶）”。羊叫做“青耳朵”是汉语名吧，但是叫做“多吉拥培”又是藏语名了，是藏语名字、汉语名字掺合起来的。狗的名字差不多都是汉语名字，但也有藏语名字。叫做“花财”、“青龙”是汉语名字，叫做“荡嘎”、“匡木”则是藏语名字。这两年从“奔孜”村来的媳妇多了，于是给狗取藏语名字的也就多起来了。还有叫做“拿固”的，那就是藏汉合璧的名字。“拿”就是藏语，是黑的意思；“固”就是汉语的“狗”，合起来就是“黑狗”嘛。

人的名字有藏语名，有汉语名，还有藏汉合璧的。叫做“杨汪堆”、“张多吉”就是藏语汉语结合起来的字。惟独就是那些牛，除了藏语名字，没有哪个取了汉语名字的。马也是藏语名字，没有听到过有什么汉语名字的。

4. 背鸡蛋骑马的故事

ji³tɕiɛ² wɔ²nɔdzia di lɔ³təu²tsɿ kə jiu³lɔ ɣɿ⁴e - lɔ, lɔ³təu²tsɿ tɕiu⁴
 以前 王家的 老头子 个 有了 是了 老头子 就
 dzæ²ge¹ kə ɣɿ⁴e-lɔ. tɕe⁴ lə²gə “ʔe²tɕy¹” tɕi¹ɛ tɔ² lɔ ɣɿ mɛ⁴tɕu
 汉人 个 是了 再 那个 二区地名 鸡蛋 驮 了 是 卖处

tɕi²lɔ sɿ. t'a¹di ma³ʂe mi² tsɿ “sɛ¹ndzə” ʂo²li ʂɿ⁴ ɐ-lɔ. tɕi²、
 去了是他的马(与格)名字“森作”马名,音译说哩是了去
 tɕi²、tɕi², la² lə²gə ŋo³mə tɕɛ⁴ŋdzɛ “lɛ³zɿ¹” kɛ¹tɕiɛ² la⁴
 去去那儿那个我们这阵“拉桑”神山名,音译跟前那
 “tsi³k'u²” ʂɛ¹ fɛ¹di k'o ma³ fa² lɔ ʂɿ⁴ ɐ-lɔ, tsəu³ mi tɔ⁴ lɔ ʂɿ⁴ ɐ-lɔ.
 “孜库”山名山翻的时候马乏了是了走没动了是了
 tɕɛ⁴ zɛ²ndzɛ ki tɕi¹tɛ² də t'a¹ tsɿ²ndzɛ pei¹, tɕɛ⁴ jiu⁴ tɕi² lɔ
 再人家(作格)鸡蛋(复指)他自己背再又骑了
 ʂɿ⁴ ɐ-lɔ. ma³ jye² tsəu³ la tɔ⁴. tɕɛ⁴ tɕiu⁴ lɔ³təu²tsɿ ki ʂo² lɔ ʂɿ,
 是了马越更加走哪动再就老头子(作格)说了是
 “ŋo³ di 'sɛ¹ndzə' ʔa, tɕiɛ¹ŋdzɿ mi-ɕi² ɐ-lɔ, tɕi¹tɛ² ni³ ʂe t'o²lɔ
 我的“森作”呀简直没行了鸡蛋你(与格)驮了
 ni³fa², tɕi¹tɛ² ŋo³ pei¹ lɔ ni³ xɛ²ʂɿ fa².”

你乏鸡蛋我背了你还是乏

lə²gə kɛ³tɿ² lə²gə xua² ʂɿ⁴ di mi²jiu, zɛ²ɕie tɕuɛ² lɔ ʂɿ ku⁴si⁴
 那个肯定那个话是的没有人些传了是故事
 lɛ²lɔ sɿ ma, sa³ lə²mə lɔ³tɕi¹ mi²jiu³ di ndza⁴ jiu³ k'o!
 来了是嘛如此地那么脑筋没有的汉人有(反问)

译文:

据说以前王家有一个老头儿。老头是个汉族人。他驮鸡蛋到“二区”地方去卖。他的马的名字叫“森作”。骑着马走呀走呀走，到如今我们的“拉桑”神山附近，要翻过“孜库”山的时候，马给累得走不动了。于是，老头就把鸡蛋背在自己身上，然后又骑上了马。马更加走不动了。于是老头儿说道：“我的‘森作’呀，你简直不行，你来背鸡蛋你觉得累，我来背鸡蛋，你还是累。”

事情肯定不是这样的，是人们传扬出去变成了故事，哪有这

样没有脑筋的汉族人呢!

引用文献目录

A·梅耶 1957《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译),北京:科学出版社。

布和、刘照雄 1982《保安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常新萍 2001《中介语语篇层面上的词汇特征分析》,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6期。

陈原 1998《陈原语言学论著》卷一、卷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陈保亚 1996《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北京:语文出版社。

陈慧媛 1999《关于语言僵化现象起因的理论探讨》,载《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

陈乃雄 1982《五屯话初探》,载《民族语文》第1期。

陈乃雄 1988《五屯话音系》,载《民族语文》第3期。

陈乃雄 1989《五屯话的动词形态》,载《民族语文》第6期。

陈乃雄 1994《保安语及其方言土语》,载《民族语文》第2期。

陈其光 1998《语言调查》,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陈其光 2002《语言间的深层影响》,载《民族语文》第1期。

陈其光、张伟 1988《五色话初探》,载《语言研究》第2期。

戴庆厦 1988《云南蒙古族嘎卓语研究》,载《民族语文》第3期。

戴庆厦、何俊芳 1997《论母语》,载《民族研究》第2期。

戴庆厦、黄布凡、傅爱兰、仁增旺姆、刘菊黄 1991《藏缅语

十五种》北京：燕山出版社。

戴庆厦、袁焱 2002《互补和竞争：语言接触的杠杆——以阿昌语的语言接触为例》，载《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戴维·克里斯特尔 2000《现代语言学词典》（沈家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戴炜栋、牛强 1999《过渡语的石化现象及其教学启示》，载《外语研究》第2期。

Е. В. Головки. 1998 Медиовских алеутов язык (梅特诺的阿留申语) .Эскимосско – алеутские языки (杨爱芬译 2002, 未刊)。

盖兴之 1996《中介语与底层研究的关系》，载《民族语文》第2期。

Ge shi Blo gsal rgyal mtshos (格西·诺萨嘉措) 1988《Reb gong gser ldzongs yul gyi bye brg seng gshod deb ther g – yas bgyil dung gi sgra dbyangs zhesbya ba bzhugs so》(藏文：金色热贡地域的支系桑格雄记录右旋白螺之妙音)，吾屯下寺木刻板，藏历火虎年。

格桑居冕 1985《藏语巴塘话的语音分析》，载《民族语文》第2期。

黄布凡 1994a《藏缅语的情态范畴》，载《藏缅语新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黄布凡 1994b《藏缅语“指代-名”偏正结构语序》，载《藏缅语新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Juha Janhunen. 2001. Typological Inyeraction in Qinghai Ligguistic Complex. Papers on The 34th Conference on Sino – Tibetan Lanugages and Linguistics Oct.2001. 昆明。

姜亚军 2001《克里奥耳语言学述评》，载《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

金鹏 1983《藏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瞿霭堂、劲松 2000《汉藏语言的理论和方法》，北京：中国

藏学出版社。

Keith W. Slater. 2001. Creolization, Borrowing, Bilingual Mixing, and Standardiza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Qinghai - Gansu Sinitic Creole Varieties. Papers on The 34th Conference on Sino - 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Oct. 2001. 昆明。

李葆嘉 2001《理论语言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李葆嘉、张璇 1999《中国混合语现象的研究现状与理论探索》，载《语言研究》第1期。

梁伍镇 2000《论元代汉语〈老乞大〉的语言特点》，载《民族语文》第6期。

林杏光 1999《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北京：语文出版社。

吕必松 1993《论汉语中介语的研究》，载《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吕叔湘 1985《中学教师的语法修养》，载《中学教学语法讲话》，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马月华 1987《基础藏语课本（康方言）》，西南民族学院内部发行。

牟一之、席元麟 1985《同仁四寨子（五屯）土族历史考察》，载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青海省编辑组《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Sarah Grey Thomason and Terrence Kaufman. 1988.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arah Grey Thomason. 2001. Language Contac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沈家煊 1999《转指和转喻》，载《当代语言学》第1期。

石定栩 1995《洋泾浜及克里奥耳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国外语言学》第4期。

四川方言调查工作指导组 1960,《四川方言音系》,载《四川大学学报》第3期。

孙宏开 1987《阿坝藏语语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民族语文》第2期。

孙宏开 1991《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孙宏开 1992a《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上)》,载《民族语文》第5期。

孙宏开 1992b《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下)》,载《民族语文》第6期。

孙宏开 1998《关于汉藏语分类研究的回顾与存在问题》,载《民族语文》第3期。

王均 1989《〈民族语文〉前程似锦——在〈民族语文〉创刊10周年学术交流会上的讲话》,载《民族语文》第2期。

王均 1962《壮语中的汉语借词》,载《中国语文》第2期(6月号)。

王辅世 1982《湖南泸溪瓦乡话的语音》,载《语言研究》第1期。

王辅世 1985《再论湖南泸溪瓦乡话是汉语方言》,载《中国语文》第3期。

王建勤 1994《中介语产生的诸因素及相互关系》,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王建勤 2000《关于中介语研究方法的思考》,载《汉语学习》第3期。

王培光 1991《语感、语言觉识与语法教学》,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吴安其 2002《汉藏同源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席元麟(执笔) 1983 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同仁考察组

《同仁土族考察报告——四寨子（五屯）的民族历史、语言和艺术·第二部分—语言》，油印稿。

辛春雷 1999《中介语与中介语理论》，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第2期。

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 1997《当代社会语言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杨文秀 2000《中介语石化现象与口语教学》，载《外语与外语教学》第9期。

野村雅昭 2002《现代日语词汇中汉语词的位置》，在南开大学的讲演稿。讲稿中提供了涉及该词汇统计材料的来源共15种，谨附录于此。

大槻文彦 1889《言海采收语类别表》，载日本：《言海》。

宫岛达夫 1958《近代日本語にうける単語の問題》，载日本：《言语生活》79。

宫岛达夫 1971《古典对照语い表》，日本：笠间书院。

国立国语研究所报告（25）1964《现代杂志九十種の用語用字—分析—》，日本：秀英出版社。

国立国语研究所报告（76）1983《高校教科書の語勸調査》，日本：秀英出版社。

国立国语研究所报告（78）1984《日本教育のたみの基本語勸調査》，日本：秀英出版社。

国立国语研究所报告（87）1986《中学教科書の語勸調査》，日本：秀英出版社。

国立国语研究所报告（112）1995《テレビ放送の語勸調査》，日本：秀英出版社。

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 1973《近代日中交渉史话》，日本：春秋社。

汤浅茂雄 1985《『工学字勸』の造語要素（語基）の性格》，

日本：科学研究费报告所收。

野村雅昭、柳濑智子 1979《儿童獵物の语勸构造》，载日本：《计量国语言学》12-2。

野村雅昭 1984《语种と造语力》，载日本：《日本语学》3-9。

野村雅昭、石井正彦 1989《学术用の语量的构造》，载日本：《日本语学》8-4。

野村雅昭 2001《语源·语种·语种 - 『新选国语辞典』第8版の改订に际して》，日本：小学馆《国语展望》108。

野元菊雄他 1980《日本の知识层にうける話しことばの実态》日本：科学研究会报告书。

叶蜚声、徐通锵 1997《语言学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意西微萨·阿错 2001a《藏汉混合语“倒话”述略》，载《语言研究》第3期。

意西微萨·阿错 2001b《两种不同语言系统的异质成分在“倒话”中的内在混合层次》，34届国际汉藏语会会议论文，2001/10，昆明。

意西微萨·阿错 2001c《认识活动自身运动的逻辑起点：认识角度》，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意西微萨·阿错 2002a《倒话的判断动词、存在动词及与动词情态范畴的关系》，载南开大学《语言研究论丛》第九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意西微萨·阿错 2002b《雅江倒话的混合特征》，载《民族语文》第5期，又见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2003年第2期。

意西微萨·阿错 2003《藏、汉语言在倒话中的混合及语言深度接触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玉珍 1993《现代藏语安多方言（同仁语）语音分析》，载《藏语文研究》第3期。

曾晓渝 2003a 《见母的上古音值》，《中国语文》第2期。

曾晓渝 2003b 《水语里汉语借词层次分析方法例释》，载《南开语言学刊》第2期。

曾晓渝 2003c 《汉语水语关系论》，商务印书馆，待刊专著。

张永家、侯自佳 1984 《关于“瓦乡人”的调查报告》，载《吉首大学学报》第1期。

张琨、张谢蓓蒂 1984 《藏语口语中表存在动词的确定性层次体系》（赵衍荪译 1992），译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研所编《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十四）；原文 The Certainty Hierarchy Among Spoken Tibetan Verbs of Being. 载台湾《史语所集刊》BIHP，第55本。

赵相如、阿西木 1981 《艾努语的数词——兼论艾努语的性质》，载《民族语文》第2期。

赵相如、阿西木 1982 《新疆艾努人的语言》，载《语言研究》第2期。

赵相如、朱志宁 1985 《维吾尔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赵元任 1980 《语言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照那斯图 1981 《土族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周季文、谢后芳 1998 《藏文阅读入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黄南藏族自治州志》1999，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雅江县志》，2000，成都：巴蜀书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legs bshad las byung bavi gtam rgyud（藏文）》1983，北京：民族出版社。

《mdzangs blaun zes by bavi mdo（藏文）》1984，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

后 记

倒话和人类的其他各种自然语言一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语言。人们用它来交流经验，传承知识，表达情感。但同时，倒话又不是一个普通的语言。它不但和其他任何自然语言一样拥有同样精妙复杂的系统，而且比其他通常所见到的语言拥有更加奇妙的结构。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在这里的结合是如此的深入、复杂，而且如此的有机、有序，构成了一种独特高效而完整和谐的新系统，也就使得倒话拥有了自身独立的品格。这种精致绝伦的“异源结构”系统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任何伟大的语言学家永远都无法人工合成的、鬼斧神工自然天成的事物，是人类种群互动与语言接触的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

感谢如今还在使用这种语言的同胞们，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如此神奇的语言现象；而使我有可能会逐步领会倒话语言系统的如此精妙的结构，则全赖众多前辈学者和老师们的指导帮助与支持。

感谢我的导师曾晓渝先生，先生在汉藏语言、汉语上古音韵方面的深厚积淀，以及近年来对语言接触现象的研究和对西方语言接触理论的深切关注，使我深受教益。至于本研究更是处处浸透了先生太多的心血。感谢我的哲学专业硕士导师倪志安先生，是先生透彻一切表象、直指对象本性的精妙哲思，以及对学生的严格哲学方法论训练，送我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感谢孙宏开先生，先生特别关注倒话的研究，先是把倒话收入《中国的语言》一书，后来又把倒话研究列入“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项目。不仅如此，先生还特别关心我的学习、生活以及

工作就业诸事情，使我深受感动和鼓舞。

感谢戴庆厦先生、黄布凡先生、陈其光先生、吴安其先生，从田野调查前后到具体的研究写作中，得到了先生们热情的关怀和指导。黄布凡先生还特地写信指正我初期研究中的问题，并给予了详尽的指导。

在田野调查中还得到四川省雅江县委宣传部、雅江县河口镇，青海省同仁县教育局、同仁县五屯中心小学的大力支持。雅江县委党校李伟、同仁县民族中学夏吾东周二位朋友，以他们出色的藏汉文功底以及娴熟的母语，在语言调查和材料整理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指导；四川雅江县中学甲处老师、城厢村佳玛女士、麻子石村布里村长一家，以及青海省同仁县五屯下庄的尕桑才让画师一家、五屯中心小学的李本才让老师、加羊老师，他们是我的发音人和调查合作者，为我的调查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为我在乡间的生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也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第一部分关于倒话分析的内容基础上修订而成。关于倒话现象的分析，也就成为了我们在论文中进一步讨论藏语在汉语和阿尔泰语之间特殊的“异向结构”地位，讨论汉语和藏缅语结构类型差异之谜的重要的事实基础。王均先生、孙宏开先生、戴庆厦先生、陈其光先生、黄布凡先生、黄行先生、陈保亚先生，以及刘叔新先生、马庆株先生、石锋先生、曾晓渝先生、洪波先生审阅和参加了论文的答辩，并且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细致的指导，谨此深表谢意。

最后特别感谢四川省雅江县委、县政府，为我的学习和生活给予了充分的物质保障，给予了巨大的支持；特别感谢向洵和泽绒扎西先生的关怀，这是我保持积极有力的学习状态的根本动力。

关于倒话的初步研究暂告一个段落。然而与此同时，在藏汉

语言的强大包围之中，尤其是在社会生活迅速发展、普通话日益普及的今天，倒话这一奇妙的语言也就日益走到濒危的边缘。倒话，作为感受母爱、表达情感，获得生活经验和人生智慧的伟大的母语，和与使用它的人群休戚与共的存在，成为了特定人群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特定人群独具个性的文化风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种语言的消失意味着一种独特文化的湮灭。倒话及其所代表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亟需人们的抢救与保护。

阿错

2003年8月于天津

责任编辑：罗焰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新发现语言的系统调查、深入研究与及时刊布，对于进一步了解国情；对于发展语言科学，推动民族语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繁荣各民族文化；对于深入研究各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进步，都是大有裨益的。

ISBN7-105-06016-6



ISBN 7-105-06016-6/H·486

(汉文 99)

定价：50.00 元